



细说伪满妓院

常淑珍

白迷

曹保明

整理

时代文艺出版社

妓院，这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窟，在伪满时期其状况更加污乱淫靡不堪，众多良家女子或被拐卖，或因生活所迫，或被骗奸后进入妓院，她们不幸地在暗无天日的淫窟中度过卖身卖笑的一天又一天。此书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妓女遭受强暴、蹂躏、残害的悲惨生活；介绍了妓院发生的林林总总肮脏丑陋的事件；介绍了形形色色的嫖客、恶棍，流氓无耻下流的手段和嘴脸；介绍了老鸨、窑主、大茶壶、人贩子、大棍棒等，奸污残害妓女，并从她们的身上榨取血汗钱的恶魔们。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伪满时期整个社会的丑恶本质，从中认识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ISBN7—5387—0603—8/I·559

定价：5.80元

封底文字

妓院，这个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毒瘤，在伪满时期其状况更加污乱淫秽不堪。众多良家女子获被拐卖，或因生活所迫，或被骗奸后进入妓院。她们不幸地在暗无天日的淫窟中度过卖身卖笑的一天又一天。此书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妓女遭受强暴、蹂躏、残害的悲惨生活；介绍了妓院发生的林林总总肮脏丑陋的事件；介绍了形形色色的嫖客、恶棍、流氓无耻下流的手段和嘴脸；介绍了老鸨、窑主、大茶壶、人贩子、大权杆等，奸污残害妓女，并从她们的身上榨取血泪钱的恶魔们。从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伪满时期整个社会的丑恶本质，从中认识到新旧社会的不同。

细说伪满妓院

常淑珍 口述
曹保明 整理

时代文艺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常淑珍 口沐

前 言

1949年4月，上级把我和另一名同志从民政局调出来组织调查人员对东北地区的妓院及妓女等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人员走访了485个妓院，同妓女近1200名交谈过并且采访了410个老鸨子和窑主，还有近200名嫖客，我们同当地组织机构负责人及各界人士进行过座谈。

通过一系列采访、调查，我们的心被一桩桩悲惨的故事深深刺痛了，被一个个丑恶的灵魂深深激怒了！

世上还有这么悲惨的事！

世上还有这么卑鄙的灵魂！

世上还有这么令人难以容忍的耻辱！

我们怎能沉默？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我们调查组人员写下了这篇报告。这篇报告真实地记述了各家妓院的状况及妓女的日常生活，同时，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窑主、嫖客及其卑劣行径。

我们认为，从妓女的身上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黑暗程度，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糜烂生活。中国妓院同俄国妓院不同。中国妓院不仅是卖淫的场所，还是官僚商贾社交活动的中心。很多交易，包括政治交易，都是在妓院里进行的。在伪满洲国时期，许多特务、匪警、政府官员都利用妓院干尽坏事。而进入

妓院的嫖客，在社会上是道貌岸然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在妓院里却是想尽花样蹂躏妓女的禽兽。生活在黑暗社会里的妓女，有的除了男女之间的性行为就不知道别的什么了，她们失去了做人的起码尊严；有的妓女虽然有着对新生活的渴望。但又不知道出路，同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着非人的生活。

人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已经感觉不到被蹂躏、被凌辱和被奴役的痛苦了。

而这种悲剧又归罪于谁呢？

是万恶的社会！

这篇报告距今已四十年，报告中所记述的一切早已成为历史，已不为今天的人们所知。为了让人们记住那惨痛的一页，能够从今昔对比中看到社会的巨大进步，我们对原报告做了进一步整理删改，突出其史料性，留给历史一份真实。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无家可归的难民们



妓女的主要来源之一
就是从难民手中买走她们的女儿



大批难民背井离乡



土匪杀掉了父子二人，被抢走的女儿，卖进了新德里妓院

鸦片害得他们倾家荡产，连妻子也卖进了妓院

被骗到中国的日本慰安妇



妓女们焦急地倚门待客



因屡次逃跑，被砍掉手脚的妓女
妓女死后被随便丢进乱尸岗

被警察刁难的妓女



老妓女无家可归，行乞街头的惨景



妓女们认为他是插花老主



管仲是妓行的祖师爷



这座雕像凄惶的表情是否使妓女们联想到自己的命运



杜十娘成为妓女们供奉的神灵



对多首多臂的神像妓女们尤其信奉



一妓女供奉这张图画，是否它代表了她的愿望

大慈大悲的如来佛



这块砖头的画像如此模糊但也成为妓女的供奉之物



目 录

前言	
第一章 妓院	(1)
一、妓院的由来和别名	
二、人员	
三、信奉	
四、规模	
五、分布	
六、性质	
第二章 妓女	(35)
一、妓女是怎样走入妓院的	
1. 成亲少女被奸卖	
2. 十五岁少女遭强奸 为摆脱纠缠入妓院	
3. 身陷娼门,仍保善良心	
4. 16岁小姑娘的妓女泪	

5. 一个少女 15 岁那年的遭遇

6. 宝玲姑娘的妓女生涯

二、妓女的生活内容

1. 妓女的分类

2. 妓女的接客方式

3. 妓女接客之外的生活

4. 妓女的迷信说

5. 妓女对嫖客的态度

6. 妓女对妓院人物的双重情感

7. 妓女的收支及存钱方式

8. 妓女情感的蹂躏

三、妓女走出妓院或归宿

1. 从良

2. 逃走

3. 归宿

4. 人老珠黄

四、妓女与性病及其它

1. 性病的种类、状态及病源

2. 患病妓女对嫖客的双重心理

3. 变态性行为

4. 妓女的精神病症

第三章 嫖客 (181)

一、形形色色的嫖徒

二、嫖客对妓女的性要求

三、嫖客逛妓院的方式

- 四、性发泄及性虐待
- 五、开原娼妓——毒瘤
- 六、大嫖客张承祥
- 七、长春有座“嫖客庙”

第四章 窑主、老鸨、大茶壶及杈杆 …………… (231)

- 一、窑主
- 二、老鸨儿
- 三、大茶壶
- 四、大杈杆

第五章 已解散了的妓院及其问题 …………… (273)

- 一、一些城市妓院解散的大致情况
-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 三、我们应该怎样做
- 四、消灭妓院的意义

第一章 妓 院

一、妓院的由来及别名

妓院，有着悠远的历史。在我国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在兴渔盐之利的同时，开设女闾七百以“活跃市廛”，开创了妓馆业的先例。世代因袭，相沿两千五、六百年，管仲便成了妓馆业的祖师爷。

妓院的兴起，有它特定的历史、政治、经济原因。这个结论，是我们调查组在掌握了大量事实、并做了分析研究之后得出的。

从历史上来说，春秋时期管仲改革，为“活跃市廛”而创妓院，历经战国、秦、汉、唐……等朝代，一直到东北地区解放，妓院都是堂而皇之地存在于社会上。

从政治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妓院是统治阶级奴役人民的一种工具。比如说，我们了解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实行了殖民统治，文武两手交替使用。

他们在大搞武装侵略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的毒化。日本关东军特设一支别动队，叫“安抚员”，关东军侵略到什么地方，这支别动队就同时出现，高喊“日满文化交流”，其实质就是移入日本文化，以日本大和民族文化逐渐取代中华民族文化。日本殖民统治者实行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之一就是妓院。举个例子说，1932年秋，日本关东军侵占到孙吴，1937年伪满孙吴县建立。从军队、满铁到伪政权中的一切文化机构，都操纵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叫做“官办文化”。他们从歪曲历史到装扮现实，用尽一切卑劣手段。他们采用各种文化形式宣扬“大东亚共荣圈”、“皇军必胜”、“王道乐土”、“日满协和”等，妄图用日本殖民地文化驯服中国人民，他们就在孙吴开设妓院，约有80多家。主要集中在新街基，较大的有盘妓院，慰安所，千岁馆等。当然，日本人开设的妓院多供日本人和伪满洲政府官员。

再看一份材料。1933年2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北票，尔后立即派出日军镇压抗日灭满铁西军和广大爱国志士。同时，派出一名大佐，介入地方“靖安肃政”，人们又叫他“靖安大佐”。他和旗长沁布多尔济密谋之后，在大柳树北街兴办起一个“靖安公司”，作为活动据点。随后，他施展了各种奴化中国人民思想、摧残人民身心健康的毒辣手段，并建立了机构设施。其中有专卖“鸦片”的小卖所，对吸毒者和贪小便宜的人发证，按时定量廉价供应毒品。同时，他们利用协和会、警察署出面，先找到“新德里”的房主姜尚华，然后又招集分散在北票城内各妓院的娼鸨（即俗称龟头、龟婆、老板），组建起北票花界会，并选出了会长高文清。事后

由他牵头，把分散在岳家沟、大烟筒后十五间房的妓女全部集中到“新德里”，建立起了由日军大佐筹划的“靖安妓院”。该妓院建成后，“靖安大佐”倍加欣赏。大佐亲自召集花界会内全体人员“讲道”，他大讲什么：“大日本帝国讲的是德孝一体，无条件地效忠天皇是至高无尚的道德标准”。会后，他又留下警察署长、协和会长、花界会长，指令他们一定要把花界会及其他行业办好，办成效忠天皇的榜样，并要把“新德里”院内办成新满洲新天地的模式。对集中到一起的分散妓女，经过一番强制训导，“靖安妓院”鼓乐开张。“靖安大佐”为实施他的构想，又在“新德里”的东门外，建立了一所照和木广儿（即旅社的意思。中国人称其为“照和乱七八糟”）。这样，又给“新德里”增加了新的概念。日本人迫使妓女们参加新的活动；（一）强迫妓女定期到矿里去“慰安”。即用身体去奉侍那些效忠天皇的表现突出的把头、工头及一些矿工中的败类；（二）每个妓女都得在固定的时间内，肩上斜挎白底黑字的标语带，头系标语箍，上书着日本文字，“献肉”的意思，手捧着油漆藤钵，见人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同时口中反复赘述：“请您接纳，支援圣战早日胜利。”此外，还要为警察设赌场，去义务陪伴商人、老财、恶棍。

妓院，在伪满洲建立前，日俄战争期间，就被用来作为经济上对中国人民敲骨吸髓的一种方式。1905年，抚顺千金寨煤矿被日本人侵占后，他们在疯狂掠夺煤炭资源的同时，为了在矿工身上榨取更多的血汗，消磨矿工的意志，便与贪婪的封建把头、警宪、特务相互勾结，在千金寨开设了众多的妓院。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和

封建恶势力的统治下，千金寨的妓女生涯足足持续了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充满屈辱和血泪的历史。

调查组成员熟悉了中国人中那些为富不仁的封建卫道士的恶行。这些人信奉“金钱万能”的处世哲学，为了赚钱，不惜采用任何卑劣的手段。他们开设了妓院，捞起黑心钱。有的竟把自己的妻妾卖淫作为发家之道。我们后文提到的高文清便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些人表面上装得文明和善，在社会上称爷报号，心里却一个比一个奸诈、肮脏。

我们知道，妓院又称“妓馆”、“窑子”或“窑娼”。历史上唐诗人胡曾为妓女薛涛赠诗曰：“万里桥边薛校书，枇杷树下对门居”。于是，当时人称妓女为“校书”，故妓馆也雅称为“书馆”或“书寓”。嗣后为掩盖妓馆之丑恶面目，也相沿使用“书馆”之类的雅称。而一般都称为“妓院”、“窑子”。当然，也有些比较诗化的名字，象“勾栏”、“烟花巷”。而且因为妓院的门户多涂以黑色，故又称“青楼”。清代作家韩小窗的韵文杜十娘从良便题名为“青楼遗恨”，文中亦有“勾栏院家家灯火夜夜壶觞”的词句。而早在唐朝时，杜牧也有“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的诗文，来怀念其情人妓女刘小宛。而妓女一旦陷入娼门，就沦落为风尘女子。所以有的称妓女为“风尘女子”。

伪满时期，妓院在东北分布很广，几乎每一处都有。妓院密集的市场俗称“窑子胡同”。人们走进胡同时，就会看到路的两侧黑色门户一家挨一家，门楣上悬着一块横匾，上写着什么“素兰堂”、“翠兰堂”、“双玲堂”，还有什么“会仙阁”、“怡红院”、“群英书馆”、“新王国”等等之类的名字，门

檐下，常有粉面朱唇、花枝招展的女人，伫立远视，等待客来。人们一看就晓得这是妓院。

妓院中，除了挂招牌的，还有不挂招牌的，叫“半掩门儿”，这是暗娼。还有一种叫“花店”的。这个“花”字就是取“烟花柳巷”的意思。过去在东北黑吉辽三省的一些大中小镇子上，都有这种店。有一位商人就曾经给我们调查人员讲过这么一件事：一天傍晚，他下了火车，到了长春。刚出站，就围上来很多男的女的，喊着问着“吃点饭再走吧”、“住宿吧”。他跟着一个老头进了一家“迎春”客店，刚吃下两碗面条，就有女子打扮得花花绿绿的过来，坐在他身边，陪他喝酒。然后又忸怩作态，叫商人来碗“肉面”，意思是跟她睡一宿。并拉着商人说，“让我们今晚共度良宵吧”。商人才知这是一个“花店”，匆匆付钱离开了，否则，他身上的钱便保不住了。

二、人 员

妓院人员很多，各司其职。我们了解到，妓院管理者叫“老板”，对男老板背后人们叫他王八头子（龟头），女老板明面人叫她掌班的，背后都叫她老鸽子。此外，还有“大茶壶”，“小打”等。茶役是最低贱的。但有的“大茶壶”是老鸽子的丈夫。大茶壶一般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恶棍式的人物，威逼一个妓女，开起妓院，他当后台。这个人往往和老鸽子一起干着欺害妓女的勾当。他之所以叫“大茶壶”，是因为他整天拎着个大茶壶，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借给客人倒水

之机，专门监视妓女。而且，动手打人狠，动不动就置妓女于死地。有时发现妓女对嫖客态度不好或因不慎惹恼了嫖客，“大茶壶”便会破门而入，首先拿妓女“问罪”。

大茶壶还常拿妓女开心，可以随心所欲地糟蹋妓女。妓女们十分怕他，可更恨他。我们了解到，不少刚进人窑子的妓女，都是第一个或第二个被大茶壶奸淫。有时仅仅是为了挣大钱，大茶壶才不敢第一个把沦为妓女的良家妇女奸淫。

妓院里的另一种人物叫“伙友”，也即“小打”，这人就是在妓院里跑跑跹跹。但是，他也是监视和威逼妓女的打手。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保护”妓女。如某某当官的让妓女到什么府上“出条子”，这时小打要陪妓女去，然后在门外待候，必须把妓女完好地领回来，如果妓女趁机跑了，“小打”就要遭到毒打。他是老鸨子的奴隶，但又是妓女的仇人。当然，如果妓女“出条子”，不让小打“保护”，必须有可靠的人签名保证。调查组成员曾听说过吉林督军手下的一员，叫一个名妓到他府上去，就靠的是其可靠的职位。另外，还有一位大商人，请一名妓去他住的旅店去，（据说这大商人怕到妓院毁了自己的名声才这样做）。靠的是旅店伙计联名担保。

老鸨子，往往是非常刁恶的老年女人，她们早年多也为妓女，后来得手，存了一些钱，便也干起这个营生来了。我的邻居康大娘曾对我讲过她所了解的一位老鸨子。这个老鸨子当年因家庭生活所困，便自己做了妓女，五年后，她挣了些钱，便勾引了一位嫖客，成为这个嫖客的情人，被嫖客赎出后，就自己伙同嫖客一起，买了几个逃荒的女子做妓女，干起了妓院的行当。她们对付妓女，主要是欺骗和威逼，如榨

甸“喜乐堂”妓女张彩凤，就是被欺骗来的。彩凤家在山东焦县，哥哥闯关东几年没回，爹就和她到关东寻找哥哥。

一天，他们爷儿俩走到唐山，这时，兜里仅有的一点钱也都花完了，没有盘缠，怎么赶路呢？

那年头，遍地都是陷阱，稍一不留神，就容易栽进去。这天，爷俩站在一家门洞里避雨，突然，彩凤看见脚下有一个小包袱。她捡起用手一摸，硬硬的，沉沉的。是啥东西呢？打开一看，是二十块大洋。

这可把爷俩乐坏了。

彩凤说：“爹，有了这钱，咱们一定能找到我哥了。”

老爹想了想说：“不行，咱捡到了喜庆，人家丢了多上火！”

女儿说：“也是。咱们找找失主吧！”

就在这时，就见一个婆子慌慌张张地走过来。她顾不上蒙蒙细雨，挎着篮子，边走边东张西望。

来到彩凤爷俩面前，彩凤说：“大婶，你丢了啥啦？”

那婆子说：“一个包袱。”

彩凤说：“是不是这个？”

那婆子接过去，捏了捏，掂了掂，说：“这倒是我的，可数不对呀……”

爷俩吃了一惊，说：“可我们连打开都没打开呀，怎么知道里面有多少呢！”那婆子死活不依，硬说少了一半钱。这时，屋里又走出几个男人，帮着那婆子说理，并威胁说：“把他们捆起来。”这真是祸从天降啊！其中有一个人走上来说：“你们是文办还是武办吧？武办，今个儿就结果你们两个人的性命，文办吗，好办，让你们爷俩给我们跑跑腿干点零活，个

月期程也就还上了。”

爷俩被逼得没法儿，在这里又没有一个人，只好跟他们去。这一去，女儿被逼进妓院，老爹被逼成打杂的，双双落入魔掌。这种“逼”是社会恶势力所逼，老鸽子又多了一棵摇钱树。这种情况，我们调查到，在东北许多妓院中都有。

老鸽子施展的手段太多了，她们把涉世不深或有难处的妇女逼骗入妓院，让她们出卖肉体 and 灵魂，自己谋暴利。

有的老鸽子特别淫荡，和妓院里的茶役，或“小打”啦等勾勾搭搭，背着窑主和当着窑主的面鬼混。

妓女不管多大岁数都叫“姑娘”。女人的一生在窑主这样的人眼里，是“四步曲”：少年时期象花蕾，又想闻香味又想亲嘴；到了青春期是朵花，又叫奶奶又叫妈，到了中年时期象花梗，不乐意瞅也不愿意碰；到了老年象枯枝，不是骂就是踢。

妓院一般都有后台，以钳制警察特务、地痞流氓前去搅扰，影响营业。试想有警察特务在门前巡逻，谁还敢进去嫖妓呢？所以老板们总是千方百计交结高级警官，高级特务，日本人，地痞流氓头子。有时由同业组合出面和这些人公开讨价还价，然后由各妓院分摊。比如说“新德里”内的妓院各有后台（花界会称后台为“叉杆”）。后台中有警察、特务、官僚、豪绅和富商。这些软硬不一的“叉杆”，为妓院支撑着堂门，保护她们去营卖淫之业。这些“叉杆”又有一个总后台，比如沈阳的妓院叉杆，就是日本皇军的一位大佐（大校），花界会背后叫他“叉杆大佐”。哪个妓院遇有麻烦事，只要将大佐的名片一亮，一切乱子事就迎刃而解了，没人敢碰。这是

因为大佐是奉日本关东军的旨意当新德里妓院总后台的。

逛窑子的人，妓女称他为“客”，社会上叫嫖客，俗话把逛窑子的叫“嫖”。妓院分三种方式接待嫖客，并都有时间限制。一种叫“开盘”，又叫“打茶围”。嫖客自己或领二三个朋友，找自己喜爱的妓女到她房中去，妓院供给纸烟十支，瓜籽儿一碟，茶水一壶。妓女陪客言谈嬉笑，打情骂俏。有的妓女有琴师伴奏唱淫调儿。有的雇不起琴师，嫖客也舍不得花这个钱，因此，妓女多为嫖客单唱一些淫秽小调。过了半点多钟就请你自觉地滚蛋了。如果你没呆够，就需再花钱。开盘儿不能搞性行为。另一种叫“拉铺”，这是土窑子的特点，嫖客进门，交了钱就可搞性行为，完了以后，马上滚蛋。再一种叫“住局子”，那就是从夜里十一点住到明天黎明。无疑问住局花钱最多，拉铺次之，开盘最少。有的妓女同时可接纳二三起开盘子的嫖客，分在几个房间里，妓女来回走动，照顾嫖客。

嫖客有多种多样的。拿青冈窑子的嫖客来说，虽然各种人都有，但较多的还是独身的手工业工人，因为工人行动自由，不象年轻商人，商店规定很严，店员夜里是不准外出的，但也有嫖的。此外，理发行业、旅馆行业的工人，伪政权未婚的职员或其它某种原因没有老婆的人都是常客。学校里的教员，在上班之余也曾涉足这里，但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因为自己的妻子要比妓女年轻得多，夫妻关系和谐，感情融洽，再加上还有个脸面问题，性病的感染问题等等，是不会陷人这深渊的。日本人和一些有妇之夫的警察、官吏酒醉后，也经常涉足于妓院，寻欢作乐。这个妓院妓女来源也挺多。有

的是幼年父母早亡，孤苦伶仃，被收养者卖进妓院；有的是被大妓院淘汰来到小妓院的；有的身体过早成熟，被坏人引诱下水；有的吸食鸦片成瘾，不能自拔而陷入；有的生活困难，抚养弟妹，求助无门，债台高筑而跳入火坑；也有的青年女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而陷入歧途。尤其是旧社会许可贩卖人口，有些是通过人贩子卖到妓院而成妓女的。还有的是日本关东军的“随军妇”被淫后卖入妓院；极少一部分是自己志愿的。我们了解到还有一些是日伪时期军队掠夺来奸淫后抛弃入妓院的。

妓女卖春，官方也是规定“价格”的。据我们调查，青冈的窑子开盘伪币 1.50 元，拉铺 2 元，住局 10 元。这个价格是个表面价格，因为每个嫖客，为了显示自己有钱、大方，取悦于妓女，都图博得一点明知是虚伪的柔情和媚笑，都要多给钱，至于给多少，这就要看妓女的手腕了。

妓女本身受到各种压迫和剥削，尽管妓女每天卖钱不少，但她们自己是所剩无几的。花钱买的妓女挣钱完全归老板，自不待言。至于那些劈帐的，还债的妓女，她们首先要上游兴税，游兴税税率很高，当然，最终是转嫁到嫖客身上的。她们要吃饭，她们还要付房租，还要买华丽时兴的衣服鞋袜，置办行李，买高级化妆品。由于职业关系，妓女都会吸烟，最主要的是她们还要随人情。警察、官吏、地痞流氓，星星点点的小事也不放过她们。这些人有的一年给他爹过几次生日，妓女都要随份子。她们是不敢不送钱的，这样，她们就剩不下几个钱了，越陷越深，永无出头之日。

年幼妓女，花容月貌，锦衣玉食，嫖客追逐，姐妹羡慕，正在这火红的时候，她们是顾不得考虑自己将来的归宿的。况且她们的命运是掌握在妓院老板手中的。老板怎会轻易地松手这摇钱树呢？只有老板认为她们没有使用价值时，才许可她们自讨方便。这叫“从良”，但从良谈何容易？第一要向老板交一大笔赎身费，第二谁肯花大钱要一个残花败柳，根本不会过日子的女人呢？有钱人不肯要，穷人要不起。也有少数妓女自己心中早有打算，在年轻时就着意在自己的嫖客中物色一个较可靠的人，暗自攒钱送给这个人，这叫倒贴，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从良，终身依靠这个人。但也有不成功的，到关键时刻，这个男人负心，甩掉她们，酿成悲剧。我们调查到曾经有一个妓女在年轻时物色了一个名叫廷信的跑买卖的小伙子，她不但给这个小伙子钱，还把自己藏祖传金戒指的地方告诉他，让他赎出自己，可这小子受其老板诱惑欺骗，抛弃了那个妓女，使其人财两空，悲痛欲绝。我们还调查过青冈妓院，有几个妓女都是在半老徐娘，贫病交加时，才找到了半辈子说不上老婆的人，稀里糊涂在一起同居了，有的岁数大，人老珠黄，便到处流落，没有归宿。

一般说来，窑主、老鸨和大茶壶，对待妓女有三个过程：在不接狎客之前，是哄骗和威逼；在接狎客之后，是挟制和挑剔；在招不来狎客时，则是冷落和摧残，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把一个个姑娘一步步毁掉。

妓院的夜晚，是少女们受肉体之苦，鬼唱歌的地方。从各屋子里传出来姐妹们陪着狎客的刺耳的饮酒作乐声，女人受压抑的呻吟和疼痛的尖叫声，男人得到快感和禽兽的丑相

的喘气声，使人觉得阴森恐怖。

三、信 奉

妓院也有信奉。妓女们第一次接客，叫做“开苞”，开苞后，把第一个和她们睡过觉的男人的名字，写在一张黄裱纸上，然后由姐妹们帮助着主持，举行“开铺”仪式，这以后接客就是“光明正大”了。

开铺仪式，桌上供着“插花老主”，摆上香案，开过苞的妓女跪在桌前，旁边放着写有那个嫖客名字的黄裱纸，然后，由女主持人说：“××堂事现在开始！”

妓女向插花老主磕头。

磕完了头，主持又要喊：

“送夫——！”

这时，妓女要接过火，亲手把身旁的写着和她第一个睡觉的男人名字的黄裱纸点着，一边点，嘴里一边叨念着：“你走了，今个我来送你。从今后我要‘开铺’，你别怨恨我。你下，我在上，从今咱是两路人。”

妓女在叨咕此话时，往往泪痕满面，不是在痛悼自己的丈夫或情人，而是在为自己的悲惨命运而痛楚。

这个仪式的开始，其实是仿照民间的“结婚”，后来烧掉黄裱纸，又是在办“丧了”，妓女的一悲一喜，在一个开铺仪式里完成，可见她们的感情要受到多大打击。

这个仪式完了，这个妓女走出仪式堂，众姐妹们假装问：“当家的呢？”

这个妓女要说：“当家的死了。”

于是，擦把眼泪，从此走上了天天接客的悲惨道路。

有的老鸨子为了安慰妓女，这种仪式有时也由她们来代办，但大多数时候是由这个妓女找几位同心对意的姐妹，偷偷地给自己进行，以安慰心灵，减少痛楚。

一个妓女来到妓院，她原来的名字就要被去掉，而且要和原来的家断绝一切关系。

民间也有称妓女为“花中会”的。顾名思义，花中会，就是妓行的一种组织，旧时又有此会的会长，负责管理一些事务，定期在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中领“姑娘”们到庙上朝拜，乞告前程。

在东北妓院中，妓女分为三种类型：

自由身；

半自由身；

不自由身。

老鸨子为了便于嫖客的挑选，每个妓女都给起个俏丽的名字，如“小玉”、“小翠”、“小兰”、“小舫”、“佩君”、“玉凤”、“红喜”、“柳红”、“羞花”、“秀月”，还有小金子、小顺子等等。嫖客一进妓院，老鸨唤一个花名，就应声走出来一名妓女，嫖客就一一过目，看中了谁，谁就得领嫖客回到自己的房间，任凭嫖客玩弄、蹂躏。当时的嫖客多是官绅、军警、兵痞、流氓和好色之徒。他们玩弄女人的方法，非常人可想象，在后面我们要提到的。

窑子的营业时间是从晚上的五六点钟开始。到时华灯初上，妓女如云，花团锦簇，香气四溢。在这景象背后，却隐

藏着无限辛酸的眼泪和痛苦的心境。妓院是一个陷阱，但对一般独身男性还是颇有一番吸引力的。到窑子里来的人有些是一走一过饱眼福，并不真的嫖。真正的嫖客头一次来时，大茶壶便把所有的妓女都喊出来，即使正在陪客也得出来。并报每个妓女的名字，任嫖客挑选，叫做“见客”。选中以后就到那个妓女的房间去了。日子一长就被迷上，再来自己就直接奔那个妓女的房间去了。

我们经过多方调查、了解，对沈阳的大小窑子都有所了解。这里的房屋，一般的都分前后三进：第一部分是厅堂，厅中辟有若干个小房间，安排妓女接客之用。大窑子在厅内还设有客室，专用于招待警宪和税务人员之用。中部穿堂是佛堂和厨房。佛堂供奉文财神比干、武财神关羽和佛菩萨，供桌旁边还供奉祖师爷管仲的牌位。窑主和掌班的都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向神佛祈求财福。房屋后部设有暗室，是对妓女上刑和监禁的地方。窑主们是假慈悲，妓女拜佛是有苦无处诉说。有些“扛刀姑娘”（即接客不多的妓女）在拜佛时手持小木棍或掸子把，敲打尿盆，同时连呼“管仲、管仲”求祖师爷保佑。真是，可怜管夫子，受此秽气。

有位叫素贞的妓女曾对调查组成员讲述过她所经历的一些情况。她说妓女们做了噩梦时，也要烧香、烧纸钱。一次，她梦见自己同旧情人一起打马回乡，途中碰上汉奸特务。她不敢相信噩梦，又但愿噩梦是相反的，变成了吉祥之预兆。可噩梦毕竟是自己梦中所见，是令人厌恶而又生疑的，所以还是解开好，加以回避或祈求神灵保佑别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她便到供奉管仲的供桌上，拿几张纸，三炷香和两支红

蜡。点燃蜡和香，又振振有词地把烧纸烧过，便作揖，跪在地上默默祷告。

由于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妓女们只能求助神灵，她们供奉的神灵相当杂乱，从如来、观音、弥勒佛、护法菩萨到管仲、孔夫子、老子，从玉皇大帝到二郎神、关公、托塔天王，到狐仙、黄仙、蛇仙，在调查中我们甚至发现有的妓女把唐僧的画像偷偷供在床头，总之她们尽自己对于神的理解尽可能做到有所依托，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她们在精神上抓到点什么，这些神灵的样式，质地相当博杂，有的是磁的，有的是铁的，铜的，有的是木刻的，还有的是画在纸上的，甚至仅仅把神的名字写在砖头上的，木板上的，纸片上的等等。

四、规 模

自妓院创业开始，千百年来，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妓院数目或妓院人数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伪满统治的东北，兵荒马乱，殖民统治者贪婪奸诈，嗜血成性，而一些恶贯满盈的大地主、封建势力成为金钱的奴隶，他们勾结在一起，使妓业越来越发展，规模越来越大。

1905年，日本人侵占抚顺千金寨煤矿，为了在中国矿工身上吸食更多血汗，消磨工人意志，同当地封建腐朽势力勾结，在千金寨开设了众多妓院。千金寨当时仅有几万人口，从事妓女生涯的人就达到1600多人。在千金寨当时的东西平康里第一商场门外，千金寨的铁道南，都是妓院云集的“繁

花”区。如果从铁道南“艳春院”、“四十八间房”，往南市场走去，一直走到“西天边儿”，半掩门儿（暗娼），一家挨一家，数不胜数。1924年至1928年，由于“露天掘开采计划纲要”的发表，居住于千金寨经营商业的日本人首先向小官屯（新站）搬迁。以南站为中心，把站前南北马路称中央通，从中央通以东，一条通至五条通（即今东一路到东五路）为日本商业区，东六通至东八通（即东六路至东八路），为日本人的文化中心，中央通以西，多数为日本人的中小企业和住宅，仅有少数“高等华人”如康卿、郑辅臣、张方良等汉奸把头居住，西三番町以西，西三条通至西十条通，满铁抚顺煤矿将此地带定为“游乐园”，而居于此地的中国人俗称为“欢乐园”。刚搬迁时，妓院曾一度萧条。在1931年前后，开始兴旺，而妓院云集的“欢乐园”中，妓女生涯最繁盛的地区，是位于“欢乐园”北侧的永安里。据《满洲都市的新税》（日满丛书第八辑）中记载：“永安里中，艺妓（陪酒歌舞不出卖肉体的日本艺妓）一共有186人，卖淫妇（日本、朝鲜妓女）152人，女给（日本陪酒侍女）85人。这数字也许不够精确，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妓女行业的猖獗。当时，整个永安里东西南北，前前后后几条街，布满了大小各等妓院。走进永安里南侧东面西开门儿，是日本人小山盐谷开设的四家一等妓院，即日天书馆、日本书馆、日满书馆、日柔书馆，由日本人当老板，委托中国人经营，当时称为“料理屋”。再往西走去，内圈三层，外圈三层，南侧两幢红楼，是永安里非常出名的南北红楼，由当时“欢乐园”的吉庆班王文林（绰号王聋子）等人各开设15家妓院。永安里西侧横街，南北双宝班，由胥立

诚开设。西侧胡同内外，有西双宝班，由胥立斋开设。永安里东北侧的南北穿堂院中有 15 家妓院，由马儒芳、李庆田等人开设。此外，还有名为“穷八家”（由八户贫穷人家姑娘充当妓女的妓院），其老板有马××（绰号马瞎子）、范马恒。还有“富八家”。老板是朱子余（朱子恒）、吴振翔等人。由穿堂院向北走，西三条通北侧，前后共有三个洋式小院儿，其中一家是日本妓院，另两家是朝鲜妓院。永安里中还有吉顺班、吉庆班、艳玲班、玉盛班等几十家各等妓院。每逢黄昏过后，华灯初上，永安里便灯红酒绿，琴弦高鸣，狂歌乱舞，淫荡笑声，通宵达旦。据《满洲都市新貌》（满日丛书第八辑）所载：“在中国人的永安里，可使强烈的肉感沸腾燃烧般的性欲得到发泄……”

对于长春妓行，我们作了更多的调查。长春妓馆、妓院在过去很是出名，这主要因为这里从本世纪初已是中东铁路和中长铁路的重要交通要道，加之是东北亚的中枢地带，又由于盛产马匹和大豆，各种加工业、粮行、马市、牛市、狗市、鸟市、土特产的交易活动，更使这里十分红火。

在本世纪初 20 年代左右，长春的“花柳界”一般都集中在城内的四马路、五马路、宽城门、安达街一带，而七马路日本桥和头道沟一带除了一些日本、俄国、朝鲜人的妓院外，也有当地人开设的大量的妓馆。

这些花柳界中，日本人开的最出名的妓馆有“扇芸亭”、“一口家”（你的家的意思），“三乐园”、“桃园”、“桐壶”、“天昇”、“竹苑”，还有由官方开的“千鸟”、“八千代馆”、“曙色”、“干草”、“开花”、“南海”。还有什么“料理科”、

“九轩”什么的，具体由日方的旭金库工业株式分社、安宅商店株式会社、英国二十二保险株式会社、日本海上保险株式会社，平图火实保险株式会社、新日本火宪海上保险株式会社，大正生命保险会社、日本教育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第一卫兵保险株式会社等等开办。

当年长春民间妓女较集中的地方俗称为“平康里”。这种称呼在我国古代的唐朝时就有，一般的大城市妓馆、妓女集中的地方都称为“平康里”，也可解释为平和康乐的地方和去处。当然也有些其它场所，主要指繁华热闹的街巷，朝廷的一些官员也每每到这儿来观赏民间的风俗。长春的平康里一带，妓楼的规模也是分成几等。

一等的，往往叫“书馆”、“书寓”、“书院”，什么“班”等；

二等的，往往叫什么“局”、“堂”，还有“馆”等；

三等的，大半是什么茶店、旅店、小铺中出卖杂货代卖“风流”；

四等的，当然就是暗娼和“海台子”，半掩门什么的了。

从各处妓院房舍也可分出高低。

好的书馆妓堂，往往红墙黄瓦，院里花树齐全，装饰可人，显得十分优雅，门口有“影屏”，屋里有软床，大镜子，十分别致。而下等的，就一铺大炕。往往炕头炕梢就可以两伙同时接客。这在一般的“堂子”、“旅店”、“铺子”等妓处，时时在营业。

混杂在头道沟日本人妓馆一带的中国人开的妓馆有“艳春书馆”、“东群仙下处”，以及“西群仙下处”、“天顺班”、

“莲香班”、“双玉班”、“大观楼书寓”、“连异堂”、“吉顺堂”、“福庆堂”、“公议堂”、“荣英堂”、“和顺堂”、“风过堂”、“双乐堂”、“巧乐堂”、“莲香堂”、“鸿乡堂”、“兰香堂”、“长乐堂”、“双宝堂”、“艳乐堂”、“荣华堂”、“双福堂”、“庆乐堂”、“吉庆堂”、“巧顺堂”、“华庆堂”、“双顺堂”；这些地方共有妓女一千三百多名。

1936年，日本人把长春市内的妓馆归集到今桃源路，称为“新天地”，分为东西圈。过去此地也有许多妓馆堂舍，周围是圈街，四四方方的一个地方，四处有门开放，中间是一个大广场，各家卖小吃的小屋一间接一间，广场中间的杨树柳树上，常常被妓女们插上点燃的细香，那带着香味的烟，在这里飘飘荡荡，游廊里行人不绝，两边传出音乐和歌声，真有一股奇特的风情。当时并存的妓馆有上百家，妓女当有一千多名，妓馆名字有“四顺堂”、“双美堂”、“玉花堂”、“花芸堂”、“凤麟堂”、“喜乐堂”、“鸾凤堂”、“金玉堂”、“永顺堂”、“三顺堂”、“四喜堂”、“新丽堂”、“福海堂”、“得到堂”、“新乐堂”、“东顺堂”、“金乐堂”、“金福堂”、“林玉堂”、“莲玉堂”、“素芹堂”、“春丽堂”、“西顺堂”、“金凤堂”、“惠发堂”、“玉顺堂”、“同意堂”、“秀美堂”、“云玲堂”、“玉金堂”、“东翠堂”、“庆滨堂”等等。

长春市妓馆初步调查，解放前仅在桃源路一处（东西二圈，后全并入西圈）就有二千多名妓女，伪满时妓女登记造册者八百多名（不含有暗妓野鸡——海台子）；国民党时（1947年）共有妓女400多名，长春解放前被围时，妓女曾一度失散，剩下不到30名，解放后，由于长春较之哈尔滨、沈阳、

吉林、大连、辽阳、营口等地取缔妓馆晚，很多人又都集中到长春，一下子增到妓女 254 名，到查封妓院时有妓女 211 名。其中 17—20 岁的 29 名，21—25 岁的 87 名；26—30 岁的 70 名；30 岁以上的 25 名；有梅毒者 142 名，占全体总数的 67.3%；淋病的 69 名，占全体总数的 32.7%。其中有嗜好者 89 名（主要指鸦片瘾，36 名；白面瘾，27 名；二者兼有者 26 名）；业主 42 名，妓女从业者 328 名，由卫生局协助成立了检查站，并成立了长春市新生妇女习艺所，对其进行学习、劳动、改造、治病，使其走上新生。

锦州在清末、民初时，妓院在今古塔区南吴（即今大凌河）、小薛屯（即今古塔区三保街二高中附近）。原前道（即今南京路西段）路南、今儿童电影院北部的妓院称“南窑坑”，南关热闹街（今古塔区大凌街西头锦州市调压厂北部）的妓院称“西窑坑”；小薛屯的妓院称“北窑坑”。东北沦陷时，1942 年（康德 9 年），伪锦州市公署在原牡丹街路南、南大坝北部（即今凌河区安街安乐西）新建妓院 20 个大院，规模远远扩大了。每院有起脊房两栋，共有 60 个接待室。竣工后，伪市公署将原南窑坑、西窑坑的欢乐堂、双乐堂、翠红堂等妓院和北窑坑的艳春院、桂香阁等妓院，都集中到新建的妓院，并将此地命名为“喜乐街”。

在伪满时期，“喜乐街”按规模分为高级，一、二、三级四个等级，业户最盛时达 60 余家。一些高级妓院，建设得富丽堂皇，象个城堡，妓院里的妓女年龄也一般较小，容貌和姿色都不错。很多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就在高级妓院里，接待有头有面有势力的人物，给妓院老板挣回数不清的金银财

宝。

据调查，在各等各色妓院中，美貌女子争奇斗艳，容颜风骚。曾有过年轻俊俏，红极一时的十名姑娘，素有“十宝”之美称，如云宝（王××）、富宝（刘×清）、红宝（×××）、蓝宝（×××）等。妓女的红与紫（妓女的等级），主要从年龄、容貌上区分。妓院中的妓女从十五六岁的妙龄少女，到三四十岁的半老徐娘都是按等论价。如“日”字等妓院：日天书馆、日东书馆、日满书馆的拾姑娘云宝，日荣书馆的赵海茹等妓女多是年轻貌美的，因此价钱最高（日接客收费千余元），稍差一些的，有二等班子日接客收费几百元，三等班子，穷八家之类的妓院价钱则最便宜，日接客收费只几十元。可怜的妓女们，忍辱受屈，强颜作笑，每天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受尽百般凌辱，损害与摧残，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很多嫖客声称：“老爷有钱买你的肉，喜欢哪块割哪块。”掌柜的和鸨儿执掌生杀大权，更是凶狠残忍，妓女们接待稍有怠慢或服侍不周，便遭毒打，若惹恼了有身份的嫖客连妓院都给砸了，俗话称之为“砸窑子”。这样一来，鸨子就更轻饶不了妓女们。

调查中我们知道，在当时日本附属地，沈阳南姑一带，出现了更高级一些的窑子。大约在1914年曾向中国人发放部分地号，于是就在现太原街南部（当时叫青叶町）一条胡同里，由中国的资本家领地建房，开设了十来家高级妓院。首先出现的是董世德（外号董六）开设的百花仙馆（今和平浴池地址）；接着东邻又由女流氓白素兰开设了素兰书馆；对门又有人开设青莲书馆；在此以西隔街拐角处（现在民族街居民

楼)由董六的女婿边二开设了全仙阁,张海亭在西边(今南一储蓄所、南一饭店和无线电服务部所在地址)修建二层楼房,开设规模最大的艳乐书馆(通称艳乐大楼),据调查,仅此妓院就有妓女达近百人。在艳乐书馆北楼对边,又由窦永贵、贾凌阁和叶茂萱开设了鸿开书馆、群乐书馆、青云书馆、群仙书馆(通称一、二、三、四所)。于是这一带就成为高级妓馆区。这些妓馆业也组织了妓业同业公会,推董六为会长,以后两公会合为奉天妓业组合,以艳乐书馆二窑主李连发为组合长,属伪奉天市公署管理。

此外,日本人也在沈阳开设妓院,以日本妓女招揽狎客。日本浪人在现在遂川街开设一所以“艺妓”命名的高级妓院,在十间房开设一所以“酌妇”命名的普通窑子,最为特殊的是日朝妓女集体的窑子开设在大西关大什罗街西一个朝南胡同里,接待中国狎客。

锦州妓院据初步调查有上百家,妓女近八百多人。

五、分 布

江南妓院分布很广,这是人们所知的,可关东妓院在伪满洲国时,却不逊于江南,也曾繁盛一时。

在民国初年,妓院就遍布东北大小地区、各个角落,到伪满洲时期,妓院更加猖獗,当然有着它的历史、政治和经济原因。

我们调查组经过多方调查,初步统计,整个东北地区妓院数目达到3000多家,有妓女近20000多人。这些妓院,由

中国人开设的妓院，约有 2100 家，日本人开设的妓院约有 800 家，而朝鲜人、俄国人一共才有一百多家。妓女也有近 15000 人是中国人，4000 人是日本随军妓女或日本女人，约有 1000 多人是朝鲜人，这些朝鲜妓女多是日军的“随军妇”，后被卖到妓院去的。

这些妓院主要分布在长春、沈阳、哈尔滨、锦州、吉林、大连、丹东、抚顺、开原、北票等一些大中小城市。

我们在前文妓院的“规模”一节里曾经指出过长春、沈阳、锦州等城市妓院的分布概况。长春的妓院，先是集中在城内的四马路、五马路、宽城门、安达街一带，后来，日本人把这些地方的妓院都集中到了桃源路。在“横世街”附近，据我们调查，还有由日本人经营的“东群仙”、“西群仙”、“莲香班”、“艳春院”等较大的妓院。每个妓院都有 20 名到 30 名妓女。有的还是会弹能唱的日本名妓。此外，还有几家属于二等三等的妓院和没有女招待的“烟花馆”、“天仙居”等大烟馆。

中国的商人，在南关桃源路和靠近日本铁路附属地近处，开设多家妓院。最为著称的是以“飞衣阁”、“龙云阁”、“玉花春”等为代表的以天津等地的关里的姑娘为多的南派。有以“素兰香”、“莲荷院”、“群仙玉”等名代表的以奉天一带的姑娘为多的北派。南派的妓女大都装束时样，温文尔雅，举止轻盈，缠绵多情。而北派的妓女则装束华丽、情性火热、婷婷玉立、直朴开朗。

沈阳在清末民初，有三处窑子：一是在大西关南大什字街一带，二是位于城内军署街往南直通南面砖城的“通天

街”有数家窑子，其中多为略高于“半掩门”的“大炕”。三是砖城大小北城门外顺城街叫作“九门脸”的地方，这儿的窑子初具规模，约有妇女二百余人。1919年，随着南市场开辟，一些资本家开设了七、八家比较高级的窑子。尔后，奉天当局实行城市规划，把平康里、通天街和九门脸三处窑子的经营许可证缴销，令其迁往北市场。

锦州，妓院多分布在新建的原牡丹街路南南大胡北部的“幸乐街”。

1932年，日军攻占孙吴，伪满时期，孙吴街内有大小妓院达134家。有日本妓院、朝鲜妓院和伪满妓院。日本人开的妓院集中在新街基。中国人开的妓院在当时的瑞景街一带，有47家。

舒兰县在伪满时期有七、八家妓院，分布在头街（今民江街教师培训班北侧）、站前街（今站前路医药商店对过）、平安街等一带。日本人在舒兰县东部山区，为掠夺我森林资源，建立了采伐组合，进驻了日本军人，募招中国工人，成了男人集中地点，也开设了几家妓院，仅三人班一家妓院，就有妓女十儿人。

据调查得知，为了适应和满足阔商、阔佬、阔少和有产阶级的声色的需要，从中获取利润，开原陆续出现了妓院、赌场和鸦片烟馆、戏院等行业。据日伪《工商要览》记载，当时发准立案的妓院，中国人开的有41家，日本人和朝鲜人开设的有近40家。从事倚门卖笑的妓女多达200人。开原的市场畅春里和小孙台的百花院，是妓女最多的地方。其它妓院则散居于开原兴隆戏院周围，有的暗娼也在这一带。开原妓

院规模最大的是秀金生开设的金华班，占据一栋楼房，妓女近 30 人。

在东北黑、吉、辽三省的一些大中小城镇，都公布有“花店”。仅 1931 年在佳木斯镇的十家旅店中，就有六家“花店”。什么“一顺店”、“同兴铺”、“鸿兴店”等等。当然，这些旅店名义上是旅客，其实是公开的暗娼，招揽那些姿色不佳、手头钱少或不愿抛头露面但又生活困难的家庭妇女来当“海台子”（暗娼），一些淘金、挖煤、干杂活的跑腿子，常常来这儿。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妓院分布还是有一定规律的。一般说来，象火车站附近比较多，便于妓女拉南来北往的客；另外，在比较繁华区也多，因为人来人往，商人、贵族等多出现在此，而且各种人都有，尤其是小贩们多，还有在兵营附近，或戏院附近的。总之，大多数是照顾、考虑到了拉客容易、挣钱多的需要而建。在一些纯男性的世界里，比如煤矿、林场等地，也有不少妓院。

六、性 质

在旧中国，妓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产物。人们通常认为妓院是一个淫窟，而其实质是一个压迫、损害、侮辱、剥削妇女的惨绝人寰的魔窟。我们在调查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妓院是何等的一个罪恶的场所。到了伪满洲国时期，妓院又多了一个性能，那就是日伪的一个经济、税收来源。

旧社会开窑子是一种营业，妓院类似经商性质的行当。他

们也有同样组合，持有营业执照；按章纳税。当然，税率是很高的。妓院是妓女出卖灵魂与肉体的一个市场，同时更是老板、鸽子发财的工具。

据调查得知，1919年，沈阳开设南市场时，一些嗜血的资本家购领地号，修建青砖二层半圆式圈楼（即今辽宁艺术场后身的圈楼），开设潇湘书馆、桂花书馆等比较高级的窑子七、八家，作为民国新贵和资本家们狎游淫乐之地。尔后，奉天当局实行城市规划，开辟北市场，出现了宜春里、藏春里和平康里三条窑子街，共有窑子30多家，多“堂”字命名。其中响铃堂、鸿禧堂和宝泉堂规模虽次于南市场的“书馆”，但营业兴旺。从而，引起更多的嗜血资本家的垂涎。在北市场的西、北部一带相继开设娼窑，以获淫利。及至伪满，这一带窑子也增加近百家。西北市场一带也出现了十多家窑子和许多“半掩门”。窑子增多以后，窑主们乃筹组妓业同业公会，公推窑主刘虑臣为会长，王奎宾为副会长，恶霸会主贾五（解放后被镇压）为帮办会务。以后在小南岗（今十三纬路五经街处）又开设以“堂”字命名的窑子十多家，也加入了妓业同业公会。在开辟工业区时，又有一些嗜血资本家争领地号，开设以“书馆”命名的窑子七、八家，只因工业未兴，妓馆业也显得萧条。

由上我们又联想到1905年日本人侵占抚顺千金寨后，为了进一步对人民敲骨吸髓的剥削，开办了妓院。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妓院是贪婪成性的资本家和恶势力嗜血的工具。

我们为了进一步认识妓院性质，先看一下下面所提供的材料。

妓院根据妓女的色相和特长，划分不同的等次，主要有“打茶围”、“住局”、“拉铺”三种。乍入娼门的女子叫“清身”（处女），多是少女，开始时仅能让“打茶围”，嫖客在妓女房中依偎而坐，或听一段清唱，或猜谜解闷，或狎昵调情等。嫖客开心，尽笑而去。这样的妓女在妓院算得上品，她属于清女，只卖唱不卖身。但这只是暂时的，以后必然过渡到卖身的等级里。老鸨还指定一些妓女担负“住局”角色，即每天夜里要接一名嫖客住上一宿，嫖客除向老鸨交住局钱外，还要备餐（大多由饭店用提盒送来），同妓女共进饮食。还有一些妓女专门承担“拉铺”任务。他们多是红颜渐衰，色不迷人，且无歌唱等特长的妓女，是嫖客单纯发泄情欲的工具。她们不分白天黑夜，随时都要忍受嫖客的奸淫，嫖客多时，一个妓女一昼夜要承受十几个男子的蹂躏，是妓女中的下品，她们付出代价最多，受苦最深。

伪县公署、警务科，如上边来人巡视时，他们为了讨好上司，在妓院中挑选貌美的妓女，晚间用车接到太和旅店，供这些人嫖宿，县里操办这些事的人，也在这陪宿。

有些品性恶劣的嫖客，对妓女横眉竖眼，无端挑剔，妓女接待稍不周或言谈失慎，轻则遭到辱骂、踢打，重则砸坏室内用具，因此几乎每个妓院都有军警作后盾，而军警可随意嫖娼，不花分文。

伪满时期，宝山胡同共有妓院 12 家，妓女 42 人。大十字街路东，有日本人开设的“初乃家”、“醉山”和“千鸟”3 家妓院，共有妓女 54 人，专供日本关东军守备队官兵和日本侨民嫖宿。五常街东门里，还有一处朝鲜族妓院，妓女 8 人。

山河屯、小山子、安家和三人班等地都曾有过妓女，有的开户招客，俗称“明娼”，有的背地招客，俗称“暗娼”。

当时，县城“国际株式会社”（脚行）的“苦力”（工人），多是山东人，独身在此做工，是妓院的常客。他们到妓院来，把背井离乡，饱经风霜的离愁别恨都倾泄在妓女身上，因此妓女最怕这些人。

伪当局规定，妓女每月要到县医院接受生殖器检查，检查有无性病，医院有指定的医生负责此事。一些妓女染上性病以后，老鸨为了赚钱，照样逼迫她们接客。有的妓女阴道发炎、溃烂，无法承受性行为。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有的给嫖客跪下求饶，有的从自己的腰包中拿出双倍的钱，馈赠给嫖客，乞求一免。可怜这些青楼女子，本已命蹇时乖，成了溷厕之花，陷污浊不能自拔，但世上却有助纣为虐的人。在宝山胡同竟有上年纪的人叫卖“金枪不倒”等刺激性功能的药物，妓女十分厌烦，最愤恨那些卖性药的人，时常走出门外，用手指点说：“老东西，你怎么还不死了！”不少妓女，在痛苦的深渊中，虽无法自拔，却采取各种形式，消极抵抗。比如，某年的一天，县内某乡有一姓柳的区长到宝山胡同一家妓院住局，他坐在妓女的床上等候，妓女在屋里洗衣服，洗个没完。直到天要亮了，这时妓女才上床，旁若无人似地和衣而睡。这位区长遭到冷遇，十分懊恼，但他心里暗想，钱不能白白地花掉，他看到妓女有一块手表，于是拾起揣在怀里，懊丧地走出妓院。这个妓女发现后，又气又恨，也只好自认倒霉。

这些良家妇女，踏进娼门后，就同自己的亲人断绝了关

系，丧失了天伦之乐。妓女一旦染疾卧床，都得不到亲人的护理和温暖。上无长亲，下无儿孙，孑然一身。当妓女死后出殡时，街上行人目睹那种冷清悲惨的场面，无不叹怜。有人形容她是“生前‘夫君’数不尽，死后无人哭爱卿”。

看一看吧，妓院，作为残害妓女的魔窟，怎样蹂躏了妓女。

日本大佐创办的“新德里”内，有妓院双顺堂、凤翔堂、月红堂、宝乐堂、天顺堂、芙蓉堂等 20 多家，妓女达 200 多名。每当夜幕降临时，各妓院红灯高挑（各妓院门前都悬一个敬神大灯笼），形态各异的人摩肩接踵而至：有身穿和服、脚卡木履的日本“太君”；有穿短袄肥裤的朝鲜富商；有挂肩章、持洋刀的警察“老爷”；有穿西服革履的翻译官，有头顶协和帽、身穿褶子服的敌伪要员；也有穿工人服、歪戴战斗帽、腰间掖一条白毛巾搭在臀部上、手拎鹰嘴头的“老虎爪子”（炭矿劳务系的人）、把头、工头；还有身着长袍马褂的富商、老财和一些富家放荡子弟与当地恶棍。他们出入新德里，有的是观察政治动向，有的是包房议事谈生意的，有发泄肉欲的，也有的是想看戏、溜茶根、在窑姐身上找便宜的。总之，出入妓院的嫖客，多属军阀、官僚、豪绅、巨贾、状师讼棍、捐商和日本军政要员。这些人除在新德里花天酒地，纵情声色、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也利用这些地方探行情，搭路线，进行军事和政治的投机活动。各堂院的娼鸨们出出进进地送旧迎新，不时叫着妓女们的芳名，见客。妓女们应声而出，拿姿作态，相争拉客。喧叫一时，各得其所。继之，各巷堂院里淫词秽调四起，猜拳、狎艺、猥亵、调笑声溢出

巷外。对此，群众说“它是一口翻滚的汤锅”。然而，日本人和一些洋奴们却说：“新德里院内重仁义、尚礼让”、“无苦无忧”，是新满洲的“新天地”。

妓院，无疑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淫荡之地。我们调查中曾禁不住感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琵琶记》中对沦落天涯的长安娼女的不幸遭遇有过真实写照——“今年欢笑复明年，秋风秋月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可旧中国妓院里妓女们的生活又何止如此呢？妓院，是罪恶的场所，妓女们的地狱。妓院的历史，便是妓女们屈辱、辛酸和斑斑血泪史！妓院的老板、龟头们的箱柜里装满了伪币，然而在“无苦无忧”的背后，妓女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妓院，这个邪恶的魔窟，真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

日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无耻的行业，不但残害了无数良家妇女，而且也潜移默化了中国广大群众。使一些人在欢声笑语中忘掉祖国、忘掉民族、失去理想和前途，变成任人驱使的奴隶；有的人被掏空了身体，榨干了血汗后，又在喷云吐雾中身躯干瘪，丧失了工作及劳动机能，最后痛苦地结束一生。此类人物处处可见。为了更深刻认识其邪恶，我们特举出“小墩实”这一例子。

“小墩实”是河北人。“九·一八”前，随其姐夫从唐山来北票炭矿，投陈矿师谋生。临行时老母再三叮嘱，要他到矿上好好做工，挣了钱养家糊口，将来成了家，千万别走下道。他到北票后，姐夫做了陈矿师的厨师，他被分到冠山井口当了通风班的徒工。在陈矿师帮助下，他钻研技术，立志

将来做一个井下通风的专业人员。所以，他干起活来注意观察，班后在独身寮里看书认字，琢磨井下通风的原理。由于他是矿师介绍来的，干活又很利落，平时爱说爱笑，上下混得很熟。工友们都很喜欢他，并据他身体特点，送给他一个绰号——“小墩实”。

日本侵略军入侵北票以后，陈矿师带着他的姐夫离开了北票，使他失去唯一的亲人。随着环境恶变，日本人称工人为苦力，并以棍棒相待。他心中恨透了日本侵略者。下班后，他再也不在寮里看书了，便到处看戏，在经过“新德里”妓院门前时，被一个叫桂舫的妓女生给他拉进了堂院，终于开了“盘子”。桂舫要求他明日再来，并答应为他留铺。他守信赴约，按时入院，从此忘掉了仇恨，失去了理想，陷入淫情孽海之中。不到百日，他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扔进妓院。最后，他把从山东背来的一套小行李也卖掉了，使他落得囊空如洗，还被妓女掏空了身体，大伤了元气。井口把头见他出没无常，怕他招来大祸，加之他的汗水被挤干，再没油水可捞了，于是就把他赶出了矿门。然而，妓院的老板并没放过他，以桂舫做诱饵，约他到妓院充当杂役，只供吃喝，没有其他任何报酬，他因恋桂舫，便到妓院充当杂役，干起了低三下四的差使。妓女们称鸽子为娘，而他还得管妓女叫姨娘，凡是妓院里的人都有支配他的权力。他每天固定的任务是：扫堂院，倒污水，扔“垫纸”，送垃圾。此外，每当夜幕降临时，叫喊“墩实”的声音此起彼伏。买鲜货、打开水、倒垃圾……天天跑到深夜，累得精疲力尽，他所接触的人，都有吸毒的嗜好。有时他们也让他溜一口“提神”，有时还给他点“烟灰”喝。

久而久之，使他染上了毒癮。后来，妓院也怕他闹事，就把他逐出了堂院。

“小墩实”流落街头后，才认清了老板的黑心肝、桂舫的真面目。于是，他就到处揭她（他）们的丑闻，翻妓院的老底。他的言论受到“小花子”们的欢迎，于是“小花子”一致推举他为首领。他领着这群“小花子”捉弄妓院的老板，发泄肠中之恨。堂院有鸿鸾之喜，（有嫖清官的）他代表一个团体去上礼做客，兼管装放“铁炮”（礼炮），走时讨要重赏。每当过传统节日，他挨家给老板送礼。礼物是两包点心，两瓶贴有商标的“好酒”。酒瓶是从饭店拣来的，酒是用水兑的或纯白水。送到礼物，当面讨赏，给少了他说不够分，还得回回手添几元。堂院死了妓女，或贪上路倒，他主动上门包抬，报酬要超过用大车拉的两倍。他还要求为死者做全套寿衣，否则他就把全体花子集中起来，向老板查问致死的原因，并用唱“莲花落”、“顺口溜”的形式揭露老板为富不仁的罪恶。后来，“墩实”触怒了高文清，他以花界会的名义，向靖安大佐作了禀报，说：“墩实”集中花子闹事，破坏靖安。大佐一个电话，警察出动把小“墩实”抓去暴打一顿，重伤至残。放出不久，他便惨死于街头。

我们不妨再谈一个例子，从而能看得更深刻。这是我们听一老杂役讲述的。他被称之为“少先生”，生在农村一个老中医的家庭里，是“老小子”。这位老中医，平时不分贫富，有请必到，年年给方圆百里的婴儿种痘。他主张：穷人治病，富人出钱。他一生素负众望，济世子人。少先生在老中医的影响下，自幼发奋读书学医，立志继承父业——在农村中做

一名救死扶伤的好医生，他16岁以前就读完了一部四书，继之读了《四百味》、《汤头歌》、《脉学》，又开始学习《御纂医宗金鉴》。17岁时，老先生给他成了家，娶一农村姑娘，乳名“巧姐”，比他大两岁。巧姐过门后，知情达理，孝敬老人。老先生每次出门就诊，她总是同少先生早就准备好毛驴、驮上药箱，牵到门外，随之侍与茶饭，老先生见儿子学习刻苦，办事听话，巧姐也很懂事，又很孝顺，就把祖传秘方以及全部资金积累交给了少先生。此后，少先生在家专心经营药铺，个好继承人而高兴。然而，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却被日本大佐精心创办的“新德里”所毁灭。

老先生配制成药的原料，全由他自己到北票选购。少先生19岁那年，才介入这项业务，少先生随老先生第一次进城购药，住的药店是“新德里”的近邻。当晚，戏院的锣鼓声，不断传入少先生耳内，使他好奇心油然而生。但是，他在老先生身边不敢妄动，只好苦熬了半夜。不久，他自己带300元伪币重进北票，当晚以探亲为由离开了药店，步入了“新德里”堂院。妓院老板大白鞋发现少先生像个少爷，就向堂院红人水荷花暗授机宜：要缠住他，撸这个钱串子。老鸨一声“见客”，各室妓女出门献媚，弄的这位刚刚进入成年的少先生，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结果被水荷花拉进室内，落下窗帘。一顿迷魂汤灌得他失去了理智。午夜，大白鞋又大献殷勤，手捧烟具走进堂屋，请少爷“扳个尖”解乏（即抽烟泡的上头）。大白鞋退出后，水荷花又和他放荡一番，弄得他忽忽悠悠的进入了梦乡。天明老鸨叩门迎客大喊：“7点多了，8点到了，改日再会吧”。至此，才结束了这假风虚凰的开场丑

剧。少先生强打精神回到药店，取货回家。此后，少先生每月必到北票一次，每次二至三天，久而久之，因宿娼淫欲无度，回家还要应付巧姐温存，再加上吸食鸦片成瘾，使他逐渐消瘦。老先生对此误认为小夫妻“房事”过多，造成气虚。于是，为他配制料药调治，同时提示他忌房。但毫无奏效。直到年终，北票药店派外柜来到老先生家登门要帐，老先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上千元的购药款，让少先生都送进了大白鞋的腰包。老先生借债还上药款，并写信致歉。事后，老先生对少先生加以控制，再不准他走出家门。但是，此时已晚，少先生被烟瘾所逼，趁老先生往诊之际，干起了坑、崩、拐、骗的罪恶勾当。严重的败坏了老先生的声誉。因此，老先生一气之下将他赶出家门。少先生离家后，不但没有丝毫改悔，反而开始偷驴盗羊，成了鸡鸣狗盗之徒。老先生一再发誓，和儿子断绝父子关系，但心中总想着这位宠儿。老先生恨残害儿子的妓女，也恨当时自己教子不严。不久，郁闷成疾，寿终正寝。巧姐被娘家兄弟接回。少先生获悉后，到岳父家连哄带骗，将巧姐诳到北票，又以150元伪币作价，抵押到妓院。半年期满，巧姐用积攒的“小柜”自赎其身，找到少先生，劝他到“康生院”戒烟，而后返回原籍继承父业。此刻，少先生已变态，完全失去了人性。他暗地里又和老板立下契约，二次又把巧姐抵押到妓院，为期一年，身价为200元伪币，使巧姐终身落入风尘。少先生二次拿到巧姐的身价费后，很快送进了“大丫头”的花烟馆。最后于康德7年（1940），他躺倒在北票五工村的破砖窑内，因毒瘾的折磨，加之饥寒交迫，在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被野狗先啃其肉，后分其尸。

这就是日伪统治时期妓院的“功绩”！靖安大佐创办“新德里”，讲什么“重仁义”、“尚礼让”、“无苦无忧”，可事实呢？

妓院，这个延续千百年的罪恶渊藪，尽管在东北解放后，相继封闭、取缔，但是，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它的性质！我们认为，在回顾这屈辱的历史时，千万别忘了用马列主义思想观念认识它，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新社会的青少年来说，一定要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培养爱祖国、爱人民的崇高品德，克服惰性、勤俭建设我们的国家，开拓我们美好的未来。

第二章 妓 女

嫖妓是中国旧社会给人们留下的两大害之一（另一害是吸食鸦片）。它使无数人家倾家荡产，使无数的良家妇女被拐卖于妓院沦为娼妓。妓女历来为人们所不齿，人们认为妓院是淫窟，是“淫乱妇女”的集聚点，没有进一步认识到一些女人所以为娼，并非天生恶，更非自愿做下流卑贱的行当，其主要原因是黑暗社会的恶势力和人们的生计所逼。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把女人看成附属品，男人的玩物，随意买卖、遗

弃或被抵债、奴役、打骂……受到非人的虐待，旧社会不知有多少青春少女被拐骗，卖到妓院老板之手，被迫卖淫，为人渔利，至于良家妇女甘心牺牲宝贵青春而做娼妓的，几乎没有。人们知道，妓女是旧中国一种出卖色相和肉体行为中的主要人物。这种行当的主要活动是供异性侮辱与取乐，其中妓女的痛苦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由于东北各行帮与社会生活形态所致，妓行的泛滥并不亚于江南一带。到伪满时期，日伪残酷统治，对中国妇女的压迫与历届统治者相比，有过之无不及，由于多种原因，大城市各个角落，如旅馆、饭店、大烟馆、娱乐场等场所，到处都出现过女招待，她们实则是暗娼、野鸡，或变为妓院散户妓女，我们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认识到了妓女们辛酸的身世，强扮欢颜的皮肉生涯和一桩桩死于魔窟的悲惨故事……

一、妓女是怎样走入妓院的。

妓院这种行业，是以对妓女的欺骗和压制为主要事项的。窑主为了收拢妓女，不惜各种手段低价收买，那时候以拐骗人口为生的人贩子也是大有人在的，这是伪满时期，东北妓女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被生计所迫，被非人道的家人所逼，给财阀或军官等上层人做妾受尽凌辱不得已而投娼为娼的，兵乱匪荒时到东北逃难被亲抛弃的，大家闺秀因家遭难只得投妓院的，等等。可以说妓女们走进妓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绝大多数的妓女是被迫进入妓院的，她们在此之前也大都是拥有善良性格、冰清玉洁的良家妇女。

妓女的生活是人间最耻辱不过的，妓女的命运是最悲惨

的。现在已经是解散妓院、解救妓女走出“苦海”的时候了。我们调查人员通过种种途径，费尽周折，走访妓院，走访妓女，从她们口里，我们了解到当年血泪斑斑的妓女史，现公于世。

1. 成亲少女被奸卖

伪满时期，长春桃源路东圈里有一位色艳满城的妓女，叫小金子，原名叫金淑坊。小金子长得非常动人，脸象盛开的鲜花一般漂亮，一双摄人心魂的美目频频传神，更加杨柳初展的细腰，樱桃红熟的朱唇，所以成了红极一时的“名妓”。小金子在来长春前原是佳木斯一带出名的“海台子”（暗娼）。小金子本是清白的良家女，她是被人骗卖到妓院的。

早先时候，小金子是黑龙江宝清人。17岁那年，盈身貌美的小金子便由父母做主，许配给了当地一个鞋匠的儿子徐宝贵。姑娘口上不说，心里早盼着与自己的如意郎君拜堂成亲。徐宝贵的父母也巴不得早些时间将儿媳快娶过来，以便早点抱孙子。两家合定了儿女的生辰八日，选准了良辰吉日拜堂成亲。徐宝贵家离小金子家有一百多里地，需要坐车，也需要坐船，来回可能得几天时间。徐宝贵在家里忙着收拾屋子，腾不出手去小金子家接人，就打发他的一个叔哥哥徐仁代他去岳母家把姑娘接过来。谁知这变故就发生在哥哥替他接媳妇回来的路上。

从富锦到宝清，道路并不好走，其中有旱路，也有水路，所以必须要坐船。

徐仁到了徐宝贵的岳母家，说清了此行的原委，小金子

的父母老实得很，没有说别的。徐仁痛痛快快地替弟弟把媳妇接了出来。小金子有些腼腆，话不敢说。什么都听徐仁的。两人下了船后，天已渐渐黑起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店住下吧。他们俩来回在街上找了几遍，寻到了一家小店。年青的姑娘外出最怕出事，为防不测，徐仁要的房间紧挨着小金子的屋。到了晚上，嘈杂的声音都停止了，小金子独居一室，心里担心害怕起来，非让徐仁在她的屋里多坐一会。这徐仁那年已有24岁，早已到了娶亲的时候，但还没有媳妇。他在陪弟媳说话唠嗑的时候，胸中象有团火烤着一样热起来，这条光棍汉动了心啦。

夜已经深了，徐仁回到了自己的屋里，躺在床上滚来翻去，怎么也睡不实，总觉得象有一件事没有完成似的。半夜里，他终于抑制不住自己，起身下床，神不守舍地去敲尚点着灯的弟媳的屋门。

“谁呀？……”小金子听到响声，惊慌地问。

“是俺！”

“大哥呀，三更半夜的，有啥事？”

“我，我烟袋忘在你屋了。”

徐仁早已编好了借口，要不也没有啥理由让弟媳开门。

小金子听后啥也未想，顺手就打开了屋门。

这时，弟媳小金子就穿着一件小兜兜，穿着小裤衩，身上披了件上衣。徐仁激动得心都快跳出胸口了，但他还不得不装着去掀被揭褥的，双手哆嗦得厉害，翻来翻去，也找不着他的烟袋——没有烟袋他找啥呀。

小金子看着大哥那笨手笨脚，慌忙不迭的样子，眼看着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心里开始觉呆犯疑了。小金子急忙往外走，徐仁却抢在前面，一下子把门插上了。小金子吓得用双手捂着下身，站在原地一个劲儿直发抖，腿也不听使唤了。徐仁“扑哧”一声跪在了小金子的身前，可怜兮兮的说：“弟妹呀，我实在不行了！我是瞎编的理由，你就跟了我吧。不然，咱俩回去人家也不信咱俩能清清白白！再说，咱俩都在一块住店了……啊，弟妹、弟妹”

“……”小金子还没来得及说话。

徐仁从地上爬起来，动作麻利地伸开两臂抱住了小金子，有力的嘴唇象小鸡啄食一般在小金子的脸上吻来吻去，额头、睫毛、鼻子、小嘴唇、脖子……随即抱起小金子爬上了炕。

小金子挣脱了几下，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她放弃了反抗。她想喊，却又不敢。她怕传出去人家听了不信，本家哥哥能干这种事吗？就是信了，不得说她勾引他呀。

这时候，压在她身上的徐仁已扯掉了她的兜兜，最后拉下了她的裤衩……

天快亮的时候，徐仁溜回了自己的屋。小金子哭哭啼啼，越想越觉得委屈，更不知到婆家后等待她的是什么。

早饭过后，小金子还是洗脸梳头；稍加打扮，跟徐仁上路了。一时痛快，却给自己带来了难题：咋办呢？回去之后可咋交代呢？想了一路也未想出妥贴的办法。这天下午他们来到了佳木斯。面对佳木斯一条条胡同，徐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无毒不丈夫，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把她卖到窑子去得了。

主意有了，他领小金子先在一家小店住下，对小金子说：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明天的车次。”他出去后，就打听去了佳木斯当时最新的妓馆“雁羚堂”。这“雁羚堂”虽然规模不大，就只有两个妓女，再加上小金子才三个，可这里专门收的是年龄不超过二十岁的小姑娘，每天以大价格接嫖客，生意相当兴隆。

徐仁找到老鸨，说明了情况。老鸨要先看看人。徐仁领着老鸨子，假装走错了门，到小金子屋里一看：呀！简直叫绝。圆圆的脸蛋，鲜嫩鲜嫩的，笑的时候又配上深深的一对酒窝，不迷死男人才怪！年龄十六七岁正相当。当下，老鸨与徐仁诡秘地拍案定价。

到了晚上，徐仁突然对小金子说：“咱们得换家旅店。”

小金子纳闷地说：“住挺好的换啥？”

“离火车站近些，明天上车方便。”

小金子信以为真，没再说别的，就跟着徐仁去了。

其实，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旅店的地方正是“雁羚堂”老鸨子的住处。徐仁早把钱拿到手了。安顿完毕，徐仁对小金子说：“你安心在这里等着，千万不能乱走动。我去买票，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说完，他就溜出去，坐上晚间的车远走高飞了。

小金子在店里左等不着，右等也不着，担心徐仁是否在外面出了事，急得坐立不安。老鸨子向她道出了原委，小金子才知受骗了，哭着要跑。早被老鸨子带来的两个男人堵住了出路。老鸨子奸笑着说：“逃？妄想！你是我用钱买来的，今后什么事都得听我的。记住了吗？”

小金子就这样落入了佳木斯的烟花巷。

再说，佳木斯的窑子在伪满时有个“花界会”，是日本人和伪满的一些官僚们组织的。而且这些人一到妓馆，骂骂咧咧，要啥给啥，说啥是啥，谁也不敢吭声，他们在一次乱窜乱逛中，从别人那里听说“雁羚堂”来了一个“红姑娘”。本来“雁羚堂”的姑娘就嫩，这次又来个“红”的，大伙就更想去会会了。于是“花界会”的头子就先后不停地去逛。

其实就在徐仁离开逃之夭夭的当天晚上，“雁羚堂”的业主大洋马就把小金子给霸占了。开始小金子是死活不从。大洋马就命人把狸猫装进小金子的裤裆里，然后用鸡毛掸子杆儿从外边抽打，里边的猫一疼，顿时乱抓乱咬，上窜下跳。这滋味恐怕连神人也受不了。小金子歇斯底里地叫起来：“饶了我吧！我服了！……”

大洋马狞笑几声，抱起小金子上了床……每一个新进妓馆的，头一天晚上都无一例外地让大洋马给祸害过。

花界会的人和宪兵队都有各种形式的联系，一来二去的，消息就传到宪兵队那里去了。宪兵队里的宪兵队长，姓杨名森，是个无恶不做的家伙，当时是一个上士。他听到关于小金子貌美的传言后，比要见他亲妈的心情还急切。

当天，杨森就趾高气扬地来到了雁羚堂，点名让小金子陪他。老鸨哪有不应之理。再说这小金子自从被徐仁逼奸，后又被卖入妓馆，沦落风尘后，她看破了红尘。她认为世上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干脆谁有能耐谁有钱就靠谁混算了。这种思想在那种社会环境里对一个弱小的女子来说是很容易产生的，再说她已失去了女人最宝贵的贞节。

这个杨森见到小金子，腿都软了，两眼盯着小金子的脸

蛋和胸脯，傻乎乎地不肯离开。小金子知道杨森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同时也是条狼，就冲他传了一个秋波，媚声说：“杨队长，您来我这里，有何需要我的地方啊？”

“宝贝！你快把我的魂给迷走了。”杨森一把将小金子揽到了胸前。

“别急嘛。”小金子故作羞涩说。

杨森花言巧语一番，就上了小金子的炕。小金子在他尚未得乎前，问：“杨哥，你是真对我好？”

“真的”。

“哼！你们男人说话，从来没个准。今个海誓山盟，明个准变卦！”

“我杨森说话不算数，明天下雨打雷我一定就……”

小金子忙用手捂住了杨森的嘴说：“别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你要是有真心，把我赎出去好不好？我愿终生为你当牛做马。”

“行。”

杨森早已忍耐不住，管它什么条件，一口答应下来就是了，何况这对他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小金子呻吟道：“杨哥……”

事后，两人又盘算闲唠了段时间，赎小金子的事就这么说定了。

说是赎，其实杨森花不了多少钱，他在当地有势力，老鸨能惹得起他嘛？况且那时候在地方宪兵队当上士队长，那是说收拾谁就收拾谁的，俨然是当地的一个“土皇帝”。

第二天，杨森又到雁羚堂，老鸨笑脸相迎说：“杨长官，

让小金子陪你好不好？”

杨森略略一笑，说：“鸭妈，我要把小金子领走。没多少钱给你，就二百元！”

老鸭哪里敢说别的，仍兴冲冲地说：“别说给二百，就是一分不给，老鸭子也乐得不得了，你满意，只管领走伺候你就是。”

当下，杨森把一摞钱交给了老鸭，领走了小金子。

这杨森在外沾花惹草，其实家里还有一个老婆。他虽然把小金子领了出来，但也不敢领回家呀。他就从当地找了个旅馆，租借了一间房子让小金子住。杨森隔三差五地来一趟。

再说一天晚上，杨森出公差未能够赶回来。

小金子等到夜深，困得实在不能坚持了，就上床躺下了，刚睡下，就听有人嚷道：“起来！起来！”

“干什么呀？”

“查夜——！”

原来是日本宪兵队来搜查可疑人员的。宪兵群涌进了小金子的屋。特务们看到是一个单身女人，顿时觉得可疑，准备带走审讯。这时，宪兵队里有一个姓朱的翻译，看小金子长得有几分姿色，人又年轻，就动了心。他解劝说：“这个人，我认识。”

宪兵队的人一听，既然是朱翻译的相识，那还有什么可疑的，随即就把小金子给放了。

第二天，这位朱翻译就自个来到了小金子住的旅馆找小金子相会。

小金子打心眼里感激朱翻译的挺身解救，正不知该怎么

报答他才好。这时杨森又来了信，说有任务在身，十天半月恐怕回不来，让她自己多保重。这可给朱翻译提供了方便，他天天到旅馆里同小金子在一起寻欢作乐，二人你有情，我有意，天天打的火热。

一天，杨森突然事先没来信就回来了。也巧，正赶上朱翻译喝醉了酒在小金子的床上躺着。这杨森一看，简直气炸了肺，恶狠狠地问：“他是谁？”

“他，他是……”小金子吓得说不出话来。

在杨森的盘问下，小金子吞吞吐吐地把朱翻译如何解救她的事说了一遍。

杨森从未戴过别人给的绿帽子，这口气实在让他难以咽下。他生气地说：“你行啊！我今后不再管你，你随便搞就是了。反正我从雁羚堂救出了你，也算对得起你。”

小金子心里非常的后悔和难过。

杨森没有出气，心里还是不好受啊。他从小金子那里走出后，就找人把朱翻译狠狠地揍了一顿。没有多久，朱翻译就不明不白地死掉了。

就这样，杨森不要她了，朱翻译又死了，小金子一个人毫无出路，就在旅馆里当上了“海台子”（暗娼，野鸡），靠这样挣钱养活自己。

小金子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淡，使她仇恨起这个世界上的人来。她不但正值青春年华，而且长得又漂亮，心里又会耍手段，一下子就在佳木斯出了名。当时佳木斯是三江省的省会，十分的繁华。有什么大的举动，各地的伪县长、地主、绅士等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来到这里集会，

而且这些家伙吃里扒外的，个个都是嫖娼宿妓的老手。正牌的妓馆去常了就不想再去，总想寻个“野”的尝尝味道如何。到佳木斯一打听，地面上的人纷纷推举小金子。就这样，小金子靠绅士的吹捧，成了“海台子”界的红人。

一直到“八·一五”之后，全东北解放实行土改了，佳木斯呆不下去啦，小金子随着大地主顺着松花江大逃亡，来到了长春。

到长春后没处去，小金子就到桃源路，落脚在“云铃堂”妓馆。当年在佳木斯是“雁羚堂”，如今是“云铃堂”，可妓女终究是妓女，除了受老鸨子的毒害外，还要供嫖客蹂躏。这时，小金子身体渐渐地不行了，才二十几岁，就染上了淋病和梅毒。得了病，老鸨子不但不给她医治，还用炉钩子给她烫“骚猴子”（一种长在女人生殖器上的性病肿块），直烫得鲜血淋淋，目不忍睹。

没多久，小金子的脚趾头都烂掉了。

一年冬天，小金子已经成了瘸子，好几天接不着客了，老鸨子硬是不让她进屋。

天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老北风在窑子顶上呼呼地刮着，屋里香风酒气，红灯美酒；外面寒气袭人，冷风刺骨，小金子在道口冻的直发抖。

第二天早上，有人发现，小金子冻死在一个垃圾堆上，身上的衣服已让乞丐扒个精光……后来，是姐妹们出钱，把她拉到东大桥头埋掉了。

2. 十五岁少女遭强奸 为摆脱纠缠入妓院

杜惠珍，艺名叫小桂花，山东昌邑人。1939年因家乡发生水灾跟父母和哥哥逃荒来到了东北。在铁岭讨饭时，不幸与家人走散。

杜惠珍在街头来回哭喊着寻找亲人，可哪有父母和哥哥的影子。她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一个弱女子，到何处去呢？悲伤至极，杜惠珍昏倒在了路旁。从昏迷中醒来后，她惊异地发现自己躺在了一间低矮破旧的房子里，她身边坐着一位衣着破旧但很干净整洁的老妈妈，就是这位好心的老妈妈在街道上发现昏迷的她后，把她救进自己家里的。杜惠珍坐起身，感激得泪流如雨下，她要下地给老妈妈磕头，被老妈妈制止住了。

杜惠珍将自己的遭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老妈妈。老妈妈擦了擦眼泪说：“苦命的闺女，你就住在这儿吧。”

老妈妈是靠给人家缝旧洗衣来糊口养活自己的，再间或给大户人家打打零杂，逢年过节便老着脸皮去大户人家“帮忙”。靠这些，老妈妈自己才勉强度日。如今又增加了一口人，生活就更难了。那时候，铁岭二道街贫民区一带住的都是靠卖力气挣饭吃的穷苦人，为生活所逼迫，家里女人干“半掩门儿”的非常多。邻居女人曾多次劝老妈妈让杜惠珍走下道，但都被老妈妈拒绝了。老妈妈自己没有闺女，她拿杜惠珍当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打算等她再大一点，为她找个好人家过日子。那样自己将来也有个依靠。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

系列意想不到的不幸之事，她的生活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老妈妈有个侄子，是远近出名的地痞流氓。老妈妈几乎和这个侄子没有什么来往。偶然有一天，老妈妈的侄子路过此地，就顺便溜进姑妈的家门进屋来看看。一进门，这小子就发现了姑妈家中藏着个大姑娘，虽然穿的衣服破旧，也遮盖不住秀气。这小子馋得直流口水，无奈也不好轻易下手。一打听，才知道是姑妈从道边拣来的逃荒丫头。这真是送上口的肥肉。接连几天，这个流氓缠着姑姑要她把杜惠珍嫁给他当媳妇。老妈妈知道自己这个侄子的德行，死活不肯答应。她知道侄子什么缺德的事都能做得出，就叮嘱杜惠珍今后要时刻防备这无恶不做的家伙。

一天，老妈妈出外找活做去了，杜惠珍自个留在家里。老妈妈的那个流氓侄子早盯了几天了，只恨没有机会下手，他见姑妈远去后，就溜进了姑妈的屋。正在洗碗的杜惠珍一时不知所措。

“好妹子，不要怕，不要怕。”流氓上前凑近杜惠珍，趁势在她脸上摸了一把。

杜惠珍手里还拿着个大黑碗，她颤声说：“姑妈不在，你出去吧。”

“好妹子，我舍不得你呀，好妹子。”流氓又用一只乎在杜惠珍的胸脯上捏了一把。

“你、你……”

“好妹子，你放下碗。”流氓还存在着畏惧。

杜惠珍吓得开始向后退，流氓一步一步地向前靠。“当”

一声，杜惠珍被脚下的木墩绊倒，摔碎了大黑碗，流氓吓了一跳，接着就放心了，趁机上前扑倒她，压在了杜惠珍的身上。杜惠珍还是有把气力的，两只手用力跟流氓撕打着，流氓边招架，边撕杜惠珍身上的衣服。杜惠珍用全力掀掉了身上的流氓，爬起来就往外跑，流氓滚身起来，从后面抱住了她。杜惠珍挣扎着，没一会工夫，就用完了劲，全身软下来。流氓就在地上强奸了她，那是1940年4月7日，外面下着雨，杜惠珍怎么喊“救命”，也没有人来解救她。当时她还不满十五岁。

老妈妈从外面回到家里，杜惠珍还在呜咽着哭个没完。老妈妈看到撕碎的衣服，还有地上的一摊血迹，心里便明白了一切。“畜生！天打雷轰的畜生！”老妈妈气得一下子坐在了地上。杜惠珍止住了哭声：“妈妈——”上前抱住了老妈妈。一老一少的两个女人抱头痛哭起来。

此后，老妈妈每次出去，总让杜惠珍跟着，以防再发生不测。

流氓跟踪了几次，都无机可乘，便暂时放弃了。老妈妈再不见侄子来纠缠，也就自然而然放松了警惕。

一个月后，老妈妈去大户人家帮忙，将杜惠珍关在了屋中。古老的木板门一关，屋内黑漆漆的。杜惠珍忙活了一阵，就躺在床上睡着了。睡梦中，她见到了失散的父母。当听了她的诉难后，哥哥竟大骂她“不要脸”，动手解她的裤子，“不、不！”她大喊大叫着，惊醒了自己。杜惠珍刚从睡梦中醒来，就感到身上沉甸甸的，睁眼一看，原来又是那个流氓压在了她身上。……

流氓此后便更加肆无忌惮了，又纠缠过杜惠珍几次，但都没有如愿。

最后一次是他正在奸污杜惠珍的时候，老妈妈从外面回来了。发现这种情况，老妈妈操起炉铲便朝那流氓打去，流氓敏捷地躲过，一把压下炉铲，居然扭背了老妈妈的胳膊用裤子将老妈妈绑了起来，用毛巾塞住了老妈妈的嘴。然后指着老妈妈的脸说：“你不是不答应我吗？今天我就让你当面看看！嘿嘿嘿……”流氓狞笑着，当着老妈妈的面再次强奸了杜惠珍……

流氓发泄尽兽欲走后，痛不欲生的杜惠珍解开绑缚，拽掉老妈妈嘴里的毛巾。老妈妈经不起折腾，更连气带累，已经奄奄一息。

老妈妈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在床上静静地躺了两天，便去世了。杜惠珍不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也没有问过这位老人年纪，幸亏有邻居的帮助，才用家里唯一的一件家具——一口大躺柜将老人装殓在南山义地埋了。

老妈妈死后，杜惠珍的生计又成了问题，有人又来劝她干“半掩门”，她仍旧没有答应，因为她对生活还抱着一线的希望，她盼望着能寻找父母和哥哥，然后离开这个地方。

灭绝人性的流氓在埋葬了老妈妈的第二天又来纠缠杜惠珍。

“好妹子，咱俩早已有了夫妻之实，你就做我的老婆吧，保你有吃的。”流氓假惺惺地说。

“你滚！丧尽天良的流氓！”

“哎，好妹子，发什么火呀！”流氓死皮赖脸，依旧不肯

离去。

杜惠珍也不再是以前那怯弱的小女子了，她在寻思着如何报复这流氓的方法。

流氓又耐不住内心的饥渴，动手动脚地亲近杜惠珍。反正已让他祸害过几次了，杜惠珍也不在乎这一次，她主动地一边解衣，一边说：

“你先远一点。”

“是，是！”流氓见此情景，心里象吃进了一个闷葫芦，不知杜惠珍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乖乖地后退了两步。

杜惠珍磨磨蹭蹭，上衣尚未解开。流氓却在一边脱裤子了。杜惠珍猛地操起火铲，用力朝流氓的生殖器打去。流氓毫无防备，双手捂住流血的下身“哇哇”大叫起来。

杜惠珍窜出了屋门，逃离了这地方，靠讨饭为生。她也曾产生过走下道的念头，但她觉得那样对不起父母。然而最终使她下绝心走下道的，却正是她的亲人们。有一天，她在街上偶然间看见了她哥哥，她又惊又喜，喊道：“哥哥！哥哥！”她哥哥听到喊声后，回头看了眼，随即慌慌张张地躲进人群跑掉了。

当时杜惠珍怎么也不明白哥哥为什么要跑掉。后来仔细一想，才回忆起在逃荒的路上，一家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哥哥曾提议卖掉她。可妈妈没有答应。现在想来，她是被家里人故意扔掉的，因为她当时已经成了他们的累赘。杜惠珍整整哭了一夜，为她的家人，为老妈妈，也为她自己的命运。

1940年11月，为生计，也为了逃避那个流氓的纠缠报复，杜惠珍走进了铁岭合欢堂妓院。她是以“自由身”进妓

院的，收入所得同妓院五五分成，老鸨给她取的艺名叫小桂花。当天晚上，小桂花就开始接待嫖客了，她接的第一个嫖客名叫陈宝成，是伪满政府小职员。

3. 身陷娼门，仍保善良心

李雅芹，吉林省榆树县弓棚子人，幼年时期，家境非常贫寒。到她12岁那年，恰值屯中闹“快道行”（瘟疫），父母相继患病离她而去了。母亲在临死的时候，将她托付给了舅舅。虽然也知道舅母是续弦，为人阴险得很，但没有办法。

李雅芹到了舅舅家，舅母根本不拿她当人看待，让她干最脏最累的活，吃的却是全家人吃剩的饭食。舅舅敢怒不敢言。李雅芹不知偷偷流下过多少次的泪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李雅芹已长成了十八岁的大姑娘。当时的社会，兵荒马乱，盗贼四起。舅母唆使舅舅早日将她嫁出。她舅父不得已，便将她许配给本屯财主张万财的远房侄子张成斌。张成斌原是东北军的一个副班长，东北军开往关里时，他与班内的几个弟兄合伙携械开了小差，在辽阳一带，昼伏夜出，从事劫道、砸孤丁的勾当，成了腰缠万贯，拥有大量“袁大头”（银元）的富人。张成斌花20块银元做聘礼，把李雅芹从她舅父家娶了过来。

李雅芹是怀着美好的梦想来到张家的，她幻想与丈夫互敬互爱，平平稳稳地过日子。哪知比自己大18岁的丈夫，竟是个酒鬼、赌徒，整日喝大酒，耍大钱。一旦喝醉了酒或在外面输了钱，就回家吹毛求疵，对妻子拳打脚踢。李雅芹忍受着，盼望着丈夫能有悔过的一天。到他们结婚后的第六年，

张成斌已落得家徒四壁，以至于借贷无门。

有一天，张成斌对妻子说：“我要去舅舅家借几个钱，回来后咱们做本，搞点小买卖。”

李雅芹以为丈夫终于有所悔悟，回到照顾家的道上来了，非常的高兴，叮嘱说：“你要好好跟舅舅谈谈，借到钱后就快些时间回来。”

张成斌离开家奔亲去了，妻子李雅芹则在家里盘算着今后的生活，等丈夫借钱回来。哪知张成斌一去就是十几天，没有任何音讯。

正当李雅芹急得夜不成寐的时候，张成斌兴冲冲地回来了。他不仅带回了很多钱，还给李雅芹买了件漂亮旗袍和一些化妆品，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

高兴过后，李雅芹问道：“你哪里来这么多钱？借舅舅家的钱也不能乱花在这上面啊。”

张成斌大笑起来说：“哈哈，我发大财了，这种生意值得做，值得做。”

“什么生意？”

“你别管那些了，过些天咱们去舅舅家向他致谢。”

李雅芹也就知趣没再追问下去，夫妻俩闹气了一小段时间。

一天，天气晴得非常好，张成斌领着妻子到五常县城串亲戚。李雅芹从小生长在农村，从没离开过家走出很远，她第一次随丈夫出远门，一路上满眼的别致的风景，俊川秀水，使她心旷神怡。到了县城，张成斌带着她穿街走巷，往复回环，早使她忘掉了方向，最后累得筋疲力尽的时候，才来到

了宝山胡同（窑子街）的“翠兰堂”。

李雅芹根本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当看到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同一些男人正在打情骂俏时，她心里十分疑惑，忍不住问：“舅父家怎么这么多的人？”张成斌慌忙说：“这是在办喜事，别多言语，等会就知道了！”她只好听从丈夫的话，默默不语。这时，迎面走来一个胖女人，看上去一脸的横肉，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笑着说：“哟，你们走累了，快进去歇歇！”

李雅芹本能地十分反感，正要阻止丈夫，却听丈夫虔诚地说：“进去歇一歇也好。”

李雅芹跟着丈夫走进屋，稍一停脚，张成斌就说：“你先呆在这里，我到外面买盒烟，一会就回来。”

胖女人笑着说：“你放心去吧，这里交给我了。”

李雅芹忽然感觉到有些异常。等张成斌走得不见影儿后，胖女人紧紧地关上了屋门。回过身对李雅芹说：“我是开窑子的，你丈夫早把你以500块钱卖给了我，我是这屋的掌班的，往后，你就叫我‘妈妈’，听懂了吗？”说完，老鸨从怀里掏出了李雅芹的卖身文契。李雅芹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只看到纸上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还有红手印。她不相信这是真的，她要夺门而出，去找自己的丈夫。老鸨将她推回来，冷笑一声说：“好，你就等你的男人来接你吧！”说完，反手锁上门便走开了。

李雅芹被锁在屋里，三天不吃不喝，将递进的食物全泼在了地上，然后大哭大闹，后来连碗也都摔得粉碎。但根本无人理睬。一天晚上，老鸨带着一个手拎皮鞭的男人走进了

李雅芹的屋。老鸨用手指着李雅芹说：“都三天了，你男人为啥还不来接？明明是你们做下的扣，想骗我的钱，痛痛快快地给我换衣服接客！”站在老鸨身边那手拎皮鞭的男子，摇晃了几下皮鞭。李雅芹跪在了老鸨的面前，哭着说：“我是良家女子，咋能干这种事呢，快放我出去，我借钱加倍还你，我变牛变马也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老鸨子冷着脸说：“干我们这行的，不图报恩，就图赚钱。有一句俗语：‘良女进娼门，不干就丢魂’。你说，今晚到底干不干？”“我求你放我一条生路……”李雅芹仍跪在地上。老鸨子连眼皮也不眨，朝身边的男人一咧嘴。那男人手里的鞭子劈叭劈叭地抽在了李雅芹的身上。李雅芹倒在地上抱头翻滚，从屋东头滚到西头，又从西头滚回到东头。老鸨凶狠地说：“臭女人，明天我听你回话！”

翌日，老鸨又来到李雅芹的屋里逼她。没等老鸨开口，李雅芹就骂道：“臭婆，你坑害了多少良家妇女，你这挨千刀刚的！”老鸨阴险地冷笑几声说：“你还是识相点，乖乖地听老娘我的话，要不然，没你少吃的苦头！”李雅芹也冷笑道：“要我上你的当，休想！”老鸨气愤到了极点，忿然作色说：“软的不行有硬的，再给我狠狠地打！”两个男人走进来，用绳子将李雅芹绑几绑，然后用力猛夹她的手指，手指连心哪，李雅芹破口大骂。“哎哟！啊——”李雅芹痛得晕了过去。

当李雅芹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痛不欲生，想到自己悲惨的身世，想到没有人性的丈夫，她放声嚎啕大哭。过了一阵，室内只她一人，走进来两个妓女。她们怜悯地看了李雅芹那一双被筷子夹得红肿的手指，眼泪吧嗒吧嗒地落下来。

她们边掉泪边劝李雅芹先吃点饭，还说：“保住身体要紧。要想开点，别太死心眼了，我们也是好人家的闺女，都是被拐骗到这里来的；来了，就身不由己……”。其中有一个叫佩君的，年约四十岁左右，言谈举止忠厚朴实，她劝李雅芹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攒几个钱，遇到可以终生相托的好心人，就赎身从良，跳出这个火坑。”另一个也附和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不要白受皮肉之苦，你听大姐的话，吃点东西，别饿坏了，有时间我再和你唠唠知心话。”她俩走后，李雅芹稍稍宽心了一些，便勉强咽下了一点食物。

到晚上，老鸨又来了，这回跟她来的是个头戴大盖帽、腰悬洋刀，肩上一杠两花的警察。此人满脸大胡子，一进屋就象审讯犯人一样说：“你丈夫已把你卖给翠兰堂，他把钱拿走了，你就是翠兰堂的人。这里有你的卖身文书，私凭文书官凭印，要打官司到哪你也得输，最后还是要回到翠兰堂。你要放聪明点，免受皮肉之苦……”李雅芹根本没有去听警察说的是什么话，呆呆地把身子扭到一边去了。老鸨又说：“这下你不再盼望你男人来接你了吧。”说完便与大胡子警察相对奸笑几声，扬长而去。

这时，佩君又来了。她是主动向老鸨要求来劝李雅芹的。她深知妓院的规矩和残无人道的手段，与老鸨相抗，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甚至连死的份都有。她替李雅芹担心，怕李雅芹再受更残酷的折磨，经过再三的考虑才要求来劝李雅芹的。李雅芹刚开始认为佩君是老鸨派来的说客，连理都不理，听完佩君的解释后，她才知道自己误解了善良心肠的佩君。她泣不成声地说：“君姐，你真是菩萨心肠。我这是哪辈

子造下的孽啊。”佩君用手给李雅芹梳理着头发说：“咱们都一样，都是苦命人。我是在事变那年被人骗卖到妓院的。我刚来时也象你这样，死活不肯干那见不得人的事，他们软硬兼施的逼迫我，利用种种刑罚来折磨我，我曾想一死了之，但仔细考虑觉得还得活，我还有亲人，他们会盼着我突然回家的。为了求生，我只好先答应了下来，倚门卖笑，送旧迎新，受尽了肉体的折磨，还有老鸨的奸诈对待。”说到老鸨，两个人痛快淋漓地将她大骂了一通，发泄心中的愤恨。“大姐，你说我该怎么办？”李雅芹把佩君当成了知心。佩君想了片刻后说：“我看应当这样，由我替你去向老鸨提出要求。一是，你卖笑不卖身，只接客不留客；二是遇到合适的人，准许你赎身从良；三是休息一星期，身体恢复健康后，方能接客。你说行不行？”李雅芹觉得已无路可走，就说：“大姐，照你说的来吧，只盼能早一天离开这里。”佩君说：“老天会保佑咱们的。唉，这种非人的生活，我已干了十年了。在这里边，事事要多多个心眼，要自己照管自己。你歇着，我去了。”

佩君到老鸨那里，向老鸨说出了李雅芹的要求。老鸨讥笑地说：“不怕她不上钩。行，就按你说的对待她，看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这就够便宜她了。”

翠兰堂新来一个妓女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宝山胡同。嫖客最感兴趣的就是盼妓院增加新妓女，他们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纷纷络绎不绝地来到翠兰堂，想看看新来的小妞究竟啥俊样，即使不被接待，先饱一下眼福也好。于是，李雅芹成了一件观赏品，许多嫖客看到她的俊俏模样后，都在心里盘算着自己的鬼主意，都极力想第一个把李雅芹搞到

手，乘人不备，在李雅芹身上摸一把。老鸨陪尽了笑脸，不敢得罪每一个嫖客，断了钱路。

七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老鸨给李雅芹起名叫“雁月”，并吩咐她准备立刻接客。经过同堂姐妹佩君等为她梳妆打扮，从1939年7月某天起，李雅芹的妓女生涯开始了。

李雅芹想到，今后要和许许多多的陌生男人接触，任人蹂躏，不禁黯然神伤。正当她哀声叹气的时候，猛然听到一声吆喝：“雁月见客！”她被佩君等姐妹簇拥出来，看到眼前那么多的男人，个个眼里都发出贪婪的淫光，不禁两眼冒金星，几乎昏倒，幸亏有同堂姐妹扶持着。老鸨子也是为了炫耀翠兰堂的门面，为李雅芹放了一串鞭炮。好奇的嫖客，为一睹新妓女李雅芹的芳容，以两元的伪币进门嬉戏片刻，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这一天，雁月看到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小官吏、富家子弟、地痞、流氓……从这些人中，她没有发现可以和他从良的善良人，她十分懊丧，表现出了失望的情绪。佩君解劝她说：“想要找个从良的，需要看机缘，心急不行。”

这一天，雁月绷着脸，一句话也没说，引起嫖客的不满，有的出言不逊。多亏佩君给打圆场，不停地说：“雁月刚来，还是一个雏呢，以后她会侍候好你们的。”嫖客听说雁月还是个雏，心中的气愤稍平了不少。事后佩君告诉雁月说：“这些人都是三教九流，啥人都有，什么坏事都会干得出来，我们得罪不起，挨打、受骂、遭受凌辱是常有的事。为了不让自己吃大亏，你得迁就应付，逢场作戏就是了”。

这一天，老鸨的收入约50余元，是平日收入的三倍。老

鸨特备几样好菜送入雁月房中，老鸨和那个大胡子警尉作陪。老鸨喜笑颜开地说：“雁月，你给鸨妈挣了钱，鸨妈不会亏待你的，来，喝酒。”老鸨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大胡子警尉也开怀畅饮，雁月连酒杯也没有去碰。“嘻嘻，不会喝酒，在妓院里，不会喝酒是不行的，嫖客就喜欢会喝酒的妓女。”老鸨说完又喝下一杯。雁月呆坐在桌边，一动不动。“雁月，吃菜！”老鸨殷勤地劝道。雁月不得已，只好吃了一口就放下了筷子。大胡子警尉闷闷不乐地说：“扫兴！”老鸨看警尉站起了身，也放下筷子随他快快走出，在门口，老鸨陪罪似地说：“只要给咱挣钱就行啊。”

雁月把门关好，心里异常的难过，一天下来，她已疲惫不堪，上床便昏昏沉沉睡去。

翌日，佩君不再来陪她，老鸨要雁月独立接客。三三两两的嫖客接踵而来，但也只能打茶围（俗称开盘），仍看不到她的笑脸。

有的嫖客口出恶言：“臭窑姐子，还敢端架子！”雁月听后，依旧不予理睬。由于多数嫖客都遭到冷遇，寻不到开心，渐渐地便门庭冷落，来人稀少。

老鸨一看，情形不妙，就怒吼道：“雁月，你是窑姐，不是千斤小姐，人家花钱来买笑，谁愿看你的寡妇脸，把客人都给我得罪了，以后再这样，看我不剥了你的皮才怪呢！”

雁月不吭声，老鸨发一阵火就悻悻地走了。

后来，老鸨又领来了一个妓女，对雁月说：“这是柳月，会唱调子的，她唱的调儿，把嫖客都给迷死人了，今天她来教你唱，你要好好学，以后接客的时候有招了。柳月，唱吧。”

那个叫柳月的一弯身，答应道：“是，妈妈。”接着就用手表演着唱道：

小奴我偷偷用眼瞅，
哪家的书生面前溜？
只长的眉清目又秀，
年纪二十刚出头。
插花俊巾头上戴，
两个飘带脑后悠；
身穿蓝衫多合体，
不是生丝是熟绸。
白生生的脸蛋配方口，
看样子老实厚道又文绉绉。
志在四方真少有，
到今后，准能够，
名列金榜第一流。

柳月认真唱完一遍，站在了老鸨的身边。老鸨满意地点点头，又对雁月说：“听到了吗，以后就这样唱，不用多久，你就会走红的。雁月，唱几句让我听听。”

雁月冷冷地说：“我不会唱！”

老鸨见雁月软硬都不吃，气得脸都变了颜色：“好，好，好，你就跟我作对，你瞧着吧，看看有没有好果子吃。”

老鸨的威胁、恫吓，都没有改变雁月的意志，她对嫖客仍然不说不笑。于是，一个迫使雁月下水的恶毒陷阱，在老鸨心中形成了。

妓院照例在午夜时分，凡没有嫖客住局的，都给以简单

的夜宵小吃，这夜，送给雁月的是小米水饭和几样可口的咸菜，雁月吃完不久，便感到头发昏，眼皮沉，就和衣而卧进入了梦乡。这时，一个黑影溜进屋来，这黑影不是别人，正是老鸨的护卫大胡子警尉。他先查看了雁月的饭碗，见雁月将下了药的饭都吃了下去，就放心大胆地点了灯，然后上床为雁月宽衣解带，对雁月进行了奸污。

雁月醒来后，天已大亮，睁眼一看，身边竟然躺着光着身的大胡子警尉。她惊叫了一声，忙披衣而起，发现自己已一丝不挂。气急之下，雁月狠狠地给了还在沉睡的大胡子警尉两个巴掌。大胡子被打醒了，他起身从衣服上抽下皮带，朝雁月劈头盖脸地打去。打骂声惊醒了各屋姐妹，众人纷纷赶来对大胡子好言相劝，求他饶了雁月，大胡子才穿上衣服愤愤地离去。临走时说：“臭婊子，今后乖乖地接客好了！”这是 1941 年发生的事。

李雅芹历经两年的妓女生涯，那颗纯真的心就这样被罪恶的社会吞没了。她恨透了这个淫窟，更恨透了造就淫窟的社会。她规劝来嫖娼的青年人，不要走下道，说常进烟花巷，不仅会倾家荡产，还要染上花柳病，既毁坏了自己的身体，而且还会断子绝孙……她不顾老鸨威胁逼迫，有时竟把青年嫖客打发走。

她接客时，凡是来寻欢作乐的人，都让他们开心而去；对那些单纯发泄性欲的人，就以身体不爽而推却；来此住局的人，只能在此吃住，她不陪睡。有些嫖客一看达不到目的，便弃她而去，因此，她常遭老鸨谩骂，但也奈何不了她，因为她的收入仍超出一般妓女。可是那个大胡子警察又多次奸宿

了她，却是无法抗拒的。李雅芹身陷娼门，饱受风尘之苦，熬到第五个年头，但人世沧桑，知己难遇，从良的希望破灭了。1945年11月12日她悬梁自尽了，年仅二十七岁。她的遗物只有几件衣服和一只玉石手镯。多年来，她没有多少积蓄，因为她不想诱惑、欺骗、勒索嫖客。

4. 16岁小姑娘的妓女泪

1931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军攻占沈阳北大营。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本军占领沈阳、长春，同时占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那时我国富饶的东北、锦绣河山，完全被践踏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无数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的女子被迫沦为妓女，走进了妓院。刘兰香就是民国21年（1932年）被迫为妓的。她被迫成为妓女，是从公主岭开始的。

刘兰香出生在吉林省一个叫大房身的屯子里，这个屯子距离长春有三十多里地。小时候，刘兰香家里就很穷，她的父亲是个农民。姐妹8个中，刘兰香排行老六，小名叫六丫。刘兰香从小就出落得水灵灵的，很讨大人人们的喜欢，其实她后来的命最苦。

刘兰香十六岁那年就象噩梦一样，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她永远不会忘掉最倒霉的那一天——1931年12月27日，在就要过阳历年的时候，刘兰香的一生却永远地毁掉了。

那天，西北风呼呼的嘶叫，天空飘着冰冷的清雪，冷得怕人。刘兰香的爸爸赶着小毛驴去长春二舅家送袋粮食。天

真的小孩子还不理会年代的混乱，时代的险恶，依然沉浸在过年的喜悦气氛中，姐妹们争着抢着要坐毛驴车去长春，看看外面的世界。

当时刘兰香要不坐上毛驴车也就好了，可命运注定她坐上了那通向地狱般生活的毛驴车。一路上她还唱着歌儿，欢天喜地和四姐争论见二舅后要多少压岁钱。

刘兰香的爸爸一声不吭地叼着烟袋，只是有时候吆喝声小毛驴，又同时吆喝两个女儿一声，不让她们嘻嘻哈哈的。大人的心口似乎装着一种模糊的感觉，在那什么事情都会随时发生的年代，唯恐灾难降临到自家头上。

小毛驴刚一进长春，巨大的灾祸发生了。一辆绿色大卡车停在了刘兰香的车前。车上跳下四个身材粗壮的汉子，不由分说就把刘兰香的爸爸打昏在地上，刘兰香和她的四姐早已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爸爸——”刘兰香姐妹看到昏死过去的爸爸，就要扑上去抢救，几个汉子挟持住她们，把她们掠到汽车上拉走了。

一路上，刘兰香姐俩大喊大叫，同歹徒撕打着，歹徒将她们反手扣住，撕块布堵住了她们不停地哭喊的嘴。

刘兰香姐俩被抓到一间黑屋子里。歹徒将她们扔下后，锁上门就走了。刘兰香姐俩哭得昏天昏地。不知过了多久。她们的哭声嘶哑了，眼泪也流干了，还是没有人来理会她们。在这间黑屋里，她们听到街巷里传来的阵阵枪声，听到了女人哀嚎的哭声，听到了很远地方的大炮声。

又不知过了多久，有两个男人送饭来了。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刘兰香姐俩喊着要出去。

“……”其中一个男人恶狠狠地说了一句日本话，她们没有听明白。

刘兰香姐俩将饭食狼吞虎咽般吃下，不明白这些人将她们抓到这里将做什么，是杀头？还是有别的意图？姐妹俩寻思着逃出去的念头，查看了墙的四壁和屋顶，无奈厚厚的墙除了紧紧关死的屋门外，连个小窗户也没有，屋顶又根本爬不上去，姐妹俩灰心了，抱着头痛哭起来。

屋子里很黑，根本分不清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知熬过了几天，刘兰香姐俩被拉出去，推上了一辆挂篷的大汽车。汽车里面还有大约二十多个中国姑娘。

车篷里有两个持枪的日本兵把守，不许姑娘们私下谈话或搞些小动作。汽车开上了大路，不知行驶了多少个小时，才停下来。

这群姑娘被带进一个院子里，然后走进一间大厅。这个院子里有一趟灰色的砖房。大厅就在这趟房子的中间，院子四周都有背枪的日本兵看守着，非常的严密。

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日本长官给姑娘们讲话，他说了一通日本话，然后再由翻译用中国话讲给姑娘们。

那翻译很胖，猪肚子脸，长得很凶，尤其两颗大板牙，伸在嘴唇子外面，他龇牙一笑，真疼人，象老虎要吃人的样子。

“你们害怕的不要，惊慌的不要，你们是中国大大漂亮的花姑娘，我们日中是亲善的。你们要慰劳大日本皇军……这个地方是公主岭，你们都是大大漂亮的公主姑娘……”

猪肚子脸翻译说了半天，姑娘们终于全部清楚了自己的命运。

姑娘们谁都从大人嘴里听说过，日本军队在东北是无恶不做，烧、杀、抢、劫；样样都敢干，碰到大姑娘，一个也不放过，甚至抓进军营里，轮番奸污。

这二十多个姑娘被运到公主岭，就是用来即将供日本侵略军玩弄的。

这真是欲哭无泪，要死不能。日本侵略军把她们关进房间里，门口站着岗哨，外面有巡逻兵来回走动。想逃跑是不可能的，况且姑娘们都人生地不熟，加上连日来的颠簸惊吓，腿肚子都发软了。

日本侵略军把姑娘们分开安置在几个房间里，每个房间里有四个姑娘。刘兰香没能够和她的四姐分在一起。她哭喊着，挣扎着要同四姐在一块。一个日本兵动手打了她好几巴掌，她的嘴角里流出了鲜红鲜红的血，最后吓得连哭都不敢了。

日本侵略军让这些“皇军慰问品”吃好的、穿好的，尤其是穿的，绝对是上流人物才能够得到的衣物。发给她们每人三件不同颜色的丝绸旗袍，用的全是日本的化妆品。面对着这些花花绿绿的各种形状的小瓶子和盒子。姑娘们刚开始还以为是吃的呢。后来，日本随军老妓女美枝子做老师，教姑娘们怎样化妆，怎样做到走起路来姿势优美。美枝子在中国呆了几年，但中国话说的并不怎么好，里面常常夹杂着日语。出了很多很多的笑话，只不过姑娘们凄惨的命运只能让她们脸上出现一丝苦笑，除此之外，还能会有什么开心呢。

姑娘穿上了贵重衣料做成的衣服，本来就不丑的身段，就更加惹人喜爱了，但姑娘们个个紧锁着眉头，板着苦丧脸，就

这样，还是把看守的日本哨兵给迷住了，眼睛里冒出火来，恨不得上去一口吞掉这些漂亮的姑娘。

日本军远道来侵略中国，侵略军又不允许携带妻子，就组织了随军妓女，给士兵解除饥渴。前段时间，日本侵略军的随军妓女不够用，最近正从日本往中国调运，现在只能让中国姑娘来慰劳皇军，先稳定军心了。

美枝子不厌其烦地把二十多个姑娘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然后开始给她们上初步的交际课。

这些内容，无非就是秋眼、媚声、狎昵动作，或者说些富有挑逗性的话语。

姑娘们当然没人去听，美枝子咆嘯起来，把姑娘们扭到一边的头，都一个个给扳回来，固定好角度和位置，不允许她们再扭头，不允许她们合眼，违例者，由士兵惩罚。

美枝子讲的交际课一次比一次深奥，或者说一步比一步下流，到后来，就干脆直言不讳地告诉姑娘们怎样劈开大腿，服从男人的奸污。姑娘们大都是未经世事的少女，听到美枝子嘴里吐出的污言秽语，个个心惊肉跳，都用惊疑的目光盯着美枝子，看她到底是不是个女人。

美枝子还做着示范动作，姑娘们更是面红耳赤，心不在焉地听着，仿佛在看一次拙劣的猴子表演，简直让人恶心极了。

老妓女美枝子边讲边取出一些大图片，图片上面全是男人与女人的裸体。其中有一个少女实在听不下去了，就闭上了眼睛。美枝子发现后，大喊着：“站出来，你的！”

那位合上眼睛的少女被吓得睁开眼睛一看，原来美枝子

正凶狠地指着她。

美枝子见那少女还没有挪动身子，上前一把将她拉了出来，怒吼道：“闭上眼睛，是对老师的不尊敬，必须惩罚，看谁还不听从命令。来，你把衣服全脱下！”

少女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服不放。

“我命令你把衣服脱光，否则的话，将由外面的哨兵进来替你脱！”

少女的脸变得通红了，一直红到脖子，以前不要说当着别人的面，就是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也没有光着身将衣服脱光过呀。少女忍辱将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来……

美枝子残酷地用少女的肉体做现场讲演和示范。那少女哭了，可毒蛇心肠的美枝子全然不予理睬。

讲完课后，凶悍的老妓女美枝子命令姑娘们用口答，或者笔答她所讲过的那些问题。如果有谁回答不上来或回答错了，立即遭到美枝子的一顿毒打。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刘兰香和她四姐相逢了，姐俩躲到一边，抱成一团偷偷哭了很久。幸亏她们没让老妓女美枝子发现，要不然，刘兰香姐俩非遭受美枝子处罚不可。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刘兰香这群姑娘们渐渐习惯了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生活，其实是大脑已经开始麻木了，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到新鲜恐怖，也感觉不到什么叫侮辱和耻辱了。她们心里也都清楚，说不定哪一天，日本鬼子就要来这里大发其兽性。因为这个院子里，就是日本人秘密开设的妓院；因为这群姑娘就是专为日本鬼子“培养”的供发泄兽性的妓女。

姑娘们虽然最终不会逃脱厄运，但心里总存在着了一丝侥

幸的心理，也希望那一天来的再迟些。但事与愿违，这一天还是终于来临了，来得是那样的突然。

那天，这群姑娘全被集中到了一起。在这之前，那个日本随军老妓女，让刘兰香一伙姐妹都穿上了发给的最漂亮的衣服，做最精巧的修饰和化妆。美枝子挨个检验姑娘们化妆的是否合格，达不到她的要求的，要在她的指导下再度重妆。最后，她满意地欣赏着她的“杰作”，把姑娘们领进了那个第一次来时的大厅里。

经过半个多月的“培训”，姑娘们的身形都明显发生了变化，又经过一番刻意的打扮，的确十分的迷人，嘴唇上涂了鲜红的口红，脸上抹层厚厚的白粉，丰厚的秀发高高拢起，有日本女子的那般貌相，又独具中国女人的善良和温厚。当姑娘们羞羞答答地走进大厅内的时候，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日本兵，也有当官的，望着花枝招展的姑娘，嘴里叽哩咕噜地叫唤着。脸上都露出了一副淫相，眼里射出淫光。那个猪肚子翻译也在场。大厅的前面放张桌子，围着桌子旁边坐着两个穿洋装的汉子，正拿笔做着记录。

姑娘们心惊胆战，排着队小心翼翼地依次从他们身旁走过。猪肚子脸的翻译用中国话开始提问。

“你的名字，什么的有？”

“我叫刘兰香……十六岁，大房身人……”

一切完毕之后，日本兵又给每位姑娘照了三张照片。老妓女美枝子在一旁得意洋洋地笑着，象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

接下去就是令姑娘们无法忍受的检查。所有的姑娘都被

命令除去衣服，一丝不挂的站在那里，接受所谓的性病检查。她们大都是未婚的黄花姑娘，哪来的性病？

姑娘们赤裸的身子暴露在大厅里，她们个个腼腆地收拢着双腿，两手不知该护在哪个地方才好。当她们依次在地上走过时，一个日本军官禁不住在刘兰香的乳房上摸了一下，刘兰香象是被毒蛇咬了一口。“呀”地失声叫出，蠢蠢欲动的一群色兵，忽然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淫笑声。更可恶的是那个日本男医生，恣意地在姑娘们的身上摸来摸去，看了又看。

一切检查过去，那个日本军官朝老妓女美枝子点点头，表示满意；然后他开始训话，意思是今晚将拿姑娘们去慰劳皇军。

猪肚子翻译高声说：“为皇军效劳的时候到了！你们的姑娘，统统的有赏。哈哈……”

可怕的厄运就要在晚上来临了，天刚一黑，各屋的姑娘就如同去赴刑场前一样，哭声连成一片。

姑娘们寻死觅活，心惊胆战地坐在屋里，可奇怪的是这天晚上，她们却安然无恙，日兵鬼子没有去打搅她们。

第二天晚上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只是在天快亮时，那个猪肚子脸翻译官偷偷地溜进了姑娘的屋子。他对刘兰香同屋的那个长春姑娘进行奸淫。那姑娘尚在睡梦中，隐隐觉得有人在掀自己的被子，刚开始她还以为是同屋的姐妹在催她起床，可那人竟越来越大胆，光着身子钻进她被窝里来，姑娘惊叫了一声，就被翻译官狰狞的面孔吓得不敢再出声了。

屋内其他三个姑娘也全被惊醒了，把头蒙到被里面，大

气不敢喘一口，全身抖瑟的如筛糠一般。

日本狗翻译官奸淫了第一个，又摸上了第二个姑娘的床。刘兰香的床在最里面，她颤得连床都抖了起来。第二个姑娘想反抗，被翻译官双手扼住喉头几乎喘不上气来。翻译官把她也给奸污了。

“哐”地一声，门被踹开，屋子里的电灯也被打开了，三个日本军官走了进来。翻译官吓得魂不附体，哇哇地叫着，恨不得找个耗子洞溜进去。

其中一个日本军官上前撕住他的耳朵，猛力打了他一大耳光。翻译官光着屁股站在中间，“嘿！嘿！”立正地叫着。另外两个日本军官给他找来衣服让他穿上，然后把他押走了。

后来，老妓女美枝子告诉姑娘们，日本随军妓女运来了，她们这群临时被抓来解决侵略军性饥渴的中国姑娘就用不着了。

对姑娘们来说，这个消息无疑就象春风一样令人喜悦。她们以为马上就要被放回家了。然而这群姑娘高兴得太早了。日本侵略军能白白耗费资金养活她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吗？

果然，第二天，姑娘们全体被拉走，这一次是把她们丢在了一个象大仓库似的的地方。二十多人挤在一起，又冷又饿，有时一天多才有一个老头给她们送点吃的。吃和排泄全在一个屋子里，简直与牲畜的生活一般无二。

送饭的老头是中国人，他告诉姑娘们说：“可怜的姑娘，今后你们将一个个被卖到妓院，卖身钱全归日本鬼子。”

经常挨打的人也不知什么叫疼痛了，虽然姑娘们知道妓院就意味着窑子娘们，就是靠卖身子挣钱，可那也比在这大

仓库里强呀，有一个姑娘得了病，没三天就冻死了。

日本鬼子把姑娘们关在大仓库里捱了近两个多月的时间，才陆续把她们一个个卖掉。刘兰香被卖到了一个叫“小月阁”的妓院，从此再没和她四姐见过面。当时她四姐也要和她一起去，可那挑剔的老鸨子没有相中她四姐的长相，一对姐妹就这样被迫分别了。

刘兰香进妓院时，正是中国人苦难深重的时候。大片领土被侵略军霸占。真是宁做太平世界的狗，不做乱世的人。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拼凑了满洲傀儡政权。也就是在这个所谓的政府成立的那天，刘兰香这些良家少女被沦为了妓女。

在刘兰香进妓院的第十天，老鸨给她领来了一个中年男人，当时已是晚上七点多钟。

小月阁的老鸨姓于，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表面说话很和善，肚子里装的全是坏水，背后人称她是“尿罐子”。

刘兰香的身子价码已谈妥。由于她是黄花处女，第一天接客叫“大开活”。因此价码极高。嫖客蜂拥而至。

刘兰香接的第一个男人，大约四十多岁，长相凶狠，从衣着上看不出他是什么身份。象个军人，也象个商人，更象个土匪。

其实这个男人正是活动大岗子屯一带出名的土匪“唐三拜子”，也是东北的小军阀，现在投靠日本，成为满洲国吉林省警务处长修长余的部下，治安行动队的队长。

唐三拜子走进刘兰香的屋，一扬脸，老鸨就恭敬地退了

出去。他随后将门关上，望着畏缩在墙角的刘兰香，哈哈淫笑着说：

“老妹子，莫怕，和我交朋友你今后的福气就来了！日后做我的姨太太怎么样？”

刘兰香一声不吭，只害怕得浑身发冷。

唐三拜子趾高气扬地炫耀说：“提起我唐三拜子，东三省哪有不知道的。原来和张作霖打过天下，现在我自己单干了，当了满洲国的大官，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哈哈……快过来让我玩一玩吧，老妹子！”

唐三拜子说着，脱去外衣，里面露出两支盒子炮手枪。他把枪解下来，放在了窗台上。然后象狼扑羔羊一般扑向刘兰香。

刘兰香挣扎着，喊了两声。唐三拜子打了刘兰香两个嘴巴：“他妈的，不识抬举，我玩过的女人，比大白山上的草还多！”

唐三拜子力大无穷，又是玩弄女人老手，没费什么功夫就把刘兰香的衣服全部脱光了。就这样，刘兰香十六岁少女的身体让畜牲给糟蹋了。

刘兰香流着泪水，下身疼，心里又怕，精神极度紧张地晕了过去。

汉奸流氓唐三拜子蹂躏刘兰香两个多小时。他全然不顾刘兰香的痛苦，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吸着烟，然后不停地反复发泄兽欲，直至最后满足了才吹着口哨离去。临走时他对刘兰香说：“今儿个我很开心，只不过来公主岭有重要的公干，以后再会你这个小月娥。”

“小月阁”里面卖身的姑娘，花名全叫什么小金娥、小银娥，刘兰香的艺名叫小月娥，娥，意思是月阁中的一群嫖娥，其实却是人间最下贱的地狱里受折磨的苦人。

唐成贵走后，老鸨假惺惺地进来劝慰刘兰香一番，刘兰香只是哭着，泪水早已哭干，下身麻木疼痛。老鸨走后，她刚把这血迹擦干，又一个男人走进屋来。这是狠心的老鸨给刘兰香安排的第二个嫖客。

这嫖客很年轻，好象只有十七、八岁的样子，一进屋就对刘兰香露出一脸天真胆怯的淫象，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刘兰香，猛地扑过去抱住她亲嘴。刘兰香狠狠地用手挠抓他的脸，抠他的眼珠。他捂住眼嗷嗷叫着，跑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老鸨手里提着一个二尺长的竹板子气势汹汹地走进了刘兰香的屋，对着她劈头盖脸地打下来：

“小贱货，你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是我用钱把你买来的，你就得接客，不管是谁来，就是五岁小孩，人家花钱了，你就得接待，懂吗？”

老鸨骂完刚一转头，刚才那个小嫖客又进来了。

“告诉你，小月娥！别看人家只有十五岁，你就欺负他。这是公主岭刘大老爷的三公子，有的是钱，你好好伺候他！”老鸨说完走出屋去，狠狠地把门关上了。

原来这小子只有十五岁就来嫖妓。刘兰香木然地坐在床上用眼睛瞪着他。过了一会，他慢腾腾笨拙地向刘兰香移过去。

“好姐姐，你长得真好看，我这几天来好几次了，让我玩一玩吧……”刘三公子见刘兰香不吭声了，顿时来了勇气，扑

上去脱掉刘三香刚穿上的衣服，胡乱地在上边亲吻着，嘴又象小孩一样低声叨咕着“妈妈，妈妈。”

刘兰香把这小孩子打发走后，没料到一个又一个的男人走进了她的屋……她几乎数不准有多少个男人了，有小的，也有老的，有胖的，也有瘦的。那一夜，老鸨在刘兰香身上发了大财。而刘兰香，整个下身已毫无知觉，两条腿无法站起来走路，两个乳房被拽捏得青一块紫一块，又肿又痛。

就这么一夜间，刘兰香受尽了青楼妓女人间地狱之苦，从此等待她的，是一个又一个漫漫的黑夜……

5. 一个少女 15 岁那年的遭遇……

周金花 15 岁的那年，也就是 1944 年的秋天，因家里的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她的爹就到鞍山矿找活干离家走了。周金花的娘领着三个闺女留在家，母女四人上顿饭不接下顿饭的，日子过得异常的艰难。

母女四个晚上就孤寂在屋里，相依为命，谁知有一天突然刮大风，周金花家的房子不幸失火烧了个净光，母女四人连个睡觉的地方也没有了，吃的也空了。而周金花的爹又一去杳无音信。没办法，周金花的娘就领着三个闺女离家到外面四处流浪。

一天，她们母女毫无目的地流浪到了佳木斯。小女儿饿的走不动了，就让娘背着。周金花的娘也几天没吃饭了，一会就出了一身的虚汗。

她们来到小集上，到处寻找着别人倒掉的饭，捡起来吃掉。这一切，早被一个挎筐买菜的老婆子看到了，她主动凑

近说：“看出来，你们没饭吃。”

周金花的娘以为碰上了热心肠，半回答并祈求地说：“是啊！要有个吃饭的地方，哪怕苦点也行啊！”

那老婆子说：“吃的地方倒有，只是你要想得开。‘腰里别个扁扁袋，走遍天下不挨饿’。你这些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不都是现现成成的钱吗。”

周金花的娘一听那老婆子的话，原来是在姑娘身上打主意，说啥也不干，她语气坚决地说：“三个姑娘是俺的命，俺怎能拿闺女卖钱！”

那老婆子讥笑着说：“你连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怎么能养活她们？你就忍心看着她们最后饿死吗？”

周金花的娘赶紧领起孩子就走，唯恐那老婆子再继续纠缠下去。

走挺远一段路了，虽然摆脱了老婆子的纠缠，但依旧摆脱不了受冻挨饿，这样下去，等待她们的不是死路，又会是什么呢？

找不到吃的，娘几个又在小集上逛来逛去，正巧又碰到了那个老婆子。娘几个象避瘟疫似的就要离开。那老婆子蛮热心地说：“我不为难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想通了，就去找我，随叫随到。”

娘几个还是不愿上老婆子的套，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但依旧是找不到吃的。

就这样，一来二去，周金花的娘面对几个跟着自己挨饿的孩子，实在没有办法了，就自然而然地开始考虑那老婆子出的主意。周金花是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子，都还没成年。

周金花的娘伤心地对周金花说：“大妮，娘总不能眼看着你们都饿死，你去吧！”

15岁的周金花知道母亲的艰难，也不愿再看着两个小妹饿得直哭，就点点头，同意了。

周金花的娘找到了那老婆子，那老婆子知道她们最终会找自己，很痛快地答应了。

那老婆子领着周金花，啧啧地说：“这不就是钱吗？今后你还犯啥愁。”

就在那年初冬，周金花被押在“风麟堂”，当上了妓女，是六年的期限。那老婆子先给了周金花的娘伪满币四千元。

周金花的娘捧着四千元伪满币，攥住周金花的小手不放，哭得死去活来，两个小妹子还不十分明白是咋回事，但从大人的哭声中似乎也懂得了什么，抱住大姐的腰，呜呜痛哭。

周金花心里非常害怕，钻在她娘的怀里哭得直不起身来。但最终还是被老婆子领走了，周金花从此就与亲人分别了。

后来，掌班的领着周金花一群妓女来到了长春。

长春的“风麟堂”妓馆共有七个妓女，她们是小铃子、延玲、艳霞、玉珍、胖子、月娟，再就是周金花。这七个妓女中，有年期的，没有批帐的。掌班的姓张，妓女们都叫她“张妈”。这老鸨对待妓女狠毒极了，动不动就把电线、绳头子合起来抽打妓女。

周金花的到来，无疑给“风麟堂”补充了新的血液。嫖客听说周金花是个尚未开苞的雏儿后，都争着向老鸨出高价占有周金花。因为当时周金花是押给“风麟堂”的，讲好是

光干活不接客，所以让许多嫖客空欢喜了一场。

不接客的日子也不好过，干的活是妓院里最腥臊的，吃的、穿的却是最下等的，并且还常常遭老鸨的白眼，甚至毒打。

到周金花进凤麟堂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一天，老鸨眉开眼笑地说：“金花，今天是你的日子。”

“什么日子？”周金花迷惑不解，怯怯地问道。

“喜日子。”

“喜日子？”

“别发傻！收拾收拾，开房子……”

周金花急了，慌忙说：“妈妈，我还小呢！”

“小？金刚钻小，可能揽瓷器……”

“我，我害怕！”

“怕啥？一回生，二回熟，三回不叫也会做！”

吃人家饭，拿人家钱，不干能行吗？虽然当初讲的是只做活不接客，可在妓院里，有什么道义可讲，一个弱女子又怎能抗得过凶恶的老鸨？就这样，周金花开始接客了。

“成人”——接客的头一期，价钱很高，睡一宿大价可喊到上千元，就是这么高，嫖客也舍得花钱。

周金花接的第一个嫖客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他是“凤麟堂”的常客，也是老鸨的“老相好”。

老鸨把老头领进了周金花的屋，对周金花说：“金花，你可要好好待牛爷啊，牛爷来你这里，是你的福份。”

周金花看了一眼那个叫牛爷的老头，把头低得快要到了胸前，同时吓得浑身颤抖不停。

老鸨又象是关心似的对牛爷说：“牛爷，您可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牛爷充满信心地说：“四十如狼，五十如虎，牛爷我还棒得很哪，哈哈。”

老鸨关上门出去后，牛爷靠近了坐在床边的金花，他拦过金花说：“小姑娘，别害怕，抬起头来，让牛爷瞧瞧，牛爷我有的是钱。”

周金花丝毫不敢反抗，任凭牛老头的摆弄。

牛老头不象年青人一样急切地脱衣上床，他用手抬起周金花的头，嘴巴落在了周金花的脸上、唇上，周金花的脸被牛老头的胡茬子扎得生疼，但她不敢出声，只有象冰一样地忍受着。牛老头一边吻着周金花，一边动手解开了她的衣服，牛老头象发疯的野牛，把周金花放倒在床上，几下就把周金花的下身衣服脱光了。然后又三两下退掉他自己的衣服。周金花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个虾状的身体，上面布满了皱纹和褶子。牛老头喘息着……

过了一阵子，牛老头气喘吁吁地滚到了床一边，吸起大烟来。

周金花趴在床上，下身钻心般的疼痛，对着褥面抽抽咽咽地哭起来。

牛老头心满意足地离去后，又有几个嫖客前脚接后脚地走进来，然后一个个都摇晃着脑袋走了。

在凤麟堂，每个妓女每天规定接“条子客”十八九名，还不算“住局的”和“盘子客”。如少了一个，就不给妓女饭吃。如此算来，一个妓女每天能挣一万多元伪币。掌班的一家子

就指着妓女吃喝，还带着抽大烟。

老鸨对妓女的死活是毫无道义可言的，在妓女来月经期间也不让歇着。

过几年，周金花身体不行了，老鸨让她接“条子客”，就是在白天接来来往往的人。

到周金花身体实在不行了的时候，老鸨就把她卖到佳木斯北的老虎岭当暗娼，周金花自己也照样接客，一天还是十八九个客。

后来，老鸨对妓女们说：“姑娘们，妈领你们去掏金把头的腰包！”

“上哪？”

“上永平岗！”

当时，佳木斯三江平原以北有个永平岗金矿，过去是老毛子干的，后来日本人又经营，苦力上流子的都是南边来的，一个个光棍汉。他们不管大姑娘，小媳妇，有女人就行。

那年春天，老鸨领妓女来到了金矿。

淘金工人辛辛苦苦挣来的几个血汗钱儿，就这样流进了老鸨子的腰包。

金矿工人编了这样一首歌谣：

“要淘金，就淘金，
千万别迈妓院门。
摸着女人圆屁股，
一年到头不见金。
金矿人人都知道，
走运交朋友，

倒霉遇女人。”

周金花押在“凤麟堂”的六年期限早已过去，她无法逃走，她的亲人更无法再找到她。后来，老鸨又领着周金花等妓女到哈尔滨，长春，还是靠开妓馆过日子，遭受嫖客的蹂躏……直到全国解放。这是何等的摧残啊！

6. 宝玲姑娘的妓女生涯

宝玲叫张宝玲，是长春市桃源路“玉铭堂”妓馆的妓女。张宝玲老家是辽宁铁岭，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

有一年，张宝玲的父亲从外边回到家里，偷偷地对她的母亲说：“东三省让日本人占了，我们不能就这样活呀！”

“那你想干啥？”

“你别管了……”

就在1942年的一个漆黑的深夜里，张宝玲的父亲偷偷放火烧了日本驻铁岭的宪兵所，就偷偷地逃跑了。据说是去关里抗日打天下了，他的家里也就从此失去了音信。

张宝玲的父亲走后，家里的日子没法过，她的母亲只好领着她投奔长春的一个亲戚家。母女历经艰难来到长春，经过多方打听，才找到亲戚的家，但遗憾的是，她的亲戚也因为战乱搬家投奔别处去了。

兵慌马乱，举目无亲，母女二人流浪在街头。后来，母女二人就在长春东三道街的一个胡同里落了脚，张宝玲的母亲靠给人家当保姆来维持生活。

当时，住在这条胡同里的人很杂。什么要钱的、算命的、

讨饭的，说大鼓书的，唱蹦蹦戏的，干啥的都有。那年张宝玲才15岁，还是个小姑娘，她的母亲45岁。当时，有一个姓张的算命瞎子常到她的家里来。张瞎子一来张宝玲的家，张宝玲的母亲就对她说：“宝玲，你出去玩吧……”

母女二人相依为命，张宝玲自然十分听从她母亲的话。一来二去，时间长了，张宝玲忍不住问道：“娘，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是你老姑夫！”

张宝玲依然感到可疑，后来她才渐渐知道，张瞎子原来是当地邻居给她妈找的“拉帮套”的打伙人。所谓的打伙人，就是住在一块过，等张宝玲的父亲回来了，他再让地方。

那年月的日子，贫穷到了极点，又孤女寡母的，不有个人依靠，恐怕是很难活下去的。但张宝玲的这“老姑夫”，别看他是瞎子，心眼最狠不过了。刚在一块的时候，他开始算命，也骗了人家几个钱。后来，张瞎子变得越来越坏，抽上了大烟，还放印子钱，什么样的事都干，回到家里，对张宝玲的母亲打打骂骂的，母女二人又遭上了张瞎子的苦头。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张瞎子对宝玲说：“丫头！姑夫领你玩去！”

“上哪？”张宝玲好奇地问。

“上欢乐地玩去。”张瞎子诡秘地说。

“那有啥好玩的？”

“你不是好听戏吗？那儿尽是歌舞厅，好玩着呢！”

张宝玲一听要去歌舞厅，高兴极了，这是她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情，现在自个的老姑夫领着去，她就毫不迟疑地

跟着走了。

张瞎子领着宝玲到了歌舞厅，还给她买了点好吃的东西。看完戏后，他又领着宝玲到了一个叫“玉铭茶社”的地方。张瞎子对宝玲说：“丫头，姑夫给你找个活干吧！”

“啥活？”张宝玲半疑半喜地问。

“就在这家玉铭茶社，给人家跑跑前后，挣点钱，好给你妈治病。”

张宝玲母亲的确实不好，宝玲一听，巴不得挣点钱给母亲治病，爽快地说：“中吧！”

于是，张宝玲就留在了“玉铭茶社”。这家表面上叫“玉铭”茶社，其实是收了二、三个姑娘开窑子，逼姑娘接客。宝玲刚来，老鸭子先叫她侍候一个大辫子姑娘，因她家戏园子有股东，宝玲来回跑跑跳跳地招呼她们回来吃饭。她自个还不知道，她是被瞎干爹和一个耍钱鬼把她卖到这儿啦！

一天，张宝玲的母亲病好点了，就疑虑地问张瞎子：“丫头呢？”

“打发出去了。”

“在哪儿？”

“在欢乐地干活！”

张宝玲的母亲一听就害怕了，那里面还会有好人！她不顾身体病弱，立刻从家里跑到了欢乐地，找到了那家“玉铭茶社”。

老鸭子一看宝玲的母亲神色焦急地跑来了，就知道了她来这里的大概，她招待挺热情的，吩咐丫头道：“上饺子！”

小官给端出来了热气腾腾的饺子，张宝玲的母亲跑一路

了也确实饿了，就不客气地吃完了饺子，拉起闺女要走，老鸨子忙阻拦说：“往哪走！”

“回家呀！”

“回家？”老鸨子说，“你也不问问你闺女是咋来的……”

老鸨子说完，“啪”地拿出一张纸，往桌子上一摔，生硬地说：“自个看去！”

张宝玲的母亲不识字。老鸨子也不识字，就让一个伙计给念了一遍，大意是张宝玲被她爹给卖到了“玉铭茶社”。张宝玲的母亲听后，直觉得天昏地暗，不知怎么走出了人家的门儿。

张宝玲在后边哭着喊：“娘，你别难过，俺光给她干活，不接客！”

张宝玲的母亲心象被撕碎了一般，别了可怜的女儿，就这样走了。

在窑子里，哪有不接客的女人。张宝玲受尽了折磨，转眼到了1947年，街上到处传说八路军要进城了。地痞、绅士们开始惶惶不安。一天，老鸨子和业主对张宝玲说：“宝玲，咱们走吧！上关里，挣钱好给你妈治病。”

其实，是他们呆不下去了，准备大逃亡。

几天后，业主买来一挂大马车，就是那种花轱辘车，拉上所有的姑娘，直奔关里跑去了。姑娘们也不很懂事，凡事都得听业主的，命运被业主攥在了手里。跑到开原后，业主就将车卖掉了，然后领着几个姑娘沿一路往南走。白天行路，晚上住宿。一住下来，老鸨子就逼姑娘接客，不接就打，说：“不接客，哪来钱？咱们吃啥？”

老鸨子身上带着无数的姑娘们给她挣来的钱，她舍不得花，姑娘走一天路，累得筋疲力尽的，晚上还要受嫖客的蹂躏，苦不堪言。一天天把几个姑娘折腾得连坐的力气都没有了，总想躺下休息一会儿。

就这样白天赶路，晚上开窑子，混了一道，终于到了唐山。在那儿，也是继续野“盘子”、“拉条子”。后来唐山形势紧张，勉强呆了两个多月，又南奔到了上海。上海不景气时，又跑回北京，在大栅栏的五馆子胡同落了脚。

这时，业主还是开茶馆，白天卖茶，到晚上，点油，这一带的买卖人家都是如此。一个姑娘分包四五个房间，每天晚上从这屋跑到那屋，实在不是人呆的地方。有时一宿会跑坏一双绣花鞋。嫖客由老鸨子排，妓女就象奶孩子的奶妈一样，喂完这屋喂那屋。稍慢一点，非打即骂，往往是到这个屋子，一进门就开始脱衣，爬上床……事完之后就匆匆穿衣跑到另一个屋子，反来复去，半年下来，张宝玲等姑娘都被折腾得不象人样了，完全成了嫖客泄欲的工具。

1949年春天，北京传来攻城的消息，妓院里人心慌慌，也有些好人见了妓女就劝道：“你们快离开妓院吧，中国就要解放了！”

可是妓女们哪知道往哪里走呢？

这天，业主说：“宝玲，跟我走吧。回家找你妈！我再给你找个对象。”

业主哄骗妓女，其实他是想跑，想从北京经青岛，逃往香港，宝玲和一个年纪最小的姑娘就是不听他的话，不跟他走，也不到别的地方去。业主来不及对付她们，就心慌意乱

地离开北京，不知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久，北京和平解放了，政府的人来到各妓院说：“姐妹们，你们可以走了，是什么地方的人，政府就给你们盘缠，走吧！”于是，张宝玲从那儿领取了些钱，准备返回到长春，回家找她母亲去。

就在这时候，张宝玲已有了一个孩子，刚满月。有天，被业主抛开的老鸽子又来了，对宝玲说：“咱们一块走！”

“我不和你走！”张宝玲鄙视地说。

“不走？我回去咋和你妈交待。”老鸽子假惺惺地故作关心道。

“不用你管！”

“不管？！”老鸽子说着，拿出一个烧得通红的炉钩子，把宝玲按倒就烙，一股股青烟，带着一股股皮肉的焦味，在空中飘浮。宝玲惨叫着，但没有办法。

老鸽子还是逼着她偷偷地接客，并把她带回了长春，在“新乐堂”旁边的一个地方落了脚。这时，长春虽然已经解放，但对妓馆还没来得及查封。张宝玲仍在老鸽子的逼迫下过活，但是，老鸽子也不敢象以前那样公开打骂妓女了，更多地使用的是骗和吓唬的手段。

张宝玲在老鸽子那儿“租房头子”（就是借妓馆的地场，挣钱分成）。她想去找她母亲，不再干这行业了，但老鸽子告诉她说：“你妈早已没了！”

“谁说的？”张宝玲惊慌地问。

“有人亲眼看到的！”

老鸽子想尽种种办法，不让妓女回家去认自己的亲人。

有一天，张宝玲在街口碰上一个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当年曾是个地下党，宝玲曾帮助他做过一些工作。他看到了宝玲高兴地说：“呀！你在这儿啊！”

“……”张宝玲向他诉说了自己的遭遇。

“你咋不去找你妈？”那人不解地问。

“我妈不是没了吗？”

“谁说的？”

“老鴰子。”

“她在骗你，八路军进城时，你妈是散人，被集中到教养院去了……”

于是，张宝玲在那人帮助下，接回母亲，母女在一块过。这时已经到1950年了，老鴰子再也不敢虐待妓女了。直到新生妇女习艺所收第一批学员，张宝玲就参加了，从此得到了彻底的新生。

通过一系列的采访，我们的心被一桩桩悲惨的故事深深刺疼了。世上有多种多样的悲剧，又有哪一种悲剧比那些纯洁、善良、美好的女孩子的良知的丧灭更让人心痛呢？是伪满洲政府，是日本侵略者、是万恶的旧社会，毁掉了小金子、杜惠珍、李雅芹、刘兰香、周金花、张宝玲……这些可爱的女孩子的青春、甚至生命！男为盗、女为娼，是社会上的一种丑恶现象，有史以来就为人们所鄙视，妓女是怎样走入妓院？又是怎样被迫出卖笑脸、出卖肉体的呢？上面列出的几个少女的不幸遭遇，可以大略有所了解了。妓女之所以成为妓女，有的是幼年父母早亡，孤苦伶仃，被收养者卖进妓院；有的是被大妓院淘汰到小妓院；有的身体过早成熟，被坏人

引诱而下水；有的是吸食鸦片成瘾不能自拔而陷入；有的生活困难，抚养弟妹，求借无门，债台高筑而跳入火坑；也有的青年女子好吃懒做，贪图享受而陷入歧途。尤其是旧社会许可贩卖人口，有些是通过人贩子卖到妓院而成为妓女的……总之，从我们调查得到的大量材料看，绝大多数妓女是因种种的不幸被迫进妓院的，几乎是极少的妓女是自愿的或出于某种动机的。在里面，可怜的妓女们，忍辱受屈，强颜欢笑，每天被迫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受尽百般凌辱，损害与摧残，过着地狱的生活，很多嫖客声称：“老爷有钱买你的肉，喜欢哪块割哪块。”掌柜的和老鸨子执掌生杀大权，更是凶狠残忍，妓女们接待稍有怠慢或服侍不周，便遭毒打，有的逃不脱火坑，葬送了生命，第一个事例中的小金子不就是如此吗？许许多多的妓女都是象杜惠珍、李雅芹、刘兰香、周金花、张宝玲等一样走进妓院，被迫沦为妓女的。为此，我们呼吁社会要给予她们以同情和帮助，对良家女子走进妓院有足够的认识，帮助她们尽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二、妓女的生活内容

在妓院里，妓女几乎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她们就象商品一样，全由窑主或老鸨儿娘摆布操纵，唯命是从，还往往遭受毒打。妓女的一天是从上午九点左右开始的。上午九点左右，她们起床。起床后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吸支香烟或吸一次鸦片。吸足烟后，妓女们草草吃一点东西然后开始打扮。妓女们不太重视早饭，实际上大多数妓女不吃早饭，特别是年

轻的妓女。一是头天午夜吃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消化，二是妓院有的是瓜籽糖果等零食，几乎每个妓女都有吃零食的习惯。打扮好了，妓女们互相评头品足议论一番，这时窑主或老鸨就会吆喝她们到门口去接客。中下等妓女一般都要到妓院门口去堵拉过往的行人。上等妓院是客人来了之后窑主或老鸨把妓女们从自己的房间叫出来，供来客挑选。从上午开始到黄昏之前，妓女们多数是在空等。除几个清身妓女接待来打茶围的客人外，其他妓女没什么事做。

窑子的真正的营业时间是从晚上的五六点钟开始。到时华灯初上，妓女如云，花团锦簇，香气四溢。在这景象背后隐藏着无限辛酸的眼泪和痛苦的心境。妓院是一个陷阱，但对一般独身男性还是颇有一种吸引力的。到窑子里来的人有些是一走一过饱眼福的，并不真嫖。真正的嫖客头一次来时，大茶壶便把所有的妓女都喊出来，即使正在陪客也得出来，并报每个妓女的名字，任嫖客挑选，叫作“见客”。选中以后，就到那个妓女的房间去了。日子一长就被迷上，再来自己就直接奔那个妓女的房间去。这几乎就是妓女一天的生活。妓女在一年中，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从古至今妓女一生的遭遇就最为痛苦了，所受的压榨最为沉重，根据我们调查了解，归纳起来概述如下：

第一、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被强制离开父母亲人，到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再圈进囚笼似的妓院，受到精神上乃至肉体上的摧残，那种痛苦是无法形容的，这是妓女的第一难关。

第二、妓女每日都受到鸨母、老板的欺凌虐待，各种刑

罚是难以忍受的，据说不受打骂的妓女是没有的，往往因怠慢嫖客，以及违反妓院的有关清规戒律，都要受到毒打的。妓女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毒打致残致死。

第三、因为成天被迫接客，肉体上的摧残，加上精神上的痛苦，有些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也被折磨致病，尤以性病为甚（所谓花柳病），不容易治好，并且容易传染他人。因为妓女有病，再有她们神经过度受到刺激，得精神病的人也不少，得了病，没人管，往往被遗弃而死亡。

第四、遭受高利贷盘剥。所谓印子钱，就是如果妓女挣的钱很少，不够生活上各种花销，就要向老板借债，这个债是日利，今日的利还不上就要变成明日的本，这种利滚利，使妓女债台高筑，往往到死也还不清。因此，虽然是活期典押的妓女也变成无期了。这是套在妓女身上的沉重经济枷锁。

第五、有些比较红的妓女，只因老板逼迫接客过多，过度疲劳，常常由于精神不支而吸食鸦片成瘾后，身体衰弱，加速死亡。最后有吸白面或打海洛英的。

第六、有些妓女由于年龄稍大或身体衰弱，妓院往往把她们转卖给下一等妓馆去，或由嫖客贱身，或由家属领回，但也有被嫖客再次转卖的，其痛苦是无穷的。

第七、一个如何坚强的妓女，经上述种种折磨和痛苦，往往痛不欲生，自寻短见者是时有所闻的。在旧社会的城市小报上，几乎每天都登载所谓“花讯”，如：某某妓院出了什么事，某某妓女逃跑或服毒自杀……长春市自戕的妓女不可胜数。至于谁是杀人凶手，依法处理过谁呢，却从未有过解释。

第八、妓女如果怀孕，窑头就采取各种野蛮手段强制堕

胎，让其继续接客，妓女因之致病或死亡的也大有人在。

第九、至于妓院老板对妓女入院，随意奸污更是家常便饭，为所欲为，灭绝人性。对少年幼女也不放过。

第十、窑头平时对妓女看管森严，恐怕妓女逃掉或自杀，除规定严格制度外，常雇用更夫协助看管，对外逃妓女捉回来，定要严刑拷打。

以上所列出的十条仅仅是大致情况罢了，妓院里的剥削方式很多，难能尽述，不过总可想像窑头的罪恶行为与妓女的生活是如何悲惨了。至于妓女的分类、妓女的接客方式、妓女的日常打扮、妓女的信奉、妓女对各类嫖客的接待方式、对窑主等的双重情感、妓女的收支、以及妓女情感的蹂躏等具体内容，分别详细叙述如下：

1. 妓女的分类

被卖入妓院的幼女，自幼到老要经过四个阶段，即：“雏儿”阶段。“青信”阶段，“红信”阶段，人老珠黄阶段，被逼接客，是由“清信”到“红信”的转折点。

雏儿阶段

八九岁的入了娼门的幼女，首先要学着侍候掌班的老鸭子。每天要学着端茶倒水，倒尿罐子，侍候老鸭子抽大烟。抽大烟的人很讲究烟泡。

小雏——幼女首先要学会“烧烟泡”，烧时要跪在烟灯前，双手不停地上下动，使烟泡烤得焦黄，滋滋发响，又香又脆，没有“邪味”。

接着，雏儿要眼盯盯地看老鸨和姘头打情骂俏，要学会女人勾引男人的绝活。在妓院里，这一关俗称“灌迷魂汤”。

小小的女孩，还不到情窦初开的年龄，就要学唱那些下流歌谣，叫“青楼小调”或“窑子调”。不唱不行。

如，一个嫖客来了，倒在床上，雏妓上完大烟泡，老鸨一声吆喝：“唱曲——！”

这时，妓女就得唱。什么：

“惨嘴的哥你听仔细，
好一朵荷花漂水里，
岸上结了一穗苞米，
哥吃花芯妹啃苞米。”

这类“灌迷魂汤”歌谣，有些写的更露骨更肉麻直接描述性交动作和感觉，但必须得学、得唱，不然老鸨子就动手打。小雏儿往往是含着辛酸的泪花，边哭边唱，可是“见泪”不行，还得装出一副笑脸来。

再大一点，还要给老鸨子和“红姑娘”洗衬衣衬裤。这就是“雏儿阶段”。

青信阶段

在妓院里呆上几年，有了一些妓院的常识的小女孩叫青信。当上青信，就快要“出盘子”了。所谓“出盘子”，是侍候嫖客喝茶、聊天、寻开心。

这时，尚未成人的小女孩，必须任凭嫖客亲嘴，揉捏，摸摸索索，抠抠搜搜。由于天天接触男性，这些小女孩个个早

熟。这就是青信阶段。

处在青信阶段的小女孩，如莲儿的心就是这样的：

晚上，莲儿关上门，心轻松下来，舒展了一下平躺着的身子，眼巴巴望着肃静严密的小房，那颗不甘寂寞的少女之心，又开始撒野了。一个人在被窝里，什么事都可以想，什么梦都可以做，男人可以幻想着得到世上最漂亮的女人，女人也同样想着男人，莲儿不但常想男人，而且她还有着一件最隐秘的私事——手淫。到晚上，她的阴部就开始发痒，先是轻微，继而愈来愈剧烈，难以忍受，之后她心里荡起一股解除痛苦的欲望……到这时，她就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希望有一个男人，不管多丑、多脏、多老的，她都心甘情愿……她不知道，这正是窑主用各种下流方式熏陶的结果。

红信阶段

当少女达到成熟的时候，掌班的便要寻个肯出大钱的嫖客给她“破身”。这是一道关口，妓院威逼少女接客，就是指的这件事。少女“破身”这一次便可以给掌班的挣一大笔钱，而后成了“红姑娘”，又可以连续挣钱，变成“摇钱树”。破身也叫“梳头”，也有叫“梳成人头”的，妓女和老鸭子往往能得到一大笔钱，而嫖客必须挥金如土才能如愿。因此，掌班的便不惜手段进行威逼。有的少女在掌班的软硬兼施的威逼下含恨接客；有的耳濡目染，习以为常，逆来顺受；有的宁死不从，竟被捆绑起来或使用麻醉药物，由老鸭的姘头施行强奸；有的不甘屈辱，而又无法逃脱，只好自杀，最后闹个人财两空。活下来的，便进入“红信”阶段。

如妓女小婉玉的“破身”经过：

马先生两眼红红地对老鸨说：“今晚，我要睡这个嫩芽儿。”婉玉象挨了一棒，焦急地说：“先生，我还小，不能接客呀！……”马先生暴怒了。老鸨子媚笑着说：“那好，有您给玉儿梳头，是我们映霞楼的荣幸。”马先生一抬手说：“少废话，快给我找房间！”老鸨点头：“好好，快跟我来。”小婉玉吓得要瘫在地上，却被马先生抓住脖领一提，往背上一抡，把婉玉扛在了肩上。他跟着老鸨，转到楼上另一个房间。“先生，房间不好，您多包涵。”老鸨拨开了碳火，马先生将婉玉象扔口袋似的，“咚”地扔到了床上，接着从腰间扯出乌亮的手枪，塞到了枕头底下。小婉玉真吓傻了，她发抖着，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等着灾难的降临，她没有眼泪，也不再求饶，闭着双眼象是已经死去……

人老珠黄阶段

女子总是青春易逝，况且在妓院遭受蹂躏的女子，长到三十几岁便进入人老珠黄阶段。这时候，能够廉价赎身，弃娼“从良”的，无论如何也算最好的下场。有的身患梅毒，或吸毒成瘾，降低身价继续为娼，到头来不是死在娼院，便是流落街头，无人理睬，下场极为悲惨可怜……

沦为妓女的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柜上孩子”。这些少女都是被人贩子拐骗来的卖给窑主，身价不过五百元左右。也有因少女的父母或本人被生活所逼，忍痛卖给窑主，身价也在四、五百元左右。少女一进妓馆，窑主和掌班的硬逼着她

们接客。这类妓女叫“柜上孩子”，妓女本身叫“混事的”，又概称“唱手”。她们接客的收入全部归窑主，吃穿全由窑主供给，既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经济自由。二是“住店的”。父母迫于生计，万般无奈送女入妓院寄居为娼；也有人买下被拐骗来的少女送妓院寄居接客的，叫作“住店的”，妓女本身叫“自混”。这种妓女的收入以四成给窑主，自身得六成，衣饰自备，食宿由窑主供给。

此外，还有“死期孩子”，就是属于妓院的“身子”，死活要在那里干到死。

“十年期的”，指有一定时期，到了时间就可以出妓院。这样的妓女，大都是家庭贫困，被迫来挣钱，抵债等。

“批帐的”，和干年期相同，因一定理由，把身子押在妓院，分成。

“房头”，指的是住家妓女，妓院有客，随叫随到。

在东北的妓院中，妓女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自由身

妓女怎么还有自由身呢？这里所说的“自由身”是指那些“自愿”为娼的女子，并和掌班的老鸨子订有“借地生财”合同的妓女。她们往往不受掌班的多方拘管，并在合同期满时不必赎身便可以择偶（从良或嫁人），或者另选妓院去“借地生财”。这些妓女，大抵都是“混过事”（当过妓女）的，是在“从良”或赎身“洗手”之后，由于生活所迫、吸毒或死了丈夫亲人，还有的好逸恶劳而又不甘于清苦的生活，不能自食其力等原因，才到妓院来重操旧业，并订了一个合同

的叫自由身。

第二种类型：半自由身

半自由身的妓女，实际上是高利贷的抵押品。

这样的妓女，多因天灾人祸，父母或丈夫吸毒，赌耍成性，家里破产，借贷无门，走投无路，才将她们押在妓院，并由妓院借给高利贷。

押入妓院的“半自由身”人的条件相当刻苛，被押者必须年轻。老鸨在“收人”前，要象买牲口一样检查，还要请来“掌班”的（往往是男人）来“探底”，就是要和这个女人发生关系，看看是不是真姑娘。有些妓院故意把人家的姑娘给糟踏了，又不要人，因为他们知道这家人家用钱，讲啥条件都得同意。

有的闺女给自己的爹娘跪下，说：

“爹呀！娘呀！别卖我了，行不行？我在家不吃不喝，守着你们，保准听话！”

这时，爹娘也没啥招，就双双给女儿跪下了，说：“孩子，别怨恨爹娘，我们也没法儿，不然能把你往火坑里推吗？”

桦甸街上著名的妓女（红姑娘）张彩凤，就是这样被自己的爹娘逼进妓院的。有不少女人，经父母或亲人一逼，走投无路，上吊、跳井，自杀身亡。

如果容貌差的，年龄又大，就得将收人的大部分用来抵利息，所余部分还要另想办法来偿还。

如果容貌一般的，可将为娼收入的全部扣在妓院，以娼抵息，不再另交，只要到期还本便可脱离苦海。

容貌稍俊的，可把为娼收入的十分之八九抵作贷款利息，剩下的十分之一二交给主家或逐步还本。抵押的期限和条件，要由妓院掌班与主家商定，被押的妓女无权干预。

如果贷款超期还不能还本，妓院还要加罚利息，越积越重，只好终生为娼了。有的被押的妓女，自愿与父母、丈夫恩断义绝，出来也没脸见人，或者自觉习惯于那种生活，甚至吸毒成瘾，也就不再离开妓院，终身沦落了。

第二种类型：不自由身

所谓不自由身，是指被人卖给妓院。

这样的人多系良家女子，有的是被人拐卖，有的是被人抵债，也有的是被恶霸霸占，被地痞流氓玩弄之后又被卖入娼门的。鸨子把她们叫“死期孩子。”

在这些妓女之中，幼女和少女居多，其余也都是青年女子，一入娼门便为掌班的所有，生杀去留全凭掌班的心意了。

2. 妓女的接客方式

嫖客到妓馆，鸨母就叫妓女们出来站队，各人报自己的花名，嫖客看中了哪个，就到哪个房里住下，由妓女接待。接客的方式大体上有三种：打茶围（俗称“开盘儿”）、拉铺、住局。

第一种方式：打茶围

打茶围的妓女有两种。一种是刚入娼门不久的少女，她们多数是尚未破身的女孩子，妓院的行话叫“清身”。这样的女孩子一般要长得秀美一些，能歌善舞且聪明伶俐，说笑话

逗趣猜谜解闷狎昵调情等手段熟练而有分寸。比如唱的窑调《迷人的小宝贝》：

小奴我在青楼仔细留神儿
打量走进来的意中人儿
大大的一双眼儿
弯弯的两道眉儿
高高的鼻梁儿
肥肥的大耳轮儿
鲜嫩的红嘴唇儿
玉齿粉牙根儿
不笑不说话儿
一笑酒窝正一对儿
白胖胖的脸儿没麻子儿
忽灵灵的双眼皮儿
天庭饱满多主贵
地阁方圆爱煞人儿
十四五的小年纪儿
最大不过十六七儿
满算十七八九正
弄不好二十啷当岁儿
他上没上过学
他认不认识字儿
走道多潇洒
翩翩正青春儿
这是谁家的小冤家啊

迷人的小宝贝儿

象《迷人的小宝贝》窑调，是不算露骨的，只能适宜清身唱，带有淫荡的曲儿，多数是拉铺或住局唱的。高级一些的妓院非常重视打茶围的妓女，因为没有这样的妓女就无法吸引名商大贾、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及纨绔子弟等有钱人。一方面这些人是大手扔钞票不眨眼的财东，一方面正是这些人使某一家妓院名噪一时。他们既是妓院的嫖客，又是妓院的靠山，有时甚至是妓院的幕后主持人或主要投资者。妓院是滋生事非的祸窝。没有坚实的靠山是很难长久开下去的。即便是那些下等的或半掩门的妓院，也一定要有些背景，起码要和警察署或流氓帮会挂上钩，否则就会被砸黄铺。妓院的行话把支持妓院的靠山叫做“权杆”。

所以，打茶围的妓女是妓院里的“上等公民”，是妓院窑主的“宝贝”。实际上窑主们挑选一个这样的妓女也不是件容易事。聪明且美丽的女孩子毕竟不多，能够弄到妓院里的就更是凤毛麟角。

打茶围的妓女接一次客一般是两个小时，每两小时一元伪币，过时要加钱。看上去似乎打茶围没有拉铺或住局赚钱多，但这种方式小费特别高，因为只要能使“财东”们高兴，他们是不在乎掏腰包的。财东们经常把这些妓女请出去陪他们看戏、打麻将、下馆子。有时，做生意的商人还请她们帮助谈生意，如果买卖成交，财东当然愿意赏她们几个“小钱”，这些赏钱小费什么的大多数都流进了窑主口袋里。

一些政治场面，清身妓女偶尔也能参与进去。伪五常县

县长高某就是请一个清身妓女在省督查那里撒娇撒来的官位。后来高某花钱将那个妓女赎出妓院作为自己的三姨太娶回家。清身的妓女从良的要比其他妓女多。当然，每个清身妓女走出娼门，窑主都能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培养一个好清身，等于开了一个小钱庄。”这是窑主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的一句话。

即便干上从事拉铺或住局的开盘子妓女，在妓院里也被高看一眼，“老娘开过盘子，你知道吗？”这句话说出来，其他妓女便会高看他一眼。

另外一般的妓女也打茶围。这种打茶围实际上属于拉铺或住局前的序曲。清身妓女打茶围是用琴声歌声说笑逗趣使来客开心高兴。一般妓女打茶围都是用各种手段挑逗嫖客的性欲，意在使嫖客尽快上床。她们依偎在嫖客的怀里，随意他们怎么摆弄，直到他们兽性大发，然后到床上供他们发泄性欲。当然，这种打茶围而后拉铺的嫖客是要比仅仅拉铺的嫖客多花钱的。为此，妓女们尽量延长打茶围的时间，以便多从嫖客身上挤出些油来。这种打茶围虽然也是两个小时收费一元钱，但一般情况是在拉铺的基础上加收一元钱。

有时某一妓女的常客也偶尔来妓院单纯地打一次茶围，这多半是为了清闲或口袋里的钱有限。有些学生和小职员因为手里的钱不多同名妓打不起茶围，也和一般妓女打茶围。妓女称他们“穷酸”，不等时间到就把他们哄出去了。善良的妓女有时多陪他们一会儿。总之他们属于妓院不太欢迎的客人。

第二种方式：拉铺

“拉铺”，这是土窑子的特点，嫖客进门，交了钱就可搞

性行为，完了以后，马上滚蛋。拉铺，即白昼宣淫，一次伪币两块，这是表面价格，因为每个嫖客，为了显示自己有钱，大方，取悦于妓女，都图博得一点明知是虚伪的柔情和媚笑，都要多给钱，至于给多少，就看妓女的手腕了。

如果嫖客来得少了，老鸨就叫妓女到街上去拉客，尤其是在很冷的冬夜，门前等客的妓女们为了使自己身子苗条，只穿件薄夹袄，凉风一吹，冻得浑身发抖。一个个姑娘看见了客人象看见了救星，殷勤地献媚卖俏。只有拉到客，才能回到生着炭火的楼屋，耐不住冻的妓女，往往脸上扑一层粉，头上插些鲜花，鲜艳的身子在电灯下来回走动，象条光溜溜的菜花蛇，怕远处的客人瞧不到她，便吸着洋烟卷，嘴里唱着极其下流的小调：“喧腾腾的褥子，漂亮亮的妻，光溜溜的大腿，水灵灵……”

什么：

妹妹好比一棵蒿，
青枝绿叶长的高；
俊俏君子看一眼，
保你日夜把心操。

妹妹好比春海棠，
花朵刚开味正香；
俊俏哥哥你别走，
露珠花朵送你尝。

妹妹好比一棵槐，

靠山近水长陡崖；
哥哥你若攀此树，
双手先把钱递来。

到妓院拉铺的人，各色各样的都有，有的羞羞答答，有的厚颜无耻，有的健康，有的患病，有的初次接触女人，有的是一身恶气的老色鬼；他们有的是眉清目秀的美男子，有的是被造化凶狠毁坏了的丑八怪，有的是聋子、哑巴、瞎子、有的皮肉松弛，有的口臭难闻……挑选妓女的时候，有的仔细端详，有的连看都不看一眼，因为预先知道永远不会遭到拒绝。先急巴巴地付钱，便上了还留有前一位身体热气的床……而妓女们麻木接待他们，如同机器一样，对他们说同样的话，做已经做得烂熟的职业动作，满足他们的欲望，以便尽快打发他们走后，马上用同样的微笑、同样的话和同样的动作去接第三个、第四个以至第十个、第十九个客人……

拉铺的妓女受到蹂躏是最严重的，她们通常一天要接十七八个嫖客，有时多达二十几人，可以说一天不得歇息，结果一天下来，妓女被折腾得筋疲力尽，浑身骨胳酸痛，象散了架子一般，有的下身麻木失去知觉，有的被折腾得昏迷过去，但老鸨依然只顾挣钱，让她们不停一刻地接客，不管她们的死活。

第三种方式：住局

住局，即住宿，那就是从夜里十一点住到明天黎明。住宿有夜饭，四个菜二两酒，外加水饺或包子，饭钱由嫖客出。夜饭由饭馆跑堂用提盒送来，要给跑堂小费。比起打茶围、拉

铺来，无疑问住局花钱最多，拉铺次之，开盘最少。嫖客住局，一宿要付十块钱伪币。如果妓女是黄花姑娘，第一次接客，嫖客得拿出高于平常几倍至几十倍的钱，这叫开苞。有的妓女同时可接待二三起开盘的嫖客，分在几个房间里，妓女来回走动，照顾嫖客。有的嫖客提前就下住局的定钱，往往一个嫖客尚未侍候出去，而另一个嫖客早就预定好了。比如下面这段：

老鸨趁机调解说：“红儿，局长登咱的门，交个知心，往后，咱也能背靠大树好乘凉。”九红脸上有了喜气，膘了刘局长一眼，说：“我得休养几天再接客。还有一位赵商人，早下了定钱。”老鸨也突然想起了那个商人，忙说：“刘局长呀，人家还真下了定钱，你是不是过五天再来。”局长急道：“等五天？不行！姓赵的下了多少定钱？”九红说：“五十。”刘局长抬手哧地扯开外衣，掏着兜说：“我他妈下八十，叫姓赵的滚蛋！”“啪”一叠钞票，摔到九红的床头，“够不够？不行凑个整，一百。”又掏出两张，摔到床上。九红的娇身颤了三颤，老鸨见钱眼开，紫黑脸笑成一朵花：“红儿呀，你看局长多大方，拿了拿了。听妈的，辞了姓赵的小子，优先刘局长。”九红沉思了一下，蛾眉一扬，多情地笑笑，伸手抓了钱，说：“刘大哥，第四天晚上，八点整，你再来。”刘局长又喜又急，抓住九红的手，搓着说：“七点行不？”九红撤回手藏进被窝，诡秘地笑笑说：“第一次接您大局长，我得好好地梳梳妆，铺铺床呀。”局长两眼笑成一条缝，贪婪地冲着被窝口说：“好，好，八点就八点。”

能够住局的嫖客，都是有钱的绅士、商人、以及地方官头目。嫖客交了钱，就恣意虐待妓女，完全把她们当作泄欲的工具和开心的玩物。住局，妓女挣的钱虽然多，但受的蹂躏也是最严重的。嫖客往往想出各种花样，折腾妓女。更可甚的是，有些嫖客住局，往往事先吃下各种壮阳的药物，成夜凌辱妓女，还有比这更残忍的性虐待。看下面这段文字，就是专门写性欲狂的：

谁知这位商先生更不好侍候。他首先让长三找来医生，给康小妹阴部消毒，然后同小妹一块儿洗澡。小妹发现，这位商先生不但身子瘦得象猴儿，而且代表男人的特征极特别，很象传说中的太监。她已看出了这“太监”决不是一般的商人，因为他带了枪，小妹知道这种身伤的男人极其护短，自然不敢提这位先生的“短处”。她又看出，这是个逛窑子的老油子，一定是他贪色太重，逛窑子染了花柳病，为保住性命，只有忍疼割“爱”，把溃烂的部分割去了半截。小妹掩唇想笑：“这种男人，还来逛窑子，笑话！”

到了床上，商先生居然是个性欲狂，他抱住小妹象一头发疯的野兽，嗷嗷叫着，头上淌汗，噗噗地喷着粗气，脖子上的筋鼓起小手指头粗。“先生，不要太急嘛。”小妹安慰他。他使用自己的嘴狠狠的咬小妹的脖子、奶子、肩头，小妹忍了一阵，终于受不住了，流着泪说：“先生，你行行好，别再咬我了。”商先生那管小妹疼不疼，只顾发疯地乱咬，小妹疼得哭了，挣扎着哀求：“我的爹呀，你别咬了，我受不了了。”小妹这一哭，可捅了马蜂窝，商先生忽地坐起来，“啪！”打了小妹一嘴巴子，尖噪嚎叫：“小杂种！老子今晚是找痛快来

了，谁听你哭灵！”骂着，狠狠一脚把小妹踹到了床下……
遇到这样的畜生，妓女们除了忍受还能怎么样呢？

除了开盘、拉铺、定局这三种接客方式外，还有一种叫出局，也叫出外套子或出条子，就是妓女到妓馆以外的地方去和嫖客活动。能够出局，说明嫖客同妓院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嫖客这时候也往往带妓女参加些酒会、宴会、舞会，使得妓女大出风头，名扬出去。妓女也往往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充分施展自己的招数，或拉拢嫖客，有的甚至被嫖客疯狂的爱上，娶为小妾。出局的妓女，一般是长相比较出众，能够出入各种场合，能说会唱，有一定的才华，至于床上功夫，并不是主要的，看下面这个事例：

今日，钱九红和康小妹要去“新新书寓”出局。两人没有浓妆艳抹，也没有追求古风，而是打扮成时髦女郎，每人换了一套洋装。钱九红苗条的身段上，穿一套藕色燕尾领西服，胸部露着鹅黄色衬衣，显得清雅尊贵。康小妹穿的却是一身青色西服、驼色礼帽，和九红站在一起，倒象个带点阳刚之气的女学生。两人在田长三的保护下，顺顺利利来到了胡宗南部下刘胜军的住宅。只见豪华宽敞的跳舞厅，铺着紫红色地毯，四壁洁白，窗明几净，镂花的白屋顶上，吊着太阳灯。九红和小妹陪着十来个高级官员，伴着洋戏片子里的音乐，轮流跳了两个钟头的舞。接着，长三拉着京胡，让钱九红、康小妹每人唱了几段京戏，末了是钱九红的歌曲《邀明月》压轴，九红使出浑身解数，把曲子弹唱得情真意切，荡气销魂，博得了满堂喝彩。

这回出局，康小妹自另有一番打算。她知道自己在歌舞姿色上，永远压不过钱九红，最拿手的花样瓜籽、花样烟，已落俗套；床上功夫虽深，可是用场太窄。她绞尽脑汁，决定另辟新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她极力回忆着接待胡宗南时的每个细节，胡大帅好抽什么烟，好喝什么酒，多大酒量，连胡大帅身上的斑点，她也细心地琢磨着用场……中午宴会前，九红和小妹先举杯向各位官员敬酒，说着吉利、奉承的话，很快使桌上的气氛活跃起来。酒儿半酣，康小妹开始向刘胜军进攻。她发现这位干丝瓜似的黄瘦男人喉结里直抽动，便故意用筷子从冷盘里挟了一截麻辣黄瓜段，递到刘胜军眼前，娇媚地一笑说：“刘大帅呀，妹子为您解酒呢！”刘胜军谢绝了，却格外青眯起康小妹来。好个康小妹，一下成了桌上的中心人物。她饭没吃饱，就被刘胜军领到卧室里去了……

3. 妓女接客之外的生活

妓女接客之外的时间，全用在打扮、吸烟、吸毒、看淫秽画报书刊、交流性经验和如何对付嫖客上，妓院给妓女提供的就只有这些，即便是空闲时间，老鸨也不允许妓女私自走出妓院，或在妓院做别的事。

妓女的生活与常人不同，要从晚上算起，晚上就是一般人的早上。黄昏，当西坠的太阳刚一下山，老鸭子就来到过道里喊：“麻溜吃饭！”妓女谁也不怠慢，三下五除二地吃完了饭，就要马溜上装。

所谓上装，就是打扮自己，抹梳头油、擦官粉、涂口红、唇膏、戴首饰等。

妓女们特别重视打扮。可悲的卖身生活需要她们打扮得尽可能美丽动人。在购买衣服和化妆品方面，妓女们总是很大方的。即便是下等妓院或半掩门的妓女们也尽其最大的经济支出能力购买衣物和化妆品，会做买卖的小商贩们从大城市贩来最流行的衣料和香粉到妓院销售。一些嫖客为讨好妓女也常送她们一些类似的物品。流行戴花，妓女们就把假花或者鲜花戴在头上。假花可以到店铺里购买。鲜花一般是妓院自己栽种的。几乎每个象样的妓院都有几盆月季、石榴、菊花什么的。当然小贩们也经常弄一些鲜花到妓院里兜售。

打扮好了，妓女们互相评头论足地议论一番，这时窑主或老鸨就会吆喝她们到门口去拉客，出去拉客时，要特意经过老鸨子的门口，让她“过目”，这叫“查脸子”。

有时谁打扮和衣着稍有不周，主要是看能不能招引客人，老鸨子就会大骂：“瞧你那德性，脸上的粉都抹不够，省下那些香面子让你带棺材里去呀！”骂着，一个嘴巴扇过来，逼着妓女回去重新上粉。

有时，打扮的太浓了，或粉涂抹的多了点儿，她又会来气，大骂：“你还过不过日子了？干脆把一袋子都糊上得了！败家子！死不要脸的东西，多好的日子也得让你糟践了！”

反正是总挨骂。妓女们时刻提心吊胆。

吸烟或吸毒是妓女们排遣无聊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甚至成了妓女的标志。社会上的普遍看法是：叼洋烟卷的女人肯定不是好东西，据统计，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妓女吸烟；百分之三十七左右的妓女吸鸦片或白面儿或扎吗啡。吸毒成瘾

使许多妓女无法积累足够的钱赎身。黑心的窑主调唆妓女吸毒或高消费其目的就是使她们无法离开妓院，永无休止地为他们赚钱。在妓院以外的场合，妓女们经常向自己选中的对象讨香烟，然后可在嘴上做各种动作进行性调逗，以这种手段拉嫖客。为男人点一支烟，或同男人同吸一支烟，是妓女卖淫过程中经常做的事，她认为这种细小的行为会令嫖客们感到温柔，因而成为常客或者多给小费。

从上午开始接客到黄昏以前，妓女们多数是在空等。除几个清身妓女接待来打茶围的客人外，其他妓女没什么事做。她们互相打趣拿街上来往的行人开玩笑，讲些下流的故事，唱些淫乱的小曲，看一些时兴的淫秽画报，用这些来打发难耐的时间。

妓院里，说不上窝囊，更说不上洁净，房间里的桌子上没有文房四宝，也没有琴棋书画，墙壁上贴着许多男女交配的春宫图，甚至挂一些用大药丸捏的男女的性特征之物，并涂上粉，点上胭脂。妓院提供给妓女平日看的，也是些关于性技巧的画片，或几个妓女一起互闹，唱些下流的调子，如：

“哎——往这边瞧，往这边观，
田家门里来了个美天仙，
锦城学艺能弹唱，
身上的绝招用不完，
凡俗夫子她不爱，
专爱哥们——远道来的男子汉。哎——”

这些喜悦的曲子尚不太要紧，还有比这更下流，更露骨

的密调，或者是一个妓女记住了嫖客给她讲的古代妓女的故事，她记住后，再讲给其他妓女听，这些故事当然大多是关于潘金莲偷情一类的。

妓女的工作就是接待嫖客，但有许多嫖客是不易接待的。妓女们平时也互相交流对付嫖客的经验，以及上床做事的经验，尤其是刚入妓院的雏儿，如果想自己少吃些苦头，也往往向呆在妓院里的老妓女讨教经验。比如说宝云姑娘。她刚到妓院，老鸨就对她说：“宝云，这三天你要多去桂花屋玩玩，你还小，跟谁学谁，要把桂花身上的东西都学过来。”宝云果真到桂花那里。桂花开口便问：“你知道男人最怕女入什么吗？”宝云干瞪眼珠没有说话，另一女业主说：“你小杂种还嫩点儿呢！”桂花俨然象个老师在教学生，盯着宝云说：“男人怕女人有二：一撒娇，二流泪。在男人群里玩得转，你得看准火候，适当地使用这两种武器才可以牵着男人的鼻子，叫他们为咱上刀山下火海。”宝云瞪着大眼珠子，真心服了。桂花狡黠而又自信地一笑说：“男人对女人是真爱还是假爱，我留心一试就能探出来。”宝云如获至宝，惊喜地抱住桂花的胳膊，迫不及待地求道：“姐，快告诉我，怎么知道男人对女人是真爱还是假爱？”桂花对宝云一腆下巴：“男人和女人，不过有两种要求：一种是情，一种是欲。有情者，会把你视为神仙，爱若公主。接触你时，则心情紧张，语无伦次，眼神躲闪，不敢正视。但最有效的试探，就是你握嫖他的手。真心爱你的人，他会热血奔涌，心律加速，手心出汗。如果他一不爱人，二不爱色，而是爱淫，那他就只会甜言蜜语，博

得你一时心满意足，乐于顺从，他的手和内心一样，是冰凉无汗的。”宝云听后，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还有的妓女对雏儿说：“挨打怨自个儿没本事，招不到男人。男人的钱，大把大把往你怀里撒，就看你会不会往怀里搂！”雏儿问道：“碰上不趁心的男人，也接吗？”“当然，只要他是男人，只要他出钱，就乐意接，咱干的就是这行买卖，有什么乐意不乐意！”妓女们也不会只拿自己象马戏团的猴子练把式，玩给男人看；有时也会叫男人玩给她们看，或是妓女玩了男人们。有这样的妓女，她手心里有一块银元，银元往高处一掂，用纤细的手指捏住，“汪儿”一声扔进宝碗里，然后提了茶壶，注了满满一碗热茶，说：“这是一碗滚烫的茶，我的银元不小心掉进了碗里，你现在把银元从水中捏出来。”男人为了占有妓女的身子，都说敢为妓女上刀山下火海。妓女就哄着他们上当，叫他们从碗里捏洋钱，不过，妓女先让他们脱光衣服陪自己品茶的，那水可是滚开的。这点小技，十个有九个男人白掏了钱，闹一腿燎泡后逃走了。

有的妓女多的是心计，想出种种的办法让嫖客难受，却又说不出别的来。看九红接刘局长时的情形：

九红一巴掌打开了刘局长伸来拽她的手，躲在一边，媚笑着嗔他一眼说：“刘哥哥，太心急了，今个红儿头一次接哥哥，本应好好地梳梳妆，好好地叙叙情，逗逗趣，等情人高潮炉火蓝时，再度那云雨巫山，那才有味儿呢！象哥哥这样急急慌慌地睡了觉，失去了浓情蜜趣，不觉得太亏吗？”刘局长一听有理，忙说：“姑娘说怎么办吧？”九红心想：“先憋憋他，叫他受点儿罪。”于是莞尔一笑说：“哥哥你坐着、看着，

别动，别说话，我要好好地梳梳头，化化妆，再美美地来陪哥哥，行不行？”刘局长吁口气说：“妹妹快点，我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便拉过一把凳子，坐着抽烟，看九红梳妆。九红却故意拖延时间，对着方镜，摆出盛胭脂粉子的瓶瓶罐罐，细心地涂粉，淡淡地点胭脂，用梳子梳头更细心，象一根一根地数头发。刘局长焦急地坐在椅子上，长吁短叹，又不好发火。九红越用心打扮，越说明对局长敬重呀！刘局长可是欲火难熬，心上的火，都要把整个身子烤焦了……

4. 妓女的迷信

妓院里的房屋，一般都分前后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厅堂，厅中辟成若干个小房间，安排妓女接客之用。大窑子在厅内还设客室，专用于招待警宪和税务人员之用。中部穿堂是佛堂和厨房。佛堂供奉文财神比干、武财神关羽和佛菩萨，供桌旁边还供奉祖师爷管仲的牌位。窑主和掌班的都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向神佛祈福求财。窑主们拜佛是假装慈善，妓女拜佛是有苦无处诉说。有些“扛刀姑娘”（即接客不多的妓女）在拜佛时手持小木棍或掸子把，敲打尿盆，同时连呼“管仲、管仲”求祖师爷保佑。

妓女除了到佛堂拜佛，多数妓女都还在自己的屋内，选个墙角，搭起一块木板，上面放着用烧纸叠成的牌位。自己喜欢哪位神仙，或者说是求哪路神的保佑，就到茶房找人在牌位上写上哪位神仙的名字，有的也往往供奉几个神位。这样，妓女在每天早饭前，都要先点支香在牌位下面叩三个头，嘴里念念有词，说些求神保佑，祈求神的原谅的话。因为妓

女没有什么寄托，往往对神特别的信奉，有时甚至把自己最隐私的心里话，悄悄的说给神听，以求得一种解脱和安慰。晚上睡觉前，妓女还要给“神”跪下，祷告。当然，嫖客打扰也是常有的事。这样，妓女就越加显得对不住圣洁的神灵，第二天早上起来，再燃香祈祷，俨然象洗涤夜里的“罪恶”。妓女受到的是何等的折磨！

在妓院里，妓女平时最迷信的是因果报应、轮回说前世说、和后世说。

妓女被迫进到妓院，叫天天不应，哭神神不灵。起先心里痛恨无人道的人贩子，接着是暗暗仇恨心毒手狠的老鸭子和那些来妓院发泄性欲，肆虐欺负妓女的嫖客。逐渐地，妓女的神智会变得麻木，对生活心灰意冷，便会不自觉地认为是上苍对自己的惩罚，于是也就尽力在脑中搜寻自己从前的“罪恶”和对上苍的不敬，所有这些都自圆其说，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罢了。这就是妓女信奉的“因果报应”。

“前世说”是普遍被妓女们接受的。多数妓女都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当妓女的命，怎么也摆脱不了。前世没有修好缘，来到人间就要受到处罚，是上苍给自己安排的命运，让她吃尽人世间的苦头。或者是认为自己的心地不净，命中注定要遭男人的罪受，妓女寻求不到解脱，就默默地去承受，以求得上苍的“恩惠”，让上苍给自己安排一个好的“来世”，这也就是所谓的“后世说”。

还有“轮回说”，说是上辈子人造的孽，让下一辈子的人来受苦受难，抵挡先人的罪恶。意思即，她虽然沦为妓女，被迫做卖淫的行当，但根本的原因不是她造成的，她是在替代

哪辈子上了孽的人受罪。这样，便在心里为自己减轻了罪过。

总之，不论哪种迷信说，都是妓女盼望打开枷锁，跳出“火坑”，逃出“苦海”的一种自我安慰。她们为自己的命运哭不平，没有人能够解救她们，她们也只能这样解脱心灵上的虚无。

由于妓女对神的信奉或崇拜，进妓院里第一次性交后要举行一定的仪式，洗手不干或再次下海也都有仪式。这有点象民间的“订婚”、“再婚”。

妓女被男人“开苞”后，要把第一个和自己睡过觉的男人的名字，写在一张黄裱纸上，然后由姐妹们帮着主持，举行“开苞”仪式，此后接客就算是“光明正大”了。

妓女洗手不干时，也往往由家人给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由于做这件事不是光面的事，所以回到亲人身旁不举行复杂的仪式，徒增伤痕。这种仪式一开始，从良的姑娘便拿着写有自己“艺名”的黄裱纸在屋外烧掉，边烧边念叨着自己的“艺名”说：“××死了。”

然后再由亲娘领进屋，点上香，到自己祖宗牌位前下跪叩首；认族归宗，从此开始新的生活。

有些妓女离开妓院后，因生活所迫或觉得在外面还不如到妓院，又回到妓院再次出山，往往也举行一次仪式。

这次仪式是，先到妓院佛堂拜文财神、武财神，然后回到老鸨给搭的案前，将自己丈夫的名字写在黄裱纸上，老鸨点头，二次入窑的妓女接过，把写有自己丈夫名字的黄裱纸烧掉。老鸨再弄一碗表示性的饭给妓女，妓女接过饭食当场吃下，此后便又开始接客了。

5. 妓女对嫖客的态度

一切良家女子出卖肉体之初，无不被打骂。妓女一日不从，掌班的就虐待一日，鞭打锥刺，弄得遍体鳞伤，还要关禁闭、饿肚子，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实在熬不过去，只好依从老鸨。妓女依从之后，还要接受老鸨的严格训练。训练的内容，从故作媚态勾留嫖客，百依百顺取悦嫖客，一直训练到淫秽技巧，要以能够拉到“回头客”为合格。而嫖客多是官绅、军警、兵痞、流氓和好色之徒，他们恣意对妓女进行玩弄、蹂躏。妓女对这些嫖客虽然恨之入骨，但表面上还必须装出笑脸，做出各种各样的媚态，取悦于嫖客。对于盘子客，由于他们到妓院只是吃喝说说话，听听歌，喝喝茶，所以妓女必须能说会唱，让嫖客满意而去。对于条子客和住局的，妓女则要顺从地让他们在身上发泄兽欲。刚入妓院的“雏儿”一般都是逆来顺受，听从嫖客的摆布。到了“青倌”阶段，特别是红极一时的妓女，对各种嫖客都有所了解，老鸨需要她赚钱，嫖客也纷纷争相登门，所以，这样的妓女身价就高起来了，也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应付各种各样的嫖客。

《“九妹”传奇》这个真实的事例，就可以看出妓女欺弱怕硬的习性来：

东北著名的妓院“怀春堂”，因小金宝使用“卧底”手段害死沙德仁，又给他盖了一座“沙大爷庙”而出了名，而老鸨子小金宝的手段也在长春出了名。1934年，小金宝把怀春

堂让给了丈夫“大茶杆”。自己到南广场上坎（今南京大街东五条）重新开了一个妓馆叫“东群仙”，这一年，东群仙妓馆从大连买来了一个姑娘，也就是十六、七岁，起名叫“小青”。

这小青长得非常漂亮，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而且琴棋书画样样出手不凡，将来是一定能够成为红姑娘的。小金宝窥视时机，千方百计想办法要找个有财的大爷给小青姑娘梳成人头，也就是“开苞”。可是，小青刚到来后，就被一个人给盯上了，这个人就是张小九。长春警察厅有“三张二粟”，是五个臭名昭著的大恶霸，说早上要谁的命决等不到下午，这五个恶霸之中有一个叫张孝久的，别人既怕他又恨他，就管他叫做“张小九”。这人在“三张二粟”中最坏最毒，他是警察局的一个巡捕，会说日本话，老百姓都蔑视叫他二鬼子。日本人对他是特别的信任。这样，他在当地人中就更耀武扬威，做恶多端了。老百姓背后叫他“张小九”，当着面都得叫他“张老人”。

看看张小九到底坏到什么程度吧。南关有个叫王明奎的，开了个临街杂货铺，卖些洋蜡、洋火、烧纸什么的。一天，张小九推辆自行车出门办事，他总是穿便衣，想把车子寄放个地方，一抬头看见了王明奎的杂货铺，就决计把车子放在这儿。

张小九旁若无人地用自行车前轮撞开门，把车子推进去，将车子一放说：“给看一会……”

“你是谁？”里面有个年轻的问，“我也不认识你！”

张小九把车子放下了，上前就是一顿嘴巴，打得劈吃叭

噎的。掌柜的听到声响赶紧跑了出来：“这不是张爷吗！快，别打了……”

张小九傲横地说：“不，他说不认识我，我是告诉他，让他认识认识我！”

瞧瞧，这小子就是这样一个人。

有一天，小青一个人上街，刚一出门，就被张小九盯上了。小青见有人盯梢自己，顿时吓坏了。她紧走，他也紧走；她慢走，他也慢走。小青看看路边有一家她的同事妈家，就吓得赶紧溜了进去。正赶上人家又没人。好多人家外出也是不锁门的。小青刚进屋坐下，张小九也随即进来了。

小青故作镇静地问：“你找谁？”

张小九满不在乎地答道：“就找你。”

“我不认识你！”

“现在咱们开始认识。”

小青一听，就知道碰上难缠的流氓了。再一想，反正自己是妓女，接他一次倒没啥，但不能白接，起码得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于是问道：“你贵姓？”

“姓张，名小九，这回认识了吧！”

小青听后，就吓愣了。她虽在青楼，可在长春一带到处都传着“张小九”这坏警察的事儿。她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半带讽刺地说：

“是警察呀！”

“别、别叫警察，那多难听，是警官。”

“你，你要干啥？”

“我找你没别的，就是想咱俩好一好！”张小九说着，就

开始脱衣服。

小青一想，不答应吧，不行啊，跟前又没人；答应吧，太憋气。想了想说：“好吧！我洗洗脸……”实际上她是想拖延时间等人来。可是小青洗完脸了还不见人家有人回来。实在没别的办法了，她只好脱巴脱巴衣服上了床：“来吧！”

这时，张小久也脱得一丝不挂了，他急急切切地上床进小青的被窝。就在这时，小青猛地伸手一把攥住了他的阳物。

张小九疼的咧着嘴嗷嗷直叫：“快松开手——”

“不行！”

“怎么办吧？”

“就这么办！”小青一手攥着张小久的家伙就光着屁股上了街。

这儿是日本桥一带，一出门就是上海路派出所，里边都是日本警察。小青“领”着张小久进了屋。日本警察忙给小青找件衣服披上，询问张小久的住址，他说他是警察厅的。派出所立刻给警察厅挂电话。人来了，把小青接走了，张小久却稀里糊涂地被关了个把月。

小青觉得非常痛快，以为这回可没事了，谁知半个月后，张小久转游转游，又在“东群仙”找到了小青，并对老鸭子小金宝说：“她是我的人，别人谁也不许挨她！”

小金宝点头如捣蒜：“是！是！……”

从那以后，张小久天天去东群仙妓院看小青，小金宝还得给他弄好吃好喝的。小青觉得逃不出他的手心，就私下里和小金宝商量，找好主，趁张小久哪天不来，就“梳头”（头一次开苞接客），这与老鸨的想法不谋而合。

张小久也不是呆头呆脑的人。一天，他对小青说：“妹子，我出趟差，可能得几天才能回来。等我回来，咱们就办事。”

小青答应了，等张小久一出门，她就跑去告诉了老鸨。小金宝拿定了主意，当天下午，也就张罗着给小青梳头，一切都准备完毕，晚上，小青刚要入“洞房”，突然有人敲门。

“谁？”

“我。”

“你是谁？”

“我就是我！”

小青只好开了门，外边敲门的正是张小久，张小久把小青拉到外边，问：“这是咋回事？”

“这……”

“我告诉过你，不许接客！”

这时，老鸨子小金宝跑来了，她哀求说：“张老人，我们的日子难哪，小本经营的，不给她梳头，日子过不下去呀！”

张小久只一个嘴巴，就把小金宝扇出去一丈多远。那给小青梳头的嫖客想跑，也被张小久拉了回来，让他跪在地上。整个“东群仙”妓院都乱了套。

“你还整不整‘景’了？”

小金宝颤颤栗栗地说：“张老人，我不敢了！我对天发誓，小青就给你一人留着！”

就这样，小青也彻底服气了。一个妓女，被一个流氓警察看上，在人慌马乱的日子里，想逃是绝对没门的，只好顺从了。妓院里的人一看，小青和小金宝都软下来，就暗暗地管小青叫上了“九妹”，意思是张小久的“干妹子”。

老鸨子小金宝对“九妹”也不敢小觑哪，处处让着小青。小青向张小九提议说：“小九，咱俩好也不行，干脆你也认小金宝干妈得了。”

张小九觉得也不错，只有好处没坏处，就答应了。小青又对小金宝说：“妈，我是逃不脱了，不妨死死拴住她，将来有个啥事，外场上他还能维持维持。”

“中！”

“那干脆，你收他个干儿子！”

“他愿意吗？”

“有我呢！”

“好！”

一天，小金宝摆上了酒席，对张小九说：“张爷，你和小青今晚成亲吧……”

“谢谢妈妈的好意！”张小九喜笑眼开。

小青趁机说：“小九，你就真认妈得了。”说完就推张小九。张小九说：“那我就拜了！”说着给小金宝施了一个礼，叫了一声“妈——！”

小金宝受宠若惊地应了一声。就这样，警察和“东群仙”勾结在一起了。“九妹”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九妹”成了“东群仙”妓院里的一个大红人。

许多妓女进了妓院，慢慢地就会堕落、变态，泯灭了人的良知。真正的妓女，大多都少情寡义，沾染了人间许多丑恶陋习。“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这虽是侮辱人的话，可也确有几分道理。妓女无端地受嫖客的气，也就寻思着对付嫖

客，让嫖客争风吃醋，下面是妓女红儿“演”的一场恶作剧：

刘局长按照红儿三天前给他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妓院。老鸨子高声往楼上让客：“刘局长，您可常来给我们坐镇啊。”她口里喊着，实则暗示楼上。局长说：“我上楼看看去。”他兴奋地扭身刚迈进门槛儿，忽然楼上大乱，一个茶碗落在门前摔碎，楼上红儿喊：“来人呀，来人呀。”刘局长一拔匣子枪，咚咚地冲上了楼，踢开门一看，红儿衣衫不整地躲在门口。那床上，一个秃顶胖男人，已脱了衣服，只穿个裤衩在床上喘粗气，胖胖的身子，象下锅烫了毛的大肥猪，见有人进来，秃顶男人哧地站起来。那红儿早挽住刘局长的胳膊，一边大骂赵商人，一边对局长哭诉：“刘局长，你可来了，这小子上楼耍无赖，非要本姑娘，呜……”赵商人气坏了，光着身子反驳：“胡说！我交了定金，是你叫我脱衣上床的。”红儿怒声叫道：“你快滚，定金我前天就退给你了！是你又来耍无赖，刘局长啊，你可给我做主呀！”刘局长见有人走在他前头，早气炸了肺，二话没说，乌亮的手枪往左手一攥，冲过去，照着赵商人的脸上，抡巴掌就打，直打得赵商人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呀呀地捂脸怪叫，刘局长一脚将他踢起来，骂道：“老杂种，快滚！”赵商人哆哆嗦嗦地站起说：“好的！我滚你退我钱。”红儿骂道：“好个姓赵的！你还想赖帐？局长呀，您就不能逮他去坐大牢吗？”刘局长醉眼一瞪，又抡大巴掌冲他脸上扇去，吓得赵商人忙跑去拿衣服，早被红儿抢在手中，将裤子从楼窗里扔了出去。刘局长用枪顶着他的后脊梁，照他的胖屁股踢了一脚，吼道：“外边拾去。”那胖子连喊冤枉，光

着身子下楼去了。“导演”此“剧”的红儿捂嘴笑着，庆幸自己对付嫖客的招儿获得成功，依窗瞧嫖客的热闹。

妓女除报复嫖客，对那些性虐待狂也想法给以打击。一妓女不想屈服于嫖客，与嫖客搏斗了起来。最后她无力再哭了，喘着粗气，趴在地上低声地呻吟，抽泣。嫖客也累了，抽着烟坐在床上歇劲。妓女倏地嗅到了身边那块香胰子，突然有了办法。当嫖客又向她伸出魔爪时，她再也不犹豫了，忍着恶心，低头咬下一块香胰子，嚼了嚼，咽到了肚里，顿时嘴里又腥又粘，好难受，肠胃开始往上翻。嫖客将她的身子端起来，放到床上，这回妓女可老实了，强忍着翻个儿的肠胃，一动不动。嫖客脱去上衣向她扑来。她嗓子一鼓，嘴一张，“哇”地一声，肚里的食水吐出一大半。弄得床单、枕头全脏了。嫖客赶紧跳起来，捂着鼻子逃走了。

妓女也有恨和骨气，为了不吃亏，应付那些狎客的办法也多的是。一个青倌妓女曾送给一位雏儿一小瓶子药物说：“这是药，叫‘下马散’，假使要有的狎客想和你动真的，你就偷偷的往咱女人那个地方抹上一点。狎客那家伙一沾上，里边装的那些东西就都泄了出来，连身子都变软了，只顾睡大觉。”

每个妓院里的妓女几乎都互相传播对待各类嫖客的方式和方法。然而，无论是被虐待，还是反虐待，都是畸形变态的。

6. 妓女对妓院人物的双重情感

妓院这种行业，以对妓女的欺骗和压制为主要事项，所以“老鸨子”是妓行的主角。除此而外，还有“大茶壶”“茶杆”等等人物。

“老鸨子”也有叫“鸨娘”的，是妓馆里的女业主。妓女一律称她为“妈妈”。老鸨子，往往是非常刁恶的老年女人，她们早年多也为妓女，后来得手，存了一些钱财，便也干起这个营生来了。她们对付妓女，主要是欺骗和威逼。妓院把一切嫖客都叫作“财神爷”。老鸨子训练妓女，就是要拉住“财神爷”，不叫嫖客轻易走掉。哪个妓女如果放走嫖客，甚或气走嫖客，那就必定要挨老鸨子的打和罚。相反，哪个妓女如果看中了某一嫖客，流露出真实感情，老鸨怕她私奔或过早“从良”，也要打骂处罚。这样，妓女被弄得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只能用虚情假意在嫖客面前演戏。不如此，便得在长年累月的打骂处罚的夹缝里过日子。

自然，为了使自己少受打骂，妓女虽然恨老鸨子的狠毒，但还得处处讨好老鸨。这样，不但接客多，少受折磨，而且可以得到少许的衣料和首饰。然而，这也是老鸨促使妓女多接客，为自己多挣钱的手段。而无休止的出卖肉体，这就是对妓女的严重摧残。有的妓院还有类似奖惩条例的规矩：连续接客满25天以上者，酌情奖励；中间歇一天者，扣减两天接客日数；连续接客不满15天者，酌情处罚。所以妓女必须得听从老鸨的摆弄，少受点罪。

下面是长春新生妇女讲习所张惠珍给我们讲述的她当妓

院老鸭子时的情况：

我的艺名叫来香，我是这样从妓女走上老鸭子的路的。

那年十二月间，由王云霞介绍，我来到长春市桃源路妓馆“双合堂”当妓女，到我21岁那年正月十八，我又转到同一个地方的“会友堂”当了三年妓女。后来，我又到“天宝堂”妓院当了一年妓女，到我28岁的那年，一天，郝某某溜上了我的炕。

我反抗着，又喊又叫。他甜言蜜语地对我说：“咱俩还有啥说的。这以后你就当上掌班的。我的是你的了，你的当然也是我的！”

我没有什么路可走，只好顺从了他，就这样，他成了我的丈夫。

我虽然成了掌班的，但我也是妓女，也依旧天天接客。特别是我忘记了自己当妓女的苦难遭遇，对其他妓女姐妹有时也不当人看，靠姑娘们卖身赚钱，养活我家吃喝。

我的妓馆里前后共用了十一名妓女，她们的名字是杨满堂、王美艳、刘美凤、王小花、王美伦、景小玉、张来顺等。

年期的孩子共用了三人，有王小燕，死去的李小香和逃跑的李美丽。

说起小香的死，前后经过是这样的。

她在我这里干了一段时间，渐渐得了一种怪病，上喘。一接客就不行。客人往往大嚷大骂，有的砸窑子，有的干脆不给钱。我能受得了吗，总不能进一出二呀！她不给我赚钱，我们就得饿肚子。这叫小河没水大河干。于是我就想了个招儿，

给她大烟吃，让她靠大烟顶着。

没想到这招果然灵得很，小香一旦吃上了瘾，立时接客就发了疯，买卖还可以。

可一下了“条子”，人就象死的一样。

有一次，她下了条子，躺在炕上闭眼享受，正好来了一个她的老相好，点名让她出盘子。

我喊：“小香！接客！”

她躺在那里还理都不理我。

我顿时来了气，把她从炕上拖下来，狠揍了一顿。

其实，也不愿她不下炕，她是大烟瘾又犯了，象死人一样躺着，立即给她大烟吃也不赶趟，眼看着嫖客揣着钱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一看，她的病已经到了严重阶段了，就叫李玉春给介绍到三道街大马路路西，有一家中药房，里面姓崔的医生，是个老中医，让他给小香看的病。

老中医平时就认识我们这些人，他打眼一看，就说：“你家姑娘得的是‘咳喘癆’病。”然后他给开了几样汤药。

小香回来吃下老中医给开的汤药，病情依旧没有好转。没法子，我只好再给她大烟吃……直到死，她嘴里还含着大烟。

象上面提到的小香的悲惨命运，许多妓女都类似有过，是老鸭子贪图挣钱，戕害了小香的生命。许多妓女都是象小香一样带着无限的痛苦离开这个世道的。而活着的妓女，也几乎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着，她们一刻也不停地在反抗着。但她们又不敢对老鸭子表现出来，还得装作甜甜的样子叫老鸭子

“妈妈”，这“妈妈”二字叫得是多么的凄苦啊！

妓女越是在对老鸨子笑的时候，心里涌起的愤恨越是达到了极点。妓女与老鸨子之间的情感永远不会和谐，里面充满的只是不可调合的矛盾，妓女被老鸨逼迫以出卖肉体为生，而老鸨子则是靠妓女卖淫得来的钱养活全家，更为残酷的是，妓女稍有不谨慎或怠慢了嫖客，就要遭到老鸨子的毒打和惩罚。

妓女进到妓院，身体就失去了自由，甚至死活的事也由老鸨掌管着。平时，为了使自己少受摧残，妓女还不得不在老鸨子面前装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妓女都希望赎出自己的身子“从良”，赎出自己的身子，就必须交给老鸨子一大笔钱。为了能积攒点赎身钱，妓女也得讨好老鸨子，以便接到有势有钱的嫖客。从这点上讲妓女还得依赖老鸨子，尽管这种依靠不能够使自己摆脱受苦受害的命运。

妓女就是带着这种双重的心理，被迫屈服于老鸨子的。也可以说，妓女对老鸨子的情感是虚伪的，或者说压根就没有什么情感，只不过是妓女为了存身伪装一下罢了。而老鸨子对妓女也同样如此，她需要利用妓女的身子赚钱。这样看来，在妓院里，人和人之间是根本没有人情味的，妓女、嫖客、老鸨子，三者之间也是赤裸裸的肉体关系和金钱交易，是剥削和被剥削、蹂躏和被蹂躏的关系。

妓院里除了老鸨子掌班外，还有一种人，叫“大茶壶”。“大茶壶”往往是老鸨的丈夫。妓女一般都叫他“爸爸”。大茶壶一般都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恶棍式的人物，威逼

一个妓女，开起妓院，他当后台。这个人往往和老鸨子一起干着欺害妓女的勾当。他之所以叫“大茶壶”，是因为他整天拎个大茶壶，在走廊里走来走去，借给客人倒水之机，专门监视妓女，而且动手打人狠，动不动就置妓女于死地。

大茶壶还常常拿妓女开心，可以随心所欲地糟踏妓女。妓女们十分恨他，但又怕他。

妓女恨大茶壶，但还要依从他，讨好他，聪明的妓女还学会利用他，不管妓女如何对待大茶壶，他们之间往往是没有半点真情的，一般都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种畸型的关系是由妓院这种畸型的产物决定的。

妓女青霞和大茶壶田长三就是这样一种畸型关系：

大茶壶田长三玩女人玩得太多了，于是时常生出许多苦恼和空虚。唉，嫖女人，都是一个味儿。女人就象一座美丽的城市，你没攻进去之前，觉得这座城府神圣壮丽，美如仙界；你攻进去了，却什么也不存在了，毫无意味。他常说，女人是乐品，看你会不会消受。

田长三先去看望青霞，青霞早已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连楼梯也一尘不染，见长三进门，柔声叫了声：“爸爸。”启唇一笑，便静悄悄地为长三倒洗脸水，拿毛巾，长三洗过脸，青霞又为长三沏好了茶。接着把盆里的剩水端起，下楼去倒。长三喊：“我来我来。”青霞回答：“这是我的活儿。”

田长三抽着香烟，坐在床头等青霞。青霞进屋，放好脸盆，坐在床头的另一角，眼里透出深深的悲哀。长三惊奇地问：“噢，霞儿，怎么见了爸爸不高兴了？”青霞看了长三一

眼，低下头，眼圈红了：“爸爸，女儿家的事嘛……”田长三一笑：“霞儿，咱们眼下的时光可是千金难买。爸爸要与你美美地聚聚，告诉我，可想爸爸？”说着挪过身子，拉住了青霞的手，放在嘴里吻着。青霞想抽回胳膊，却没有抽动，她埋下红红的脸膛，说：“爸，霞儿惦着爸爸，只怕爸爸心里没有霞儿。”说了又往回抽手，长三抓紧她的胳膊腕说：“爸爸想你都快想疯了。”青霞抓住他的话头问：“若有真心，放我几天假，霞儿要好好陪爸爸。”长三说：“好，三天不要你接客，行了吧？”青霞狠命地抽回手，咬着下唇说：“闹了半天，才三天不接客，分明爸爸假心假意。”长三忙说：“好好，再加三天，六天，不能再多了。”青霞生气地哼了一声，没再说啥。

长三一走，青霞就闭门谢客，关掉电灯，黑暗中孤零零一个人躺在床上打发寂寞，她争得了六天不接客的自由，而这六天，她的身子是属于田长三的。

对田长三这只色狼，她内心早已深恶痛绝，是他，将她骗入了妓院。她象许多纯洁善良的姑娘一样，反抗过，逃跑过，寻死过，最后还是逃不出他的魔掌，长三要他一边为娼，一边做他的姘头。青霞知道，妓女多接客人，在妓院里是体面的事。要是与老板私通，就是乱伦，就要受人唾骂。可青霞毅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甘愿受人唾骂，也不想多接客人。于是假意屈从长三，提出了几项要求：一、不学抽烟喝酒；二、不剪辫子烫发；三、不学唱淫曲下流调儿。长三正好喜欢她野妹子的本色，居然答应了她的要求，所以妓院所有的姑娘当中只有青霞不象个妓女。

时过半夜，街上静了，楼里的妓女们也都停止了弹唱，陪自己的嫖客上床睡觉。田长三醉醺醺回来，摸进青霞的房里，拉亮了电灯。

青霞立刻从床上起来，下楼打来热水，倒进了浴盆里，长三还陶醉在与另一名妓女相欢的舞会上，脱衣坐在浴盆里，叫青霞为她搓身子。青霞围着他忙前忙后，那条乌亮的大辫子，不时轻拂着，搔着长三的肌肉，很快挑起了这只色狼的情欲。他喷着酒气，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青霞丰满的身子，说：“霞儿，老子今晚不睡了！你也别脱衣裳，咱他妈好好玩一宿。”青霞抬起长长的睫毛，大眼斜了他一下，说：“爸爸，宴会上歌女舞女相陪，你对女人还没有玩够？”长三笑了：“够？嘿，对那些小姐们的洋味雅味我早够了，对霞姑娘的野味儿我没有够。”青霞停了手，按着他肩头隆起的肌肉说：“爸爸这么喜欢我，再给我几天假不成吗？”“续假？不成不成，叫你休息六天就可以了。你妈要回来见你老不接客，那还了得！”青霞努着嘴，显出不高兴的样儿。长三却耐不住了，一摆手说：“不洗了，你甭洒水，先叫看看。”说完，从浴盆里立起身子，浑身的筋骨“咔吧”直响，他粗粗擦了下身，出了浴盆，弯腰托起青霞的身子，放到了木樨花床单上，电灯底下，他衣服也不穿了，对青霞显示着雄壮的男子气息。两眼火辣辣地盯着青霞，爱意缠绵地说：“霞，你真美，真鲜。”青霞平躺着身子，压抑住内心的厌恶，强颜作笑：“爸爸，要是别的女孩不来当妓女；头发不烫，皮肤多见见阳光，牙齿不被烟熏，她们也会这样鲜美。”长三摸着她丰腴的脸盘儿哄她：“行行，今后我的霞姑娘多多保养，别失了这种野味、鲜味。”“真的

吗？”青霞问。长三呷呷嘴说：“今夜良宵切莫虚度。来，给我唱一支带野味儿的歌。”长三拉起青霞，偎在怀里，青霞没有心思唱，推辞说：“姑娘今夜嗓子发疼，明儿再唱吧。”长三固执地摇摇头：“不行不行，爸爸今夜兴味正浓，霞儿，快给爸爸唱一曲高粱地里的情歌。”青霞见推辞不过，说：“爸爸喜欢哪一支歌呀？”长三想了想说：“有了，就唱那一段儿《四辈儿上工》。来，快唱快唱。”青霞只好唱了起来。

“正月里，正月正，
做活的四辈儿哥来上工，
早起开门去担水，
吃了俺的饱饭打扫牛棚。
二月里龙抬头，
二姐俺上了绣花楼，
手折杏儿墙外看，
四辈儿哥耕田轰着牛。
三月里，三月三，
王母娘娘庆寿诞，
婶母大娘都上庙，
俺和四辈儿哥看家园。

田长三抬着脸，眯着眼，一只手在大腿上打着节拍，做着甜蜜蜜的桃花梦，仿佛他就是那个被二姐爱上了的长工四辈哥。青霞瞧见这只色狼的淫那样儿，心里一阵恶心，歌也唱不下去了。田长三突然睁开了眼睛：“哎，青霞，唱呀，四

月里怎么样？那个二姐和四辈儿哥的事儿怎样了？快唱快唱？”

青霞只得接着往下唱：

“四月里……，
四月二十八，
奶奶庙里把香插，
婶母大娘又上庙，
俺和四辈儿哥看着家。
……”

青霞把十二个月全唱了一遍，她的魂早已悠悠离开青楼，离开了这只色狼。她脑际里出现的，是开着马兰花的井台，是燕子洼那扬扬洒洒的高粱地。

田长三精神上过足了瘾头，对她张开了性饥饿的血口，青霞的身子，就象一个空壳，可她仍然觉出，长三在为她脱鞋，把她的腿顺到床上。长三呼呼地喷着酒气，在她的身上乱摸，当她看到长三的身板象一堵门扇向她扑来时，她惊惧地闭上了眼睛……。

妓馆老板为了营业顺利，必须找个靠山撑腰，所找的人就叫茶杆。

妓馆多数找的茶杆是宪兵、警察或特务。开妓院，如果没有茶杆，那妓院就会常常被流氓无赖给砸了，名叫砸窑子。几个暴徒，手持棍棒，见什么砸什么，窑馆里的桌椅、茶具、镜子、玻璃窗，统统被砸得粉碎。砸窑子的目的是打妓馆老板或大茶壶（妓院杂役），但有时砸红了眼，见人便打，有的

小贩子也难免遭打。如果有了茶杆，碰到砸窑子时，马上有警察来制止，把暴徒带走拘留。没有茶杆那就白白挨砸啦。1941年以后，有些伪国兵在星期天伙同三、五人，专门去砸受宪兵支持的妓馆，砸完就跑，警察管不着，宪兵一、两个人也不敢管。当时妓女欢迎伪国兵砸窑子，认为这是给妓女出气，所以妓女对国兵来妓馆拉铺都很客气。由此可见，茶杆使得妓院稳固，使窑主得以剥削和欺骗妓女。如果没有茶杆，妓院也许不会如此兴旺，妓女所受的蹂躏就轻多了，所以，妓女非常痛恨茶杆。当然，某些时候，茶杆也起着阻止恶霸抢占妓女的作用，但这点作用，比起所起的坏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妓院的老板不得罪茶杆，茶杆到妓院里要怎么就怎么。下面看小月阁妓院的茶杆是怎样凌辱妓女的。

中国的大片土地沦陷，驻守在公主岭的日本侵略军的头目叫盐泽，据说是关东军司令官官本庄繁的亲信。盐泽手下有个小特务，也是日本浪人，叫大仓，这家伙是小月阁妓院的茶杆。但这家伙最坏不过，常常到妓院里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玩弄残害妓女的身体。

老鸨也不欢迎大仓这种人，他逛院很少花钱，而一个人要玩很多妓女，但老鸨怎敢惹日本人，何况大仓还是妓院的靠山，因而只是曲意含笑，虚伪的逢迎。

一次，大仓却破例给老鸨一些钱。老鸨见钱眼开，问大仓相中了哪位姑娘，要玩什么新花样？

大仓嘿嘿的淫笑着说：“要多找几个姑娘，玩几种新花

样。”

老鸨高声叫喊：“接客！”

听见这母夜叉的叫唤，就象军队听到司令官的命令一样，所有的妓女都穿着刚能蔽体的衣服，浓抹艳涂地出现在各自的门口。

大仓的身后跟着两个汉奸，他自己走在前面。他那猥亵的目光一个个浏览着妓女的胸脯。然后命令妓女把乳房露出来，他又看了一遍，最后选中了五个。和老鸨说了一声，要把选中的妓女带走。

“这……”

“不要这个那个的，这是我们长官的意思。不能违抗！”大仓蛮横地拉长了脸。

老鸨虽然嗜财如命，也别无办法，只好同意了。

五个妓女被用汽车拉走，过了一会儿，停在一幢二层小楼的下面。这小楼虽然古旧，但收拾得还算干净，好象某个大官的公馆。门口有哨兵端着枪站岗。

妓女被一齐推进一间房子里。屋内陈设豪华。窗帘全用紫色的金丝绒挡着。妓女们怯生生地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放着一些苹果，大仓命令妓女每人吃一个苹果，不吃不行。

大仓出去了一会儿，没隔多久，领进来两个中年男人。其中一个也是日本人。汉语说得结结巴巴。另外一个长得很凶，是中国人，日本人称他张司令，这人就是认贼作父的大汉奸，东北军阀张青辉。

他假惺惺地给妓女们斟了杯葡萄酒，举起酒杯说：“为了我们中日亲善干一杯！”

妓女们强忍着把酒喝尽。一种马上将有某种灾难临头的恐惧感，震颤着妓女的全身。她们以前听说过有的妓女被色情狂奸淫致死的，想这三条色狼一定也会有更歹毒的用心。

开场白没多久，他们就淫态大露，三个男人把妓女的衣服脱光，狂亲乱摸着。

张青辉又喝光了一杯酒，说：“今天大仓先生给我们安排了最快乐的游戏；你们姐妹们很幸运地被选中了，要尽情地和我们一齐娱乐。”

大仓阴险地淫笑了一声：“我这些花招，也是在你们中国人中听到的，今天当场表演一下你们中国人的传统娱乐。”

妓女们弄不明白他们出的是什么坏招，不过有一点最清楚，那就是马上将遭受到一场人间更大的侮辱。

大仓取出五副小铃铛，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这些铃铛用绳系在五个妓女的乳房上，然后又取来一盆面，让妓女们用水和上，给他们擀什么长寿铃铛面吃。

妓女们每人手里握着一根擀面杖，在前面的茶台上擀了起来。每擀一下，乳房上的铃铛就发出响声。听到响声，这三条淫棍就发出野兽一样哈哈大笑。张青辉说：“谁擀的慢了，一会儿马上用这个给她一下子。”他摇晃着擀面杖，想用擀面杖残害妓女。

姑娘们吓得慌乱地擀着眼前的那一大团子面，三个野兽笑声更大了……

当妓女们回到妓院时，每个人都被折磨得精疲力尽，面色蜡黄。妓女们从心里涌出无比的仇恨，骂老鸨、骂日本鬼子狗汉奸，盼望有一天将这些人千刀万剐！

7. 妓女的收支及存钱方式

妓女在妓馆里从事卖春的行当，官方也是规定价格的。一般情况是开盘伪币 1.50 元，拉铺 2 元，住局 10 元。这个价格是表面价格，因为每个嫖客，为了向妓女显示自己有钱，大方，取悦于妓女，都要多给些钱，至于给多少，还要看妓女的手腕。

妓女每天都接待一定数量的嫖客，少则七八人，多则十几人，甚至达到二十人以上。当然这指的是条子客。住局的每夜也不会是一个，通常是几个人被安排在各个房间里，由一个妓女来来回回地接待。如此算来，妓女每天的收入是相当可观的。但为什么多数妓女最后连自己的赎身钱也拿不出呢？

这并不难理解，妓女本身受到各种压迫和剥削，尽管妓女每天卖钱不少，但她们自己是所剩无几的。花钱买的妓女挣钱全归老板，自不待言。至于那些劈帐的、还债的妓女，她们首先要上游兴税，游兴税税率很高，当然最终是转嫁到嫖客身上的。她们要吃饭，还要付房租，还要买华丽时兴的衣服鞋袜，办行李，买高级化妆品。由于职业关系，妓女都会吸烟，也要拿出一些钱来。

最主要的是，妓院对妓女除了依照合同规定榨取卖淫所得之外，还有许多辅助办法，把妓女从嫖客手中哄到的一点“贴己钱”勒索出来。这套辅助办法，主要有“讲情钱”、“赔偿钱”、“孝敬钱”、“小红包”、“代管钱”等。

旧社会有些久闯江湖的老客（俗称“窑皮”），对妓女百

般挑剔，随便找个借口，便要妓院退钱，故意拂袖而去，有些妓女受不了嫖客的凌辱，一时应酬不到，也给嫖客提供了退钱的借口。这时候，老鸨便要指责妓女赶走了“财神爷”，对妓女严加处罚。每当此时，“大茶壶”和有头有脸的“红姑娘”往往会出面“讲情”，使之免遭打或重罚。老鸨装作“给面子”，在把妓女臭骂一顿之后，说个“先免一顿打”，事情才算告一段落，但并未了结。要想真正了结，该打的妓女必须给“大茶壶”和“红姑娘”“进贡”，然后转手送到老鸨手里。这个“进贡”的钱财、物品，就叫“讲情钱”。每个妓女几乎都逃不脱“讲情钱”的处罚。

有些特务、流氓，权势大于妓院依靠的帮会势力或其它后台的，一不如意，还会前来寻衅闹事（俗称“砸窑子”）。遇到这种事情，轻则砸烂家具、器皿，打骂妓女，重则打到老鸨和“大茶壶”的头上。这时候，老鸨斗不过嫖客，便把一肚子火气发泄在妓女身上，打骂之外，还要妓女赔偿损失。这就是“赔偿钱”。

老鸨过生日、认干亲、装病、逢年过节，妓女都要拿“贴己钱”“孝敬”老鸨。有些妓院干脆形成定例，一月两次，每逢初一、十五，就要妓女给老鸨送钱。这叫“孝敬钱”。

“大茶壶”表面上是侍候人的，其实则是妓女的顶头上司。他们直接充作老鸨的耳目，时时替老鸨监视妓女，在老鸨面前为妓女说好说坏，会影响以至决定妓女的处境和命运。有些“大茶壶”还是老鸨的姘头或丈夫，其权威更加炙手可热。为此，妓女都要按月给“大茶壶”送钱，以求得他们的欢心和庇护，免遭诬陷或谗言攻击，这钱就叫“小红包”。

妓女的“贴己钱”，不论是现金、衣料、首饰，都是为自己准备后路的私蓄，总是想法设法不被老鸨发现。而老鸨，则使用诈问、盘查、搜寻等手段，尽力把它挖掘出来。一经发现，老鸨便要“代为保管”，东西随意取用，现金则转手放高利贷，由老鸨取利。这就是“代管钱”。

警察、官吏、地痞流氓，星星点点的小事也不放过妓女。老鸨则编造名目，网罗钱财，妓女都要随份子，她们是不敢不送钱的。这样，妓女就剩不下几个钱了。妓女在妓院会越陷越深，永无出头之日。

妓女存钱有特别的方式。

妓女除了接客应得的费用外，一般都还有下钱（嫖客给的小费）。因为妓女受到老鸨各种各样的盘剥，存起点钱来是非常不易的，必须省吃俭用，处处精打细算，搞点积蓄，以便到人老珠黄阶段花费，或攒足钱将自己赎身出去。

妓女都有自己的“肉折子”（妓女自己的存折），有的妓院，妓女接客所得的钱由老鸨子统一代管，其实也是一种抽利的剥削方式，每接一天客下来，老鸨就在妓女的“肉折子”上填上个钱数，一年下来后再结算，或者一直拖到妓女离开妓院时清算。

但大多数妓女都不愿把钱交给老鸨子代管，而是自己偷偷地藏起来，所以妓女大都有一个所谓的“百宝箱”，这箱子一般是不让老鸨子知道的。“红姑娘”因为接的都是巨商、巨富，见的下钱（嫖客给的小费）也就多，甚至有些是珠玉宝石、金银首饰等珍贵物品，这就看妓女的手腕了。妓女得到

这些物品后就偷偷藏到自己认为最安全保险的地方，这些地方一般都是不被人发现或不引人注意的。但有的妓女也怕老鸨子搜查钱财，只好将所得的钱全部换成名贵的首饰，一旦跳出妓院这个“火坑”，立即就会兑换成钱。

妓女还有这样一种存钱的方式。

老鸨发给每个妓女一个大肚小口的葫芦罐，就在自己的屋中。老鸨再把豆染成金色。妓女一天交几块钱，老鸨就给她几颗金豆，叫她攒在闷葫芦罐里。并刺激妓女说：“这个葫芦罐，你们要填满金豆粒，十年填满，十年叫你当鸨母；五年填满，五年叫你当鸨母。如果谁有本事，一年把它填满了，一年后她就不用接客了，买几个姑娘，她就能吃香喝辣当鸨母了。不过，要得到地位，现在得下血本，多接客、多攒钱，以后才能买姑娘。鸨妈我就是由妓女一步步熬成鸨母的。”小小的金豆，若想攒满一葫芦罐是相当难的。可再想想，金豆子总有攒满的那一天，所以时刻激励着妓女拼命去拉客挣钱。

有的妓女把金钱或手饰送到钱庄或信得过的买卖家代为保存，也有的送到情人，或认的干亲那里存着，妓女的钱被骗走、坑走的也时有发生，这样妓女辛辛苦苦攒的几个血肉钱便付诸东流了。

8. 妓女情感的蹂躏

妓女在被迫走进妓院之前，也都是良家女子，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份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走进了妓院，那些色鬼、恶棍、娼阀，毁坏了成千上万个善良姑娘的良知，践踏了世上最美好圣洁的爱情。

妓女被囚在妓院里，一个趁心的男人也碰不上，她们向往着憨厚的董永、善良的牛郎、风流俊逸的张生、勤奋正直的刘彦昌，可是这些男子只活在远古的神话传说和梦想里，她们所向往的现实中的男人，又都在民间，在大田耕作，在街上摇着货郎鼓叫卖，在崇山峻岭中采药挖参。妓女离他们太远了，妓院的买卖人，都是通过警察局进来的，好人不来逛窑子，逛窑子的大都没有好人。妓女被逼下水接客，今晚和这个男人做爱，明晚又和那个男人胡来，受着肉体上的折磨，更重要的是姑娘的身心也受到了摧残，性交又不可有情感，爱又不能嫁，里面的爱与恨，媚笑与眼泪……妓女的身子被糟蹋了，友情、信义、爱情也逐渐被糟蹋、丢弃了。

无论是富家小姐，还是穷家碧玉，虽然出身不同，一旦失去经济保障却都是相同的命运，在万恶的旧社会，漂亮的女人很难落个囹圄尸首。为了生存，就得进妓院或做暗娼，靠卖身子混饭。有的妓女认为，只要失去感情，麻木了、淡薄了，跟谁混都无所谓，张王李赵还不都是一样！论声名，杜十娘、玉堂春、苏小婉比谁都大，可她们都是妓女，正中了“行行出状元”那句话。变得放荡的妓女从不那么认真地去讲友情，讲信义。她们的理由是，若一动真情，就把自己毁了。仙鹤为玉成而死，凤仙为仙鹤而亡，都是为友情二字。

愿意留在妓院里的妓女也有她们的想法。她们也会想到反抗和逃跑，但在这个龌龊复杂的世界，一场场人生的坎坷磨难，把她们的棱角磨平了。她们渐渐地疲倦，失望了。跑出去就有好日子过吗？街上的流氓、地痞，害人的黑店，饥饿的滋味，上吊的绳子……想起来就心惊肉跳。于是妓女开

始相信命运，认为自己就是当妓女的命。久了，她们也会悟出一条道理：和外头相比，妓院生活还算安定。只不过在屋里苦一宿，平安无事。谁逛窑子谁掏钱，有本事的妓女还能敲嫖客的竹杠。这个世界不就是你坑我，我坑你吗？

青霞是翠云阁的妓女，却让掌班的业主田长三给霸着，青霞想着自己从前的恋人，忍辱活下来，心里充满了刻骨的仇恨。但表面上……

“霞妹。”田长三守着青霞坐下，拿过她胖乎乎的手，捧着柔软而修长的手指头。青霞心慌地抽回手，说：“别这样，妈妈会上楼来的。”长三又抓紧她的手，微微喘着气说：“别怕，有我在，谁也不敢伤害你，我要细细看看你这双巧手。”青霞强忍着鼻孔里呼出的烟味儿，躲着身子说：“我手不巧，净做粗活儿，值不得你看。”“不，”长三揉着她发面馍一样的手背，情欲开始冲动，“只有你的乎，才象姑娘真正的手，柔滑无骨，充满活力，又这么灵巧，实在太叫人爱了。”青霞无可奈何，只得任他捏，任他揉，任他在嘴里咬，毛刺刺的胡子，扎得她手背又疼又痒，浑身起鸡皮疙瘩。长三努力扮演姑娘心中的如意郎君：“霞姑娘，你不是说绣了东西，送给未来的如意郎君吗？”青霞说：“那是在农村，农村的女孩都这样。”“你有过如意郎君吗？”青霞心里一惊，她不敢去想闯哥，更不敢让长三看出闯哥是从她屋里远走从军的，忙摇摇头说：“没有。”长三格外高兴：“好哇，霞姑娘，你往后就爱我吧，不要那么拘束，不要拿我当老板，当爸爸，我比那些土包子胜过百倍，你要真心地爱我，就给我绣一个荷包吧，就象给

你心中的如意郎君那样绣，叫我感受一个你们农村那纯真浪漫的爱，行吗？霞妹？”

青霞的心早一阵阵刺痛了，她不能不想到闯哥，在高粱地里的月夜，在分手的黎明，她许给过闯哥，要为他绣一个荷包，至今没能如愿。在色狼长三的糟践中，她曾在心里默默地说：“你霸道吧，你占了我的身子，可你永远得不到纯真美好的爱。想不到这只色狼，很会变换口味，居然要我象爱闯哥那样去爱他这只色狼，真是做起白日梦来了。”

“爸爸，”青霞撤回手，婉言拒绝，“妹子手拙，实在拿不出手，再说，过去绣过的花样子已经忘了。”长三紧缠不放，又抓住了青霞，把她揽进了怀里：“我就要你亲手绣的荷包！”青霞不敢撕破这顶保护伞，可又觉得实在对不起闯哥，一时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

突然，街上传来枪响，青霞和长三站起来急忙推开楼窗向外看，是警察要去抓婉玉。田长三伸手将青霞身子搬开，关上窗子说：“‘楼高栖凤影，帘底留春风’，霞妹，今儿是咱们的良宵，……”青霞心里却要急疯了，恨不得撕碎这只色狼，赶快去救婉玉。当她仇恨地盯住长三贪婪的眼睛时，突然心生一计，想牵住这只色狼的鼻子，叫他得到一些满足，而后利用他去救婉玉。她知道他需要什么，关键时刻，不容犹豫。青霞一闭眼，猛然扑到长三怀里，抱住长三，低声呼唤着：“我的哥哥，我的郎君，我的……”长三以为姑娘向他启开了爱的闸门，她从未对他这么发疯过，顿时晕了，醉了，忘乎所以……青霞木然地忍受着，心里正想着救助婉玉的计划……

这样的性交，是毫无情感可言的，有的只是嫖客的兽欲和残害，有的只是妓女哭泣的心泪和满腔的仇恨，这是对人类情感的蹂躏。一个妓女曾说：“掌柜的为了挣钱，把我当成了驮东西的牲口。从火车的货场把一些抬小杠的搬运工人拉来，廉价地轮流和我睡一个时辰或两个时辰觉的条子。他们象一辈子都没摸过女人的饿狼，我能受得了吗？掌柜的就是要把我用席子卷出去，死了也好，那就不知道苦，不知道愁，不知道疼了。我只希望没有个阴曹地府，死后别再受罪就行啦。”妓女也盼望有一天真正把她当成人，又疼爱她的丈夫，可惜有的妓女一辈子也不能有了。正如世上人说妓女：“接她的男人无其数，唯独没有一个是丈夫。”但妓女又时刻防备着男人，不敢流露出半点真情。有位妓女说过，男人不要脸：你给他一个笑脸，他就认为你在调情；你和他主动说一句话，就认为你是在抛“钩子”；你要求他办一点事，就认为你是自己拉“线”；你要是不躲开他，他就以为你是发春待捉。男人要是得到你之后，就象输光的赌徒要把老本捞回来，宁可被钱眼卡住脖子也不甘心；也还如同吃屎的狗，不仅要把屎吃掉，还要把地皮舔干净。所以对待男人要象防备狡猾凶猛的野兽一样，不但不叫他们捕捉到你的身影，也不要叫他们捕捉到你感情的影子。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因素，有些妓女在妓院里变成了没有心肠的坏女人，见了男人就施报复，掩盖她们潜在的善良和作为人的感情。这也实在是被逼无奈的，除了嫖客之外，连老鸨、大茶壶、窑主也不拿妓女当人看待。所以妓女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人。

妓院究竟把妓女的情感糟踏到什么程度呢？还是让事实来说明吧。

窑主用蔑视的目光看着一位刚强不屈而被用药致昏失去贞节的姑娘说：“你在我这里已经成了和两个嫖客睡过觉的开了苞的小婊子，再别装什么贞节啦。照我们的话说，和一个男人睡过一次觉的女人为开，所以叫开苞，和两个男人睡过觉的女人为破，所以也叫破货或破鞋。和第三个男人睡过觉的女人为烂，所以叫烂板或淫靡。和四个男人睡过觉的女人为臭，也叫臭皮囊。我用大实话告诉你们吧，别说社会上其他行业的人看不起我们这行，看不起妓女，就是我也看不起你们这帮婊子。你们别说装什么贞节，也仅仅是装作一个人。我只不过是你当作发财的摇钱树，装钱的篓子，捞钱的耙子。因为这个，也还必须把你们当作招揽狎客的幌子，能迷惑淫棍的魔鬼。”

妓女气愤地质问：“原来你根本没把我们当作人？”

窑主说：“在你还没有接嫖客之前，我还把你当作人。在你接过一两个嫖客之后，我只能把你当作妓女了，也就是窑子里的一个小婊子。再也不能把你当作人看待了。”

妓女气得惊异地全身痉挛一般，脸发青，两手发抖，一头栽在炕上。一个叫秀月的姑娘过去扶她，叫她的名字。

窑主说：“秀月，她再有几天就变成了咱们柜上的旧货了，不要再象过去那样关照她，劝说她了，我也不怕她再刁难我了。衣服扯破了可以缝上，肉皮子划出了口子可以长合了。一个姑娘已经被开了苞，那就没有办法愈合了。任她哭吧叫吧。”

秀月说：“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这还用说明吗？做我们这行生意的就是这样。”窑主说完冷冷地大笑两声走出去了。

秀月明白，她自进入这家窑子，早来这里的姐妹们所说的和自己看到的，窑主、老鸨和大茶壶，对待妓女有三个过程：在不接狎客之前，是哄骗和威逼；在接狎客之后，是挟制和挑剔；在招不来狎客时，则是冷落和摧残。从精神上到肉体上把一个个姑娘一步步毁掉。她把炕上的妓女扶起来，劝导说：“妹妹别上火。无论他这个乌龟王八怎么说，他是一个钻进用姑娘挣来的钱眼里，只能爬着走路，不能站起来的人。他才不是人呢。他不当王八就不能活，我们不当妓女可能成为贤妻良母。当然也可能成为乞丐。只是当不了强盗和土匪。”

妓女说：“依着我，我们虽然有当贤妻良母的心，也难以如愿。我们出卖完身子，再靠吐舌头向别人乞讨活着，那岂不是象狗一样……”

秀月说：“我只是想找一个忠厚、能干活的丈夫，能饱肚子，冻不着。我给他生两个孩子，当个贤妻良母，过个平安的生活，就心满意足了。哪能想到就成了社会上最下等的女人，当了名副其实的婊子……”

两个姑娘都有一份好的感情，但在妓女院里，情感反倒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

从妓女的分类、妓女的接客方式、妓女接客之外的生活，妓女的迷信说、妓女对嫖客的方式、妓女对妓院人物的双重情感、妓女的收支及存钱方式、妓女情感的蹂躏等内容的介

绍，我们了解到了妓女生活的黑暗和命运的悲惨，她们受窑主非人的欺诈和剥削，靠出卖自己的肉体挣钱，而挣来的钱还大部分被妓院老鸨扣留，她们所受的摧残在人间是绝无仅有的，她们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的生活，她们也在盼望着光明和幸福。通过调查，我们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同样是同胞姐妹，同样是华夏的子孙，却象是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为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尽快整治社会秩序，尽快健全法制，清扫那黑暗的角落，拯救还在身受折磨的同胞姐妹！

妓女一天的活动主要是接客，围绕接客的其它内容就显得次要了。可就是接客本身融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许多方面因素，构成了人们从这个视角去探研人生的美与丑重大理论问题的媒介。妓院不仅是卖淫的场所，还是官僚商贾社交活动的中心，很多交易，包括政治交易，也有在妓院进行的。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都做了详实的记录，但妓院里的剥削压迫的方式方法很多，难能尽述了，不过总可以想象窑头的罪恶行为和妓女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的。我们把妓女的生活内容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都对妓女所受到的蹂躏有个清醒的认识，更得有个清醒观念，妓女是生活在社会最黑暗最底层的人，她们悲惨的遭遇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应该彻底铲除我国两千多年的腐朽的娼妓制度和社会丑恶现象，砸碎套在妓女身上的枷锁，让这枷锁永远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底下，使曾拥有一颗善良之心的妓女从被压迫的深渊中解放出来，恢复她们作为人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感情，由一个受尽摧残折磨的奴隶成为新社会

的主人。同时，也要知道，那些吸血鬼的窑主和那些荒淫无耻的嫖客，受到的是人们的唾弃，警惕这些人的伺机破坏和死灰复燃。总之，一定让妓女的生活一去不返，彻底解放妓女！

三、妓女走出妓院或归宿

妓女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自由身”，“半自由身”，“不自由身”。这三种妓女最后走出妓院的方式各不相同。

“自由身”的妓女是所谓“自愿”为娼的，并与“掌班”的老鸨订有“借地生财”的合同，这些人不受掌班的多方拘管，在合同期满时不必赎身便可择偶“从良”（嫁人），或者另选妓院去“借地生财”。

“半自由身”是高利贷的抵押品。押人借贷的条件相当苛刻，被押者必须年轻。容貌差的，可将为娼收入抵作贷款的大部分利息；容貌一般的，可将为娼收入的全部扣在妓院，以娼抵债，不再另交，只要到期还本便可脱离苦海。容貌稍俊俏的，可将为娼收入的十分之八九抵贷款利息，抵押的期限和条件，要由妓院掌班与主家商定。

“不自由身”，是被人卖给妓院的，这些姑娘一入娼门便为掌班所有，生杀全凭掌班的心意。这样的妓女有两种生活出路，一种是“赎身”，一种是“从良”。

“赎身”，有的妓女侥幸地遇到知心，认为可靠的嫖客，能不惜千金，为妓女还清身价费、生活费……取得妓院老板同

意，就可以赎身脱离妓院，这是唯一出路，但很难办到。因为比较红的妓女，窑头是不愿割舍的，即使答应，也要索价高昂，一般人是出不起钱的，所以得到赎身的很少。

所谓的“从良”，是妓女设法从妓院跑出来，投身济良所“从良”。伪满时期，有些地方制定一些保护妓女的法律，妓女能投奔到济良所时，妓院就不许再追她了。济良所可为妓女介绍对象或找工作。妓女要给济良所报酬。不过妓院看管森严，为防止妓女逃跑或自杀，除规定严格制度外，常雇用更夫协助看管，妓女是很难逃掉的。

不管什么样的妓女，一旦进入了妓院，就如同掉进了火炕，很难有个好的归宿，除从良、逃走的外，有的病死在妓院里，有的不甘屈辱而自杀，有的直至在妓院里老死……到人老珠黄阶段，能够廉价赎身，走出妓院的，无论如何也算最好的下场。有的身患梅毒，被迫降低身价继续为娼，到头来不是死在娼院，便是流落街头，无人理睬，下场极为悲惨。

1. 从 良

在妓女院里，年年有新人落水，也有年华已去、失去姿色的妓女被淘汰，其中有少数人身体较好，老板就在她们身上榨取最后一笔身价费卖掉，美其名曰：许以“从良”，即被人买去成家；但多数妓女身体已被摧残垮了，有的患有性病，有的吸毒成瘾，她们难以“从良”。能够真正从良的，有这样几种情况：被有权有钱有势的人买去当姨太太，攒钱倒贴走出妓院，被平民百姓买去做老婆。但也有一些人又回到妓院，

因为已习惯于妓女生活。

第一种情况：被有权有钱有势的人买去做姨太太

大姐生在一个小康之家，可谓一块碧玉。在1938年日本侵略扫荡中，家被烧光，其父母死于日军的屠刀下，其祖母含恨自尽，抛下这个少女，举目无亲，衣食无靠。她无奈沿街乞讨，流落街头。

后来，人贩子瑰子香发现了大姐。瑰子香见她虽然蓬头垢面，可是仍掩饰不住她那细腻的皮肤、标致的身条、清秀的五官和一双大眼睛。瑰子香心里颤，心想：经过调训，将来可以把她送到二等妓院，挂出美人的牌子，那就是一棵拔不倒的摇钱树。于是她以帮助找工作为名，将她骗到据点，交给了老鸽子。她对老鸽子暗授机宜，进行个别训练。除对她进行常规训练外，单独给她减食定量，并在腰间扣上有刻度的板带，以练身体的曲线美。还用丝绸缠住脚掌，不让骨盖长的凸出。在强训期间，稍有不中媚鸨的意图，晚间便给她吃“犒劳”。

这个村姑无力挣脱羁绊，只得面从心违，把仇恨憋在心中，久而成病，面黄肌瘦，脖子渐粗，长出了“气瘰”。瑰子香为培植这棵摇钱树，请了一位老中医，终于为她治好了疾病。大姐在就医中发现，这位医生心地善良，便暗中向他叙说了自身遭遇，并恳求他设法营救。这时，瑰子香已将其它三个少女，以每人600元现洋的身价，卖到奉天（沈阳）“平康里”妓院。大姐说“平康里”内天天都有妓女被蹂躏致死，

死后扔进厕所，被粪车拉走，使她非常恐惧，因而下决心寻机逃走。在老中医的帮助下，她终于乘火车到了山海关。瑰子香发现跟踪追寻，在山海关车站将她抓获，一怒之下将她送进妓院，并立下三七分成的合同。入院后，瑰子香让老板给她灌了“百毒汤”（抵御梅毒的中药），而后给她浴洗、开脸、定发型、着艳装，做了“青官”。为期30天，瑰子香从中批帐1050块银元。“青官”期满后，又将她携至北票双顺堂。该堂院的老板是两个寡妇。经瑰子香与两个老板娘密谋，叫大姐又冒充“青果”。寡妇老板在门前挂出：“从山海关新到‘青果’，貌压群芳碧玉无瑕，请君一观”的招牌。于是，将北票一名富商骗进堂院。富商嫖客是北票街内一位有名人物，因久婚不育，想在妓院选一名可心的处女为妾。其目的：一是为了生儿育女，连接坟头上的烟火；二是为了装点门庭，显赫身份，便于交接权贵，发展自己的商业。所以，他初视这位山海关的“青果”，便一见钟情。于是付了重金，大操大办，他又做了“新郎官”。在洞房之夜，上床之前，大姐主动向富商吐露了真情，述说了以往。这位富商听后，不但没因受骗而产生反感，反而同情这位可怜的少女，并逐渐产生纯洁的爱情，最后富商答应赎她出院。“青官”期满后，富商又以每日40块银元的高价，包房三个月，瑰子香从中得到伪币2600多元，期满后，那位富商又以600元的身价把大姐买了出来，从此，大姐给那位商富生儿育女，成了一位贤惠的女人。

第二种情况：攒钱倒贴走出妓院

李雅芹历经两年的妓女生涯，那颗纯真的心就这样被罪

恶的社会吞没了，她恨透了这淫窟。她规劝青年人不要走下坡道……一天，一个青年走进她屋来，自称是五常国民高等学校的学生，名叫孙××，他哥哥是哈尔滨第四军管区宪兵团的中尉宪兵，他哥哥送他来五常读书，因不堪寂寞，来此风月场走走。听说翠兰堂有位正直的妓女，慕名而来。她破例将他留下，向他倾述了自己的苦难身世，继而诚挚地规劝这位青年人：“应当有志向，走正路，不该走下道，断送青春。何况我已徐娘半老，和你很不般配。只能把你当作小弟弟……”孙××听到这一席话，颇受感动，竟让雁月（李雅琴艺名）做他干姐姐。又说：“今后谁欺负你就找我，我想办法替你出气……”然后，他把老鸨叫来说：“这间屋我已包下，不许让别人住局。”说着掏出一叠绵羊票伪币，交给老鸨。从此，李雅芹晚间便可清净地睡去。

有个星期天，孙××又来看他干姐，结果大胡子警察也来住局，一阵拳打脚踢将孙××扯出了门外。翌日，孙××坐早车去哈尔滨找他哥哥来，把大胡子警察狠狠教训了一顿。

从此以后，老鸨对雁月再也不敢虐待，嫖客也不敢来闹事了。然而收入却日渐下降。除为了按数给老鸨交钱外，自己要有点积蓄，雁月只好破例接客。

一天，院里来了一位老实巴交的中年人，他指名找雁月。这人满脸憨厚，粗布衣裳，进门来肃立不语，吞吞吐吐地说：“我叫刘万海，是个剃头匠，本来不配来这个地方，可是听人说你是好人，我才来的，你同意吗？”雁月笑了，她说：“我是个妓女，有钱的大爷都可来。”他赶忙说：“我可不是有钱的大爷，我是特意来看你的！”雁月见他是个老实人，不忍戏弄他，就拉他坐在床上问他身世。

刘万海是本县腰贡人，自幼从师学理发，出徒后来五常做工，白天在城郊流动理发，晚间回城内王家小店住宿。几年来，手中尚有点积蓄，听人说翠兰堂有位很正直的妓女，几次都望而却步，这次终于壮着胆子走进青楼。两个同是天涯沦落人，便谈的很投缘。雁月婉言劝他，这里不能常来，免得染上梅毒，这晚，雁月主动留他住宿，并请他吃夜宵。以后，刘万海每隔三、五天就来看雁月，但他不在这里住宿，仅是促膝谈心。

似水流年，两个相识后，半年过去，雁月见他忠厚、淳朴、善良，便决心跟他从良。可是他手头仅有三百多元钱。难以如愿。雁月说：“钱咱俩凑，我虽不如杜十娘那样富有，但多少也有点积蓄，去了赎身钱，也够咱俩安家用的……”于是，雁月倒贴上了自己积蓄的钱，跟刘万海从良了，成立了新的家庭……

第三种情况：被平民百姓买去做老婆

兰香得了可怕的要命病，急忙从老鸨那里买了些保命丸吃了。似乎略有效果，可当天晚上还得接客。

一个青年嫖客走了进来坐在了床头。这青年汉子看上去面目还算和善，不象是个狠心的人。

“先生，我给您倒茶……”兰香刚要坐起，那汉子制止了。他自己动手倒了杯茶，给兰香也倒了杯。

兰香喝了一杯茶后，感觉好些了，对他苦笑了一下。接着就和这汉子闲聊上了。他是平民百姓，做点小生意，家住大合沟，叫尹坤，现在尚未成家。兰香看出他不是惯逛妓院

的嫖客，心里也愿意留他一宿。真怕他走后，再换来个凶狠的家伙。她那病状的身子就会吃不消了。两人谈了很长时间，时候已经不早，尹坤是花钱来的，总不能干坐一宿呀！兰香强打精神与他亲近着。

尹坤轻轻推了兰香一下，看着她的乳房说：“你这是病了，要不赶紧治一下，会丧命的。我哥哥就是专治这种病的先生，我找他想想办法……”

兰香吓得哭了，同时也感激地流出了泪水。尹坤真是个好心肠的人呀！他问兰香是怎样为妓的，兰香向他哭诉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他很同情。两个人躺在床上一直谈了一夜。

第二天尹坤走了，说两天后再回来。兰香和他虽然只接触了一宿，就有了依依不舍的心情。这是她第一次心里想一个男人。

兰香苦捱地等了两天，尹坤没有来。

转眼五天过去了，尹坤来了。兰香顿觉得病好了一半。尹坤今天穿戴得很整齐，还给兰香带来了很多的药。

兰香激动得热泪盈眶，扑在了尹坤的怀里，这是她第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女人，女人是需要男人的。尹坤一连住十天，起初老鸨对他很好，后来看他身上的钱已经没有了，就开始奚落他，想方设法把他挤走。为了留住尹坤，兰香取出她的一点点积蓄，让他打点一下老鸨。

又一晃十多天过去了，两个人的钱全花光了。这二十多天尹坤治好了兰香的病，但始终拒绝和她交爱。就剩最后一天晚上了，两个哭抱在一起，象新婚之夜一样，欢乐至极，悲哀至极。

“等我做买卖赚了钱，一定把你赎出去！”

兰香泪水满面地点着头。以前也有不少嫖客说过同样的话，但她不相信他们。而这次是从尹坤嘴里说出的，她完全相信。

尹坤擦着兰香的泪水说：“你们烟花女子命最苦啊！今天我从树林那片沙坑路过，看见扔进坑里妓女的尸体，全都赤条条的，连埋都舍不得一把土。那尸体有的烂了，有的还没烂，两个白白的乳房上爬着几个大蛆……”

“快别说了。”兰香哽咽着，捂住尹坤的嘴，“活一天算一天吧，这都是命中注定……明天你就要离开我了，也许永远也见不着面了。”

“别说这些！”尹坤眼里也噙着泪花。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这一夜过得太快了，转眼天就亮了。兰香和尹坤洒泪而别。

“用不了几天，我把那批货办完就来看你。”尹坤充满信心地对兰香说。

“……”兰香抹着眼泪点头。

尹坤的身影消失在路口的尽头。

斗转星移，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但妓女们的命运并没有由此而有多大的变化。唯一能燃起兰香对生命的火焰，就是见到她心上的尹坤。

盼呀，盼呀！兰香终于盼来了她的尹坤，原来他是被日本人抓走修铁路去了，日本投降了，人们才各自往家里走，尹坤回来后，把兰香从妓院里赎了出来，娶她为妻。两人开始了新的生活……

另外一种情况：返回妓院

金花被老鸨张氏领着逛大城市，来到了哈尔滨，找一个叫刘焕藻的在“喜凤堂”当掌班的。到那一看，掌班的翻来复去地查看金花，一会说瘦了，一会说胖了，又嫌喘气声太粗，又说嘴里出气有味，到头来就是没干成，掌班的反倒让金花和他过日子，也就是做公开的夫妻。

动乱黑暗的年月，没着没落，尤其是女人。金花终于就靠他过上了日子。

长春解放这年，金花一个人来到了长春。由于在妓院里呆习惯了，她跟一个只会吃喝的男人，天天为生活犯难。一天，她正在街上走，就听一个人在喊：“金花！金花！”金花回头一看，正是以前的那鸨妈张氏，就赶紧跑，没跑多远，就被张氏指使的两个小子撵上了。张氏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是干啥吃的不知道？往哪跑！”

那两个小子也动手动脚。金花没招了，就求张氏说：“你行行好，给我个吃饭的地方吧！”

张氏笑了笑说：“这还象句话，跟我走……”

张氏把金花领到桃源路，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地方，上面挂个桃红字匾，上刻“玉凤堂”三个大字。桃源路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字号，一家挨一家。张氏说：“你等一会儿。”

张氏进去了，不一会儿领出一个黄面婆子。冲金花指指点点的，最后说：“金花，你就在这里落脚吧！”

“价钱多大？”

“是批帐。”

“我分多少？”

“还用问吗？三七开。”张氏不乐意地说，“我给你领来的，给你个三就不大离儿了……”

就这样，金花又在玉凤堂落了脚。玉凤堂也有一间空屋子，是专门调教妓女的，谁稍有一点不对，老鸭子就把人送到里边，关上几天不让出来，不给饭吃，饿得人呱呱直叫，吃地上的蝼蛄和墙缝里的蝓蟊。

金花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时刻提心吊胆地煎熬着……

2. 逃 走

良家女人一旦流进妓院，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象商品一样全由窑主或老鸨儿摆弄，唯命是从。平常情况下受到的摧残已经够严重的了，带病接客就更为残酷。妓女生病，各种慢性疾病自然不在话下，即便是重感冒发高烧，也要强打精神应酬嫖客。这对妓女来说，忍痛逢迎，“笑在脸上，哭在心里”，甚至要在昏迷状态下听任嫖客摆布，已是十分残酷。而加倍残酷的则是身带各种性病，还要坚持接客。

所以，大多数妓女从被迫进妓院的那一天起，就盼望能尽快离开这惨绝人寰的魔窟，但又由于见不到外面的世界，要在嫖客中觅求一位善良、憨厚可以赖以赎身为良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冒险逃走，但真正逃出妓院的妓女并不多见。因为妓院里有专门监视和威逼妓女的打手，这种人物叫“伙友”，也有人叫“小打”。这些人整天在妓院里跑跑跳跳，看管妓女，“保护”妓女。如某某当官的让妓女到什么府上“出条子”，这时小打要陪妓女去，然后在门外等候，必须把妓女完好地领回来，绝不可让妓女趁机逃跑。再如，客

人相中了某某，领到房间里，老鸨子还派贼目鼠眼的小打盯梢，这些人猫在窗外，看妓女陪不陪客人睡觉，如果和客人过于好了，他们就敲门，喊：某某，妈妈叫你，其实是怕和客人真一条心。

尽管妓院对妓女严加监视和防管，妓女还是想尽种种办法，冒险潜逃，除了硬性逃跑之外，还有情人助逃或亲人助逃的，有逃进所谓的助善机关的等等。

下面就各种逃跑方式举例介绍。

第一种方式：情人助逃

金顺找到了菊花所在的那家妓院。为了不惊动窑主，只是在外面转来走去。恰好走到菊花的那间屋子的窗前，还正赶上菊花在说梦话。便把耳朵贴在窗户板上往屋里听，把菊花说的梦话听得清清楚楚，当喊到他的名字时，他就急忙答应了，声音还很大。结果被窑主听见，手里提着一把刀追过来。他发现有人提着一把大刀逼过来，便急忙走开。窑主追出一段路，连问他几句：“你是什么人，你是谁？”又叫他站住，他也没站住，躲在黑暗处，窑主也就不再追了。

当菊花与另一妓女走出来时，已被金顺看见。可是他发现曾经手里提着刀追过他的那个人跟在身后，他抑制住内心的激动，躲在黑暗处没有吱声，连动也没有动。为能亲眼看见菊花，也证明菊花确实住在听见她说过话的那间屋子而高兴。决心尽快再能见到她。

菊花与另一妓女回到屋子里时，天已经快黎明了。金顺一听妓院的帐房静下来以后，便悄悄走到菊花那间屋子的窗

前。用手轻轻敲几下说：“菊花，菊花，我是金顺。”

躺在炕上并没有睡着觉的菊花，清楚地听出这是金顺的声音。急忙下了炕，悄悄走到窗前，急切地把嘴贴近窗户说：“金顺，金顺，我听见了，我是菊花，我是菊花。”

金顺又问她：“菊花，你好吗？我是来救你的。”

菊花听出他的声音是激动的，感情是真挚的。立即呜咽得说不出话来。

金顺焦急地催问：“菊花，菊花，你说话呀，说话呀，你是怎么啦？”

菊花经他再三催问才说：“金顺，我没有脸见你啦。”

“你在胡说什么。我如果把你看成一个坏姑娘，还能来这里找你吗？”

“金顺，我已不是原来的菊花啦。你要理解我。我虽然对你还有原来对你的那颗心，可是我已经是被这个大臭水缸沾污了身子的人。你不要再找我啦。”

金顺听得出，她是陷入极大的痛苦中。必须要说服她，很快地与她见面，便又说：“菊花，你要知道，我金顺还是那个金顺，只要我还是那个金顺，就不会看不起你，就不会挑剔你。你要是不理我，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你要真是这样，我，我也就算没认错你这个人。”菊花的情绪虽然变得欢快，由于兴备和悲痛交集，仍泣不成声。

金顺说：“我来啦，你应当高兴，哭什么。”又焦急地问：“你能不能马上出来一趟？你要是不出来，我进去行不行？”

菊花说：“这家掌柜的心毒手狠，还雇几个打手。现在我不能出去，你也不能进来，要是被他发现了，你就没命了。”

“你说应当怎么办？”

菊花想一想说：“明天一早，我们在西公园的小河边上那棵歪脖子柳树下见面。你一定要等我。”

“你一定要去。”

“你就在那里等着我吧。我一定去。”又嘱咐说：“你快走，事事要当心。”

金顺离开后，由另一妓女相助，菊花装作在做一场恶梦之后，又吐又泻，口口声声说被几个横死的恶鬼缠了身。叫她还愿她还不。披头散发地赶走了前来看个究竟的窑主。

窑主也被菊花的怪样吓怕了，答应让一妓女陪她去还愿。菊花又找个理由退掉了两个小打。便与另一妓女坐马车到了西公园的门口。

公园里的河水已经结了冰，树木象没有了生机，枝梢随风摇曳。菊花与另一妓女正放开脚步朝前走着，突然发现从山坡下面的柳树林子里钻出五个人，一齐到歪脖子树下，张慌地东瞅瞅西看看。

菊花与另一妓女发现歪脖子树下出现了那几个来历不明的陌生人，便转身去看关在笼子里的展翅欲飞的孔雀。

当她俩走近孔雀笼子，扭过来，再次向那棵歪脖子树看去时，那几个人已经无影无踪了。这使她俩紧张疑惑起来。

忽然，有一个人影出现在那个小柳树林里，那人大大方方地走向歪脖子树，嘴里还哼着东北小调。

……菊花的眼睛亮了，亮得象燃烧着的火，她那个戴着毛毡帽头，身穿青布褂子的人的举止动作看出，他就是金顺，她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激动，百感交集的心情，使她不能自己。她对同伴说：“他来啦。”便不顾一切地向金顺走去。

当她接近金顺时，金顺忽然若无其事的，又漫不经心地转过身去，哼着刚刚唱过的小调走回小树林。

她尽管亲眼看见过曾有几个身份和来历不明的人，从这里走出来，又在那棵歪脖子下树逗留过，也不知道钻在哪里去了，却不加思索地跟在金顺的背后，走进柳树林，当她走进密密的树林的深处时，随着“祝贺你，”“恭喜你”的喊声，露出几张笑脸。

金顺拱起双手说：“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菊花已经看出，这几个人就是刚刚从树林子里钻出去的人。这几个人的出现和他们的欢声笑语，把她心中的忧伤、悲痛的情绪冲淡了许多。

金顺也作出欢快的样子，对菊花说：“这是我住的客栈里的几位伙计。他们担心我出什么事，是自动来帮我放哨，保护我的。”又对那几个人说：“她就是我找的菊花。”

那几个人用欢快的、赞美的目光看着菊花说：“我们去做我们的事啦，你们好好唠唠吧。”随即向四下走开。

金顺走近菊花，菊花也向他走去……

第二种方式：硬性逃跑

玉莲被拐卖到长春的一家妓院后，曾想寻一条死路。又一想，无论如何也得见爹娘一面。于是，她决心逃跑。

玉莲开始把这个妓院的里里外外，通通认真的观察了一遍。她住的屋子，窗户上钉的木框离地很高，黑天白天都关着窗户挡板，只有一块小玻璃能透进点阳光。

她住的屋子的厚板门，里边能闩，外边带锁。她去厕所

都要叫门，大茶壶和老鸨问明原因，才给她开门，并且还要在后面跟着。在屋外，通往门房的甬道还有一道门。老鸨经常坐在那里，看一下进来的狎客，每个姑娘接客时的往来言谈，她都听得清，看得见。

掌柜的为防止玉莲逃跑，雇用了两个流氓打手看门。这两个小打是地痞无赖，没有正业，到这里为挣几个钱，也是为了逗逗姑娘，啃个“槽帮子。”

玉莲下了逃跑的决心后，把自己的随身的衣服都准备好，就熄灭灯，倾听外面的声音。

到半夜的时候，玉莲听老鸨在甬道里与别人谈话。有个男人说：“老妈，你就行个好，可怜可怜我们哥两个，叫没开出牌的那个姑娘陪一陪我们。”老鸨说：“你们这种人都是馋猫，馋狗。现在只有一个姑娘闲着，可以去。只能摸一摸她的嘴唇。”另一个男人说：“老鸨，那就叫我搂一搂你吧。”老鸨说：“你这不要脸的东西。那么大了，还得叫老娘奶奶呢！”

一阵嘻嘻哈哈的狎逗声和脚步声过后，甬道里平静了。

窑主打了一阵瞌睡，从炕上爬起来一听，屋外很静。悄悄走出去一看，甬道里没人。便急忙把玉莲住的屋子的门上的锁头打开，准备趁老鸨不在钻进去。他不知道老鸨做什么去了，便又回到自己的屋子，听动静，等时机。因为心急如火燎，等的不耐烦了，便拣起半个烧鸡和一个猪爪，倒上半碗酒喝起来。

说来也十分凑巧。玉莲听见有人把门外的锁头打开了，然后又走开。便猜知掌柜的可能要对她下狼爪子，就决计尽快离开这里。当她听到甬道里没有了谈话声和脚步声后，就悄悄地把门推开，跷着脚走出去，把门重新关好，贴着墙走到

大门口。帐房先生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为玉莲提供了良机，她大着胆子，把门闩拉开，走到大街上。

玉莲借助月光钻进了小胡同，朝西南方向跑了一段，才在一家墙角里停下。玉莲喘喘气，稳定下那紧张得快要跳到嗓子眼的心，想一想去辽阳的方向怎么个走法。她对这里的路不熟，身上又没有钱。只好用两条腿走，讨着吃过活了。她想，不管怎样也快些到辽阳见爹娘。于是，她按自己的判断爬起来。玉莲心里只知道越往前跑离那家窑子就越远，他们要找她，要追她就很难了。她要赶在天亮前跑出长春城，去迎接一轮新的太阳……

第三种方式：逃进助善机关

下面是长春新生妇女习艺所张宝玲给我们讲述的关于妓女祥云逃进助善机关的故事：

我认识一个姐妹，叫祥云。

当时，我是在“春立堂”混事。

我25岁那年四、五月的时候，妓女们穿的都是大褂。我刚接完一个客，就听门口吵吵闹闹的。我走出来问一下叫鲜花的妓女。

“出啥事啦？”

“有一个人跳楼。家常便饭！”

“谁？”

“祥云。”

我和鲜花时常有“棒子客”，所以我俩常说话。有什么事她都不瞒着我。我问她祥云跳楼的原因。

鲜花说：“还不是因为不赚钱啊！接个南方军官，人家看她有病，把给的钱又要回去啦。掌班的就把她弄到小楼上狠狠揍了一顿，完了，掌班的就回屋歇息去了。后来，掌班的又打发一个小丫头招呼她来训话，祥云在门口站着，那小丫头就站在门口骂，祥云一点心思也没有，就跑上楼去跳了下来。”

后来大伙抢救，祥云没死。

到困城那年，祥云病的已不轻，腿由于性病，烂了个大洞，走路一拐一拐的。

掌班的说：“长春混不下去啦！咱们挪地方。”

“去哪？”

“去北京，我领你们没亏吃。最后给你们每人找一个养老安身的地方。”

4月23日，我们要上路了，祥云哭着对掌班的说：“带上我吧！好歹我在您这里干过。”

掌班的当时想，祥云是个没期限的妓女，窑子就是她的家，多带走一个不就多一个赚钱的吗，于是就把祥云也带走。

到了北京，我们起初在一块，可祥云老了，又有病，挣不着钱。掌班的说：“你呀，还是自个维持吧！”就把她卖进北京一个四等窑子里面去了。

临要走的前几天，祥云回来吃饭，掌班的就骂：“不赚钱还有脸回来吃饭，白搭上那个新衣裳！有脸对得起那身新衣裳呀！”

祥云那几天可上火啦。

头天骂她，第二天祥云就没回来吃饭。

掌班的派一个叫哈淑艳的妓女去窑子找她，哈淑艳到那

一问，人家说她走了。两边都没有人，四等窑子也来人找，都没有，就知道是祥云逃跑了。

那时，各地都曾设置过“济良所”，专为冒死跳出“火坑”、跳出“苦海”的妓女提供庇护和临时生活保障，官府明令规定，凡能逃进“济良所”的妓女，原欠妓院的身价和债务一律作废，有人自愿领去为妻的，只要交出铺保、交齐妓女在所期间的临时生活费，便可领人。

真正能逃到这种“济良所”的妓女是极少有的。幸运的是，祥云就跳出妓院，逃到了这样的助善机关。逃跑成功的妓女极少，但逃跑被抓回来的妓女却非常多，被抓回来，第一，免不了一顿毒打，第二要被扣许多钱，第三将被更严密地控制，一个叫常玉兰的妓女，因几次逃跑，后来被狠心的老窑主破去了手脚。窑主对逃跑的妓女手段之狠毒，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以上情人助逃、硬性逃跑、逃进助善机关这三种方式外，还有亲人助逃等各种方式。但是，也有极少数妓女逃出妓院，在外面呆一段时间又返回到妓院的，因为这样的妓女只能在妓院里生存。这样的妓女灵魂已被腐蚀，认为妓院是天堂，里面的风是香的，灯是明的，夜夜美酒笙歌，每天午饭都是猪肉里打滚，烟卷供着抽。由于她们在妓院里养成了抽烟嗜酒等习惯，到外面则无法得到满足，她们什么也不会做，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再是，有的妓女对生活心灰意冷，深知世态炎凉，宁愿死在妓院里。所以，尽管这样的妓女千方百计地冒险逃出“苦海”，她们最后还是自愿又回到妓院，过那种淫靡耻辱的生活。

3. 归 宿

有利从优，无益则弃。青倌阶段的妓女由于年青貌美，能歌善舞，引来不少的嫖客，为窑主赚许多钱，窑主和鸨儿娘会特殊款待。但到后来，当妓女患上各种病症，不能接客时，窑主就不肯给钱医治，感到在妓女身上无利可取，就强行驱逐门外而弃。

还有的妓女到了身衰体弱半老之年，狎客稀有，门前冷落，窑主无利可得，便一脚踢开，陷于苦境，这就是妓女的终身归宿。

按妓院的规矩，妓女在行经期，只许在经血正旺的日子休息一天，其余的时间要照常接客。而且，休息那天，也只是不接“住局”（陪宿）的嫖客，“出盘子”仍要照常。由于行经期接客，往往造成各种妇女病，出现腹痛、发烧等等，久治不愈。有的妓女还因此造成月经突停，甚至闭经。最不人道的是不准妓女生孩子。又没有绝育手术，老鸨只能弄些含有毒性的汤药、药丸给妓女强行服用，或者弄点水银、麝香浸泡一根细绳给妓女扎在腰上。有的妓女用药无效，真的怀孕，便强行堕胎，造成致命的创伤，甚至人身死亡。

有的妓女因为忍受不了老鸨的残酷对待和嫖客失去人性的摆弄，含恨自杀。有的雏儿在初次接客时，甚至会被蹂躏致死。妓女死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总的来看，自杀、被轮奸至死、病死的情况较为多见。而妓女的最终归宿，除了少数“从良”或逃走外，不是死掉，就是老死在妓院，或被赶出妓院沦落在街头，其下场极为悲惨。下面介绍的就是妓女的归宿情况。

第一种：自 杀

民国 22 年（1933 年）日本年号为昭和 8 年。这年的秋天，9 月 9 号，日本政府发表承认满洲国声明书，把中国正式沦为殖民地国家。9 月 12 号，满洲国公布《治安警察法》。

一些卖国求荣的军阀土匪们竟个个混上了官衔。其中，唐三拜子又高升了，他从行动队长混了个警察署副署长。就是这个唐三拜子把小月阁妓院里的妓女李淑珍残害死的。

那天，这小子耀武扬威地来到公主岭，把兰香和李淑珍接到了一家公馆，说要庆贺他荣升高官显爵。

李淑珍的命是非常苦的，她的家中有两个孩子。可她的男人却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又嗜赌成命，赌博弄得他家徒四壁，以后她那男人还大量吸毒，原本做的小买卖也全部典换成白面吸了。后来这狠心的男人，却把自己的妻子偷偷地卖到了妓女院。

当李淑珍明白自己被卖到妓女院时，什么都晚了，她惦记孩子，苦捱着，平时省吃俭用。她想凑足了钱，好赎身出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可没料到她竟死在了妓女院。

唐三拜子在公主岭吃喝玩乐了三天，在他最后一天要走时，却兽性大发，发疯似地侮辱妓女。

唐三拜子先在老妓女那里恣情地发泄了一阵兽性后，当晚又喝得酩酊大醉，一头栽在李淑珍的房里，其实他是来找漂亮的兰香妓女的，不幸的是李淑珍遭了殃。

兰香的房间被老鸭子偷偷安排了别的嫖客，一听说唐三拜子回来了，她吓坏了，幸亏他喝得人事不知，老鸭子令人

把他搀扶到李淑珍的房间，又给两个侍卫安排了窑姐睡下。

第二天天快亮时，唐三拜子这个畜生醒了，一看身边睡的不是兰香，不由大怒，高声叫骂着，一把揪住李淑珍的头发往墙上撞了几下。李淑珍吓得跪地求饶。

“不干我的事，是乔妈妈安排的……”

“他妈的！一会儿我让老鴿子和我睡觉……”

唐三拜子圆睁通红的醉眼，嘶哑着嗓子吼叫着。由于昨天晚上喝了不少的酒，他想尿一泡，忽然一个坏主意产生了。

他猛地闼上了门，把被单撕成条子，然后把李淑珍绑在椅子上，李淑珍不知他要干什么，吓得大呼救命。唐三拜子狠狠地打了她几个耳光。

“我不是要杀你，喊什么？嘿嘿。”唐三拜子凶神恶煞的长脸上出现了残虐的淫光。说完，他又从被子里掏出棉花，塞满了李淑珍的两个鼻孔，紧接着，解开裤子，对准李淑珍的脸就尿上了。

“这叫洗温泉，怎么样，温度够吧？滋味不错吧？哈哈……”

李淑珍的鼻子被堵上了，只好用嘴呼吸着，有些尿水随着她急促的呼吸，进入了她的口腔，甚至呛进肺子里，她当时眼泪都流不出来了，气得几乎要背过气去。

唐三拜子憋了一宿的尿，全撒在了李淑珍的脸上。

李淑珍受到了人生的奇耻大辱。她和妓院里的姐妹们哭诉了惨遭侮辱的详细经过。妓女们气得高声大骂着唐三拜子这禽兽不如的东西。这个畜生不如的东西已经离开了妓女院，怎么骂他也听不见的。就算他不走，这些社会最低层的下贱妓女又有什么法子呢？没想到，悲惨的事情发生了：

当晚，李淑珍乘人不备，吊死在小月阁后门厅的房梁上。

李淑珍死了！人们传播着这个凄惨的噩耗。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整个妓女哭声一片。为李淑珍悲惨的死，也为妓女们的命运。

老鸨子急了。妓女们哭声不断，都一起拒绝接客。趁混乱之际，有两个新进来的妓女逃跑了。妓女院更乱了，老鸨子一面假惺惺用好言好语安抚着妓女，一面派人去寻找她刚用钱买来的两个雏妓。

李淑珍的小命，如同草芥一样在人世上消失了。她用血泪积攒的一点钱（那是准备赎身出去用的）也被狠心的妓女老板收了去，说是补偿一下那两个逃跑的雏妓卖身钱。

老鸨子对李淑珍的死一点也不同情，反而对她感到很憎恨。因为李淑珍的死，影响了她每日的财源。这个狠心的婆娘，想到的就是钱，压根没有一点人性。

第二种：折磨致死

红花还未发育成的小生命，在开苞的第一天晚上，便受到了致命的摧残。

给红花“开苞”的嫖客钱先生体壮如牛，在进“凤玉堂”妓院之前，服足了“金枪不倒”的药，他那疯狂毁灭性的兽欲，一憋气干仨钟头，精气还强盛不衰。弱小的红花，直疼得流干了泪，咬破了嘴唇，身子底下的褥子被鲜血浸透了。她实在受不了了，爷爷、爸爸叫了几十遍，哀求要去厕所大便，姓钱的才暂停下来。

小红花踉踉跄跄进了坡下一个厕所，她肚子疼得肝肠寸

断，解衣蹲在茅坑上，想把疼痛从肚子里排出来。只觉一股热乎乎的液体从下体里流出，那不是尿，而是血。大量的鲜血汨汨地向外流淌。

红花疼得要死；也吓得要死，茅坑里一阵阵冰冷的寒风，刀子似地吹进她的阴部，灌进她肚里，一剜一绞，折腾着她的肝脏、肠胃，她疼得连哭的力量也没有了，紧抱肚子，倒在雪地里打滚，“娘啊，”“娘啊”地喊着挣扎。她再也没有力量爬回去了，她知道自己离死不远了，爬回去也是死，因为房里还有那个“金枪不倒”的黑罗汉等着她。她决定死在洁白的雪地里。

在巨大的痛苦中，她除了喊娘，就是喊着另一个人的名字：“美花姐，救救我呀……”她此时多么想见到美花姐姐呀！一想到美花，她又不想死了。快过年了，姐姐还在等着自己去“坐更”呢，姐姐做的那朵大红头花，一定又艳又美，和妈妈做的一个样。她想活，她想戴着大红花活到十四岁。想到这儿，她咬牙系上裤子，拼命地往外爬，挣扎着要去找美花姐。

她终于艰难地爬出了厕所，冲着上坡的街道，扒着积雪，一下一下往上挪，挪一步，喊一声：“美花姐”！声音弱得象幽幽落地的雪花，还没爬到凤玉堂的门口，她再也爬不动了，脑袋一歪，昏死在街道上。

雪还在无情地飘舞。不一会，那个卧着的小身影，就变成了一个雪疙瘩，和洁白的山路浑然一体了。

雪埋葬了一个惨死的小生命……

杨玉花原是河北唐山人。1935年她在秦皇岛妓馆里当妓

女。有一回，掌班的对她说：“人挪活，树挪死。我给你找个地方混事吧！”

“到什么地方？”

“上北荒。那边富的从地上抓把黄土都能攥出油来。”掌班的描绘得极为诱人。

杨玉花听信了她的话，于1939年她28岁那年，被领班的给卖到长春市欢乐地傅××开的妓馆当妓女。玉花所在的妓馆对面也有一个妓院，是张××开的。

这个姓张的老鸽子原籍河北省，绰号“张小脚”，她早在1930年就在河北唐山市妓院当妓女，19岁和人贩子张××结了婚，然后二人一块来到长春开的妓院。她的妓院里除了中国妓女外，还接过四个日本姑娘，她动不动就“收拾”这些妓女。

有一次，一个妓女一天接了共28个“条子客”，累的浑身象是散了架。这时，又来了一个有钱的嫖客，点名要这个妓女接待。玉花一看她实在不行了，就去找老鸽子说情。谁知老鸽子指着玉花的鼻子尖儿说：“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她吃着我的，穿着我的，住着我的，花着我的，只要肚子软和，就得上！”

接着，老鸽子揪住玉花的头发，当着众人的面打了起来，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个多嘴多舌的！”差点把玉花给打死。

后来，这里妓院东园往西合并。玉花被归到“张小脚”的妓院内去“出门子”。老鸽子对她进行了更残酷的蹂躏。

一次，妓院里来了一个富商，老鸽子让玉花去接待。这位富商大腹便便，样子也极为凶狠。他走进玉花的屋，坐在

了床头，让玉花给他脱衣服，刚脱完上衣，富商忽然说：“停！先把你的衣服脱光！”玉花忍辱脱光了衣服，就想往被子里钻，却被富商象抓小鸡似的提起扔在床上。随后，那位富商退掉下衣，一团白肉象座小山似的压向玉花，玉花的身子被压在下面，丝毫动不得。谁知“这团白肉”瞎忙活了一阵，得手不成，气的嗷嗷直叫，原来他由于过度纵情妓楼，失去了性功能，富商就要与玉花“口交”，玉花宁死不从，赤身逃出了屋。结果挨了老鸭子一阵毒打，将她打得遍体鳞伤，仍不准她停止接客。

由于在妓院里常年受折磨，玉花不久就染上了疾病，病一来，她就吃点大烟，虽然当时减轻了痛苦，其实是加重了病情。

玉花曾对老鸭子说：“妈妈，给我点药治治病吧，我实在坚持不住了。”

老鸭子铁着脸说：“我们这里哪有药，你快点挣钱吧，挣多钱了再找医生。”

玉花的病已极为严重，躺在床上起不来，她哀求老鸭子说：“妈妈，我跟你这么多年，给你也挣了不少的钱了。给我块大烟治治病吧！”

老鸭子说：“臭美！你有钱吗？一万元！”

就象小豆粒那儿大的一块，老鸭就管妓女要一万元，这不分明是在要妓女的命吗。不久，可怜的玉花黑夜里病死在床上……

4. 人老珠黄

在妓院里遭受蹂躏的女子，长到三十几岁，便已进入人

老珠黄阶段。由于妓女成天被迫接客，肉体上的摧残，加上精神上的痛苦，身体都虚弱的很。到人老珠黄阶段，老妓女的生活是每况愈下，因为红颜已尽，有钱的嫖客很少光顾，挣不来钱，老鸽子也不会给她们“补助”。因此，老妓女的处境是最为悲惨的，妓院还往往转卖给最下等的妓院，或由嫖客赎身，或家属领回，有的与亲人失去联络，妓院只得少给些钱让她们自谋出路，她们也只有流落街头，靠讨饭为生。

人老珠黄阶段的妓女，很少能接到嫖客，嫖客更不拿她们当人看待，下面这件事可略见一般老妓女的悲惨：

已到风烛残年，上了岁数的老妓女，往往十多个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偏房里，门口写着“大减价”三个字，花一元钱就可以玩三个老妓女。

妓女唯一的财富就是自己的脸蛋和肉体，所以，那些老妓女们也都刻意地抹廉价的胭脂。可一般人是没人找老妓女作陪的。

只要有一个客人进老妓女“大减价”的屋子里，所有躺在地上苟延残喘的老妓女会“忽”地一下子站起来，脸上挤着笑容一齐围上来。

一天，有个有钱有势的嫖客万某，却钻进了“大减价”的房间。

坐在地上，或躲在那里的老妓女忽的一下子站起来。她们骚首弄姿地围上了万某。总算来客了，她们谁不想挣点钱呢。可老妓女的岁数有的比万某他妈的岁数还大。

有钱的万某两只长胳膊一下子搂住了一大堆老妓女，戏谑地说：“姑娘们，你们今天人人有份，我花钱把你们全包下

了。”

老妓女们纷纷一怔，不明细情。但想到能挣着钱就不需要考虑别的了。

“我现在给你们准备了赏钱，但要看看你们谁干得出色啦！现在，你们把衣服全脱光，然后趴在地上，让我当马骑，围着这屋子走两趟就可以得到赏钱……如果谁要不肯的话，就让我抽你们三皮带，白抽，一分钱也不给。”

老妓女们面面相觑了一阵，一是害怕万某的势力，他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卫兵；二是得到钱的欲望。大部分妓女脱光了衣服，趴在地上。

万某骑在一个老妓女的身上，残酷地喝叫着：“驾！”

第一个被骑的老妓女身体较结实，但她毕竟年岁已大，加上风尘女子纵情酒色，终究没多大力气，何况万某腰肥体壮，象头肥猪。只驮他跑了两圈，早已大汗淋漓，可她还是努力坚持着，再有一圈赏钱就拿到手了。

万某的两个侍卫有些看不上眼了。

“署长，这太……”

“太什么？这叫青官骑瘦马，巡查全天下，驾！”说完，万某在老妓女裸露的屁股上狠狠抽了一巴掌。

老妓女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圈。万某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零钱，极其奸诈地扔给那个驮他三圈的妓女。

看到有人得到了赏钱，顿时激发了其他妓女愿为人骑的念头。

有钱的万某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他又骑在一个个妓女的身上。可再没有一个老妓女能得到赏钱。因为歹毒的万某骑在上面，看看快到三圈了，就用力往下死压，他那双大长

筒皮靴子使劲往地上拖。有的妓女只转了半圈就一下子匍伏在地上起不来了。

万某踩着妓女的脊梁骨站起来，发出兽性般的淫笑。

“你们这群废物，驮了一辈子，现在竟没第二个能转三圈。”

几个老妓女都累得汗流浹背，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大喘。

有钱有势的万某玩够了骑人马的游戏，临走时，又想要老妓女们开心，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往屋地上一抛。

“快抢吧，老夹杆子们！”

老妓女们争先恐后地趴在地上抢着钱。

这群老妓女们，因为挣不到钱，妓院无利可图，早想抛弃她们，无奈老妓女们就是赖在这里不走，最后，有几个染病得不到治疗，命归黄泉，结束了自己牛马不如的一生。有两个被家人接走。无家可归的几个老妓女知道在妓院里也绝对没有好下场，就接受了妓院给的几个钱，整天在街头上流浪，死活没人管……

四、妓女与性病及其它

1. 性病的种类、状态及病源

由于妓女频繁接客，差不多夜夜更换新嫖客，很容易染上梅毒、下疳、淋病等等。性病（所谓花柳病）很不容易治好，并且易传染给他人。因为妓女有病也得不到治疗，所以妓女十之八九都有性病，可以说，当娼妓没有不得性病的，甚

至第一次接客性交之后，如果这个嫖客患有梅毒，马上就被传染。染上梅毒的人，皮肤苍白，形容枯槁，经过几个月，毒漫全身，各处溃烂，以至头发、鼻骨脱落。梅毒攻至头顶，生一巨穴，称这为通天炮。在妓女之中，有人害性病迎春而发，被关禁闭室，病人先烂掉齿龈、鼻翼，随之失明，最后脑裂缝而死。有的患“歇斯底里”，被折磨得非人非鬼，最后气息奄奄地结束一生。有的身患崩漏，在污血潭中喘完最后一口气。

妓女患上性病一旦为众人所知，立时身价下降百倍。请看一位妓女患上性病的状态：

每当半夜后、黎明前，中州街就出现一个扫街扒灰的丑姑娘，她象只夜游的小动物，忽明忽暗的幽灵，一到客人睡觉，夜半人静，她就悄悄从坡上的空街走下来，托着扫帚，沙沙沙地扫街，黎明送客时，她就守在最早送客的青楼门口，问主子：“要扒灰吗？”得到主子的应允，她便到楼上，把火盆里已熄灭的碳灰，用簸箕端走，接着又到另一个送客的青楼去扒灰。她就是靠这最低下的劳动，挣回一点点粗窝头维持着生命。那本来就瘦弱的身子，加上病饿，更是皮包骨头，然而她的鼻子，已不再象秤砣，而是象熟透的柿子，烂了，流着脓血。当烂成一个浅坑时，捂着橡皮膏。这病弱女子浑身的花斑也开始溃烂，无论是客人或是妓女，只要碰上她，都象遇见鬼似的躲开，她到楼上扒灰时，也常被妓女或老鸨子驱骂：“快去快去！烂货！以后少往这儿来。”她比茅坑里的绿头苍蝇更叫人讨厌。但就是她，几个月以前还是挺受嫖客欢迎的“红姑娘”，没想竟让性病断送了一切。那些昔日不如

她走俏的妓女现在可以回过头来嗤笑她了。最危险的是，这样下去她会很快死掉。性病使她由妓院里的“红姑娘”变成了乞讨鬼。

得了梅毒如不治疗，往往不到一年，便要毒漫全身丧失生命。如果侥幸治疗痊愈，大多不能生育，或生有子女，也是残缺不全，很难成活。民国和伪满时期的统治者也指定花柳科医生按月为妓女进行检查，限定停业治疗，但那时的这类医生，一有“后台”，二要赚钱，总是不肯认真用药。医生拖得时间越长，自己赚钱越多，妓院损失越大。这样，老鸨子就不得不忍痛花钱，向指定医生行贿，买得一张“准予营业”的许可证。医德较好的医生，还认真用药，使之达到基本治愈；不讲医德的，推出门了事，性病仍留在妓女身上。妓女带着性病接客，要比其它疾病加倍痛苦，而且绝对不能让嫖客有一丝一毫的觉察。有时有的嫖客有所怀疑，妓女便要装出格外的热情来哄骗过去。否则，一经声张出去，这个妓女就会成为无人问津的“臭货”。旧社会性病流行，妓院是最大的传染源。

旧社会得了性病，也是可以治的，用“六〇六”、“九一四”等药物治花柳病很有效果，但窑子老板只图省钱、赚钱，对妓女的病不放在心上，有的听其自然发展，因而死于梅毒，就成了娼妓固定的命运。

2. 患病的妓女对嫖客的双重心理

花柳病是妓女的所害怕的要命的病。这种病对妓女来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妓院不顾卫生环境和妓女健康，有的妓

女患病毒还令其接客。来逛窑子的可以说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有，有富商也有穷汉有土豪也有土匪，有当官的也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还有大学学生呢！所以花柳病就很难制止。

在妓院，如果哪位姑娘得了病，根本没人管，老鸨看看病得严重了，就会如扔垃圾一样把妓女甩出去。所以妓女即使染上了梅毒，也不敢声张，怕老鸨半夜把她抬出去扔掉。这样，妓女会强忍着疼痛，也不敢向嫖客吐露真情，她们需要嫖客的钱，不得不害嫖客的身子，况且有些嫖客发现妓女有病，会夸大病情禀告老鸨的。老鸨知道后就会半夜把妓女拉出去偷偷抛进沙坑。再说，有的妓女还存在一种复杂的报复心理。

下面举的是一个患上性病的妓女同另一妓女的对话，可以看出妓女对嫖客的报复手段：

在床头上，月娥把两只手搭在女友肩膀上，脸色突然发白，脸也显得难看了。

“告诉你吧，我传染上杨梅了。”眼下正红的姑娘月娥伤心地对知心的妓女金娥说。

“苦命的妹妹，多久了？”金娥问。

“很久了。”

“你知道吧，”金娥轻轻地说道，“我几乎猜到了，总得治啊，妹妹。”

月娥气愤地踢了踢脚，说：“不，决不！这样痛苦地活着还不如死去。我决不传染给姐妹们。可那些两条腿的畜生，我有意传染他们，每天夜里传染他们十到十五人。让他们烂掉身子，让他们再把梅毒传染给他们的妻子、情人和母亲、父

亲。让他们统统完蛋，这群不折不扣的畜生！”

金娥小心地、温柔地抚摸了一下月娥的头，说：“难道你就一直这样下去吗？妹妹。”

“对。可你们用不着怕我。我自己挑选男人。挑选最愚蠢的，最漂亮的，最阔气的，最神气的，以后决不让他们找你们任何人。我在他们面前装得浪荡极了，你见了准会笑的。我发疯似的咬他们，抓他们，喊叫，颤抖。他们这群傻瓜还真相信呢。”

“你怎么瞒过先生呢？”

“哪一个医生也看不见我得病的地方，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马马虎虎的。”

月娥喘着气，眼里流出灼人的辛辣的眼泪——愤怒和仇恨的眼泪。

患上性病的妓女也并非对所有的嫖客都施行报复，坑他们的钱财，害他们的身子。妓女恨的是那些虐待女人，到妓院发泄情欲、性欲的淫棍。而对善良、淳朴的来妓院是为了解除寂寞的人，则好心推开他们，以防染上病毒，导致家破人亡，下面就看上个事例中提到的月娥是怎样劝解青年学生的。

月娥双手搂住青年学生的脖子，把头依在他怀里。他们这样默默地呆了几分钟。

月娥突然低声问青年学生：“你来妓院，不怕染上病吗？”

青年学生打个冷战，回答说：“当然可怕，可我就找你一个人来解除寂寞。你大概会告诉我的，对吧？”

“对啦，我当然会说的。你听说过那种叫杨梅的病是怎么回事儿吗？”月娥恍惚地说。

“当然听说过……烂掉鼻子……”

“不，不仅是鼻子！人全身得病；他的骨头、血管、脑子都得病……有些医生说那种病能治的。能治好吗？身体腐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随时可能中风，因为右半边脸、右手、右腿死了，活着的不是人，而是他的一半。一半是人一半是死尸。他们大部分都要发疯。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传染上这种病的人都明白，他吃饭、喝水、或是呼气，也不能保证不马上传染给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妻子、儿子……所有得杨梅病的人生下的孩子都是畸型儿，早产儿，小癆病鬼和白痴。这种病就这么可怕！”月娥突然抓住青年学生的肩膀，让他的脸对着自己，说：“我告诉你，一个多月以前，我得了这种脏病。所以才不让你靠近我……”

青年学生不相信。

“你仔细看我指给你的地方……”月娥张大嘴，对着光线明亮的地方，让青年学生看她的咽喉。

青年学生看了一下，倒退了一步。

“你看见那几块白斑了没有？那就是杨梅。还没有发展到最可怕、最严重的阶段。你快离开这里吧，今后不要再来。”月娥轻轻地把青年学生推出了屋，“你走吧，咱们再不会见面了！”

花柳病不容易治好，却容易传染他人。“鸿喜堂”妓院的一个妓女把病毒传染到一些逛窑子的工人身上，使其得了梅毒。岗街屯的于海清是个22岁的强壮青年，当6个月采伐工

人，就从妓院那里染上了病毒，医治无效而丧生。

妓女患上梅毒，无钱医治，无法维持生存，只得被迫接客，她们的心情也是矛盾的，她们也受着病情和这种双重心理的折磨。所以，花柳病在妓院里一直是流于泛滥。

3. 变态性行为

妓女常年呆在妓院、呆在屋中、呆在床上，整天遭受嫖客的肆虐摧残，肉体麻木了，精神麻木了，灵魂也被金钱腐蚀了。嫖客玩弄妓女，妓女也想尽法子玩弄嫖客。她们有些在妓院里过着嫖客满屋、姘头满床的青楼岁月，久了，便不象刚进妓院时那样迷恋人家的一夫一妻的平民生活。妓女的心理发生了变态，性行为也就会发生变态，有的简直变态到污秽不堪、不人不兽的地步，当然这里面也有利欲熏心的因素。请看一个妓女的变态性行为：

茉莉替贵客周先生摘帽脱衣，先抱住客人的头吻了一下，便很快去铺床。周先生却拉住茉莉说：“姑娘，咱速战速决，不用铺床了。”茉莉贼笑着说：“你要玩什么花样儿？”周先生一手搂住茉莉，一手从内衣兜里掏出一根金条，在茉莉面前一晃说：“我要的花样儿很特殊，就看你敢不敢干？”茉莉一见到金条，乐得魂都飞了，她激动地望着金条，躺在客人怀里，怕客人飞了似的，一把抓住了客人的裤子，声音浪得叫人发麻：“周先生，你带了这么贵重的东西，找我茉莉真找对门了，我可是……保证叫周先生满意。”说着已给周先生扯开了下衣……

周先生忙说：“姑娘，那些花样我都不要，我只要你用嘴

吮……”茉莉一听有些反胃，可是她又绝不肯放过得金条的机会。茉莉很快应允照办。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妓女中受虐情况非常严重，这种病态无疑是因为长期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的结果。妓女受虐的病态情况多得举不胜举，可以从中看到妓女所受摧残有多么严重。

妓女们，有时因身体不适接客或逃避某些人的性虐待，她们甚至故意残害自己，这种残害有时是相当严重的，齐齐哈尔淑娇院的妓女白娘因经常吃肥皂而吃坏了胃（为了呕吐使嫖客生厌而去）。长春仙客堂的妓女杜小宝为了逃避一个老色鬼的纠缠，用剪刀剪豁了自己的一面鼻孔，使一张如花似玉的漂亮面孔变得丑陋不堪。沈阳后院的妓女张玉芬经常把自己鼻子弄出血。还有的妓女在自己肚子上刺满了令人生厌的花纹。有的妓女专吃使嫖客们败胃口的牛眼睛猪肺子一类食物。有的妓女故意把自己身上弄得很脏，内衣内裤多日不换……这些自残自伤的作法时间长了极易使妓女们心态发生恶性变化。

4. 妓女的精神病症

妓女除了容易患上性病外，她们的神经过度受到刺激，得精神病的人也不少，得了病，没人管，往往被遗弃而死亡。

患精神病，在妓院象鬼似的混日子。妓女本来就是不许有思想、有感情的，妓女是商品，就象供人享乐的一盒烟、一瓶酒，不管姓张姓李，不管熟人生人，只要人家肯出钱，就得无条件服从，强装欢颜，苟且偷生。有些妓女承受不了如此的精神摧残和肉体上的践踏，或受不住命运的打击和外界

的强烈刺激，神经出现问题或大脑失去控制，有的变得傻呆，有的成了白痴，有的歇斯底里，等等。这样，就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而老鸨却只顾赚钱，不予照理，妓女的病情到了严重时期，殴打嫖客，哭哭笑笑是经常的事。老鸨就只说“她发病了”，随即赶出妓院。

下面写的就是一个患精神病的妓女：

莲儿是中州妓女街翠云阁里的一个妓女。她聪明伶俐，又懂事。后来，不知怎么突然失踪了，掌班的托人到处找，也没找到。一天夜里，姑娘带着满身的伤痕来到中州街，倒在了翠云阁门前。窑主和老鸨子见她回来了，喜出望外，立即找医生给她治病。莲儿的病和伤都养好后，却突然就成了疯子。老鸨子又请来八方的医师给她治病，也不见好。再去请神道来治邪，都不顶用。

莲儿常住在街头的老槐树树洞里，鬼似的生活着，还偷拿了窑主练武的钢叉，谁家男人碰碰她的身子，她就闹着要杀谁。

一天，妓女秀月披上男儿装和一个雏儿丫头在妓女街上闲走。秀月壮着胆子走到老槐树下挪开了堵在洞口的荆筐。这一下她全看清了，里边的稻草里，睡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姑娘。这姑娘睡得好香，蜷曲着身子，轻轻打着鼾，全不知有人在她身边。秀月暗暗惊讶：怎么在中州妓女街上，还生活着这样一个人啊？她决心揭破这个谜，便推着姑娘的肩头喊：“这位姐姐，你醒醒呀。”这位睡着的姑娘正是莲儿，她仍旧一动不动。秀月跪下身子，钻进树洞，抱住姑娘使劲的摇：“这位姐姐，你醒醒，你病了吗？你的家在哪儿？”

蓦地，姑娘一激灵，睁开惊恐的眼睛，瞪着秀月，接着“啊”的一声惨叫，张嘴朝秀月手背上咬了一口，一脚将秀月蹬出了洞外。

秀月再看这位姑娘，五官都挪了位，显得狰狞、凶蛮。她身上穿着破旧的粉袄蓝裤、披散着长发，头上沾满柴草和鸟粪，黑手上的指甲，足有半寸长，看去象夜叉、魔女。秀月断定，这是个疯子，疯子打人是不要命的。秀月压住怒气，和解地说：“这位姐姐行好，叫我们过去吧。”姑娘不但没让路，反而捋起胸前一把乱发，往嘴里一咬，“呀”地一声尖叫，嗡嗡地托着钢叉，冲秀月盖头打来，秀月闪过疯姑娘的钢叉，撒腿就跑。疯姑娘持叉紧紧追赶，沙哑着嗓子高喊：“我不要男人，我不要男人——”。

正在危急之时，迎面跑来一位扫街的茶房老头。他把秀月往怀里一拉，身子一扭，很快拉下了秀月头上的破毡帽。奇怪，疯姑娘不追了，俊眼睛在秀月脸上转了几转，咣当丢了钢叉，一屁股坐在地上，张嘴大哭起来：“我不要男人，我不要男人呀！”

秀月谢过茶房老头，不解地问：“她为什么要杀我？”老头气哼哼地说：“你穿了我的衣帽，打扮成傻小子样，这姑娘见男人欺负她就发疯。”

不一会，翠云阁的主儿来人将疯姑娘莲儿弄了回去。楼上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和疯姑娘杀猪般的惨叫。

秀月暗暗为这疯姑娘的下场感叹，这疯姑娘，肯定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妓女中歇斯底里的人极多，比如哈尔滨的刘云，经常半夜惊起，要么摔东西，有时甚至光着身子跑出妓院；抚顺妓

女刘芳几次险些将嫖客活活掐死；通化妓女陈长珍一次发歇斯底里咬住嫖客的殖器不放口……据统计，妓女患精神病的高达百分之九，这是多么可怕的数字呀！

整个第二章，我们主要介绍了调查得来的关于妓女的大致情况。通过采访调查，我们对妓女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她们本来都是正常的人，拥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是万恶的旧社会，逼迫她们进了妓院，从事暗无天日的、以卖淫为业的行当。她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不幸的遭遇，她们也有自己的向往、爱憎、情感，却在妓院里受尽禽兽的蹂躏，成了最悲惨的社会牺牲品。

我们调查人员在走访妓院，同妓女、同老鸨子的谈话中，在同嫖客的谈话中都明显地意识到一点，那就是彻底解散妓院、解放妓女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全社会都应该对此给予支持。

其实，妓院的出现和妓女受压迫的悲惨历史在中国总有两千多年了，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开明的帝王和进步人士想禁绝这一畸形社会现象，但都未能做到，原因是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意识和腐败社会风气，始终未能改正。旧中国也曾提出反封建、男女平等、保障人权等口号，但实际上广大妇女在经济上还是不能独立，更谈不上人身自由。长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把女人看成附属品，男人的玩物，随意买卖、遗弃或被抵债、奴役、打骂等受到非人的虐待，旧社会不知有多少青少年妇女被拐骗，我们所列举的也仅仅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

极少数中的一部分。但就这些，可以使我们看到妓女受尽的凌辱，欺骗、剥削和摧残，她们的肉体和精神所受的蹂躏，几乎到了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程度，这是妓女最大的不幸，这是旧中国妇女最大的悲哀！

为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要下大力气，彻底将坑害妇女的妓院清除掉，把过着非人般生活的妓女解救出火坑、苦海，砸碎套在妓女身上的沉重经济枷锁，也砸碎套在妓女心灵上的旧式精神枷锁，让她们看到社会的光明，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温暖，真正成为社会的新人！

第三章 嫖 客

一、形形色色的嫖客

旧社会的嫖客，多半都是一些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权势豪绅和一些纨绔子弟，妓院成为他们荒淫度日、迷乱晨晓的去处。

当时的嫖客人物中，有军政要员、警察、军人，伪满政

府的官员，以及商人，他们大权在握，财大气粗，更迷恋进烟花青楼。

日本人侵入东北地区，当地政府已明存实亡，成为日本人的傀儡政权。

胡大棒是当时伪满警事厅侦缉队队长，是当地一大地痞，日本人来后，他就不顾自己的廉耻，往日本人那边靠，使尽了奉迎巴结之心计，对人民却是疯狂似虎，欺压百姓，强占良家妇女，干尽了各种坏事。

胡大棒家中有一房正夫人，两个姨太太，都是从良家百姓中抢来的，但他还不满足，很快就玩腻了，于是就整日在妓院中寻花问柳，全城的妓院都被他踏个遍，听说哪儿新进了漂亮姑娘，他是决不肯放过的。

就因为胡大棒是当地一霸，又有权势在手，谁不怕他三分，每到一处妓院，老鸨儿总是恭敬地奉候，生怕有不周之处，惹得这胡大棒一生气，谁也吃罪不起。

后来这位胡大棒便染上了梅毒，就死在了妓女的被窝里。

还有一位叫王钦的伪满政府官员，也是死命地投靠日本人，除了睡妓院，还把美貌的妓女送到日本人那里。

长春有个莲香堂，老鸨子叫莲妈，是从山东过来的，因为经不住当地地痞的敲诈，就投靠了他，报酬是除每月按三七同他分成，妓院的妓女随他享用，并且莲花堂每新进一个姑娘，都要先送到他的面前打个面，只要他看上，就先由他占用。

王钦当然乐意了，既有不尽的艳福享乐，又能得到实惠，他何乐而不为呢。这样一来，莲妈那边也安稳多了，因为有

了靠山，心里也踏实。

许多军人经常到妓院去闹腾，睡完妓女分文不掏，拍腿就走。老鸭子上前一扯，这些军人张口就骂：“老子为你们卖命，玩个婊子还要钱，惹火了老子非砸了你的臭窝。”老鸭子和他们辩理，这些军人二话不说，就把妓院砸个乱七八糟，然后扬长而去。

老鸭子终于经不起这般霸道，后来终于关门了，把所有的妓女都卖到别的妓院，然后改行干起别的生意。

在嫖客当中，除了各类军政要员，权势富豪，以及军人等，还有一些学生和从山东过来的劳工。

这些劳工为了糊口生计，闯到关东来出卖劳力，受着残酷的剥削，挣下一些钱，就到妓院去满足自己的性欲，这些人一般到妓院都是要铺，一次有一块伪币的，还有一块半的，过夜有两块到三块的。

而学生多半也是富家子弟，厌倦了当时的生活，便跑进妓院去发泄，寻找一点快乐和精神上的满足，他们的经济来源总比那些劳工要好，老鸭子对他们也很客气。

对这些嫖客，妓院的老鸭子总是很尊敬的，都很客气地称为“官人”，或都称为“大爷”，只是称“官人”要比称“大爷”倒是颇有些亲昵的味道，更利于进一步的调情。称“大爷”的也多半是些年岁过响，或是地痞恶霸，粗野不经的人物。而这些人 在妓女和老鸭儿的心目中，不过是些“逛窑子”的罢了。有时称“逛窑子”的，也只是对一些劳工，下层人物之流。

过去关东的木把子放排，顺流水从临江的望江楼放到丹

东，即南海，中间要经过一个叫马四台的地方，这里几乎家家的女人都开了暗娼，称为“海台子”，有些人家靠家里的男人出去挣了钱回来，而那些没有男人的人家，女人无法生存，只好靠开暗娼，挣木把们的钱。

每当木把们经过的时候，便有许多女人跑到河岸上去等，木把们一上岸来，就拥上去，问寒问暖讨好一番，然后就挂着到自己家里歇脚。

木把们放排是很苦的，往往又累又乏，他们劳动得了钱，就到这里来，看哪家女人长得漂亮，只要合意就跟着回家。

女人们把男人领回家去，便认真地伺候，做出可口的饭菜，木把们吃得高兴了，便同女人上床。

有的木把们见了漂亮女人玩不过瘾，就要在这里住上好多天，象一家人似的过日子，一起生活，不知道的人见了，真会以为是一对夫妇。对待木把们，这里的女人便很会卖弄风骚，亮出白白净净的肚皮，勾引男人上床。

等到木把们腰里挣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便离开这里。而有的则是搭了木排，专门为寻女人而来，玩得心满意足，然后留下大洋，再搭了木排回去。

这里的女人靠开暗娼维持生计，他们的收价并不高，比大城市的妓院要便宜，虽是如此很多人家也因此而富了起来。

二、嫖客对妓女的性要求

形形色色的人物走进妓院，掏出大把的大洋，住进青楼，主要是为了寻找欢乐，发泄性欲，这往往是一种露水夫妻的

性交易，表面上装爱作情，对妓女缠缠恋恋，情欲不羁，妓女也往往装出一副热情温柔的淫相，对嫖客百依百顺，情爱满怀。同时，妓女靠这种手段，卖弄风情，逗得嫖客欢心，然后多榨出一点油水。

嫖客为妓女进妓院，虽是为性欲而来，但是他们对妓女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有的是为玩弄妓女，有的则是靠花钱收买妓女，以便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一些政要人物，打入伪满政府，依靠种种手段，获得了政治上的地位，把握了一定的权柄，为了拼命讨好上司，巴结日本人，以图获利，就用妓女作为自己的工具。伪满时期许多政府官员，经常把一些政治交易拿到妓院去做。他们走进妓院，住上青楼，一边玩弄着妓女，使妓女作为他们调节情绪和寻找刺激的玩物。

当时有个伪满交通部长除了自己经常泡进妓院里，家里每次举行宴会，聚会什么的，还花钱把妓女拉到家里，每次都是从全城各个妓院挑选年轻貌美的，还要能歌善舞，单这项花销，每年就近万块大洋，这些钱都是他贪污公款和平时欺诈百姓得来的。

除了到各个妓院花钱包妓女，他自己还开了几处妓院，收妓女十多人，都是他用尽各种手段欺骗和抢来的，这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山东逃难来的。

社会黑暗，政府欺压，加上苛捐杂税繁多，又赶上山东闹灾荒，大量的劳动人民无以谋生，只得舍弃家园，带上老婆孩子下关东。而到了关东，更难以想象的是，东北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和伪满政府的双重压迫，使他们无以存身，于

是成群结队的山东难民流浪在东北大地，靠乞讨度日，有的一家老老少少，一天下来连一口米都吃不上，叫天不应，呼地不灵，饥饿时时刻刻都伴随在身边，死亡随时都会发生。为了本能的一个生存的欲望，他们情愿卖身到妓院，去遭受那非人的虐待和无休止的蹂躏，来换取一口饭吃，以满足他们那微薄的仅仅为活下去的生存欲。

当年的大军阀头子曹锟，在长春指挥修建东北军南大营。这个无恶不作的杀人魔王，双手沾满罪恶的鲜血。孰不知他还是个大色棍，对女人有一种特殊的贪欲。当时修东北军南大营，时间紧迫，军务繁忙，但他过惯了妓院里玩弄女人的生活，没有女人的日子，他实在难以熬过，虽然家中有三个姨太太，都是年轻貌美，但是他早已玩得腻了，她们身上的每一条沟沟坎坎，已引不起他半点情欲。

他手下有个司务长叫小六子，平时没事，就经常到妓院寻花问柳。他曾经做过曹锟的马弁，和曹锟私人关系很好。

后来这小六子染上了性病，但还是离不开妓院，他知道曹锟是个离不开女人的东西，但因为修东北军南大营，捆住了他的手脚，就整天在曹锟跟前讲一些关于妓女的轶事，还唱一些妓女们唱惯的小调，逗他开心，这样一来，曹锟就跟小六子说：“六啊，你他妈经常自己到妓院寻欢心，就不记得给你爷我也寻一个标致的妞子。”

听了这话，小六子马上就说：“锟爷，不瞒您说，小的早留心了。”

曹锟听完这话，马上就问：“那怎么样呢？”

“锟爷，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那个七马路胡同刚刚从

乡下来了一个丫头，叫小玉，长得那标致呀，年纪也不大，才十七八岁，您见了，一保就被迷上了。”

曹锬马上就高兴起来，这事就交给小六子。这天晚上，小六子就从妓院把小玉接了过来；曹锬这一见，当时就迷得眼花缭乱，那小玉长得真是出奇的动人，苗条的腰肢，体态匀称，貌似天仙，艳丽照人，而且那白皙的皮肤里，透出一股无穷的魅力，微微一笑，一双小酒窝象玉面上镶了两颗浮动的明珠，黑黑的眸子里含情流意。从衣服露出的纤纤大腿，白里透红，自然含韵，性的诱惑使他顿时产生无穷的性欲。

曹锬把小玉留在营中，整整呆了半个多月，直到自己兴致大减，才把她送回去，从此，曹锬跟小六子的感情更贴了，经常让他从妓院中找一些漂亮貌美的姑娘接回来。

后来，曹锬还提拔小六子做了自己的副官，小六子因杨梅病死后，他也染上了性病，找了许多名医给他治疗。但他仍旧留下了后遗症。

商人们则把妓女作为自己交易的代价。吉林有个商人，是经营布匹的，姓吴，因为人长得又胖又矮，人都背后叫他“武大郎”。一次，一个河南的布匹商来到东北吉林，带了一批上好的西洋花缎布，“武大郎”知道这批布东北地区是抢手货，要是这批布弄到手，肯定会赚一笔大钱。

于是他就找到那河南布商，要出高价把这匹布买下，但那位布商说什么都不同意，最后，价码一长再长，但那布商仍是迟迟不允。

正在“武大郎”无计可施，他无意中看到旁边的桌上有一瓶上等的女用香水，是外国货，一般人家妇女是买不起的，

只有富家千金和妓院里走红的妓女，老鸨子才舍得让她们用。再说那河南布商一人来到关东，又是住在客店，哪来那玩意，他灵机一动，便对那位布商说：“既然老兄不肯赏脸，我也就不再为难，不过，买卖不成仁义还是在的吗，况且你是来到东北，远离家乡，也很孤单的，我也有心尽一点地主之宜，不知老兄可否赏脸？”

那布商就问：“什么事，说吧。”

“是这样，后天是我家老太太的寿辰，我想请到舍下一叙，一来认一认我的家门，以后在东北有什么为难之事，尽可找我，二来，咱交个朋友，这次生意不成，以后机会还会有的。”

那布商沉吟半晌，最后只好答应下来。离开那位河南布商，“武大郎”就到了“大马路”的“怀春院”。

怀春院有个妓女叫宝玉，是昨天刚进来的，是老鸨子煞费心机从朝鲜骗来的。因为他和怀春院老鸨子私人关系很好，老鸨就告诉了他，并且说：“这姑娘要是一开身，肯定叫铺。”

他听了不信，还亲自跑去看了，这一看当时就被迷住了。当天晚上就同那宝玉睡了，那宝玉没有办法，倘若不答应的话，定然还要遭老鸨儿的一顿毒打。

“武大郎”一见那河南布商房中住了妓女，肯定是个色相人物，于是他想到了宝玉，若把这姑娘往他跟前一亮，不勾了他的魂才怪。

于是“武大郎”找到老鸨花重金把宝玉接回家去。

吴老太太生日那天，那河南布商果然来了，二话不说，主宾入席。这时候，宝玉假装佣人上来添酒。那河南布商一见，这宝玉长得真是漂亮，他从未见过这般美人，立刻就神魂颠

倒。把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那河南布商就醉倒了，一双淫邪的目光盯着宝玉直发呆。“武大郎”赶紧叫人把他抬到房中休息。

第二天，这位布商醒来看时，他简直就傻了。原来“武大郎”趁他酒醉，当夜就让宝玉到他房中同他睡了。

这时，“武大郎”带人闯了进来，骂这河南布商不仁不义，把他的亲侄女给糟蹋了，并且还要送他吃官司。

这河南布商明知是中了这“武大郎”的奸计，却有苦难言，一旦吃了官司，自己在东北人生地不熟，有哪位官大爷会听他的。

最后，那位河南布商只得舍了血本把那匹布转给了“武大郎”，连夜便离开了关东。

各色人物对妓女的要求不同，军政职员和商人是把妓女作为自己玩弄交易的工具，而许多学生到妓院，却只是为了玩兴而已，他们厌倦了浑浑噩噩的生活，苦于没有精神寄托，便到妓院去寻找精神依托，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开心，玩得更舒服。

还有一些军人和外地劳工，他们到妓院的目的也只是一种单纯性发泄。他们对妓女的相貌一般不很挑剔，只要玩得开心，便没有别的愿望了。

妓女为了多榨取他们一些钱，往往对他们施展百般柔情。而学生却不同，他们往往还要跟妓女做各种游戏，说情话，逗妓女乐，让妓女给他们讲各种做爱的故事，唱一些妓女们的小调，性爱对他们却不是那么频繁。

然而，这其中却也有痴情男儿，多义丈夫，对妓女产生

爱恋之情，便不惜重金帮妓女赎身子，然后双双回家过平静的正常人生活。

在长春，“艳庆楼”有个妓女叫小燕，老家是蛟河。她父母双亡，一人生活，性格也好。有个相好的叫二牛，两人从小光着屁股长大，心心相印。小燕十八岁那年，两个说好进县城买衣料，准备结婚。

在一家布匹店正好被高大宝撞见，高大宝是个人贩，见小燕长得漂亮，就起了歹心，但又一时没有机会，就暗暗跟上，一直到了他们的家。

第二天，高大宝就假装抬工的，找到二牛，用花言巧语蒙骗了他，然后就领着二牛进了吉林，因为到吉林正是夜间，先是住在一家客店，等第二天二牛醒来，不见了高大宝的人影。

二牛走到吉林街头，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自己口袋里又没有一分钱，只好想办法先找个地方卖苦力，挣了路费再回家。

等二牛回到家里，小燕早已被高大宝骗走，从此无了音信。好几个月过去了，二牛终于打听到小燕在长春被卖进了妓院，于是便找邻居借了一点路费到长春。

等二牛找到小燕，已身无分文，没办法了，如果靠卖苦力，怎么能挣到那么多钱呢？最后只好用卖苦力的钱去陪着小燕。

后来，小燕劝他继续做苦力，而她便偷偷开始攒房钱，对有钱的嫖客，她使尽百般温顺，惹得开心，然后多要些小钱，终于凑够了钱，把小燕赎了回来。从此双双返乡，老老实实

过上了安稳日子。

三、嫖客逛妓院的方式

嫖客进妓院，叫逛窑子，逛窑子的人自然不同，玩法自然也有种种不同，有的是为了寻开心，一时欢乐，有的是为了性欲上的满足，也有的则是为了利用妓女的色相，花大钱以作为自己交易的手段。

走进妓院逛窑子，一般有四种方式，即开盘、拉铺、住局、出局。

开盘，即嫖客无聊，为寻开心，到妓院花钱，由妓女陪着玩。

嫖客进了妓院，先由老鸨把妓女都叫到跟前打面，看哪一个妓女长得漂亮，色相好，便把钱花上，由妓女陪着寻乐。

桌上摆放各种糖茶，点心，一边吃着，一边同妓女调情，同妓女寻乐。说各种下流的语言，能挨妓女的身上最富有特点的地方，听妓女唱各种小调。

两个人玩得开心，随意碰触妓女身上最敏感部位，惹得妓女春情浮动，便接吻，逗乐，做各种刺激的动作。

这样的妓女一般不和嫖客上床，和嫖客在一起，除了不上床办那种事外，什么都可以，最后，嫖客欢心快乐，临走还要丢几个小钱。

拉铺，即是同妓女上床，进行性的发泄，满足性欲的要求。

拉铺跟开盘不同，一般不需要过多的逗乐，和长时间的

调情。嫖客为了尽快满足性欲的要求，进了房后，很快就会同妓女上床，对妓女的要求也不多，只要理顺，激发欲望，调动起自己的性欲。

同时，在妓女精力充沛的时候，为满足自己的性的需要，也表现得很积极，尽量做出各种姿势来配合。

有的妓女为讨嫖客满意，也同样做出许多相应的动作，施展各种手段，使嫖客玩得开心。

嫖客对妓女的这些举动，都会做出很欣赏的表现，使尽全身解数，尽量延长时间，甚至在做爱之前，先同妓女玩上些身体上的把式，比如抚摸妓女身上最敏感部位，引起妓女的欲望，然后再做那事。

一些军人或劳工，他们只是为了发泄兽欲，只是把妓女作为一种发泄的工具，上床之后，很快就会作事，拼命在妓女身上发泄，这种蹂躏往往给妓女造成的痛苦最大。

住局，即住在妓院，同妓女在床上过夜，住局的时间长一些，房间的摆设往往也会好。

嫖客住进妓女的房间，一般先同妓女调情，逗乐，接受妓女性的挑逗，激发起性欲；便上床做爱。嫖客对妓女发泄的过程中，妓女也是不断地挑逗。妓女对嫖客表现积极，是嫖客引起再次发情的直接条件。

当然，嫖客住进妓院，主要的是性玩弄，在这其中也伴随着挑情和取乐。

出局，指的是嫖客花大钱，把妓女接出妓院。到自己家中或其他地方，供自己玩弄，发泄性欲。

许多有钱有势的嫖客，为了得到精神上的享受，满足自

己的性需求，充实自己糜烂的生活，把妓女接回家中，直至自己玩过了瘾，或得到充分的满足，再把妓女送回妓院。

也有一些政府官员，权势人物，或商人之类，把妓女接出妓院，则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这些在前面已经讲过，就不再多说。

四、性发泄及性虐待

妓女是旧社会最不幸的人，她们因为生活所迫，被迫到妓院卖身，精神上遭受了很大的痛苦，她们是不幸的，生活给她们的只有痛苦和不幸，然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那些丧心病狂的嫖客，以种种不同的性虐待，也给她们的肉体造成无情的痛苦和折磨。

胡彪是伪满时期长春市警备队长，是个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恶棍，骑在人民头上飞扬跋扈，欺男霸女，被当地人民恨之入骨。

同时，他还是个丧心病狂的性恶魔，长春市妓院的妓女，凡是长得漂亮的，没有一个不遭受过他的折磨。妓女们恨他，老鸨们更是恨他，在他的身上不但得不到报酬，还往往被他欺压，从不敢对他有丝毫慢怠，否则，稍有不如意，就会把妓院砸毁。

一次，胡彪进了莲香屋，老鸨子一见，赶忙笑不迭声地迎上来，一边热情地招呼：“哎呀，胡大爷，是你呢，怪不得今儿早晨起来老是喜鹊叫呢？您快里边请。”说着回身招呼妓女们快来。

其实胡彪也知道这些人都恨他，但又谁也不敢惹他，这些假奉迎都是演戏做出来的。

胡彪也不多言，走进堂内，往交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一双眼睛可就眯上了。老鸨知道他来干什么的，赶紧把姑娘们招呼过去，对胡彪说：“胡大爷，我这些女儿呀可是都让我娇惯坏了，又不懂事，您要是看上哪一个就尽管开口，哪一个要是不好好侍候您，就随您调教了。”

听了这老鸨子说的话，胡彪睁开眼，往眼前这几个妓女身上来回搜寻。看来看去，这些妓女早就被他玩罢的，根本没有味了。老鸨子看着他也不吱声，妓女们恐惧的目光都躲闪着。

这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进来送茶，胡彪一看，这姑娘年纪不大，长得却已是风华初露，当时他就起了歹心。

小姑娘送上茶，转身离去，被胡彪伸手抓住：“慢着，小乖乖，让大爷看一看。”然后又转脸对老鸨子说：“鸨儿，这个怎么开价。”

老鸨子见了，赶忙上前对胡彪说：“大爷，这孩子还小，可是不能接客啊！我看您还是高抬贵手，再另选别个罢。”

胡彪一听，那里肯让，早把那姑娘搂在怀里，一边淫声荡气地说着，一边就在她脸上亲了一下，那小姑娘吓坏了，拼命挣扎，怎奈，这胡彪剽剽粗壮，手里象拎一只小鸡。

老鸨子一边苦苦相求，这胡彪骂了声：“妈啦个巴子的，老子从来没玩过雏呢，今天要过个鲜瘾。”说着拉起来就往楼上去。

这小姑娘是山东逃难过来的，叫银花，跟父母到了关东，

不想被走失街头，无奈只好流浪乞讨。

这天，银花在街上乞讨时候，因为饿极了，趁别人不备，就到路边的饭摊上抓了一只烧饼，没想到掌柜一回头，正看她吃呢，这一下气得要死，劈手夺过她手里的烧饼，就是两个耳光，打得银花晕头转向。

这掌柜的还是不放过，把她从地上抓起来，一边骂着一边打个不停。银花被打的叫苦不停。

正在这时，赶上莲香楼老鸭子路过，问清缘由，见是个小姑娘，长得倒挺水灵，就灵机一动，假意赔了掌柜的烧饼钱，然后把银花领了回去。

银花真的以为老鸭子是好心人，要收养她，到了莲香楼才知道，自己竟进了妓院，吓得她放声哭了起来。

老鸭子一把将她推倒地上，破口大骂：“小妮子，真是不识好歹，我好心救了你，还给你找了这么好个地方，好吃好喝的，吃穿不愁，你倒跟老娘死较上了，看我怎样收拾你。”说着，老鸭子抬手就打，还是大茶壶主意多，赶忙上来拦阻：“嗨哟，银花这么个小姑娘，能顶住你这么凶狠吗，真是太不象话。”说着把银花拉到身边：“花啊，别怕，不让你干别的活，你只要好好玩自己的，别给大人添麻烦就行，玩得腻了，就帮助送送茶。”

银花听了心里总算踏实些。于是，就在妓院里留下来，除了送茶倒水，别的不用管。

老鸭子很不高兴，白了大茶壶一眼：“就你会讨好，对这种翠婊子，就是不能客气，不打不骂她就不知道规矩。”

大茶壶说：“你懂什么，银花这么大，能拉铺吗？她懂个

啥，不如好好把她稳住，等过几年她长大了，妓院里的生活习惯了，见得也多了，慢慢再让她接客也不迟。再说凭这孩子的相面，过几年肯定能长出一副绝色的相貌。”

老鸨子一想也是，现在的嫖客都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对妓女特别挑剔，假若稍有怠慢，不把家当给砸光才怪。

可她万万没料到今天竟撞上这么个霸道主，老鸨子无奈，也只有随他去。又想，让他给开个红也行，早一点让银花上道，早一天开了身，不是早一天给自己赚钱吗？

这胡彪哪里想到那些，只是将银花拖进房中，反手将门闩死，一把把她推到床上。不容银花反抗，冲上去一把扯去银花的衣服，把银花全身扒了个净光。

再看那银花，虽然年纪不大，身体却已经发育的丰满起来，早把这个色棍给迷住了。

胡彪三下两下脱光了衣服，象一只发狂的恶棍，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张开两只魔爪向银花扑去。把银花吓得魂都飞了，本能地翻身就躲，拼命挣扎。

这胡彪一扑之下，扑了个空，情欲早已难耐，疯狂地冲上去，将银花抓在手里，狠狠抓起银花的头发，一边嘴里骂着：“臭婊子，敢和大爷顶撞，我要你的命。”

银花疼得惨叫不止，被胡彪拖到床上，于是一场疯狂的折磨又开始了。银花毕竟是个未发育成熟的小姑娘，仅仅才十四岁，她拼命嚎啕着，眼泪不住地流着。她怎么也承受不住在她身上的蹂躏，一阵阵剧痛，使她的肉体渐渐麻木，最后直至失去知觉。

她拼命地挣扎，悲痛的哭声传出妓院很远很远，响彻在

莲香楼的每一个角落，震碎了所有善良人的心。

然而，这痛苦仅仅只是开始，胡彪的惨无人性的折磨并未因此减少半点。接下来，他又让银花给他玩妓女们常干的另一种性折磨，躺在床上，让银花嗑瓜籽再吐到他的嘴里，而且要把瓜籽皮留在外面，把籽正好送到他口中。

银花这么一个幼小的弱女子，这些对他来说是从未有过的，这完全是一种摧残，她看着自己剧痛不止的下腹部，再看着眼前这个丧尽天良的色魔，只好忍着剧痛，照着他的话去做。

稍出了偏差，胡彪便无情地毒打，打完了，再让银花露出一副笑脸，银花不能，便又是一阵更加粗暴的折磨。就这样，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被一次又一次地摧残着，她的肉体在剧痛，她的心灵在流血……

日本人小次郎是日军驻吉林警备军司令部参谋长，自从到了中国，对东北人民残酷屠杀，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而且对中国妇女有一种无穷的贪欲，在她们身上肆意蹂躏，因为他罪恶的行径，终于染上性病，阴茎阻塞，排泄受阻，痛苦折磨得他更加变成了一个穷凶极恶的性虐待狂。于是便更加无休止地在中国妇女的身上发泄。

这天他又一次来到吉林一家上等的妓院，老鸨赶忙迎接；说尽甜言蜜语，又找出最走红的妓女阿玉来陪他，生怕有不如意的地方。

他并未挑剔，很顺利地便和阿玉上了楼。阿玉是个朝鲜姑娘，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吉林，因为她长得一表的佳人丽容，很得妓院老鸨子的喜爱，不久，就在吉林妓院中走红，成为

红极一时的妓女。

阿玉知道，日本人是很难侍候的，特别是这类日军大头目，她哪里敢怠慢半点。进了房间，阿玉主动把衣服从头到脚脱了个净光，附到日本人身上去向他调情，讨他的欢心。

小次郎却是不慌不忙，把衣服脱掉，把阿玉放到床上，细心地欣赏着她的花容月貌，双手在她身上不停地触挨。

阿玉便顺势倒在他的怀里，嘴唇使劲地在他脸上和身上吻着，说着一些下流的语言，把一些妓女小调编成故事，讲给日本人听，

想不到小次郎不但没有丝毫要作爱的意思，却对阿玉说：“宝贝，你要是能把这东西放进嘴里去吸，我就会重重地赏你。”说着从旁边衣服里拿出一大摞大光洋，放到阿玉面前。

阿玉吃惊地问：“为什么？”

“我需要。”

“你需要？”

阿玉愣了，想了半天终于明白了，这家伙是得了那种性病，自己活得难受，却要找别人给他去硬吸，这种埋汰事她怎么也不会去做呀？

小次郎早已按捺不住，取过十块光洋丢到阿玉枕边说：“一次十块，你合得来的。”说着，也不管阿玉同意不同意，拼命扑上去，……

阿玉再也忍受不了，使劲挣扎着，一把把他推到一边，一边喊着：“不干，我不干。”

这一下小次郎恼羞成怒，把阿玉从床上抓起，使劲一顿毒打，打得阿玉抱头痛哭。他还不罢休，把她从地上抓起，用

拳头恶狠狠地打她的胸部和阴部，阿玉痛苦地喊叫声，惊动了全妓院所有的人，老鸨子听到喊声，偷偷地跑到门外，听了半天，干着急，却是无计可施。

他把阿玉抓在手里，痛打半天，还不解气，便把她从门口一把推了出去，正与老鸨撞了个满怀，老鸨子赶忙装出一副笑脸：“太君，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太君，这臭婊子太没管教，都是我不好，没有管教好她，让她惹您生气了。”

小次郎看见老鸨子，便赤着身从房里冲出来，一把抓住老鸨，吼道：“再叫一个来，要好的。”

老鸨子满口不迭声地答应着：“是、是、是……”然后转身扶起阿玉下了楼去。

很快，老鸨子又给他送上一个来，这姑娘长得也很漂亮，叫金花，是抚顺人，也是因家庭困难被卖进了窑子。

金花一进门，小次郎便抓住她按到床上，三下五除二便脱去她的衣服，然后便肆无忌惮地在她身上发泄情欲，把金花折磨得精疲力尽，然后又逼她给自己吸那东西。

金花一阵恶心，心里厌得要死，

金花拼命挣扎着，情急之下便用双膝把他狠狠打翻到地上。

小次郎这下真是怒不可遏了。他一边咆哮着，把金花抓到手里又是一阵毒打。金花誓死不从，日本人兽性发作，转身从桌上抄起钢刀，狠狠地朝着金花劈下去。幸亏金花躲闪得快，一刀削去了肩头碗口大一片皮肉，鲜血顿时流如泉涌。

小次郎又举起了手中的钢刀，刚要劈下去时，听见门外老鸨子叫门的声音。日本人提了钢刀，上前把门打开，对着

老鸭子咆哮起来。

老鸭子一见金花躺倒在地上血泊之中，又看见日本人手里的钢刀，她惊呆了，等她回过神来，赶忙上前向日本人求饶，等日本人气消了，这才叫人把金花赶紧抬出去。

这下老鸭子也着急了，心里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好下去又叫一个来，那些姑娘们听阿玉回去一说，谁也不敢再来。这下老鸭子为难了，可是要不把人送上去，那日本洋鬼子生了气，还不得把全妓院的人都杀光啊。

最后，她把莲花叫到跟前，莲花是山东逃难来的，到了东北又无靠无依，每日靠乞讨度日，家人实在过不下去了，便把她卖到妓院，正好，近来，莲花母亲重病在身，家人苦于无钱治病，已奄奄一息了。

当下，老鸭子便对莲花说：“阿花啊，我知道你家中最近有难处，可是妈妈又没办法帮您。正好今天来了个大嫖客，手里有的是钱，只要你肯答应服从他的一切条件，你会一下子得到很多的钱的。”

莲花就问：“那要我干什么？”

老鸭子就说：“你放心，他不会伤害你，不过想让你帮他治个毛病，也不是大事，但是出价是很高的。”

莲花听完，想了半天，最后便答应下来，可她进了房间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不做，日本人不会饶了她，她想起刚才从房里传出的痛苦的嚎叫声，又看见金花被人抬了出去，现在她终于明白了一切。倘若不答应，自己肯定也会落得那般下场，再说，家里母亲病卧在床，眼看生命垂危，家里又没钱看病，终于狠狠心答应了……

日本人终于满足了，得意地哈哈大笑，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丢给莲花，转身穿上衣服走了。

以后，莲花用这钱为母亲治病，但因为太晚了，最后把钱全花上，也没有治好母亲的病。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年，莲花也染上了性病，时间不长便死了。

嫖客对妓女的性虐待的事情在妓院里极多，对妓女毒打、攻击妓女性器官、逼迫妓女做各种非人的性动作，逼迫几个妓女同时玩弄等等。这类事情对妓女的生理心理摧残是相当严重的。

五、开原娼妓一毒瘤

解放前，开原街的娼妓、赌博、鸦片这三股污泥浊水到处泛滥成灾，被人们视为毒蛇猛兽。

娼妓、赌博、鸦片是怎样兴起和泛滥成灾的呢？还得从开原的发展谈起。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停战后，孙家台（原开原街前身）被日本帝国主义从沙俄手中夺了回来，东清铁路的产权也被日本人的满铁株式会社接管了。满铁株式会社将孙家台改称开原驿。开原车站建成并通了车，车站周围被划为满铁附属地，占地七平方公里，为了将附属地建成集镇，开始进行卖地号，几年功夫，开原驿站内楼房林立，各种工商业开始营业，当时由中国开办的粮栈有：义顺号、恒丰乾、金丽泉、公积栈等四十多家。百货商店有万盛祥、裕泰公、永庆丰等三十多家。此外，还有木材、五金、煤炭、钱庄、当

铺、饭店等。日本人经营的和服洋行，土木建筑，各种消费组合，鱼菜部、洗衣店、饭馆等等。

由于铁路运输方便，清原，西丰，东丰，山城镇等地粮食集中开原出售，最多每天粮车上万辆，开原形成了粮谷的集散地。

由于粮车，粮商麇集，开原的旅馆、饭馆、大车店等行业随后开张营业。接着日本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交通银行等分别在开原筹建起来，开原从一个荒凉的小村落，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城镇。

为了适应和满足阔商、阔佬、阔少和一些有钱人物的声色的需要，从中获取很大的利润，开原陆续出现了妓院、赌场和鸦片烟馆，戏院等行业。

利用人们侥幸心理状态发家致富，又不费一点气力。开原官方曾经开设交易所，这是开的大赌场，主要从事粮食的卖客买客活动，吸收城乡和外地许多的有资财人物参加，有时竟能一掷千金，而那些参加者，多数都是倾家荡产，仅有少数的幸运者腰缠万贯，得利最多的还是交易所的老板和经纪人。

开原县街内还有一所半公开赌场，人称孔四牌九局，每天聚集几十人，呼五吆六，大肆赌博，最大的一锅（指推一局）就是千元以上，由于有警察局、警务科做后盾，从来无人敢干涉，抽红所得，由局方、警察等人四马分肥。

市面上还有偷偷摸摸小型赌博的，是一些赌棍搞敲诈、欺骗，让人们上当。什么押股子宅、掷大碗的，押黑红片的，摇签筒的，这些人一般都是无业游民，靠这些来维持自己的生

计，赌赢了没说的，输了就以打架斗殴搅黄摊一走了之。

伪满末期，开原的中间、老城东西关、三台子、教军场等地，种植大笔罂粟，组成专门扒扬大烟组会，设有组会长和经济警察等管理烟膏，除雇佣临时工为他们来收烟浆，还让中学生为他们拉大烟，美其名曰勤劳奉仕，实质是变相的劳工。

开原城当时的鸦片小卖所很多，最大的为海龙街小卖所，楼上楼下有吸烟房间二十个。每个房间都有一个女招待，为你点烟，拿烟枪，让你去慢慢地尽情享受。另外，还有贩卖海洛因的。

凡染上鸦片烟瘾的，每天必须吸食数次，不然则浑身发抖，流鼻涕，淌眼泪，打哈欠，跟闹病差不多。可一经吸食，立见功效，马上精神起来。甚至有的人因钱少，就把鸦片溶解，往身上注射。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大大减低了寿命。

而这其中危害人们最大的，便要数娼妓了。

东北地处高寒地区，平原地带在辽金之前也是苍凉荒芜，人迹罕至，到晚清之际，满族贵族对关东山开禁，当时也只是规定：“只许男人入林，不许女人进山。”后来也有到这来的戍边大人，奉官令进山，带来的女人却也很少，普通的随从和下人是得不到的。

另外东北地区山高水寒，妇女经常得病，寿命也不长，这使东北本来女人就少的状况更加严重。有关妇女卖身便形成了种种的关东“性”文化。如性讽刺，性赞美，性回避，鄙视与愚昧和性转移。

在开原，被批准立案的妓院，中国人开设的就有四十家，日本和朝鲜人开设的近十家，从事倚门卖笑的妓女多达二百人，日伪政府单收娼妓业年税大洋就达 2700 元。

除去妓院为明娼之外，开原街内也有暗娼五六处，还有饭馆、大烟馆、游艺娱乐场所的女招待，也从事暗娼活动。

由于娼妓的出现，什么五淋白浊鱼口便毒和花柳病等各类性病也在部分人中感染蔓延起来，凡得花柳病的，有的丧失生育能力，有的病患祸及子孙，真是后患无穷。

开设妓院的鸨母，收买良家妇女，逼其为娼，从中渔利。例如开原翠凤班鸨母元杜氏，将其亲外甥女骗到开原，长大令其从事娼妓，不从则吊打，不干不行，真是逼良为娼，罪大恶极。当然，这其中也有少数妇女羡慕花天酒地的生涯，自愿从事娼妓，到妓院入身股，八股分红。

开原的市场杨春里和子孙台的百花院，是妓院最多的地方，其他妓院则散聚于开原兴隆戏院周围。有的暗娼也在这一带，开原妓院规模最大的要数管金先开设的金华班，占据一栋楼房，妓女近三十人，管金生又是开原娼妓业的组会长，在开厚很有势力。

凡嗜好嫖妓的，有的弄得囊空如洗，有的弄得家破人亡，有的穷困潦倒，靠乞讨过活，真是害人不浅。

开原附近有个叫王庄的贫苦汉子，长到三十出头了，还没找上个媳妇，家里唯一的一个上了年岁的老母，经常为儿子着急，但是因为家里太穷，年头到年终，母子俩劳累一年也只能勉强度日。人家姑娘谁肯嫁呢？

这年年景不好，地里的庄稼眼看收不得种，老母便对王

庄说：“儿啊，看来今年这庄稼是没指望了，你不如进城去做个工，挣些钱，钱多了，也好想法找上个媳妇。”

王庄也答应了，于是便进了开原城，给一家商人做苦力。王庄从小长得强悍体壮，有用不完的力气。肯吃苦，又肯卖力气，一年下来，挣了一些钱，心里很高兴。

这一天，他口袋里装了钱，打算给母亲买一点东西带回家去。他在大街上逛了半天，没选中一样满意的，不知不觉就到了畅春里。

王庄进了畅春里，见许多繁华的门前，站了许多漂亮的姑娘，个个描眉绣目，擦脂抹粉，打扮得妖艳迷人。他就动了心。

不一会，他走到得意春的院门前，见这里的女人都是些日本姑娘，不但打扮得迷人，穿的衣服也特别，他不认识日本和服，更没见过日本女人。

他好奇地走过去，一劲往那些女人身上瞅个没完。这时，有一个个头比他高一点的女人笑嘻嘻地朝他迎了上来：“客官，您来了，请吧。”

说完，上前揽住他的腰就往里走。王庄长这么大根本没这么假过女人，更没有女人象这女人特有的气质。他当时就傻了，一股女人特有的气息顿时陶醉了他，勾起了一股无穷的欲望。

王庄懵懵懂懂地被那女人揽了腰进了大院，便朝楼上走去。那是一座别致的日本式木结构小洋楼，豪华又精巧，并且里面充满了一股迷魂的香气。

“我叫百川英子，客官，你看我长得漂亮吗？”

两人进了房间，百川英子把门关上，返身便脱了外面的和服，然后赤着身子，慢慢朝王庄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王庄从小哪经过这些，看着百川英子那洁白的皮肤，诱人的大腿，特别是那最吸引他性欲的地方，使他顿时欲火发作，呆了半天，这才慌乱地扒去衣服，朝着百川英子猛扑了过去。

得意春，是日本人开的一家妓院，它的规模在当时也是数一数二的，这里边的妓女大都是从日本骗来的，也有的是随军娼妓，后来投到了得意春。

许多日本姑娘，被迫在中国做了妓女，她们怀着对战争的刻骨仇恨，对故国的无限忧伤，靠卖身度日，日日虚过年华，只好把满腔愁怨，化作对嫖客的尽情玩弄，以满足精神上的空虚和金钱的欲望。

百川英子为了勾引王庄，在他身上使尽了自己玩弄的手段。把王庄完全俘虏了。从未有过的愉悦和兽欲的发泄，使他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再也不想离开这里。

百川英子柔和的纤臂，似水的温情，似一泓柔柔的春水，在他身上浮满着：“客官，你满足吗？”

“你真好，真漂亮”。

哎，对一个远离故国，流落异乡的弱女子，漂亮又算得什么呢？自己心中如意的郎君，又不能长期陪伴，满怀的忧伤又能对谁诉说呢？

“你为什么不在家，找一个合适的丈夫，一起欢度？”

“我也经常想，如果能找象客官这样的郎君，又朴实，又善良，一辈子肯定幸福美满。客官，我给你唱支歌行吗？”

百川英子接着便长叹一声，轻轻偎依在王庄的怀里，用手不住在他身上抚摸，调逗。

奴家十六深闺女，
阿娘把我当珠玑。
光阴似箭年十七，
阿逊‘西施’依‘通姬’。
为了‘圣战’渡东洋，
随军东北做娼妓。

如今年长整十八，
身轻如燕掠干沙。
纵使忧心思白发，
何年何日能回家。

世人喜摘‘忘忧草’，
忧天肠心忘不了。
四国四月看樱花，
中国北方白雪飘，
多情自古伤离别。
‘富山’雪白冷萧萧。”

歌声哀怨，切切凄凄，道出了故国情，唱出了离别意。歌声打动了王庄，他把百川英子紧紧搂在怀里，经不住她不停地调逗……

一夜的风花春露，几乎花去了王庄身上所有的钱，但他也同时被性爱的快活感受所诱惑了。不但把自己挣的钱都花

在了妓院里，还把家里的钱都花了个光。

母亲眼看辛辛苦苦积攒了多年的钱被儿子拿去花了，开始不知道儿子在干什么。后来，一打听，才发现儿子是逛了窑子。母亲再也受不住了，流着泪水大骂王庄。

可是，这时候的王庄已经染上了性病，象抽大烟上了瘾，一天也离不开妓院。

母亲苦苦规劝，王庄却勃然大怒，对母亲大发雷霆。没钱就把家里仅有的家具拿出去卖掉。

家里的东西卖光了，地也没有了，连房子都成了人家的了，母亲活活气死了。没办法，只好向邻居们借了钱把母亲安葬。

从此，王庄流浪街头，靠乞讨度日，还要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不久，就死在了乞讨的路上。

还有一个叫周平的开原平民，靠给人打工挣了点钱，便进了妓院，一去就再也脱不开身，甚至整日不出来，泡在里边鬼混。

后来钱都花光了，还欠了老鸭子大笔债，没钱偿还，就被妓院的打手们活活打死了。

日伪统治者，除了在政治上对人民残酷统治压迫，在精神上用种种封建迷信来束缚人们，还用娼妓、赌博、鸦片来坑害人们，消磨人们意志，残害人们身体，麻醉人们思想，染上一种嗜好，则越陷越深，难以自拔。有的倾家荡产，有的妻离子散，有的沦为花子乞丐或进行盗窃，更有甚者，由于吸食鸦片，最后贫病交加，死于沟壑，也大有人在。

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特别在日伪统治下的关东伪满地区，

娼妓、赌博、鸦片毒品这三个毒癌，不知坑害了多少善良无辜的人们。在关东的人民群众中间，每提起这样的事，都会使人毛骨悚然。

六、大嫖客张承祥

张承祥，东北黑龙江人，自幼生长在农村，因家庭出身贫寒，自幼又好学多义，青年考入四平师范。日军侵入东北，弃学从军，几番转战，立下许多军功。

当时伪满军队有一个军长赵恒原，也有人管他叫赵大胖子，是张承祥的顶头上司，因为他的提拔，张承祥很快成了团副。

就因张承祥迷仕途如病魔，善于巴结讨好上司。又是长得一表人材，被赵恒原看中，招为上门女婿，并很快被提到师长职位。成了赵军长的嫡系人物。

赵恒原的女儿赵兰，从小被赵恒原娇惯成性，性格任性倔强，自从张承祥见到她的第一面起，就对她丑陋的面貌而感到厌恶，但为了自己师长的那个宝座，也只有强装满意。

结婚的第一天晚上，张承祥为了讨赵兰欢心，施尽一切温柔情爱。

但婚后不久，张承祥便已经腻歪了。赵兰那又厚又长的脸皮，胖得要命的腰身，毫无女性的魅力和性感。对张承祥来说，那只是一块自己供养的臭肉罢了。但每天晚上还都要同她上床，同她过夫妻间的闲散的生活，陪着她讨她的欢心。

对间一长，张承祥便开始在妓院里寻找开心。常常跑进

妓院夜不归寝。开始，赵兰对他并不留意，张承祥对她的万般情爱，万般温顺足以使她心足意满，后来，开始察觉，便偷偷地留心了张承祥，终于发现他背着自己到妓院鬼混，便大吵大闹起来。

张承祥就怕这个，赶忙向她赔罪，答应以后再也不敢到妓院里去。这才免生了一场是非。

但时间长了，张承祥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欲。赵兰身上每一处都不能引起他的一点性欲，每次都是赵兰主动提出干夫妻的房事，他也只是勉强应付。

有一次，朋友聚会，由同事那里知道，长春“百乐春”妓院新来一个妓女；叫英英，那姑娘长的，简直超过宽城子所有的妓女，不但人长得楚楚动人，而且还善琴能舞。张承祥听了就动了心，下决心非去一次不可，看那英英到底长得多迷人，也好开开眼福，饱饱艳福。但又惧怕一旦事情败露，被赵兰得知，他定是吃罪不起。

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了几分醉意，朋友们开始怂恿，这个说那英英怎么美怎么美，那个说这英英真够味，说得张承祥心猿意马，乘着酒劲，什么也不顾了，连夜就进了“百乐春”，并请朋友打电话告诉赵兰，他因军务繁忙，晚上就回不去了。

张承祥醉意醺醺，来到“百乐春”，老鸭子赶忙上前招呼：“哟，这不是张师长吗，是哪阵风把您吹来啦？”

张承祥把手一摆：“少说废话，快把英英给我叫来，今晚我就不走了。”

老鸭子一听，为难地说：“哎哟，张师长，您来的可真不

巧，英英她已经有人陪了。您再换一个怎么样？”

张承祥听完把眼一瞪：“混蛋，老子就要英英，非她不行，你赶忙把她给我叫来，不然，老子可就不客气了。”

老鸽子为难地说：“哎哟，张师长，真不行啊，那位官人也是有名有姓的，您们俩我谁都得罪不起，您说我怎么办好啊？”

张承祥不理那套，乘着酒兴就往楼上跑，老鸽子赶忙上前拦阻，一面苦苦相求。张承祥一把将她推开，嘴里骂着：“臭婊子货，敢跟大爷过不去，我不管他是谁，都得给我让开。”

老鸽子一把没拉住，张承祥便上了楼去，开门一看，屋里的两位吓得忙不迭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张承祥一看，原来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东西，见有人闯进来，一边穿衣服，一边破口大骂，“这是他妈谁家的奶娃没教养，真他妈的混蛋。”

张承祥哪容得这个，上前就是两记耳刮子，把那家伙打得晕头转向，口里还不住地骂：“你小子少他妈逞狂，告诉你，老子也是码头上的人物，不吃你这个。”

“我倒看你有啥能耐，今天便打你又怎样。”

“你打我，我路二爷也不是吃毛，告诉你，我二弟在日本人跟前干事，别以为穿一身黄皮就不知天高地厚，有你好看。”

张承祥一听：“在日本人跟前怎么样，不就是个汉奸吗，老子打的就是汉奸。”

说完，就从腰里拿出了手枪，佯装拉栓，便对准了那家伙的脑袋，把那小子吓得二话不敢再说，仓惶出逃。

等出了门又来了一句：“你小子还骂汉奸，你等着。”

张承祥也不追赶，知道这类地痞无赖子，就知道放干炮炸人，别看平时横行霸道，都是些欺软怕硬的东西。

“军爷，您可真是可汗男儿，够男子汉气魄，真是一条铁铮的汉子。”

张承祥回身看时，他简直就迷花了眼神，只见那英英赤条条洁白细嫩一段玉体冰肤，平卧床上斜侧了身子正对着他笑，那脸蛋真似二月梨花六月荷，芙蓉出水艳还羞，那丰满的胸部，洁白的“富士山”下，玉面粉肤，金瓶乍腰，偏偏竟似嵌上了一枚龙眼大个蓝宝石。富饶的阿尔卑斯雪山，散发无穷诱惑的祁连峰巅，淡淡雾气中，盛开两瓣并蒂的雪莲，莲自含羞，情窦尤存。

张承祥简直看得发呆了，那英英微启丹唇，红杏初露：“官人，今宵正是对烛良时，何故这般虚度时光。来呀——”

英英微微欠体玉臂缠腰，两人便顷刻间忘却今宵是何夕，风雨青楼露点台……

英英原是一家戏院戏子，靠卖艺为生。在戏院里她爱上了一位唱小生的同事，叫刘毅，刘毅人长得精神，是戏院的红角，英英日夜痴情恋着他。

刘毅看她长得漂亮，也是对她百般殷勤，英英以身相托，并把一切都给了他。正当英英沉于缠绵情爱之中，在爱河里游弋，终于发现刘毅已经抛弃了她，投身另外一个女人，寻欢作乐。

英英痛不欲生，甚至产生轻生的念头，戏院老板便好言相劝，热情地关注，作为精神遭受了打击之后的英英，为寻求一种精神依托，便自愿地被戏院老板占有了。

戏院老板本来就是见利忘义的市侩小人，哪里会有真情待她。等他把英英玩得腻了，就又一次抛弃了她。

再次遭受打击的英英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心，一切的幻想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破灭了，就连一点生活下去的信心也失去了。

英英痛苦地离开了戏院，来到柳园河边，思前想后，万念俱灰。正当她绝望轻生的时候，一位年青的商人来到她身边，救了她，并把她带回家去，帮着他做生意。

英英便也只好借以存生了，从此英英开始欺骗生活，玩弄社会，与那位商人同居了，等她玩腻了那位商人，就又投身到另一人那里。

最后，英英终于沦落进妓院，成了一个让他人视之卑贱的烟花女子，靠卖身虚度时日，用以掩饰她内心的痛苦。

英英和别的妓女不同，她是自己入身股进来的，得了钱同老鸨子分股，她的目的只是为了享乐，为了寻求一点刺激。

这天晚上，正当她与那姓路的地痞玩得起兴，那姓路的虽然年岁大了些，可是有一身的肥肉，长得特别壮。

这时，门被咣地踢开，进来一个小白脸军官，长的是一表人才，英英一见就倾心了。白脸的虽然不如黑脸的凶悍勇猛，但也自有他独特的味道。

英英在张承祥身上施展全身的解数，做完那事，就伏在张承祥身上，用手不住地进行调逗，还给张讲一点下流的故事；张承祥听得动情，便不断地一次次向她发起进攻。

最后张终于支持不住了，大喘着粗气累倒在床。英英吃吃地笑着：“官人，您可真够味，有你这样的美男子在身边陪

着，死也不会后悔。”

张承祥只是喘气，一声不语。

“官人，您太太长得一定很美吧，什么时候能让咱开开眼界。”

这句话刺中了张的隐痛，想起赵兰那胖胖的肉体，毫无弹性的皮肤，一点都引不起自己的性欲。而眼前妙龄美女，对他有用不完的性欲，他怎么能不开心，他只是用手轻轻地推了她一下。

英英又吃吃地笑了，并用手不住地在他身上抚摸。

“官人，您怎么不说话，不高兴我了。来，我给你唱支歌，行吗？”

张承祥点了点头，便用心地听了起来。

“一呀一更里呀，
月牙上树梢。
心上的情哥哥哟，
快来度良宵。
花灯美酒迎骏马，
妹爱哥，打虎擒狼挽弓刀。

二呀二更里呀，
抚琴唱青楼。
哥是好猎手呀，
妹妹不担忧。
恶虎若起伤人意，
好哥哥，刀枪在手拦虎头。

三呀三更里呀，
月儿当头照。
哥哥去江东呀，
妹妹叹飘零。
琴心剑胆离情重，
好哥哥，赶走豺狼快回来。

四呀四更里呀，
鹊桥渡牵牛。
天上有织女呀，
地上有莫愁。
望穿秋水红颜渡，
问哥哥，关东收复几大州。

五呀五更里呀，
酣夜唱晓鸡。
为哥披戎装呀，
挥泪惜别离。
铁马冰河跨千里，
妹盼哥，千里明月照凯骑。”

这首《月牙五更》，是多情女子对美好生活的苦楚的思考，歌中有女人的别愁离恨，有对她们真正的“意中人”的思念和盼望的寄托，也是妓女追求美好生活，憧憬幸福美满的深切写照。

歌声娓娓凄切，情牵魂绕，张承祥听得痴醉了。便要英英再唱一支，英英咯咯地笑了起来：“官人，你爱听吗？”

“太动听了！”

“哎，莫攀我，
攀我太偏心，
我是曲江临池柳，
这人折了那人攀，
恩爱一时间。”

沉思良久，英英长叹一声，：“哎——可怜我多情娇女，沉落风尘，痛苦心扉有谁知，若能有那意中情人夜夜相陪，该是如何的幸福啊。”

于是，英英便给张承祥讲述自己不幸的生活，凄凄切切；真情萌动，把张真的感动了，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同情心。

英英满怀伤痛，只能强作欢乐。她轻轻伏上张的身体，用手轻轻触摸着张承祥身上最动情的部位，一边调逗，一边嘴里唱着：

“日本兵，不讲理，
拉着俺进了高粱地，
头朝东，脚朝西，
把手伸进俺衣服里，
扯破了俺那绣花袄哟，
撕碎了一件鸳鸯兜。”

黎明前的黑暗里，“百乐院”的灯光依旧通明，一阵阵嬉笑和漫骂传出。这时候，又响起了英英那凄楚动人的歌声：

“皓月当空明月昼，

妓女也自叹坐在青楼，
斜倚着栏杆皱着眉头，
哇唉嗨哟，唉哟，
思想起来好不悲秋啊唉嗨哟。
奴永远是良家女，
只落得终朝每日坐在青楼，
思想起来好不悲伤，
哇唉嗨哟，唉哟，
二日之中泪交流哇唉嗨哟，
埋怨爹妈将女卖出身，
贪图那洋钱好呀几轴，
亲生的女儿结下怨儿。
哇唉嗨哟，唉哟，
推在火坑何日出头哇唉嗨哟，
挣来洋钱领班妈妈乐，
挣不来洋钱皮鞭蘸水抽，
打得奴家鲜血流，
哇唉嗨哟，唉哟，
跪在地上苦哀求哇唉嗨哟，
接到好客还好受，
接不着好客活把心揪。
鸡蛋里面挑骨头，
哇唉嗨哟，唉哟，
鸡蛋里面挑骨头哇唉嗨哟。
小女子今年一十九，

再混上二年二十出了头，
受罪的日子可在后头，
哇唉嗨哟，唉哟，
混到老了何人收留哇唉嗨哟。
有心从良跟着阔爷走，
如今的情意猜也猜不透，
都是些文明和尚头，
哇唉嗨哟，唉哟；
穿那个罗缎好冰绸哇唉嗨哟，
斜倚栏杆观星头，
一轮那明月滚全球，
二月之中情交流，
哇唉嗨哟，唉哟，
转身回到自己楼哇唉嗨哟，
手提银壶满满斟上一杯酒，
喝个酩酊大醉，
一醉解千愁，
烟花柳院一笔勾……”

从此，张承祥对英英彻底迷上了，不管赵兰怎么闹，他每天晚上都要陪英英，赵恒原几次劝告，他全听不进去。

赵兰终于提出要离婚，他却也不以为然起来，只要有英英陪着，他什么都不在乎了，但他万万不会料到，就在赵兰同他离婚不久，赵恒原命他去监修东北大营的最后一道防御工程。

张承祥不敢违命，便带着英英一起去指挥部，日日欢乐，夜夜厮守，最后工程延期，赵恒原怪罪下来，要以军法论处，并且因他蔑视军令，严加惩处。

眼看张承祥就要有下牢的危险，他害怕极了，赶忙找到赵兰要言归于好，赵兰娇生惯养，性情倔强，哪里肯听，他又去求救赵恒原。

张承祥使尽了手段，最后终于还是没有逃脱牢狱之灾。当他彻底醒悟的时候，英英已经玩倦了他，对他不再感兴趣，又投到别人的怀里去了。

七、长春有座“嫖客庙”

嫖客是玩弄和摧残妓女的主要对象，也是妓女性依附和老鸨的经济源泉。是她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当时，在江南如杭州、苏州、四川、广东一带都有专门被妓院和妓女们信奉和拜祭用的嫖客庙，而在东北地区却是少见，唯一的一座嫖客庙，是位于长春现上海路北侧的金门胡同内。

这座东北地区唯一的一座嫖客庙，当时人称“傻大爷庙”。关于这座“傻大爷庙”。在我们的调查中，对它作了如实记载，庙内有一正殿，正殿两侧各有一座钟楼，汉白玉的石阶和地基，无数的朱红漆头柱，显得很是辉煌，庄严，直到解放为止，这里依旧是香火旺盛，进香的妓女、老鸨络绎不绝。

正殿之内，供有十几尊神像，除了“十不全”，还有“傻大爷”，“傻大奶奶”，及“胡、黄、白、柳，灰”等“五仙

们”的神像牌位，墙上还用柳笔正刻了关于“傻大爷”的故事，还有“杜十娘”、“董小婉”、“陈圆圆”的故事，这些人都是古代的名妓。

嫖客庙的庙门与一般庙宇不同，一般庙宇都是庙门冲南，而这座庙宇却一般都是庙门冲东，这是因为，“东”为“东君”，即“春”之意，古诗说：“何时东君又去也，满庭院落花飞絮”，指春天过了为“东君去也”，又有“春庙”之称，女儿在青楼，称为“烟花”，而花儿当然是春天开得艳，遇秋风即残落，这种庙的门冲东却也有“惜春”、“怀春”、“留春”、“盼春”之意，其实不过是花柳行的象征，被其奉为祭拜之物罢了。

位于长春的这座“傻大爷庙”，始建于1907年，还是长春较早的一座庙宇，以至解放了，政府派出我们工作组专门调查，封闭所有妓院，对妓女和老鸨之流彻底改造教育，使许多沦落在社会最下层的卖身妓女真正得到解放和自由，最终结束她们被摧残被蹂躏的不幸命运，而嫖客庙自然也就得拆毁。对这类庙宇的存在，广大人民群众，是嗤之以鼻，都说“窑子娘们盖的庙里，没有正经像，早就该拆掉。”

然而，关于这座“傻大爷庙”的来历，孰不知还有这样一段极富传奇和近似荒诞的凄苦的故事传说。

那时，长春站前头道沟一上坎有个妓院叫“怀春堂”，妓院的老鸨叫“小金宝”，“怀春堂”是“小金宝”和他的老姘头大茶壶开的一个规模还不算很大的妓馆，里面有二十多个妓女，这二十多个妓女的来历，有的是她用钱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有的是用种种手段骗来的，当时的生意倒还兴隆。

有一天，一个叫“赵天荣”的通辽人贩子，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找上小金宝的家门，没等她看完，早就乐开了一朵花，只见这小姑娘长得水灵剔透，春花含苞，眉目清秀，身段也格外的招人喜欢，小金宝这一看之下，心中马上就有了主意，跟老茶壶一商量，就把这孩子买了下来。

这个小姑娘叫乌云，是蒙古人，被赵天荣骗到长春，却什么都还不知道，一听这小金宝要收留她做干闺女，拿出许多好衣服给她穿上，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给她，心里特别高兴，立刻管那小金宝叫“妈妈”，小金宝一听老鸨欢喜，急忙拉着乌云的衣服来到老茶壶面前，说：“孩子，这是你爸，快叫爸。”小乌云二话没说又管那老茶壶叫了一声“爸”。

从这以后，小乌云就留在了小金宝家里，小金宝的家住城东桥上坎六马路的九江浴池楼上，小金宝把乌云藏在家里，从不许她出门，更不带她去“怀春堂”，小乌云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卖到妓院，只觉得自己多亏了赵天荣把自己带到这里，每天吃穿不愁，日子过得比自己在家里时可强多了。

乌云有时候就问：“妈妈，咱家干什么买卖呀？”

小金宝那能说实话，只是说说：“咱家开了个杂货店，生意兴隆。孩子，你就好好在家呆着，等以后我们老了，还要靠你养呢？”

乌云听了，高兴地说：“妈，现在你和爸养我，等长大了，我再养你们，我要挣好多好多的钱，让你和爸都过上神仙的日子。”

小金宝高兴地说：“孩子，你可真懂事，怪不得你爸老是说你聪明。”

听完小金宝的话，乌云笑了，又问：“妈，你得带我到铺里看看，让我锻炼出本事，以后好会挣钱。”

小金宝一听，忙说：“孩子，铺里的事不用你管，你只要好好在家呆着练琴，写诗，作画，做个有出息的人，将来也好有个好用场，别象我和你爹似的，啥本事也没有。”

小金宝虽然这么说了，心里也总很害怕，心里想：“这样下去终究也不是法子，只怕纸里包不住火；雪堆埋不住死孩子，将来时间一长，万一要让她知道了底细，还不得闹翻了天吗？”

还是那老茶壶心眼活，鬼点子也多；想了半天，就对小金宝说：“既然这样，干脆咱就好事到底。坏事做绝，一不做二不休；趁她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就用她来做咱的“诱饵”，多钓几条大鱼。”

“钓大鱼，怎么个钓法？”

老茶壶生气地说：“哎呀，这点事还不明白，乌云这孩子现在被咱们骗住了，以为这儿就是天堂，既然这样，不如让她给家里人捎信，把她家里的人多叫几个来，特别是女的，长得漂亮的……”

没等老茶壶说完，这小金宝当时就恍然大悟：“哎呀，老死鬼，你可真是心黑手辣，这主意好。”

“放你妈的屁，什么叫他妈的心狠手辣，不心狠手辣能有这么好的日子过？”

从这以后，小金宝夫妇对乌云更亲热了，乌云只觉得爸妈待她很好，也不去想别的，她毕竟是个孩子，哪里会想那么多？

这一天，小金宝故意拿着一张照片，来到乌云面前，一面对着照片看着入神。

乌云就问：“妈，您看啥呢？”

小金宝就故意愁容满面地说：“唉——孩子，这是我干女儿的一张照片，他在几年前出门了，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妈想她，想得要死啊，一想的时候，就拿出她的照片，心里总算安慰了许多。”

小金宝这一说，果然勾起了乌云的心事，乌云想起了自己家里的姐姐和姑姑。乌云从小父母双亡，和姐姐一起住在姑姑家，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头，本想过几年安稳日子，虽穷却也过得安静，没想到，刚成亲不久的姑夫又在一次打猎中不幸丧生，这上下三个女的艰难熬日，日子过得很苦，姐姐和姑姑每天只能靠给人打工和帮忙挤奶维持生计。

可是老天又偏偏祸不单行，小乌云有一天在野外玩耍，被人贩子赵天荣碰见了，赵天荣一见这草原上孤零零一个小姑娘，当时起了歹念，没一会就把乌云的心说活了，被骗到这里，家里的姑姑和姐姐还不知道会多着急？

想到这里，乌云的心里当时就象一片乌云笼罩，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小金宝一见，心里暗自高兴，马上就又说：“你别离开我，我会想死的。”

小乌云听了，就说：“妈，我家里也有姐姐和姑姑，我很想她们，可又舍不得离开你呀！”

小金宝听完，当时就关切地说：“孩子，我知道你的苦衷，可是我怎么舍得你走呢？”想了一会，又说：“孩子，你要真

的想她们，就象我一样，把她们的照片拿来，想的时候就看一看，你就不想她们了。”

乌云真的高兴起来，没几天，果然托人捎信，把姐姐和姑姑的照片拿回来。小金宝先拿到照片一看，马上就高兴地对老茶壶说：“老头子，你快看呢，这妞长得要不‘盖了关东’算邪了。”

老茶壶接过照片一看，当时也是一惊，只见乌云的姐姐，长得真是美如天仙，一副倾国倾城的美妙佳人，象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却已是丰满迷人，如花沾露，蓓蕾乍放。乌云的姑姑年纪大了些，却也是风韵十足，这般盖世美人，若收到怀春堂，那不是生金生银的摇钱树吗？

于是，小金宝夫妇见一切顺利，便找到乌云说：“孩子，快来看，妈托人把你姐和你姑的照片取来了，哎哟，可真是着人喜欢哟。”

乌云一听，高兴地跑上前去，从小金宝手里接过照片一看，果然是姐姐和姑姑，心里立刻乐得开了花，把照片拿在手里看着，一劲擦眼泪。

小金宝又故意地把小乌云搂在怀里，难过地说：“孩子，别哭了，妈把照片都取来了，你还哭个啥哩。”

乌云听了小金宝的话，眼泪更是不住地流下来。

小金宝一边帮她抹着脸上的泪，一边故作同情地说：“孩子，你再哭，妈也不好受了。”说着也装作抹了一把眼泪。

“要不，就把你姐和姑都接来，咱们一起过，行吗？孩子。”

乌云听了高兴起来，赶忙抹去眼泪笑着说：“妈，真的，你可别骗我啊！”

“妈怎么能骗你呢？我明天就让人捎信把你姐和姑接来，好吗？”

乌云听完激动地抱住小金宝的脖子，流着眼泪说：“妈，您可真是我的好妈。”

过了没有一个月，小乌云的姐和姑真的来到长春，这时，小金宝已指使人把乌云藏了起来，又让人领着乌云的姐姐和姑姑进了怀春堂，说是去找乌云，可进了怀春堂，就由不得她们说什么了。先是软劝，再是毒打，最后，两人终于经不住小金宝的折磨，被逼做了烟花妓女。不久，乌云的姑姑又被卖到另外一家低等的窑子里，从此，她们的身子失去了自由。

而小乌云对小金宝夫妇来说已无利可图，就拉进妓院，硬逼着去接客。一个刚刚不满十三岁的小姑娘，怎么能经得起这般蹂躏。她哭喊着，说什么也不去跟足以当自己父亲的男人睡觉，小金宝哪里肯饶，当时一顿毒打，扒去她的衣服，就让人拖进房里……

可怜这姑姐三人，什么都还不清楚，就被硬是推进了火坑，她们的哭喊，挣扎，在当时又有谁去说一句公道话，喊一声抱不平，她们的泪水只能化作苦水，流进自己的肚里，慢慢去腐蚀自己的心灵，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又有多少无辜的妇女，被这样无情地摧残着，女人的命运是多么的不公啊！

再说，乌云的姐姐其木格，从小在草原上长大，受尽了人间苦难，却长的一副绝代佳人，内蒙古草原王爷的侄子沙德仁，深深地爱着其木格的美貌，当她听说自己所爱的心上人被骗到了长春烟花巷，心如刀绞，他怎能舍得割弃这般苦

涩的爱慕，他把家里成群的骡马全部卖掉，下决心要到长春，赎出自己心爱的其木格。

当他赶到长春一看，这般繁华的大城市，人流拥挤，车马不断，要找到其木格，那真是大海捞针，比登天还难。

沙德仁横下一条心，找不到自己的心上人，死不瞑目。他走遍长春所有妓院，一个一个地找，一定要找到其木格。

心诚之至，金石为开。一转眼的功夫四个多月已经过去，这一天他走进了怀春掌，终于找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其木格。这时的其木格早已有了自己的花名“玉珠”，两个相思相爱的情人，意外相逢，再也抑制不动激动的心情，互相抱头痛哭起来。

沙德仁找到老鸽子小金宝，就说：“妈妈，当年你骗了妹妹乌云来，又指使她把我的心上人玉珠骗到这里，这些就算过去，就不再提，可今天，我找到了自己的心上人，我不会离去，没有她我一天也不能活下去，我要把她赎出青楼，你就出个价吧。”

当时，沙德仁经过数月奔波劳累，走遍长春所有的大街小巷，跑过了几乎全城每一个妓院，身上的钱花得几乎没有多少，他想，自己至少还有一千多块大洋，要赎出其木格还是足够。小金宝可哪里舍得让其木格离开，自从这怀春堂有了其木格，这生意是一天比一天红火。

可是眼前这位蒙古王子，却口口声声要把其木格赎出去，他就是出两万黄金她也舍不得，其木格一走，这怀春堂的门面谁又去支撑。想到这，小金宝不动声色地对沙德仁说：“沙大爷，你知道太阳从哪边出？”

“东边呀！”

“落呢？”

“西边呀。”

“这就对啦。”小金宝一拍桌子跳了起来，“这就叫天经地义！过去之事，有话有信，她在这吃我的喝我的，又花了我的盘缠，你也别说我骗，就眼下，你肯出到这个数吗？”说完，小金宝一伸大拇指。

沙德仁问：“一百块大洋？”

“再猜。”

“一千块大洋。”

“再猜。”

“一万块……大洋？！”

“再猜。”

“啊！”

沙德仁傻了，当时就坐在地上。自己变卖所有的家产，辛辛苦苦跑到长春，这一个月来，自己吃的住的，再加上盘缠，早已花去多半的大洋，眼下这一百万块大洋，自己到哪里去取？

见此情形，小金宝哈哈大笑：“姓沙的，我可明摆给你，出不到一百万块大洋，就别想到老娘这里充大爷——”

沙德仁生气地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价的，这是敲诈。”

“什么，敲诈？你懂个屁！我可告诉你，玉珠现在是宽城子的红姑娘，她挣的钱是多，可你要知道，红姑娘越红，她的花销也越大呀，她用的是高级香水，粉脂，吃的是馆子的

提盒，住的穿的都是上等的贵重品，这房钱，饭钱，私钱，电费，妆饰，炭火，茶房伙夫，窑友子打的服务钱，还有上边抽的税钱，这桩桩件件，你就去好好算一算，你说她的价钱大，这些还没算上她三天两头请医生专门来她检查的医药费呢，这些都算到一块，恐怕一百万块大洋不止。”

沙德仁只觉脑袋嗡的一声，当时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觉得眼前一阵昏黑，一头栽倒地上……

沙德仁从昏迷中慢慢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早已被扔出了院外，此时，天已经黑了，看着怀春堂的灯火，耳中听到一阵阵的谩骂和嬉笑声从里面传来，他的心彻底绝望了，他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心上人，千里迢迢跑到长春，只说是踏遍全城找到其木格，花掉身上所有的银子，如要把她从火坑中救出，然后二人双双还乡，恩恩爱爱，相亲度日，结成美满姻缘。

可是，他哪里料到这老鸨是如此毒狠，迫害了其木格还不罢休，如今自己竟也落得如此狼狈，思前想后，他再也无法去赎出其木格，然而，面对自己的心上人，残遭凌辱，自己却无奈可施，心里更加悲愤难忍。

最后，沙德仁终于横下心来，既然不能赎出自己的心上人，也和她相亲厮守，没有其木格，自己活在这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一死了之。

想到这里，他又回到怀春堂，出大价钱包下了玉珠的房间，两人日日相爱，夜夜缠绵，说不完的情爱话，诉不尽的离别苦。

然而，这样的好景最终不长，一个月过去了，沙德仁身

上的银子也花净了，老鸨子小金宝走进房来，冲着沙德仁冷冷说道：“沙大爷，请吧！”

沙德仁眼望自己的心上人，哪里舍得离去，玉珠冲上来抱住沙德仁，苦苦祈求小金宝：“妈妈，你就行行好，别让他走，别让他走……”

小金宝望着这一对情人难舍难分的样子，鼻子里哼了一声，挥手叫进两个窑友，将玉珠推到床上，拖起沙德仁就走。

时令已是深秋时节，冷风夹着落叶和尘土在街道上盘旋着，拍打着沙德仁孤零零的身躯。他一步一步离开怀春堂，再回头看一眼那楼上的灯光，听见那一声声嬉笑，想着自己心上人其木格，这时已是万念俱灰。

不知过了多久，他一步步艰难地蹒跚着。冷冷地荒野四处无人，寒风刮着他冷颤的脸，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一死了之。

想到这里，他又回过头来，寻找着怀春堂的方向，辨认着那依稀的灯光，想到自己，想到心爱的其木格，竟然抱头痛哭起来……

第二天，人们从一棵大柳树上发现了沙德仁早已僵硬的尸体。沙德仁死了，临死，面朝怀春堂的方向，呆滞的目光里，满含着怨恨和绝望。

消息传到宽城各个妓院。所有知道他的妓女和老鸨无不震惊。噩耗传来，其木格痛不欲生，任凭小金宝的皮鞭和烙铁在她身上无情折磨，她只有一死和自己心上的情郎去阴府相会，共相厮守。

这一来，小金宝可慌了手脚，一来沙德仁的死，是她所

迫，二来其木格这么一闹腾，弄得整个怀春堂人心不定，这样下去，别说自己的生意会黄，连其木格这棵摇钱树也保不住。

小金宝与老头子大茶壶一商量，这样的人命案，一旦揭出来，自己可吃不起兜着走，等到事情闹大，一切想挽回也来不及了。于是，经过再三商议，他们便出钱安葬了沙德仁的尸首。又出面向花界会提出请示，要给沙德仁修庙，供香。

这请示一经提出，立刻得到全城妓院妓女们的支持，纷纷捐资捐物，一座沙大爷庙很快就在沙德仁吊死的地方修建起来。而且每天香火不断，甚至红火一时，成了妓女们寄托心愿，烧香上供的唯一去处。沙德仁和其木格的爱情故事也开始在宽城所有妓院中传诵开来。

老百姓们则说，逛窑子还把命搭上，真是一个大傻瓜，索性就叫“傻大爷庙”吧。这样时间一长，沙大爷庙也就成了傻大爷庙。

再说玉珠，自从沙德仁死后，精神一蹶不振，逐渐衰落下去，后来便疯了，天天跑到沙德仁吊死的树下喊着：“郎君，你来呀，哈哈……”声音凄凉刺耳，悲苦不堪，夜时在街巷胡同中传出很远很远，听来甚是疼人，不久，玉珠终于也死了，也是死在了那棵吊死沙德仁的老柳树下。

为了收买人心，讨好众人，小金宝又为玉珠塑了全身像，就放置在傻大爷庙的北墙，被人称为“傻大奶奶。”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然而，它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呢？难道仅仅用一个“傻”字就能对整个故事做出圆满的评价吗？

现在解放了，黑暗的社会结束了，人们获得了自由，沦

落在社会最下层的人也得到了新生。为了彻底拯救妇女，整顿社会秩序，彻底取缔卖淫制止庸俗不健康因素的传播，人民政府应当尽快关闭所有的妓院，拆除“傻大爷庙”这个淫秽、低俗的象征物。但它又依旧留给人们无限痛心的思索。

第四章 窑主、老鸨 大茶壶及杈杆

妓院，做为封建社会毒害人民的一种恶性产物，不知有多少无辜的良家少女，被遭不幸，沦落烟花，整日受尽了痛苦和蹂躏，作为有钱嫖客发泄性欲，荒淫糜烂生活的奢侈品。还要忍受老鸨等人残酷摧残，苦不堪度。

一些妓女老了以后，便被卖掉或赶出妓院，流浪街头，乞讨度日，最后冻死饿死在街头。而只有那些老鸨子们利用妓女的肉体，来作为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在他们，对金钱的贪欲，是一个共有的特性，在他们的人性价值中，唯有金钱才是最高的愿望，他们拼命地诈骗妓女，对她们动辄就是“皮鞭蘸水抽”，妓女们惧怕，便被迫为他们卖身赚钱。

解放前的东北，娼妓盛行，到处都是妓院，暗娼，半掩门，仅以吉林八方亭为例。

八方亭，地处吉林城东二里许，商埠界内（今东市场内成都街路南，长沙街北，开封街东侧）。建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亭有八角，还似圆形。位省城东，俗称“东关圈楼”。这里曾一度畸形“繁荣”，大批妓院、赌场，烟馆云集于此，成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是社会一大弊害。

1905年清政府被迫同日本帝国主义订立了《东三省事宜条约》，规定：“将吉林城大东门外以东九平方公里地区，划为日本商埠地，称吉林东关商埠。1911年清政府设“开埠局”。这里的土地一律用低价收买，迫使当地农民流离失所。商埠地日商林立，日货充斥市场，日本银行资本几乎垄断吉林的金融界。民国8年（1919年）开埠局用昂贵的价格放地号。这时一些有权势的军阀、资本家，为了在这里发一笔横财，趁机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修建东关商埠。当时有商人安英伯等，主张为使商埠“繁荣”，在此设市场，修店铺，开妓院，立烟馆，并上书吉林警察厅：“秦楼梦馆，为四民（仕，农，工，商）趋走之场；舞榭歌台，百艺杂陈之地。故通商埠于此地，特加提倡……而东关商埠荒凉无异昔日，游客难以留连，商贾无所消畅，如能将各妓馆迁移其间，则商埠发达指日可待。徒以黄莺紫燕乔木之可迁，剧孟伶官缺甃甃而难舞，故而观望未前，因之荒凉至此，商等有见于此，拟即组织公司招募股款，在东关商埠地请贵厅指定地点建筑房屋一百二十间，迁彼莺花，实此空名，为公私两益之谋，作振兴商埠之计。”

民国十三年（1924年）由纯锡堂、富益堂和赵师准（军阀团长）在商埠区合资建设的“八方亭”（即圈楼），亭高两

层，上小下大，六丈见方，形如塔，木制结构，红柱，绿色薄铁瓦盖。地身（台阶）三尺，东、南、西、北各开一门。亭门周围有通道，中央设“乐子馆”，北面有小型演台，仿京津乐子馆设计建造，以便招收歌妓演唱。八个亭角为妓馆。楼上设跳舞厅，楼下备小吃部。八角亭与圈楼之间有养鱼池，栽植各种花草。楼外铺设汽车跑道。附近有“青云阁”、“庆丰祥”、“聚仙村”等烟馆（鸦片）。圈楼南门通怡春里（今长沙街），各种店铺较多，有东富友等包办酒席的馆子；西通大马路（今重庆路），有军阀团长赵师准开设的新华舞台；东门可通兴亚池；北门外多为妓馆。一些用各种手段谋生的人，也都聚集到这里。有抽帖的，算卦的，卖药的，拉洋片的，打把式卖艺的，敲锣卖大块糖的……一片噪杂叫卖声。

以圈楼为中心的东关商埠地，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企图灭亡中国的突破口，自1905年吉林开商埠地起，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止，日本人在吉林商埠地经营的主要行业有七十余家（其中：金融机关三家，工矿企业二十二家，洋行二十九家，当铺四家，医院三家，旅馆五家，饭馆四家，其他七家）。几乎垄断了吉林的经济命脉。一些利欲熏心的汉奸和资本家，在商埠地中心修建这座圈楼，迎合了帝国主义者的需要，加快了侵占吉林的步伐，实属给吉林修建了一所人间地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吉林后，将圈楼中心的乐子馆处，设“日满会馆”。楼上为舞厅，八角仍为妓馆。即“升平”、“绯红”、“巨福”、“三福”、“巨顺”、“迎仙”、“天宝”、“桂华”。周围有枪房子十七八家，称为二

圈楼。这里成为汉奸、警察、宪兵、特务、资本家吃喝玩乐的场所，也是他们的逍遥世界。从市场南门进入，经饭馆四海春往东拐，是二等妓院“三拒班”，过了“宝华”就是一等妓院“升平号”。门口挂着“升平书玉”的扁格子。楼的上下共有二十一间，妓女十七八名，掌班的王俊丰，鸭子桂云，熙洽是她的“权杆”，是桂云的靠山。这里害了许多良家妇女，她们却大发横财。

圈楼，是一些汉奸、特务、资本家的乐园。每天都要闹腾到深夜两三点钟。这些人，对外出卖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劳苦群众，榨取人民血汗，来到这里，真是“挥金如土”，有各种各样的开销：抽大烟，吃水果，吃局饭……据当时人推算，这里一夜之间要挥霍数万元之多。相当于几万名苦力一天的工钱。（一天只挣八、九角钱）。

妓院是一座人间地狱，有多少穷家的女儿被逼、被骗、被卖到这可怕的地方。她们受尽了种种侮辱和摧残。“双顺楼”老鸭子米恨新，恶毒地虐待一个叫翠宝的妓女。因她有病不能给赚钱，就罚她跪洗衣板，并逼两手伸平放两碗水，头上还顶一碗水，洒了就打。一个叫金昌源的老板和他的老婆李金氏（鸭子），用绳子蘸凉水抽打妓女银子，打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不给医治，伤痕溃烂，活活地被烂死。有许多妓女为了求条活路要逃出这人间魔窟，老鸭子怕妓女逃跑，将住处的窗上钉上铁丝网。有时出门“大茶壶”在身后紧紧跟随。有些妓女终身也难跳出这个“火坑”。

在当时社会里，有一种人以贩卖人口为生，不知有多少穷家女儿被入贩子骗买到手，又转手卖给妓院。有一名姓于

的妓女，是江苏省无锡人，因家境贫寒从小卖给张家做童养媳，后被张家以四百元大洋卖给妓院。旧社会把人当成商品，妓女可按年龄、容貌定出身价，买进一些小女孩养着，待她们长大后推入娼门为其赚钱。鸭子李金氏，从两户贫苦人家买进两名七八岁小女孩，取名“金子”和“银子”。当长到十五六岁时迫不及待逼着进入妓院，称为雏妓。“北金乐堂”妓馆老板倪金科从天津买来两名小女孩，待长大后为其赚钱。所庆幸的是，吉林解放时这两个小女孩年龄尚小，免遭其害。可见，东关圈楼是人卖人、人吃人的罪恶社会的产物。

修建圈楼的林某某，在吉林、奉天（沈阳）、锦州有三处家，四个老婆。吉林这个家，他的小老婆王瑞萱就是圈楼“升平”内的妓女。林某虽已68岁高龄，但又娶来一个22岁的小老婆。家中有六口人，却雇用十个人去侍候他们。除每人身旁有一名佣人外，还有专门养花的花把门一人，厨师二人，看门守院一人。他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一个大雪纷飞，寒气逼人的夜晚，一个身上少衣，腹内无食的农民，冻死在圈楼南门。

1935年，江东荒山嘴子住着一户贫苦农民，他叫程广义，辛辛苦苦劳动一年，到秋后打的粮食去掉交“出荷粮”所剩无几，左盘右算还不够交地租。他的老婆有病在身又无钱医治，一急之下死去。程广义就此“挑灶”了，为了活下去，领着两个孩子到吉林市要饭；流浪着，挣扎着，最后他冻死在这花天酒地的圈楼门外。

另外，伪满时期的通化市日本妓院也是名噪一时，成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一部罪恶丑史。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接着日本从国内派来大批军人，安插在伪满洲国各层机构中充任官吏职员。日本侵略者为安慰这些人，蛊动这些人的干劲，便在东北各城市成立了日本人的料理店和妓馆。通化县城的日本妓馆——“花月”和“松茂”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在大同2年（1933年）3月间，先后开设的。刚设立时，规模都不大。到了伪满康德2年（1935年）的春天，来通化的日本人增加了数倍，“花月”和“松茂”也随之扩大。每天下班后，花月门前小汽车排列成行，进入妓馆的日本人陆续不断。到妓馆来的人，多数是穿着黄呢军装的日本军官。花月料理店有套间，有舞厅。每当入夜后，灯光雪亮，淫荡的乐曲与轻佻的歌声伴着饱酒戏谑声传出老远。到午夜12点多钟以后，就可见嫖客们喝得醺醺大醉。有宿妓的，一夜每人须交150元伪币，不宿妓的也须交100元伪币。他们挥霍的这些钱，全是中国人民的膏脂。侵略者纵情地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而东北人民却拮据地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

花月料理店的经管人叫河田，当年50多岁，是个日本退役军官。他的老婆河田菊子，原名叫花月，所以这个店以花月为名。花月初期有日本妓女15人，后来增加到30人，这些妓女最大的才30岁出头。其中最著名的妓女有春子、金芝和秋水华子。花月料理店明确规定，不准接待中国人。有宪兵监视，不准中国人进去。花月每天营业收入初期为千元以上，后期每天收入达2500元之多。

松茂料理店经管人是松茂次郎，年纪也50多岁。他在日

本国内原是酱油商人。他老婆名叫桥木伶子，40多岁，身材高大。这个店规模小，妓女初期有10余人，后期增加到30余人，也都是青年女子，会歌舞，会乐器，专供客人娱乐。这个店没有舞厅，只是饮酒作乐，陪宿等。每天下班以后，步行的日本军官和行政机关人员，就陆续不断地走来。这个店也有几个出名的，如：梅美子、红霞梅、中原美子等。到了伪康德6年（1939年），伪满各县城到处都有开设的日本料理店，至伪康德10年（1943年）以后，料理店白天也进行饮酒、歌舞，真闹得乌烟瘴气。这或许是侵略者们自知其可悲的下场快要到来，抱着活一时、乐一时的想法，才出现此种现象吧？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罪恶滔天的伪满统治政府彻底垮台。1948年，东北解放了，妓院作为黑暗统治中毒害社会的一大毒瘤，被人民政府彻底清查，被剥削的被非人一般摧残的妓女们应彻底获得新生。

在我们的调查中，听到了妓女痛苦的血泪控诉和深埋在她们心底的仇恨的血债，更听到了她们在非人的虐待下的悲惨呼号。我们呼吁，上级领导尽快作出取缔封闭所有妓院的同时，彻底根除娼妓，对其做出改造教育的决定。

政府在对娼妓人等的态度上，应首先采取说服教育，从严管理。对窑主集中教育，使他们认识罪恶，改邪从良；对妓女个别进行教育，给予适当的工作安排；对嫖客也首先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改造。

那么，妓院的形成又是怎样的呢？

在善良的人民群众眼里，妓院是肮脏和卑贱的，是下流

的。

妓院的老板一般是窑主和老鴿子，以及他们花钱收买的一些地痞无赖做他们的打手，给他们看家护院，这些人叫大茶壶，都是些社会的渣滓，不正经之货。

窑主和老鴿的主要特点就是贪图财利，为了发家致富，牟取暴利，又不费半点力气，就从各地骗来或从人贩子手里买来一些年轻貌美的女子，组成妓院，为他们接客，用这些无辜的女子的肉体，诈取嫖客大把大把的钱。不听就用皮鞭毒打。

另外，为了防止流氓上门闹事，制造麻烦，这些窑主和老鴿还往往要找一些政界的人物或军政要员等有权有势的人为他们做后台，这些人行称“大权杆”。

窑主、老鴿、大茶壶和大权杆，便成为组成妓院的主要支柱。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疯狂地摧残妓女，毒害百姓，为世人所不耻。

一、窑主

在旧社会的妓院中，窑主一般指男性，这种人好吃懒做，又心黑手狠，奸诈淫佞。不想凭自己的劳动经营去生活。他们讨厌劳动，便使出一种奸邪的手段，从民间寻找美貌女子，而后霸为己有，逼其卖淫，来榨取钱财。

伪满时期，政治腐败，统治黑暗，娼盗横行。单妓院简直可以说是盛极一时，关东每一座大小城镇，农村，甚至偏远水域，都有娼妓。

当时的妓院，只说公开挂牌营业的，大体分为三类：

大妓院一般条件较好，规模较大，拥有妓女达三四十个。别致豪华的楼房，每个妓女占有一个设置优雅，布局赏心悦目的房间，还有宽敞别致的花间，上等的摆设，花间桌子上经常摆设着鲜花、水果、名茶、糖果、点心、瓜籽等，供嫖客与妓女享欢作乐。花间一般用做开盘子，即嫖客与妓女不发生性行为，只是喝茶吃果，互相调逗作乐。

而那些上等的妓女单间，则是用来与嫖客过夜作爱，终夜欢乐。

装潢好的妓院收价钱相对也高，一般嫖客进了妓院，开盘子只收一块大洋；拉铺收二块到二块五；好的妓院妓女一般都很少拉铺，多半是来住局。住局的要收三到五块大洋。

大妓院条件高档，窑主挣的钱也多，手下的大茶壶也多，雇用大批打手，为他看家护院，逼迫妓女，使妓女能服服帖帖为自己卖身赚钱。

一般中级妓院相对条件要差一些，有的有楼房，有的则是上好的平房。中级妓院的妓女也比大妓院少，一般有十到二十个，这样的妓院中妓女的房间摆设并不高档，但却干净淡雅，有的用窗帘绸布，有的摆上许多花装饰。这里的妓女也比不上大妓院的妓女漂亮。

大妓院中条件好，挣的钱也多，在妓女身上的开支也就多，一般要给妓女买上好的衣料绸纱做比较华丽漂亮的衣服，买上好的胭脂花粉和修饰品，还有高贵的外国美容品，高级香水等，吃的饭也好，而一些中级妓院，挣的钱不多，收价也不高，不象大妓院中敢拿架子，摆阔绰，对一些贫民和中

下层人物不屑一顾，而中级妓院对嫖客要求不高，只要能付得起钱，什么样人物都接，开盘、拉铺、住局都成。

另外，一些漂亮的妓女，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价钱很高。人贩子对拐骗来的姑娘，卖到妓院的价钱，要看这姑娘的成色和年纪而定。长得漂亮年轻的价钱就要得狠，长得一般甚至长得差的年纪又不小的则价钱低。

妓院从人贩子手中买妓女，一般要讲价，对容貌好，又年纪轻，而且未开身的，他们甘愿花大钱买进妓院，因为他们知道，妓女买到妓院，一旦走红，大把的洋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窑主的腰包。

妓女的年纪在买卖的时候也是至关重要，妓女长得水灵，年纪也妙，买到妓院，即使不走红，为他们卖身的时间也长，时间长了，赚的钱也多，年纪大的妓女，买到妓院，不到几年或再多十几年就老了，成了人渣，不能再给他们卖身挣钱了，成了废品，这买卖就不好做了。因此，一般妓院宁愿花大钱买一个漂亮年轻的妓女，也不愿在那些年近半老的妓女身上下大钱。

一些小妓院条件也就更差。有的能用得上几间上好的平房，有一个别致的小院落，有的则只有几间平房，很平常的民房，房间布置也差得多，除一张床，一张床头小桌，桌上摆茶具，供妓女和嫖客饮用，其它都很简单，只是象征性地有一些装饰物摆放，门口挂一张招牌幌子，上面写着妓女的名字、年龄、相貌等一些介绍性文字，供嫖客选择用。

这些妓院一般很少接到大人物，经常出入的只是一些平民和中下层人物，他们拿不出太多的钱，到妓院来找妓女，只

是为了性欲的发泄，对妓女要求并不高，在妓女长相上也没多大要求。这些平民最多的只是拉铺的多，能住上一夜的少一些。

除了各种公开营业的大小院外，还有一些暗娼，她们一般家境贫困，难以维持生计，被迫出卖肉体，以养家糊口，俗称半掩门，这种情况条件就更差了，而且也不用向政府交税，能够维持生活需要，好了就攒积下一张肉折子。

“大老高”是锦州“挂春阁”妓院的窑主。大老高曾经是个伪满政府中的职员，后来便回家开了这“挂春阁”妓院。“挂春阁”在当时算得规模不小的妓院，有妓女近二十名，都是他从良家民女中欺骗和从人贩子手中买来的。对妓女心黑手狠，使尽了淫威，妓女们对他又恨又怕，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死心塌地为他卖身赚钱。

一次，大老高夜晚回妓院途中，在街头遇到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这姑娘一看那打扮就知道是个乡下人，长得却是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温柔老实，貌色出众。

这一见，大老高马上就起了歹意，心里暗暗地想这姑娘若领回窑去，肯定是个无价的摇钱树。

想到这，大老高忙上前对姑娘关切地说：“哟，姑娘，天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快回家去吧，这年月兵慌马乱，在这街上一个人不安全，再说还是个姑娘家。”

姑娘一听有人这么关怀自己，忙说：“大伯，不瞒你说，我是乡下来的，是上城来买嫁妆的，刚才在商店里，人多拥挤，一下子就我和我的未婚夫走散了，到现在还不见人影，真急死人了。”

姑娘说着，那焦急的样子，很快眼泪就流了下来。

大老高忙说：“唉呀，姑娘可别哭，只是你这么等着，等到啥时候才能把他等来呢？他万一找不到你，自己回了家或是出了点什么事，这年月城里可乱着呢，比不得乡下。”

姑娘一听更害怕了，眼泪不住地流了下来，一劲地嘤嘤哭个不停。

大老高故作想了一阵子，便赶忙又说：“姑娘你先别伤心，要不这么着，我是这里的坐地户，家中只有我这孤老头一人，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就先到我家歇歇脚，吃点东西，我家里比这街上还是安全的。让我老头子去帮你找。”

姑娘忙说：“大伯，您这是说什么话，不过我怎么好意思去麻烦你呢？”

“唉，姑娘，这有什么，出门在外，还谈什么麻烦不麻烦，快走吧。”

大老高把姑娘领回家里，给姑娘准备好了饭菜，就装作出去帮姑娘找人。一溜子赶回到妓院，招呼了几个大茶壶回来。

姑娘在大老高家里吃完了饭，心里放不下，还是惦记着自己的心上人。一直等到深夜了，大老高还没回来，心里越是不安起来。

她开了门，慢慢走到院里，看见满月当空，云影散乱，远处传来几声凄厉的犬吠，灰蒙蒙的月光下，一切显得分外萧条。

这时，忽见对面走来几个大汉，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走出了院外，赶忙转身回去，已来不及了，几个大汉上前

就把她抓住，二话不说拖起来就走。

姑娘拼命高喊，一个大汉拿出手帕把她的嘴给堵上了。正在这时，大老高半夜归来正好撞见，冲上前去破口大骂，一边到大汉手里去夺姑娘：“你们这帮无赖，整个世道都被你们给搅乱了，今天，我老头子豁出一条老命也要和你们拼了。”

说着和几个大汉扭打起来，那几个大汉一见情势不妙，大老高这么一吵吵，周围的住户，都给惊动了，到时候想跑也跑不掉了，赶忙推开大老高，撒腿就跑。

大老高从这帮地痞无赖手里夺下姑娘，姑娘对他从心里感激不尽。

大老高把姑娘又领回家去，姑娘赶忙就问：“大伯，俺那事你打听到信了吗？”

大老高长叹一声：“唉——，姑娘，我老头子不是说你们呀，年轻人太粗心，在这种地方怎么就不小心着点呢。我到处打听，结果连个人影也没找到，后来听人说在北门大街见一个小伙子误上了一辆车，在车上喊停车，那车也不停，一直开走了，只是不知道那到底是干什么的，要是平常的客运车，没准过几天他就来找你了，要是拉壮丁的车可就糟了。”

姑娘一听，吓得又哭了起来。

“姑娘，你不用着急，这几天就先在我这儿住下。等过几天，你的未婚夫来了，你们就一起回家，你若先走了，他来后再找不到你。”

姑娘听说，心想也只好这样了，“可是，我怎么忍心麻烦大伯呢？”

“有啥客气的，还说这么多干啥。”

说完，大老高又找了一张床铺，收拾出另外一间房子，给姑娘安排好铺盖，说：“姑娘，你就迁就点在这儿睡吧，天也不早了，安心休息，别过于难过了，伤了身子可是自己的事，要想开点。”

于是，姑娘就在大老高家里住了下来，一天，两天，三天……几天时间，一转眼过去，而自己的心上人至今杳无音讯，姑娘心中暗暗着急。

大老高从门外进来，见姑娘还是伤心，就安慰说：“姑娘，别着急，说不定你的未婚夫过几天就来了。”

姑娘听完，长叹一声：“唉，大伯你别安慰我了，他可能一时半时回不来了。我怎么办呢，回家怎么给家里人说呢？”

大老高说：“姑娘，这事不怪你，再说有你这样痴情的姑娘，你的未婚夫和家人谁都不会怪你。”

“可是，大伯这几天对我这么照顾，我怎么报答才好呢？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呀！”

大老高听完就说：“孩子，大伯对你照顾不是图你报答，你要是真想回家，我就送你回去，你若再想等几天，就等，兴许再等几天就来了。”

“可是，我这么个大姑娘，怎么舍得让您这么大年纪的人来侍候。”

大老高一听笑了：“这样吧，你要真是过意不去，就到我前边的店铺里去吧，你还能挣点工钱路费什么的。”

姑娘一听很高兴，就答应了。同大老高一起到了“挂春阁”。大老高领姑娘从后门进去，开始姑娘不知怎么回事，也看不出是做什么生意，等上了楼，进了花厅，大老高让给姑

娘收拾房间，准备接客。这一下姑娘才全明白。吓得她赶忙叫道：“不，不行啊，大伯，我不干，我还是回家吧。”

大老高忙好言安慰：“姑娘，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呢，这儿多好，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又不费一点力气，就能挣很多钱。这样的好事，上哪儿去找。”

姑娘连忙摆手：“不，我不要，我要回家。”

大老高听完，生气地说：“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好话好讲你不听，给我打。”

几个大茶壶上来，把姑娘推倒在地，一阵皮鞭下去，姑娘早已死去活来，但她死也不从。大老高没了办法，只好把她关进一间小屋。

第二天，大老高又来逼迫姑娘就范，姑娘仍是不从，宁愿被他打死。大老高气急败坏地吼着：“臭婊子，我就不信你不从。”说着把手一挥，自己退了出去。

十几个大茶壶上来，不几下把姑娘身上脱了个净光，冲上去将姑娘轮番糟踏了……

窑主王保不但用尽各种邪恶手段坑害妓女，他自己还是个十足的大色狼。有一次，他从人贩子手中买到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幼女，小姑娘长得特有风味，特招人喜爱，就让她给自己冲茶倒水，洗衣服等。

一天晚上，他把小姑娘叫进房间，假装说自己一件衣服找不到了，让她给自己找，小姑娘便真的翻箱倒柜找了起来。

王保在一旁看得惊呆了，抑制不住冲上去，一把将小姑娘按倒床上，三下两下给她脱了个净光，一双粗大而熟练的

魔爪，在小姑娘身上恣意抚弄着。

小姑娘吓傻了，拼命地呼喊，王保捂住她的嘴：“小尖尖，你有多嫩呀，是个好雏，只要你让大爷高兴，以后不会亏待你的。”

小姑娘拼命挣扎，怎奈，王保这条人面兽心早已将她的小腹死死顶住……

从此，一个不满十五岁的幼女，就这样开始了她的卖身生涯。

而对一些半掩门的暗娼，则更是灭绝人性的，甚至天良丧尽，毫无伦理道德，只有金钱的臭味，充斥了他们的灵魂。

秋仁是伪满时期奉天的一个落魄平民，家境贫寒，而他却不务正业，整日混在一些所谓的狐朋狗友的混头堆里，吃喝玩乐，每天喝得醉醺醺的，回到家里抽大烟，老婆桂花是个厚道而又标致的女人，早就被秋仁的那帮子朋友垂涎三尺。

桂花不止一次地奉劝自己的丈夫别再抽了，秋仁不但不听，反而对桂花大打出手，桂花是只能默默忍受着。大桂花一个目不识丁的妇道人心，奉守贞洁，“嫁鸡随鸡飞，嫁狗跟狗跑”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桂花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在贫寒岁月里苦苦挣扎着。然而她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桂花在睡梦中惊醒，黑暗中看见一个男人赤身裸体地趴在自己的身上，疯狂地发泄着，她以为又是自己的丈夫深夜回家，只是顺从地承受了这一切。

但她感到很奇怪的是，丈夫整日浪荡在外，喝酒抽大烟，

家里的东西几乎卖光了，但还是满足不了他的烟瘾，对自己则早已失去了那股狂热劲，有时候想干那事，也是把自己骂骂咧咧欺辱一顿，然后趴在自己身上简单地发泄一通了事，而今天他却是如此狂热，如此缠绵，象换了一个人似的。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这一切她终于证实了，竟是一个整日同自己丈夫鬼混的无赖睡在自己身边。她惊呆了，拼命地把那家伙痛打一顿，那家伙见桂花愤怒的样子，也不反抗，拿起衣服自顾走了。

秋仁回来后，她愤怒地质问自己的丈夫，不料秋仁不但不解释，反而抬手就打了桂花两巴掌，嘴里骂着：“臭婊子，你还骂我，我欠了人家那么多烟钱，你能给我还吗？”

桂花茫然了，她万万没能料到，和自己共同生活几年的丈夫，竟做出这种事来，家里的东西他卖了，刚几岁的孩子他卖了，最后还满足不了，竟把自己也赔上了，可她以后又怎么见人呢？

然而，最后桂花还是默默地忍受了，她只有忍受，她别无选择，但她没有料到的是，有了这第一次，便又多了秋仁一条生财之道，从此，秋仁不止一次地把嫖客接回家里，和自己的老婆睡觉。有着大把的大洋轻而易举地流进自己的口袋，秋仁高兴了，忘形了，心里感到了满足。却不知桂花夜夜都在忍受着非人的虐待和一次又一次残酷的蹂躏。在这无情的打击下，桂花的生活幻想破灭了，再也无法安心地生活下去，每天都要接各种各样的嫖客，陪他们睡觉，供他们无休止地发泄自己的兽欲。

在长春还有一个叫胡老大的破落贫民，整日泡在“四方城”里杀得天昏地暗，结果是把大把的大洋推向别人的腰包。

胡老大家中有一小女，年龄刚刚十七岁。与父亲相依为命，生得一表倾城佳人颜。见父亲把家里的东西全部卖光了，还无止境地泡在赌场摆战场，心里很痛心，但使她无论如何也难以相信的是，父亲在卖掉了家里最后一件值钱的东西之后，竟把算盘打在她的身上。

这天夜里，她睡在自己的床上，迷迷糊糊的不知什么时候，发觉自己胸前一阵的窒息，惊醒后发现一个三十多岁的胖男人正趴在自己身上肆无忌惮地发泄。她拼命地哭喊着，那男人却是淫荡地一笑：“小尖尖，别哭，我会好好对你的。看，多漂亮的脸蛋。”说着，就是一阵阵狂吻。

她拼命挣扎着，一把把那男人推开，然后慌忙去拿自己的衣服。

“小尖尖，别调皮，我不会让你难过，我知道你是第一次，没什么，我给你爸的价钱也高，再说女人迟早都有这么一回。”

她哪里听他胡说，破口大骂：“不要脸的东西，快滚，我不管你给谁钱。”说完，便顺手抄起一把扫帚打过去。

正在这时，门嘎地一声开了，是她的父亲正好出现在面前，她赶忙上前去，本以为父亲会爱护她，会救她。

然而，她万万没有料到，父亲竟然抬手打了她一记狠狠的耳光，把她打得晕头转向，她呆了，好长时间没能明白过来。

“臭妮子，你敢不听我的话，是谁把你养大的，你也该挣钱养活我了。”说完竟凶狠地把她一把推到床上，动手给她扒

去衣服，让那男人做那种事，这是何等的灭绝人性，这哪里还有半点天伦人性。

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胡老大从这以后除了给女儿拉来许多嫖客，用女儿洁白纯净的肉体来为自己赚取大把的大洋，连他自己还经常爬到女儿床上去，亲自参与对女儿的无情蹂躏。她挣扎，她痛苦，泪水流干了，浸湿了自己的枕头。可是，在那无情的社会里，谁又能救她呢？谁又能使她们脱离苦海，重见自由和光明呢？

二、老 鸨 儿

旧社会妓院的老鸨儿是直接管制妓女的人，有时候嫖客术的多，妓女不够用了，老鸨便亲自披挂上阵，这种时候一般是一些军人和从监狱刚出来的人，他们怀着一种性欲发泄的心理，往往处于一种性变态，只要有一个女人帮他们发泄，就满足了，不考虑妓女的长相和年纪。

这些老鸨儿往往心黑手狠，凶恶残暴，对妓女残酷狠毒，丧心病狂，妓女们经不住她的残酷摧残，只好死心踏地为她卖身赚钱、热情接客。稍有怠慢，不是嫖客砸了盘子，就是老鸨儿一顿无情毒打。

妓女们称老鸨儿都是“妈妈”，或“鸨娘”。只要妓女服服帖帖听她的摆布，尤其是长得年轻漂亮的妓女，一旦走红，迎的嫖客多，挣的钱又多，而且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花花公子，阔老豪商、纨绔子弟，老鸨只要有利可图，就好好对待妓女，处处关心倍致，为了使妓女打扮得漂亮迷人，受嫖客青睐倾

心，老鸨儿会不惜花很多钱给妓女买高档的穿戴，装饰和日用品。

解放前吉林有条柳春巷，柳春巷里开的全是妓院，其中有个妓院叫“望春楼”，里面有十多个妓女，但都是些出了二十往三十里数的年纪的，有两个二十岁左右的，长相也一般，于是“望春楼”的老鸨儿很着急，眼看着嫖客们都涌进了别的嫖院，而自家门前却“鞍马疏冷”，怎么办呢？老鸨儿苦思冥想。最后想起自家一个远房亲戚，家中有个侄女叫小青，小青长得又漂亮又迷人，自打那一次在亲戚家里见了就记在心上。

老鸨儿想来想去，为了自己“望春楼”的生意红火，能挣到大钱，便决定把小青骗到手。怎么骗呢，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一条毒计。

眼瞅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老鸨儿托人捎信给远房亲戚，说自己年纪大了，开的一家商店生意挺好，正好近来身体又不舒服，经常得病，想让小青来这里给她帮忙。

小青的家里很穷，一家六口人，五个丫头，吃不上穿不上的日子很难过，听说了这个消息，小青的父亲就想，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好事，小青要是真的到了她那儿，孩子勤快能干，又能吃苦，肯定会让她高兴，早晚有一天她过去了，这一大笔家业，还不都是自己的，再说自己五个女儿，缺一个也没什么。

不几天，小青真的来到“望春楼”，到这一看，小青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心里立刻就慌了神。老鸨一见小青，满心欢喜，立刻把她拉进屋里，又是沏茶，又是拿水果。

小青就问：“姑姑，你叫我来帮你干什么？”

“孩子，急什么，先坐下歇歇脚，好好休息，再说不迟。”

小青心里害怕，就不踏实，不一会儿又问老鸨要她干什么。老鸨儿还是搪塞说：“不忙不忙，慢慢再说。”

当下，老鸨儿摆上上好的饭菜，请小青吃饱，又拿出许多上等的衣服，贵重的金银首饰，让小青穿上，把小青领进一间阔气的房间里，问小青：“这房间怎么样？”

小青说：“挺好，这是谁住的地方？”

老鸨儿就说：“从现在起这就是你的房间了。”

小青一听心里全明白了，赶忙说：“不，不，姑姑，我不干这个，还是让我回去吧。”

“傻妮子，回去干什么，要吃没吃，要住没住，吃苦受罪的，你还没吃够，这儿多好，好吃，好喝，又有好穿戴。”

小青哀求说：“不，姑姑，我宁愿饿死也不干这个，我不要这些衣服，我什么都不要，您还是让我回去吧。”说着就脱身上的衣服。

老鸨这下可生气了，软的不行，她就动硬的：“×妮子，姑姑好心好意让你来享清福，你好歹不知，我不打你，你就不知道回头。”

说完让几个大茶壶把小青吊起来，用皮鞭蘸着水，狠狠地打了一顿。小青还是不应，说什么也要回去。

老鸨气坏了：“我可告诉你，到了这儿，就容不得你使性子，你给我好好想一想，再不答应的话，我就活活打死你。”

说完，让人把小青关进了房里，小青心里痛悔不堪，恨自己的父亲不该贪财，见利忘义，把自己活活推进火坑，恨

自己太傻，竟这么轻易地上了她的当。

到了晚上，老鸨又来了：“小青，快装束好，客人到了，要好好侍候，不然我打死你。”

小青拼命喊：“不，我不干，死也不干。放我走，放我出去。”

老鸨子见她仍不肯答应，叫进几个大茶壶把她吊起来，又是一阵毒打，小青还是不从，老鸨子气急败坏。竟把一只大白猫装进了小青的裤裆里，用一条木杖狠狠打那只猫，那只猫拼命撕抓小青的下身，小青再也忍受不了这惨酷的折磨，只好忍辱答应。

小青忍受着伤痛，被一个男人按倒在床上，给她扒光了衣服，她看见下身被大白猫抓得已经血肉模糊，一阵撕心裂腹的剧痛，又无法逃避地使她遭受着又一次的痛苦，小青的心彻底碎了，她拼命地挣扎着，痛不欲声，血泪同时染透了枕头和被褥，也使她的心灵彻底麻木了。

长春“红花院”有个老鸨，一次上街，碰上一个山东逃难过来的四十多岁的大老爷们，领着三个小姑娘，要卖。老鸨儿上前相了半天，终于看上一个，这姑娘叫二丫，长得一副水灵灵的面相，身材细长，长大肯定是一副好色相，老鸨儿便花钱把二丫头买回家里。

老鸨儿象对待亲闺女一样，对二丫好生抚养。二丫才六七岁，什么都不懂，老鸨儿就给她讲许多故事，讲好听的让二丫高兴，慢慢地就讲女人的事，二丫不懂就问她，她就给二丫说。给二丫灌输着淫秽的观念，好为以后接客给自己挣

钱做准备。

有一天晚上，老鸨儿和二丫睡在一张床上，二丫又要让老鸨儿讲故事，老鸨儿就讲，讲女人的快活事，接着又给二丫唱一些妓女淫荡歌谣。

小青听得怪好听，就跟着学，还一劲问，说：“妈，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什么意思。”老鸨儿就教她怎么跟男人作爱，还说怎么高兴怎么高兴。

小青不懂事，还觉得怪有意思，就再让老鸨儿给她唱，于是老鸨儿就找出一些淫荡的调儿又给她唱：

那天下晌俺离开家，
一出家当兵的把俺拉；
他左手也是推，
右手也是抓，
把奴领进了西大洼；
西大洼有片高粱地，……

唱完了，小青可就都记在心上，后来，有一个豪绅看上了小青，非要拉她去陪房。老鸨说孩子年纪小，才八九岁，不能做那事，那豪绅不干，非要给大钱包了小青，老鸨见了钱，就什么都答应了。

当天晚上，小青便陪了那年近六旬的老豪绅，别看小青年纪小，在老鸨儿那里可学到了不少知识，在男女作爱的事上，她不但什么都懂，而且很会玩，惹得老豪绅很高兴，便每天晚上都要把她接去。

回到家里，老鸨儿还一劲地夸：“我的好乖乖，年纪不大，会给妈挣钱了，可真是个好孩子。”从这以后，小青便正式出

道接客了。

可怜一个不满八九岁的孩子，处在幼年时期，就开始了自己的卖身生涯。幼小的身心遭受无情的摧残，她的内心里，是一种多么残酷的蹂躏啊。

三、大茶壶

妓院中，除了妓女，还有一些窑友、打手、跟班的等，称为大茶壶，这些人有的是妓院里做杂务的，有的是妓院的帮手，有的是给窑主或老鸨儿看家护院，做保镖，有的是专门帮老鸨儿惩罚妓女的，他们一般都是一些街头无赖，混世地痞，流氓阿飞，被老鸨儿招收过来，为自己服务，他们心狠手毒，对妓女大打出手，无情蹂躏，有各种各样折磨妓女的手段。

大福子是锦州街头一个地痞二赖子，靠欺诈恶骗过日子，在平民百姓前逞强好霸，欺人霸妻，见了大人物却是低伏在地，奴颜十足。

一次，大福子在街上看见两父子打把式卖艺，一会儿舞拳弄棒，一会儿练功发力，那不是十多岁的孩子，提个铜锣，绕场大喊：“各位街里乡亲，大哥大姐，大爷大娘，今日借贵乡一块宝地，使两路棒子，走两趟拳脚，大家看得好了，您叫一声好，有什么不到的，您就多多指教，诸位有钱捧个钱场，没钱捧个人场。我父子在外讨一口饭吃也不容易，诸位多多关照。”

接着，那孩子便开始摆出场子收束身手。

“光说不练——”父亲说。

“那是假功夫。”孩子说。

“光练不说——”

“那是傻功夫。”

“也说也练——”

“那是真功夫。”

“说着不如练着，练着不如看着，诸位您请上眼了。”

说着父子二人便各执棍棒刀枪演练出来。

小福子一旁看着冒出话来：“这算啥，算啥功夫啊。我说你这打把式的，会练的拿出点真功夫，不会练的快给我滚蛋。”

说着，他走上前去，挡在父子二人中间，这父子俩正练得起兴，见他走上场来，不由便停下手来。

“这位朋友，我父子因家中连年灾荒，无以度日，无奈这才从山东逃难过来，为的是要挣一口饭糊口，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父子一条活路。”

“放心，你没饭吃，大爷现在还饿着肚子呢，想到这里来捡便宜钱，不先称上四两棉花纺（访）一纺，大爷是干什么的。”

“这位朋友，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请您高抬贵手，一定另行拜访。”

“别他妈给大爷来这个，不好使，废话少说，交税吧。”

“哎呀，朋友，我们父子今日刚刚亮开一块场子，哪有钱交税呢？”

“没钱，没钱滚蛋。”说着，抬脚将那孩子踹倒在地，狠狠啐了一口唾沫。

这父子二人再也忍无可忍了，“朋友，看你也是一条汉子，别欺人太甚，不给我父子留一口活路。”

大福子一听：“怎么着，想动手，天胆了你。”说着上前冲那汉子便是一记“冲天炮”，那汉子赶忙招架。

正在这时，忽听有人大喊一声：“是谁要在我吴老太爷门前撒野。”

此人回头一看，来人正是在本方大豪绅吴老太爷，儿子在伪公安部做事，谁惹得起，大福子一见忙上前施礼：“吴老太爷大安。”

“罢了，小福子，你今个这是在砸谁家的锅啊。”

“回老太爷，小的哪能干那事，只是有两个不法暴匪在您门前捣乱，我正要把他们轰走，不想惊动了老太爷。”

“是吗？哪来的什么暴匪啊……”

“哎呀，吴老太爷，我们可不是暴匪，我们父子是从山东逃难过来，因家乡连遭天灾，无以生存，只好逃难到此，为挣一口饭糊口。”

吴老太爷上下打量了他父子一番：“你是从山东来的，是山东什么地方？”

“回吴老太爷，是山东登州府。”

“噢——，是老家来，咱们还是老乡哩。”吴老太爷高兴起来，“说来我也算是登州人呢，自从我父亲那一辈逃难来关东，至今已经几十个年头，可是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呀。”

那父子二人听吴老太爷一说也高兴起来。

“既然都是一个地方来的老家人，都不是外人，以后就不要再这么混了，先留在我家里，干点零活，以后，再让我儿

子慢慢给你们找一份差使干。”

吴老太爷又转过头：“至于这个畜生，我会好好教训他的。”

大福子这一听慌了手脚，急忙跪倒地上求饶：“吴老太爷，您就饶了我吧，小的下次再也不敢了，你饶了我吧。”

“吴老爷子，您何必怒呢，大福子有啥地方得罪了您，也不能拿他当畜生看，他还是个人吗？”说话的是上了年岁的老太太，众人看时，原来是北门里春香院妓院老鸨子。

吴老太爷一见她，“哼”了一声，便转身与那父子走回院中，对老鸨儿不再多看一眼。

老鸨儿冲大福子淫邪一笑，从口袋里取出块大洋丢给了他，然后一边转过身离去，一边掏出雪白的手帕抹一下嘴唇，顺手往口袋里一塞，那手帕竟轻轻灵灵落到了地上。

大福子一见，赶忙跑上去，毕恭毕敬地从地上拾在手中，凑到鼻子上一闻，一股浓香，立刻浸透他的肺腑。

大福子跟了老鸨儿一路走了下去，一直到了老鸨儿的家门，见大门虚掩着，便走了进去，随手把大门关上。

来到屋里，见老鸨儿正坐在床上悠闲地吸大烟。

“鸨妈妈，您的手帕丢了。”大福子说着，嬉皮笑脸地把手帕递到老鸨儿面前。

“嗯，你来了，上床来吸一口吧。”

“哎。”大福子一听，赶忙脱了鞋爬到床上，凑过去吸了一口，立刻就有些神魂出窍。

“福子，老娘对你怎么样？”

“鸨妈妈，你真是个大好人。你对我可是天高地厚啊。”

“那么，你怎么报答我呢？”

“鸨妈妈你就说吧，什么事只要您一声吩咐，小的赴汤蹈火，也是万死不辞啊。”

“用不着，只要你以后对老娘好就行了。”

大福子忙问：“怎么个好法？”

老鸨儿迷了一双色眼，淫邪地一笑。大福子立刻爬过去，给老鸨儿脱去了衣服。两个人就干开了那事。

“鸨妈妈，你每天接那么多嫖客，还愁找不到个白净脸子解闷。”

“混话，那些臭婊子个个长得年轻貌美，哪个不比老娘强百倍，谁还能看上我这老脸老皮的。”

从这以后，大福子就成了老鸨儿私下姘头，有事没事就钻进老鸨子家里。老鸨又常常给他一点小钱，他当然很乐意。

大福子是个当惯了二赖痞子的浪荡鬼，这天他走过西门一家平民门前，见一美貌少女，长得楚楚动人，就起了歹心。

进了门见里面再无别人，便冲进屋里，趁姑娘不注意，把姑娘给糟蹋了。

正当大福子离开时，姑娘的爷爷回来了，一见大福子欺辱了自己的孩子，拉着就要去见官，大福子气急败坏，将老人一把推到墙上，不料用力过猛，那老人一头撞到墙上竟猝然死去。姑娘赶上来，抱住爷爷的尸体哭喊着。吓得大福子慌忙逃走。

姑娘的父亲回家后，见此情景，悲痛欲绝，即请人写状子告到了官府。这一下子大福子更害怕了，赶忙跑到老鸨儿那里问该怎么办。

老鸨儿不慌不忙，朝他淫荡一笑，即除去衣服，爬上去搂住大福子，一边给他脱衣服，一边调逗他，准备作爱。

大福子心里害怕，哪还有心干那事，忙问老鸨：“怎么得了，可有什么好办法，倘若官府追穷下来，我可怎么担得起。”

“这能怪谁，有老娘这儿供着你还不够，跑到人家家里去奸污幼女，打死老头，这还了得。不过，要是你答应今后绝不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服服帖帖守在老娘左右，我一切都会为你做主。”

大福子听了这话，哪敢怠慢，赶忙答应下来。对老鸨儿表现得十分殷勤，

果然，未过几天，这事真的就平息下来，大福子高兴又纳闷，他反复琢磨，可是怎么也琢磨不透，老鸨到底玩些什么把戏，竟把事情结果的利利索索。

以后，大福子就留在了老鸨儿的妓院，明里是妓院的大茶壶，对妓女施尽毒手，凶残无忌，暗里则是老鸨儿姘头，供老鸨儿取乐之用，以满足她未竟的性欲望。

有一次，妓院从人贩子手里买进一个妓女，是个乡下姑娘，被人贩子从河南骗到关东，卖进了妓院，姑娘长得年纪不大，相貌又标致，颇有几分姿色。

进了妓院，老鸨儿为了尽快赚回本钱，马上就要她接客。姑娘说什么也不干那种事，宁愿去死。

老鸨子大骂：“臭婊子，到了这里还假正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大查子早就不干净了，不害臊的东西，到了我这里倒装开了假贞洁。我倒要看看你的贞洁多强。”

老鸨子说完，大福子冲了上去，把姑娘抓在手里一顿的

拳打脚踢，又吊起来用皮鞭毒打。姑娘宁死不屈。大福子气急败坏，竟抬起脚来，在姑娘的下身狠狠地踹一脚，姑娘惨叫一声，发出撕心裂腹的哭叫。

在这惨无人道的迫害下，姑娘再也忍受不了，只好屈从。

还有一个刚刚十五岁的女孩，是个学生，被老鸨从城外骗到这里，逼迫接客，姑娘小小年纪哪能干这事，她放声痛哭着，说什么也不从。

老鸨儿上去就打，大福子冲老鸨儿使了个眼色，说：“这种婊子货，只要开了身，就不怕她不从。”

于是大福子赤着身便扑上去，摧残了。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在痛苦中死死挣扎着。脸被搔破了，身上青一块红一块，还未丰满的胸脯上留下一道鲜红的血印，渗出了殷红的鲜血，发出一阵阵撕人的剧痛。

少女的肉体太孱弱，太稚嫩了，哪里经得起这般非人的摧残，终于屈从了。

妓院就近买来一个没落潦倒的富家女人，在妓院里，她的年轻貌美，堪称一绝，并一举走红，每天接客不遐。

大福子对她早就垂涎，只是一直未得机会，正好赶上妓女来事那天晚上，他终于偷偷摸摸进了姑娘的房间，见姑娘正在数自己的肉折子钱。张口骂道：“好你臭婊子，竟然偷偷积攒了这么多钱，是想赎身用的吧，我非告诉鸨妈妈不可，让她好好教训你。”

姑娘见他来了，可吓坏了，知道这种人无赖凶残，得罪不得，只得求他关照，大福子一听，“这好说，有了好处别忘了大爷呗。”

姑娘听见，只好拿出十块大洋递到他手上，大福子一见，喜笑颜开，把大洋揣进口袋，发出一阵淫邪的浪笑，将妓女按倒床上，疯狂地发泄起来。

妓女到了来事的时间，是不能再接客的，应当休息。然而，大福子性欲难熬，在妓女来事的日子也不让她得到安静的休息。妓女对这帮妓院的打手，恨之入骨，但又惧怕他们的欺压和折磨，不得不忍气吞声，凭他恣意地发泄兽欲。

四、大 杈 杆

大杈杆是妓院背后的靠山，大多是些有钱有势的人物。这其中军警、商人，也有各界军政要人。其中最有名望的一位便是熙洽。

熙洽身居伪满吉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之职，地位显赫，又善于沾花寻柳，嗜女人如癖，于是便成了一些大妓院的靠山，用他的权势和地位为这些人庇荫。

熙洽初到吉林时，省城最大的饭店数醉仙饭店，它是当时吉林军政两署招待各地来吉林的文武官员和士绅名人的场所。饭店的设备应有尽有，非常宽敞阔气。仕宦行台接踵而来，其中多有以民脂民膏致富者，乃挥金如土，每当酒宴聚赌之时，兴之所至，常叫美其名曰姑娘的明妓暗娼陪侍，侑觞嬉耍，挑逗助兴。

熙洽身材魁梧，肥头大脸，白净面孔，生性好色嗜赌贪贿。他经常出没于醉仙饭店。一些有求于他，讨好于他的人蜂拥而来，使醉仙饭店的生意更加兴隆。

有一天，熙洽又来到醉仙饭店鬼混。饭店李老板急忙笑脸相迎，嘴里亲切地说：“哟，二爷，快里边请。”

熙洽刚要搭腔，忽见一美貌女子迎面走来，他像被勾去了魂儿似地眼睛死死地盯了过去。只见那女人年纪约20多岁，长得十分标致。身材窈窕动人，脸含笑意，眉似初春柳叶，眼如秋水，光艳诱人，恃靓生娇。熙洽顿时邪念横生，想入非非。正在这时，那女人从身边面过，熙洽敏感地嗅到一股女人身上的香气，使他如迷如醉地扭转身，眼睛直勾勾地追了过去。那女子回过头来抿着嘴笑了笑，眉梢眼角含情脉脉地转过脸走进一间房中去了。

“好容貌，天赋的姿色！”熙洽赞不绝口地说：“这是谁家的女儿？”

“这是店里新雇用的帮工。”李老板微笑地说，“二爷如果喜欢，就让她专门侍奉你老好了。”

“好，李老板真是明白人。”熙洽满意地说。

“不过，怎样下手就看二爷的想法了。”李老板媚笑地说。

“实不相瞒，我已为二爷关照过了。”李老板又挤眉弄眼地讨好说，“我要她好好侍奉二爷，一切都要顺从二爷，绝不许惹二爷生气。她都答应了。她还说一定让二爷满意。”

“李老板真会办事。”熙洽夸奖地说：“那就试一试看，看她怎样让我满意。”

“那还用说啦，不是明摆着吗。”李老板嬉笑地说。

说话间到了熙洽专用的房间。李老板向熙洽告辞说：“二爷稍候，我就叫他来侍奉二爷，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了。”

不大一会儿，房门轻轻地开了，走进一个人来。熙洽举

目观看，正是方才那个勾魂的女人，急忙说道：“进来，快到里边来。”

“李老板让我来侍奉二爷，请二爷吩咐。”那女人向熙洽送了一个媚眼，“二爷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

“你到二爷这里来吧，行吗？”熙洽嬉笑地笑。

“那怎么不行，看二爷说的。”那女人一边说，一边走到熙洽身边。

“让二爷好好看看你。”熙洽说，“你一眼就迷住了我，真是越看越好看，越看越迷人。”

“看二爷说的，人家哪有那么好看？”那女人噗哧地笑了。

从此，熙洽与那女人如胶似漆，二人海誓山盟非要结成夫妻不可。

这场恶作剧并非发生于偶然，是醉仙饭店李老板为了讨好熙洽精心安排的。那女人也并非寻常之辈。她是省城大有名声的暗娼大老徐，为了谋取熙洽太太的宝座才来到醉仙饭店向熙洽大卖风流。

大老徐本是有夫之妇，丈夫姓徐名喜，是一个懦弱的老实人。熙洽为了长久占有大老徐便采取恩威并用的手段，说服徐喜把大老徐让给他。熙洽给了徐喜三间房子，帮助他另娶了一个女人，还委他在外县做了一名警官，以示不辜负徐喜割爱妻之情。

熙洽在醉仙饭店胡作非为虽然无人敢于过问，但是他也不能毫无顾忌。为此，他挖空心思地倡建吉林俱乐部。1928年他动用吉林衡官银号公款在粮米行街吉长报馆胡同破土修建吉林俱乐部，当年竣工，成为熙洽吃喝嫖赌藏污纳垢的窝

巢。

吉林俱乐部建筑面积 7000 多平方米。东面建成一座二层楼房，有 40 多个房间。西面建成一套青砖青瓦的四合院，有正房，配房和门房，正房是客厅，内有熙洽的办公室和卧室。一切设备应有尽有，一大批古画、古瓷器、青铜器陈设在室内，古色古香，给富丽堂皇的客厅增添了不少光彩。客厅的后边是餐厅，建筑格局采取中西合璧的形式，十分雅致，可容 200 多人参加宴会。再后是花园和剧场。花园里遍植花草树木，还修了凉亭、假山、鱼池、鸟林。剧场有 500 多座席，在当时来说，规模可算是不小了。

吉林俱乐部建成以后，大老徐便开始用各种手段买来了许多的妓女和良家美女，使吉林俱乐部同时成为一个大妓院。同时，熙洽与大老徐也成了许多妓院牢固的靠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权杆。

熙洽在吉林有南北两座公馆。南公馆在局子街，北公馆在通天街，都十分豪华。可是大老徐不愿意住在熙家南、北公馆，于是熙洽便经常陪着大老徐住在吉林俱乐部。

每当日暮黄昏，华灯初上，吉林俱乐部车水马龙，莺歌燕舞，彻夜狂欢，热闹非常。凡来吉林俱乐部者各有所图。有些白天在官厅里不便讲的事情晚上到吉林俱乐部倒可以商量。这里既便于笼络感情，又可以运动差事。

当时，吉林省教育会的张质清和徐竞安就经常到吉林俱乐部陪熙洽打麻将，推牌九，让熙洽玩得十分满意。张质清号称牌神仙，徐竞安人称牌九王，都是善赌的高手，几乎有赢无输。可是在熙洽面前，牌神仙输给熙洽 5000 多块银元；

牌九王输给熙洽一套砖墙瓦顶四合院。熙洽一时高兴，便委任他们到外地出任县长、局长去了。这里边的奥妙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还有其它如局长想升县长，营长想升团长，也都到吉林俱乐部向熙洽运动。其中又多半经过大老徐的撮合才能下委。大老徐又必是雁过拔毛，不能不得油水。

熙洽好赌，赌法与众不同。每赌必有几个明娼陪伴。玩牌九时，他只洗牌，掷色子，其他如拔牌，拢色子，吃钱，赔钱等事，均由陪伴他的三四妓女暗娼去做。赌博中间熙洽经常把他看中的妓女或暗娼领入别室幽会。凡来吉林的略有些姿色的妓女和吉林大小几十家妓院中即将开始接客的妓女都要找机会来吉林俱乐部供熙洽受用，即或是暗娼，有点名声者也需主动送上门来。

妓院本是人间地狱。妓女不是为饥寒所迫，就是被人拐卖，或是被流氓恶棍先奸后卖，逼良为妓。特别是被称做为柜上孩子的雏妓，她们从小被妓院老板（窑主）买来，到十四五岁时被逼下水接客。可怜这些少女，有的不解风情，拒绝接客，窑主就把她们监禁在暗室几天不给饭吃。再不从者，窑主便用皮鞭、木棒、藤条抽打少女的下身，甚至把猫装在少女的裤裆里，用木棒藤条打猫，猫便在少女的裤裆里发狂地用爪抓挠少女的下身，少女多有经不起这种折磨者便答应接客。当她们来到熙洽身边时已是百依百顺。熙洽则横行施暴，常以少女初夜之苦为快乐。

至于来吉林的女演员亦难逃熙洽之手。有的主动送上门来，有的不主动上门者熙洽便派车去接。只要熙二爷派来的车停在戏院，散戏后被接者不敢拒绝，只得急急忙忙上车被

送到熙洽的卧室，任熙洽百般玩弄。那些已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演员对于这种事情当时倒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只是苦了那些刚刚登台不久的黄花少女。

当时有个叫九龄红的女演员，年龄尚不足15岁，善于扮演《拾玉镯》、《柜中缘》、《铁弓缘》中的青少年女子，活灵活现，维妙维肖，举止情貌，十分感人，给观众留下非常喜爱的形象。

有一天，九龄红在戏台上，戏还没有演完，熙洽便派人到后台找老板说：“等一会散场，熙二爷要把九龄红带回去吃夜饭，你们准备一下。”

戏班班主和九龄红的养母都苦苦哀求说：“请先生回二爷，九龄红才十几岁，还是个孩子呢，身于骨都没有长成，这顿夜饭多谢二爷关照，就免了吧。”

可是熙洽不依，戏班子和九龄红的养母不敢不依，偷偷地对九龄红说：“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吃这顿夜饭去了，不然的话，咱们这个戏班子就吃不上饭了……。”

九龄红虽然尚未成年，但在戏班里看到比自己大几岁的女演员常常演完戏便被接走成夜不归，也明白了几分。这次临到自己头上了，看见戏班子和养母为难的样子也只得屈从了。

散戏了，九龄红和熙洽几乎是同时来到汽车前。司机早就打开了门，熙洽和九龄红并排坐在里边。九龄红的养母无可奈何地小声向熙洽哀求说：“二爷，孩子太小，请二爷留情了……。”

到了吉林俱乐部，好酒好菜摆满了一桌子，九龄红哪里

吃得下，草草地吃了几口了事。熙洽肥吃肥喝了一顿，便把九龄红带到了他的卧室。他眉开眼笑地看着九龄红说：“你过来叫二爷摸摸你的手。”

九龄红一动不动地低头不语。

“你在台上跟小白脸那股子劲头叫我在台下都等不了。”

九龄红还是低头不语。

这时，熙洽已脱光了衣服，看着九龄红说：“红，快脱衣服，该睡觉了，来，快过来，我帮你脱。”

九龄红听熙洽这么一说，害怕了。她身不由己地急忙关了灯。

熙洽伸过手来把九龄红扒得一丝不挂。突然，“咔吧”一声熙洽伸手开了灯。

“啊！不，别开灯，我害怕……。”

九龄红双手遮着身哭起来。

在强烈的白炽灯光下，九龄红那苗条如弱柳，尚未发育成熟的身子毫无遮掩，赤裸裸地暴露着。她没有办法，只得听自然，抽抽搭搭地哭泣着。

熙洽淫笑着，两眼发直死盯着九龄红：“你哭什么？女人早晚都得有这么一回。”

九龄红哭得更悲悲切切，她是多么盼望能够用她那纯洁无瑕的少女的泪水换得熙洽的怜悯，放过她这一次。

“哎呀！”九龄红象一只被死死捉住的猎物那样被熙洽的淫威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地哀叫着。

九龄红被糟踏了。

后来，有一位京剧花旦演员黄桂秋先生来到吉林演戏。三天打炮戏是《貂蝉》、《潘金莲》、《玉堂春》。熙洽和大老徐场场都去，场场一直看到完。他俩都被黄桂秋在舞台上情满意浓，以假乱真的音容笑貌迷住了。

每场戏散场时，他俩都把黄桂秋接到吉林俱乐部。吃过夜宴留黄桂秋住在吉林俱乐部，熙洽非要陪黄桂秋住在一个房间不可。

熙洽把自己比作戏中人物吕布、董卓、西门庆、王金龙，不住地挑逗黄桂秋。黄桂秋为了使熙洽高兴也把自己当作戏中的貂蝉、潘金莲、苏三。不料，黄桂秋是无心，熙洽是有意，弄假成真，熙洽非要和黄桂秋结成同性夫妻不可。在熙洽的淫威下，黄桂秋被迫做了熙二爷的男妾。从此，黄桂秋每次演完戏都是有苦难言地回到吉林俱乐部。

熙洽明修栈道成功了，很是自鸣得意，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大老徐暗渡陈仓也得手了。

有一天，熙洽刚刚离开黄桂秋。大老徐就溜进了黄桂秋的卧室。黄桂秋回龙觉睡得正香。当大老徐把他惊醒时，他稀里糊涂地想：“熙二爷刚走怎么又回来捉弄人来了。”可是他很快地嗅到了很浓的女人气味。黄桂秋这才发现是大老徐，吓得他冷丁地掀起被子坐了起来。

“唉呀，快放开我，叫熙二爷看见还得了。”黄桂秋无论怎么挣脱也脱不了大老徐的纠缠。

“你怕什么？有我呢。”大老徐满不在乎地说，“行他和你搂着，就不行你和我抱着了。哼，哪个当官的不惧内怕老婆？”黄桂秋还是心神不安，想要逃脱这是非之地。

大老徐看出了黄桂秋的心思，面对面地对黄桂秋说：“这回你别想走了。你好好看看我，哪点配不上你？”

大老徐发了一阵狂，贴着黄桂秋的脸说：“你多傻，咱俩的事谁也不能知道。”

黄桂秋受到熙洽和大老徐日夜纠缠，感到这种日子实在不好过，演出合同刚一到期，便不告而别地离开了吉林。

黄桂秋走后不久，大老徐失踪了。熙洽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派人到处寻找。后来听说大老徐在哈尔滨呢，熙洽急忙派吉林俱乐部总管，熙洽的亲信原吉林水上警察局局长曹子珍去哈尔滨接大老徐回吉林。行前，熙洽向曹子珍说：“到了哈尔滨要细心地照顾五太太，别叫她上火，就说我不怪她，让她快回来，我怪想她的。”

曹子珍到了哈尔滨打听到大老徐住在马迭尔大饭店，遂于上午9时许来到大老徐的房间，轻轻地敲了一会儿门，这才听到里边有了动静。

“进来。”

曹子珍听得出是大老徐的声音。他轻手轻脚地开了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抬头往室内一看，只见黄桂秋赤裸着身子正躺在床上熟睡，只是腰部盖着被单。床空着半边，却不见大老徐在什么地方。

正在曹子珍发愣的时候，忽听卫生间有动静。于是，他往门半开半掩的卫生间里一看，发现有个人在里边一晃，象是光着身子。不大一会儿，从卫生间里走出一个人来。曹子珍一看，正是大老徐。

大老徐在卫生间顺手牵羊地拿了一条大浴巾，披在肩上，

把身体围住，打了一个结。这把曹子珍看得不知所措。

“你来干什么？我当是送早点的呢。”大老徐一看是曹子珍心里有些发烦，满不在乎地说。

“啊，是二爷叫我来接太太回去。”曹子珍连大气也不敢出地说。

“二爷怎么的都行，我出来这么几天就盯上门来了。我不回去！”

“是，是。”曹子珍见这般光景，也只好暂时退下。

后来，曹子珍总算好说歹说地把大老徐接到熙洽身边。条件是：熙洽绝不加害黄桂秋，还要特别高看一眼；对大老徐的私生活熙洽要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要糊涂一些。

大老徐在哈尔滨同黄桂秋鬼混期间，熙洽在吉林也另有新欢。他与一个叫温丫的暗娼明来暗去寻欢作乐。温丫年轻貌美，刚刚从事皮肉生涯不久。熙洽一见便色迷心窍，寸步难离。这时，熙洽的儿子熙少爷也正与温丫勾勾搭搭，初时，温丫尚能把这一对父子嫖客左右逢源。可是时间一久温丫便支配不开了。熙氏父子撞了车。父子为暗娼温丫争风吃醋大打出手，成了轰动吉林的头条丑闻。

大老徐从哈尔滨归来，直奔吉林俱乐部，她刚走进通往卧室的走廊就听见熙洽大声怒骂：“这小兔崽子，处处和我做对，温丫是我的人他也插上了一腿，真他妈的畜生。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他不可！”

大老徐走进屋，见熙洽正暴跳如雷，脸色蜡黄。她急忙扑上去做出非常心疼的样子说：“哟，快别生气了，为了一个温丫值得吗？人家回来陪着你还不行吗？”说着，大老徐急忙

掏出香气袭人的花手帕给熙洽擦着脸上的汗，嘴里亲昵地说：“快别生气了，人家怪心疼的，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

说来也奇怪，经大老徐这么一说，熙洽真地就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样，跟大老徐欢乐如常，亲昵如初。熙氏父子为温丫争风吃醋的一场风波也就平息下来了。

大老徐本是一只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人尝的淫荡女人，熙洽却视为掌上明珠，这里边必有奥妙，想来想去不外乎鲑鱼找鲑鱼，嘎鱼找嘎鱼，什么玩意打什么物，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罢了。

“九·一八”之夜，熙洽在吉林俱乐部连赌带嫖玩得十分痛快。快要鸡叫了，他才在大老徐的陪伴下回到卧室同衾共枕酣然入睡。

东方欲晓，晨曦初放，熙洽的卧室里突然响起一阵“叮铃”的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屋内的沉寂。

“唉呀，真他妈的，一天这么早闹腾什么？”熙洽翻了个身，嘴里嘟哝着，又想入睡。电话铃声经久不息，响个没完。睡眼朦胧的熙洽，伸手接电话。

“报告参谋长，我是郭思霖，有紧急情况。”电话里传出紧张的说话声。

“唉，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熙洽不以为然地说。

“今天凌晨日军突然包围长春二道沟傅冠军营，以猛烈的炮火进攻，我军正在自卫作战。详细情况和原因现在不明……。”

熙洽吃了一惊，但马上又镇静下来，说：“告诉下边，不

准抵抗，一切按照蒋主席密电办理，避免冲突。”

“是。”郭思霖说，“不过现在已经发生战斗，怕日军那边不能停止进攻呀！”

“你们无论如何也要设法停止战斗，避免冲突，绝对不许抵抗！”熙洽大声地说：“唉！这些人就是糊涂。日本人武器装备好，我们能打得了吗？再说蒋主席有命令力避冲突，我们逞什么能？”

大老徐在一旁搭讪说：“谁说不是呢？叫你不抵抗就不抵抗，还逞什么强呢？”

熙洽走到外间，坐在沙发上，难以驱逐心中的烦躁和不安。此时此地，他怨天怨地沉思默想：日本人早也不闹事，晚也不闹事，偏偏在省主席张作相不在吉林时候闹事。唉，别的什么事都好说，唯独日本人闹事实在棘手……。

熙洽想了好长时间，最后以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名义发出电令：

“奉谕，日军侵占东北，我军应万分容忍，力避冲突，不予抵抗，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

对外屈膝，对内压榨，残酷的统治人民，是伪满政府丑恶嘴脸的真实暴露。同时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斑斑血史。

熙洽在吉林期间，对人民残酷无情地摧残压榨，奸淫享乐，挥霍无度，成为许多人逢迎巴结的人物，许多妓院都是他一手庇护的嫖窝，供他行淫寻乐。为千人恨、万人骂，世人所不耻。

第五章 已解散了的 妓院及其问题

一、一些城市妓院解散的大致情况

我们调查组通过广泛搜集、调查，了解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调查组曾专门派人到沈阳、锦州、吉林、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去过，也去过北票、开源、五常等地。我们找到了了解伪满洲国妓院的解散情况的一些人士，同他们进行了交谈。这些人中有参加封闭妓院的部队官兵，有妓院的妓女，也有曾涉足过妓院的一些人。开始同这些人交谈时，不太顺利，有不少人怀疑我们的动机，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是抱着尽快彻底解散妓院，清除社会病毒，拯救无数女子出魔窟的目的来的。并且，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和正采取的措施告诉他们。他们见我们态度诚恳，不但将已解散的妓院情况告诉我们，还把存在的一些暗娼也说了出来。调查工作比较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长春，这个伪满洲国的政治中心，我们用了很大精力去

调查这儿的情况。“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收获还是很大的。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头子冈村茨宁向国民党代表何应钦递交了投降书，至此，被日本侵占十几年的东北重新回到了中国政府手中。对于这个大事，人民无比欢欣鼓舞，都感到不再当亡国奴了，可以过上好日子了。在此冲击下，妓院行业衰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时，长春妓院已动荡不安。妓女们纷纷逃出火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谋新生。而老鸨子、窑主等惧怕人民军队的威力，担心自己将来的出路，同时也发现妓院已行将到了末日，便自动解散了一些妓院。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投降，日本统治者所开设的大批妓院暂告关闭，整个妓院行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到了1947年，长春被围时，妓女几奔生路，各乎遣散（只剩30多人），但刚一解放，出卡哨和去外地的妓馆业主、妓女又纷纷返回，到1948年末统计时，全市妓馆已增至60余家，妓女达280余人。

现在，长春市由于经济等各方面原因，尚未彻底清除妓院，所以仍有不少残害人民的“鬼窟”。

在哈尔滨，我们了解到，苏联红军于1945年给日本关东军沉重打击后；不少消息灵通的日本殖民统治者或商人、资本家纷纷收拾起金银财宝，逃亡回国。妓院的负责人也顾不上妓院了，他们已觉察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

后来，苏联红军接收了哈尔滨，对日本侵略者的残余势力进行了清除。

苏联红军很快对妓院这个社会的恶瘤进行清除。他们多方调查，派出军队 1500 人，在严密指挥下，封锁、关闭了全市 80 多家妓院，遣散了妓女达 600 人。这些妓女大多无家可归，无奈只好逃往外地或流浪街头。

长春不是苏联接收的，是国民党。当时妓院达 120 家，当时还有不少暗娼未统计。伪满洲国解散时，只有 20 多家妓院解散，其中大多还是日本人开设的比较大一些的妓院。有 160 多名妓女出去自谋生路，但她们仍然没有什么出路。国民党不但没有铲除妓院，根除社会陋习，清扫社会垃圾，相反，腐败的政府重新恢复了不少有名气的妓院，以满足他们的兽欲，使可怜的妓女们继续出卖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比如，在桃源路，日本修建的 900 多间妓院式房屋，曾集中了长春零散的妓馆，取名为“欢乐地”，分为东西两圈。日本人投降后，国民党恢复这里的妓院行业。当然，在光复后，国民党实行杀民养兵的政策，妓院有些冷落，一些妓馆相继废业，还有一部分窑头带妓女出去赚钱。如刘喜儿，当时曾有三个妓女的“盛乐堂”妓院，看到当时人世萧条、冷落，只有个别官兵有闲心玩弄女人，大部分都被当时的形势压得无精打采。他便和其妻杨氏率他的三个妓女到抚顺煤矿。

我们调查组了解到，李桂花是一个曾开过妓院的老鸭子，我们同她交谈，她说：围困长春时，人们都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天下无敌，国民党的军队是“纸老虎”，而且，共产党是为人民老百姓打仗的，所以，被压迫者、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都暗自高兴，而一些一贯坐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却愁眉苦脸。他们就象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如果他们

被抓住，会被判刑的。于是自行解散了不少妓院。当时妓院比较冷落，但也有好吃懒做、贪图享乐、不管世事的公子哥、少爷来寻花问柳。有一个恶霸少爷史××来到她的妓院，将妓女红花玩弄了两天两夜。

锦州妓院在伪满洲国时曾昌盛一时，妓院分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四级。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他们所开设的妓院基本冷落了。有一家比较大的妓院“艳春堂”随着日本主子的倒台而自行解散。老鸽子、窑主是中国的恶棍式的人物，他们先溜之大吉，30多名妓女却无处可走。只有很少几个人找了个比较可靠的人家而从良了。谁知国民党来了后，没有拿他们治罪，相反恢复了妓院，一些政府官员，达官贵人，经常到这里来取乐，发泄他们的性欲。国民党政府还对妓院收税，成为国家税收的来源之一。

多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多么值得深思的现象！

调查组问到了解放锦州时，一位参与作战指挥的军官，他说了这么一些情况。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人民解放军经过侦察后，狠狠打击了妓院的老板及鸽子等人，严肃教育了妓女。曾经枪毙过一些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人民政府收容了近200名妓女。“暗娼”暂时逍遥法外。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人贩子，他们常把逃出妓院无法谋生的妓女拐卖到外地妓院或人家。比如说，凌安里有一家“半掩门”，秘密营业，被人民军查出后，封了门，逮捕了老鸽子和窑主。卖淫的5名妓女，除2名跟随了比较穷苦的人家外，另外三名逃走了，半路上被人贩子所欺骗，拐卖到了外地。

我们已经知道日本人在北票开设了“新德里”大妓院。在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北票被我军接收。老板们慑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威力，不少解散了妓女，使其逃出牢笼，寻找归宿；有的老板开起了“半掩门”（暗娼）。“新德里”妓院大部倒闭了。但是蒋介石进入东北后，占领北票，为了满足他们的兽欲，官兵们又请出了妓女、老板及龟头，把分散的妓女又重新纠合起来，恢复了“新德里”这个卖淫市场。而我军再次解放北票后，县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令取缔残酷的娼妓制度，封闭了全部妓院，收审了老板、龟头、娼鸨、人贩子，对罪恶累累、证据确凿者，给予应得的处罚。他们对幸存的妓女全部进行了收容教养。她们，这些饱经折磨的妓女，通过自己的遭遇，控诉了日军大佐及其狗腿子老板、人贩子的罪行，提高了各自的政治觉悟，唤起了她们的自尊。通过医疗，为她们解除了毒瘾，治愈了性病，暗疾；使她们恢复了健康。通过劳动，改变了她们好逸恶劳的习惯，学习到了不少劳动技能。最后，这些妓女们含着激动的泪水，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人民政府万岁”的口号，走出了教养队，奔向了新生活，走上了各自的被分配的工作岗位。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着想的政府，而以前的无论是封建地主衙门、日伪统治者、国民党政府，都不会这样，他们只知道如何在人民身上搜刮更多的脂膏。

在吉林市，调查组同事讲，吉林市妓院解散的还比较早，比较多，情况还不错。这跟当时的条件有关系。日本人没有开设比较大的妓院，而且在日本人投降后，吉林市回到了人民军队手中。当时，吉林市有一条很闻名的牛马行。牛马行

南起河南街西头，北至老城墙根，全长不到四华里。建城之初，由于地势高低崎岖，街道曲折狭窄，胡同与街道间迂回相连，有桥多、井多等特点，成为木材集散地。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清末民初，牛马行已发展成为吉林城内最繁华、最热闹的街道之一。这里还是达官显贵及有钱绅士们的居住地。在这种环境下，炭市胡同、三道胡同以及头道胡同这一片地方成了妓馆集中地。这里的妓馆一般比较低级，而在东关圈楼一带是比较高级的妓馆。这里有一家日本窑子（名叫太吉馆），专为日本浪人而设。伪满时期，牛马行“缝穷”的妇女多起来。“缝穷”是替别人缝衣服糊口。但是，警察、特务看见哪个年轻妇女有姿色，便借到他家缝衣之际，把妇女奸污。牛马行的暗娼有两种：一种叫“大炕”，就是往家招揽嫖客；另一种是“野鸡”，她们可以随客人方便到妓馆、宿舍过夜。吉林市伪满时期，牛马行暗娼遍地皆是。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牛马行被我军彻底整顿，取缔了妓院，收容教养了大批妓女。

但是，我们发现，各个地方妓院解散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比较好，但有的地方较差。妓院的彻底解散，需要各方而配合，待条件都具备后，妓院的末日便到了。我们建议，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人民都要密切配合政府，抓好生产，维护好社会秩序，健全法律，提高精神文明，加强主人公的责任心，为尽快彻底解散妓院而努力奋斗！

妓院的彻底解散已为期不晚了，我们拭目以待！

“万紫千红准备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二、存在的一些问题

东北，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下，已被糟踏得不成样子。人民失去了往日的家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妓院，这个社会的恶瘤，到处都有。它严重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妨碍了社会生产，影响了社会秩序。在当时，广大人民十有八户人家逃亡离散，过着食不饱肚，衣不蔽体的亡国奴生活。

妓院，一方面给剥削者增加资本，一方面使被剥削者惨遭蹂躏。妓女当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伪满洲国随之消亡，妓院解散了不少。但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妓院行业又死灰复燃。象沈阳、长春、锦州等地。

东北全部解放后，大部分城市按照人民的要求以及共产党的命令，很快取消了这个残害中国人民的魔窟。但又由于诸多原因，社会条件不允许，还有一些城市仍然处在原来的状态，当然也有一定限制。不少城市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待解决。

我们调查组经过综合分析，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有些妓女暗暗 逃到妓院继续卖淫。

随着妓院的解散，妓女也开始自谋新生。条件好的地方被收容教养，差一些的地方妓女却无处可逃，没有门路可寻。

她们或流浪街头讨饭或逃回别的妓院，做起暗娼，继续卖淫。

对此，我们一方面为其屡教不改而痛心，另一方面又为其没有出路被逼无奈而感到同情。在当时的条件下，她们很难顿悟前非，痛改前非，也很难有足够条件改造她们啊！

经过连年的战祸，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剥削，劳动人民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社会暂时没有能力将各地妓女都收容就业，这就免不了她们暗渡陈仓，重操旧业。

我们曾了解到，在长春东部有一家“兰香堂”的妓院。长春解放时，人民政府明确指出限制妓院开业。这家妓院老板孙满贵给他的6个妓女训开了话：“世道变了，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们要服从共产党的旨意，你们6个可以随便自找门路。但是，我要告诉你们6个，如果谁要控告我孙满贵，没她的好下场！”于是，6个妓女纷纷出逃。但是过了不久，又偷偷回来3个。这三个姑娘分别叫玉珠、翠苹和丽娜。她们对孙满贵说：“干爹，我们愿意留在你老人家身边，听你使唤。”孙满贵自然满心欢喜，可他嘴上却说：“你们几个不听我的话，让我怎么交代！不想从良的话，干爹我也不会亏待你们。咱们开个暗娼，我保你们有吃有穿有住，但你们也要对得起我！”于是，这家“兰香堂”由明妓改成暗娼。

这三位姑娘为什么又偷偷溜回来了呢？我们曾密访过玉珠，她抹着泪说：“我们都是日本统治关东时，从朝鲜抓来的‘随军妇’。日本关东军把我们奸淫够了，卖给了地方妓院，后来几经转卖，到了这。”她们从妓已有七八年了，她们的家不知还有没有，她们不可能回家了。原计划她们要找一家比较可靠的人家从良，可这太难了。她们在街头流落几天，又

饿又冷，怕被人拐骗，更怕饿死、冻死，便又回来了。

听了玉珠的叙述，我们心里象大海一样不平静。我们真为她们感到难过。这归罪于谁呢？如果，如果我们能够拒外敌于国门之外，日本帝国主义能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对我们的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吗？

不可能！

可由于我们的落后，我们才被人随意欺压了！落后就要受制于人啊！

我们知道，长春刚解放后，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百业待举的一片废墟。劳动人民的生活、就业都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尚不具备收容妓女的条件，只能采取限制措施。如果真的解散，取缔妓馆，就会象“兰香堂”妓院一样，妓女不可能得到归处，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流离失所，明妓变为暗娼，出现更为悲惨的局面。

每个地方条件不同，存在的问题也不一样。我们不可从片面看问题。多看几个方面，对问题的认识也会更深刻。

后来，调查组同事还专门到哈尔滨了解了一些情况。哈尔滨妓院取缔比较早，苏联红军给日本关东军以沉重打击后，占领了哈尔滨，对哈尔滨做了大清查。人民反映最强的是妓院，于是，苏联红军配合警方，在一夜之间封闭了所有大小妓院。但是，有些暗娼没有发现。我们调查组成员曾四方打听，有一位年逾六十多岁的老大爷康××告诉我们：他曾经有一段时期卖过烟酒和水果之类的小东西，每天走街串巷叫卖。有时候，一直卖到夜深人稀时，他常常发现一两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女子在街头揽客。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雪花

如鹅毛，纷纷扬扬，北风呼啸着，如刀削一般刮在人脸上。我从火车站卖完了最后一包烟和最后一瓶酒，推着小车急匆匆往家赶，家里还有老伴在彻夜等着我回去呢。我在路边盘算着自己一天挣了多少钱，边想：明天，大雪覆盖，人们肯定会买酒防寒的。但市里的人却不可能出门了，只有火车站了……突然，从昏黄的路灯下走过来一个身穿旗袍的女子，她形容枯槁，可看出她冻得脸发青。“老先生，您到屋里来暖和暖和吧。”她说着，便要来拉我，我知道是遇上暗娼了，便头也不抬，甩开她的手，径自往前走。不曾想，这个妓女拉住我的衣脚，“扑通”一声跪在雪地上，“老先生，您要我吧，要不，今天我连饭也没法吃了，您看我穿多薄的衣服……”我看着她直打哆嗦，心里软了，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银元，塞到她手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当我回到家里，老伴还等着我呢。见我回来了，忙给我倒热糖水，我还没喝，忽然听到敲门声。能是谁呢？天已经快半夜了。我和老伴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我刚才碰到的那一位妓女。我老伴见是一个身体单薄的女子，赶快让她进了屋，并给她端来火盆暖和身子。那妓女的手已经被冻得红肿了。我老伴问她从哪里来，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哭了。原来，她家就在离哈尔滨不远的一个小镇，日寇以清查共产党为名，抢劫了那个镇，她被日本关东军掠来奸淫了，随即又把她卖给了一家妓院。两年来，妓院随着哈尔滨的解放而解散了，她也获得了自由，首先，她就想到了家。可是，等她回镇后，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了，那里成了一片废墟。夜里，只有小虫的鸣叫，使人顿觉一片凄凉。往哪儿走呢？虽说这两两年来的妓女生活已使她变了很多，

但由于这两年嫖客一直不多，她没有受到很深的残害。她渴望新的生活，可又找不到生路。她不知道要去找人民政府，无奈，她又逃回来，找了一家“暗娼”，又干起了卖淫这个罪恶的行业。由于时代已经变了，嫖客很少了。一天也就是接三四个，有时一天接不到一个，她的日子就难以维持了。那天晚上，她碰到我，要拉我，见我是个好心人，便偷偷跟我来了。可是，我又怎么能够养活她呢？她倒挺有自知之明，说：“大妈，我每天帮大爷卖东西，你就收下我吧，我当您的干女儿。”我们真想收下她，可是，又怎么可能呢？别人会怎么说我老汉？我们没答应，她也只好哭着离开了我们的家。现在，不知她怎么样了，我真有点后悔不该赶她走，该把她送给政府收养，可一切都晚了……

妓女暗暗逃回卖淫，多数是因为各种情况，没有别的办法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又重操旧业。但也有的妓女是由于受害太深，而积习不改所造成。

我们曾经听说过一件很令人感慨的事。在长春桃源路有一家妓馆，老板已不敢象日伪时期那样随意欺压妓女了，妓女有了较大的自由。有一个名叫秋月的妓女见自己的姐妹走了很多，便也想回家。于是，她缴了赎金，自己回到了农村的家。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只剩下母亲和一个年幼的弟弟，田里的劳动全靠这一老一小。对于秋月的到来，母亲哭得昏天黑地，弟弟也在一旁抹眼泪。从第二天起，她便到地里去干活了，由于年长日久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她身体很虚弱，干活不能支撑下来。干了两三天，她便忍不住了，甚至想跟她弟弟一块乱来，让她弟弟亲她、揉搓她，而且又犯上

了烟瘾，想抽烟。在家中，这一切都不能满足她，于是，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恶习与欲望，又偷偷逃回去了。

妓女小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多年的妓女生活，已严重摧残了她的自尊，以及她的身心健康，她变得不知廉耻，好逸恶劳。一个女人要是不要脸，什么丑事都不怕了。她晚上竟然光着大腿到街上勾引狎客。据说，夏天的夜晚，在暗淡的灯光下，她裸着大腿，招呼着来往行人，不少闲暇之徒围过来瞅她，她便越发得意，拉起一个看上去挺淘阔气的人便走。后来，这家妓院被取缔了，她也失去了自以为荣光的职业。

然而，俗语说“狗改不了吃屎”，她丧失了人的尊严，还怕什么呢？她又不愿劳动，不愿自力更生，于是，又找了一家窑子，干起暗妓生活。于是，人们仍然时常见她裸着大腿在路灯下，她的皮肤已缺乏光泽了，变得软绵绵的，乳房也垂下，可她仍然觉得满足。

有的妓女重操旧业后，变得更淫荡无耻。一个妓女曾说：反正女人是属于男人的，一个或几个都是那么一回事，脸已经丢了，再也拣不回来啦。干脆，来个痛快。

也正是她们的淫荡无度，不可救药，才使她们再返故梦。

一次，一个妓女跟另外的一个妓女吵起来了。其中有一名叫羞花的姑娘骂另一个妓女重操旧业，谁知那个妓女说：“我乐意接男人，这是我高兴的事。我可不把这个当作丑事。只要有饭吃，能活着就行。”

我们不难发现，旧社会已把妓女逼到了什么地步！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这种现状而义愤填膺呢？

妓女们逃回妓院，重操旧业，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妓女们个人的问题。生活所迫，积习难改，遭人所骗，这是她们走上这条路子的原因。

我们怎能对此无动于衷呢？我们所做的还太少啊！

第二个问题：老鸨、窑主贼心不死

老鸨、窑主都是嗜钱如命的吸血鬼，是淫荡罪恶的魔鬼。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解放前，日伪统治时期，老鸨、窑主都是挂牌营业，公开地作着贩卖人肉的生意。妓女们的血和累累白骨以及泪水，堆积起了老鸨、窑主数不尽的财富，使他们终日过着糜烂的生活。解放后，一些妓院被取缔了，老鸨、窑主的牌子被砸了，使他们再也不可能为所欲为，任意剥削妓女搜刮妓女了。但他们不会就此罢休，据我们调查，不少老鸨子、窑主都贼心不死。

我们调查到，前不久吉林市郊区公安局拘捕了一个暗娼的老鸨子、窑主，并让妓女们控诉其罪行。本来吉林市解放后不久，就封了所有妓院，可这对狗男女居然违犯法令，继续干伤天害理的勾当。一个名叫金花的妓女说：她最初是跟丈夫金锁从河北到东北长春来卖布，后来一个商人模样的人说他是东北的一家布商，要跟我丈夫联系，便请他到外面边喝酒边谈，当时我丈夫想，现在已经解放了，不是日伪统治时期了，是共产党的天下，估计不会有人再敢欺骗。于是便跟他去了。谁知他一去不回，后来那个商人又派人来叫我，说我丈夫叫我去，结果被人拐卖到这家窑子当了暗娼。老鸨子、

窑主见我长得细皮嫩肉又漂亮，便把我当成红姑娘，成了他们的一棵摇钱树。开始，我宁死也不肯，窑主对大茶壶说：你去取一根绳子来，再叫来刚进门的两个要饭的穷丫头。然后，露出一副极端残忍又令人厌恶的凶相，逼近我说：“我告诉你，你就是一只母老虎，进了我窑子的门，也叫你扒去一层皮，让人随便骑。你他妈就是一只鹰，落在我这里，我也拔掉你全身的毛。叫你飞不了，活着也难受。”

大茶壶把绳子拿来，那两个姑娘也跟来了。

他们一起把我捆起来，又让两个姑娘脱光我的衣服。他们把我拴在了窗棂上。

窑主让大茶壶、老鸭及另外一个姑娘走了。抱起一个比较好看的姑娘上了炕。窑主当着我的面，在炕上做事。秽言污语，怪声怪气不堪入耳。办完事后，窑主赤身裸体来到我面前，淫笑道：“你别装相，过些天，你就会和她一样。告诉你吧，窑子这个买卖，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女人陷身的河。走进这个大门的，没有不脱鞋，不脱裤子的。”

过了两天，窑主又进了我的柜房，拿一壶酒和一个鸡腿，坐在我面前，边喝边吃。吃喝完后，就把我抱上炕，奸污了。

从此，我迫于无奈，只好从命。直到他被抓，我们姐妹八个都受他随意奸淫，并派打手监视。

这些贼心不死的窑主，就这样，既让妓女为她们挣钱，又随意奸淫妓女，满足自己的兽欲。

有的窑主为了能使妓女死心塌地给他们挣钱，用尽了各种方法。他们威吓妓女，让她们不要对新社会抱有任何幻想。有一个妓女曾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逃出火坑。她讲了窑主怎样

欺骗她们。窑主给她们讲：“共产党的天下不是好社会，共产，就是共产共妻，你们出去，也是被共妻。还不如老实地在我这里，我也给你们过好日子。”

有不少妓女信以为真，就不再幻想什么了。

此外，窑主还常常讲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散布一些使妓女沦丧道德的话。

“你们那个核桃般大的东西，早晚不都是一样被人玩吗？当你们成为城里这个行业中的红姑娘时，会结识许许多多的高官、富商和贵客，他们在你们的面前，会变成个讨他妈妈喜欢的孩子，向主人讨一口饭吃的小狗，或者是他妈的象乞怜的花子。你们叫他们怎么的，他们就会怎么的，到那个时候，我这个掌柜的，就要借你们的光啦。”

“有人说窑子里红姑娘的胯骨裆里挟着枪，挟着炮，挟着大洋，还挟着大烟土和田产。我看这一点儿也不假。”

有的窑主为了赚到钱，根本不讲什么伦理。他们认为，男人同样都是男人，女人同样都是女人。为了用女人搂钱，或发泄自己的性欲，又象是公性或母性的走兽，那么淫乱，那么贪得无厌，那么无须顾及羞耻，那么无可非议的不分亲疏，不分辈次。

我们曾获得这样一份材料，是一位老鴿子口述其丈夫的贼心。

窑主有一个哥哥，家在伊通农村。他哥哥带着女儿看窑主来了，并劝他务务正业。窑主发现她侄女长得十分标致，两只眼睛水汪汪的，秀气的脸蛋粉扑扑的，身段苗条，柔美。这正是男性追求女性美的一个重要标准，心里便怀了一个鬼胎。

窑主的哥哥说：“你赶快洗手吧，这是糟踏好人家闺女啊。听我的话，别做这个营生啦！”说完话要走。

窑主留住他哥。其实，他要留的是一只自动飞进屋子的凤凰，摆在窗前的花。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棵没有工本的摇钱树。他知道，他的侄女长相俊俏，性感很强，定能使男人神魂颠倒。

窑主假仁假义，用一般的不要哥哥去江东，替哥还债的话，没有说服哥哥。便跪在哥哥面前，痛苦流涕地说：“哥哥，咱们同胞兄弟，自从父母去世，我就把你当作父亲那样尊重啊，准备养你的老。头几年，因为我也是勉强对付吃、穿，心想到了，没有力量帮助你，我现在有力量帮助你啦。你也来了，我怎么能叫你走啊。我日后经营布匹行，也要有你这样可靠的人照料门面，看看堆。你能走开吗？小侄女也应该在这儿上学，长大也出息。”

他哥哥终于被感动了。想起以前，弟兄俩相依为命，便答应让女儿留下来。

他哥带着钱要回去时，侄女也要走。窑主说：“到了叔叔家，不见婶婶，就不礼貌啦。我俩又没儿没女，能亏待你吗？你就别走啦。”并要求哥哥说服侄女留下。

窑主老婆是个烟花老手，用慈祥的脸娓娓动听的语气和声音对侄女拉话。说什么要供她念书之类的话，稳住了她。

可是在一天晚上，窑主故意多喝了些酒，当天夜里，摸进他侄女屋子里，把这个幼女给强奸了，开了苞。事后还装着一副伪善面孔说这儿盗花寻柳的多，没照顾好她。而老鸽子却说：“你这个孩子不要不懂事，既被开苞，也就别装姑娘

了。你就只能留在这里跟我们混生意啦。干这行的可比多大的秤砣都重。就你这个姑娘，可以打起来一个大财主的万贯家资，也能打起来什么将军、师长和大队兵马。”末了还添油加醋地说：“现在不管谁的天下，不都是钱说了算吗？”

结果，这两个狼狈为奸的家伙左右开弓，把其侄女给制服帖了。

有的窑主很有手段，他们能够把妓女们的心说服。有的比较高级的窑主，为了诱惑妓女们卖淫，给妓女们讲不少有关的事情。有一家“寻梦书馆”的窑主读过些书，他就对妓女们说：“在过去，无论是在世界或中国，有相当一段历史，是对妓女很尊重的。”见妓女们将信将疑，他接着讲：人们把这些妓女称为神女。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距现今四千多年前，在世界上，有个叫苏美尔人居住的地方。在一块黏土板上有一首赞美神女的雕刻诗。这首诗所说的神女，就是卖春妇。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妓女。当时的卖春姑娘，并没有金钱交易。而是抚慰远道而来的旅行者，为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出现的，所以被神圣化了。称颂这些卖春姑娘，把美自动奉献给异乡异性的人。逐渐的在一些祭典活动中，也有把春女放在祭坛上之说。古犹太预言家那鸿说，古代犹太人在举行祭礼的时候，都搭一个高台子，叫一个长得美的穿着透明薄纱的妓女站在上边。当着众人的面，以极为诱人的神态微笑着，坦然地表演裸体舞。跳完以后，和一个男性在台上当众表演性交。引起众人的骚动之后，才开始祭祀活动。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埃及第四王朝之王库佛，为了筹集庞大的金字塔的资金，命令他的女儿当妓女，委身于腰缠

万贯的旅行者。所以人们都感激他的女儿。在古印度供有太阳神殿，修得非常宏伟、壮观。最著称的是坐落在孟加拉湾的被汹涌的波涛所包围的卡宙拉斯太阳神殿。这是用二十年的时间建设成的神殿。现在只剩下遗址了。可是，从高大的壮丽的神殿壁面上仍然可以看到所雕刻的无数对欢喜佛。欢喜佛是印度佛教密宗本尊神。也就是佛教中的爱神。都是男女二人裸体拥抱，象征着掌管什么天地礼法和男女结合。另据古希腊的一名历史学家记载，在公元前的几百年间，在古代近东的一些地方，每个妇女一生需有一次进一座女神庙充任神娼，接待异乡异姓人。把所得的收入作为女神的供奉。在印度教中也有一种称作庙妓的神娼，而作为男神的嫔妃。所有的种种神娼的行为，都被看作是神圣的。在古代的希腊、罗马的酒神节祭礼中，常常以男女的裸体纵欲为快乐。古罗马留下一个罗浮美术馆藏着一个美女的大理石雕像。她身材非常健美，五官端正俊俏，姿容焕发，神采翩翩。她梳着当时流行的罗马式的卷发，线条明朗的身躯，一双动人而又高傲的眼睛，流露出十足的贵妇人气质。使人望去不敢近她的身，又大有目眩神迷之感。这个女人是古罗马克劳第斯皇帝的后妻梅沙莉娜。她不满足于和丈夫以及情人做爱，而要求罗马的一家妓院特别给她提供一个房子，取个花名，象普通妓女一样接待狎客。

这时候，不少妓女都兴奋起来。窑主接着又讲：“这都是历史真实。在古罗马举行的飨宴上，主人们不但要吃好的，还要向宾客展示自己妻子的裸体身姿，使人目眩神摇。还有，四百年前登上罗马教皇宝座的是西班牙贵族叫罗得利哥的人，

他是一个喜欢玩弄女性的人，也可说他是一个昏君。在那时，威尼斯有一名俊秀温雅的闺秀诗人也是妓女，她还成了国王的妻子，也就是当了皇后。威尼斯派的某些画家就把一些著名的妓女当作模特儿或嬖妾，把她们变成裸体美术作品上的人物，有的画成了传世的佳作。”

就这样，窑主一番卖弄，使妓女们觉得自己所从事的卖淫是高贵的了，再也不想为自己的自由、解放而有所反抗了。

看一看，想一想吧。老鴿子、窑主是何等的奸诈，可他们却表现出一副怎样的嘴脸？

在当时，世道可以把一些人变成虎，变成狼，变成了狗，也把一些人变成了鬼，变成了他们捕捉和噬嚼的食物。野兽虽然很凶恶，却好识别，能躲避。人间的虎狼，是无法防备的呀。

第三个问题：法律不健全不严格

现在，我们调查组经过综合分析，认为，我们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准绳和标尺，它具有强制性，让国家公民普遍遵守。如果有了健全、严格的法律，就可束缚那些为非作歹者，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我们认为，我们尚缺少保护妓女自身权利的法律，使得窑主、老鴿子随意虐待妓女，残害她们的身心健康。

同时，我们还应制定出有关妓馆管制办法的法律。如果窑主、鴿子不按法律办事，那么我们就可对其绳之以法。如果妓女也违犯法律制度，同样，违法必究。

三、我们应该怎样做

经过调查，我们已经发现，妓院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面对着妓女仍然继续从事卖淫业，老鸨子和窑主贼心不死，法律不健全不严格等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一致认为，首先我们要深刻认识妓女问题及其社会危害，从而增强我们改造妓女的意识和必要性。

历来，人们认为妓院是个“淫窟”，妓女是淫荡的女子，但人们难以进一步认识这些妓女之所以为娼妓，并非从生下来开始就愿意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对女子的蹂躏，对社会的危害，反映了一个社会问题，有着它的政治、历史、经济原因。

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及荒淫无道，是妓院存在的政治原因。无论是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其政治十分腐败，荒淫无度。官府不管人民死活，只知道鱼肉百姓，玩弄女人，尽情享乐。

统治阶级的荒淫无度导致了社会的落后，遭人蹂躏。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政府更没有意义去改变妓院了。东三省早在1931年沦亡后，日本殖民者为了从经济上掠夺人民，斗志上消磨人民，他们开设了妓院。他们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并把妇女抢来卖身或卖给妓院卖淫。日本帝国主义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

从历史来说，春秋时期，我们已经知道，管仲为了活跃市廛而开设了妓院，从而两千年来，世代相沿，从未停止。

妓院的存在，给我们的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首先，对于整个民族来说，妓院是腐化剂。它消磨人民的意志，使劳动者萎靡不振。长期嫖宿的嫖客甚至会丧失劳动能力。在第一章，我们曾提到一位名叫“小墩实”的一个人，看一看这位本来有理想有抱负的年青人，误入“烟花巷”之后，忘掉了国仇家恨，失去了理想，陷入淫情孽海之中，不但把所有的积蓄都掏给了妓院，还被妓女掏空了身体，大伤了元气。如果我们民族中的“小墩实”多了，那我们还谈什么保家卫国呢？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差了，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便会弱不禁风。那结果只有沦为亡国奴。

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东北开设了大量妓院，严重摧残了人民的精神与肉体，而且，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他们用妓院赚回的中国人的钱来剥削侵略中国人民。其实，又仅仅是东北的情况如此吗？江南的妓院比东北的还要多，危害还要深。

我们调查到，很多人由于进入妓院后，又同时染上了鸦片瘾，不但自己劳动所得的钱财都流进妓院老板的腰包，身体也一日一日垮下来，最终卖儿卖女卖妻小，弄个家破人亡，自己也惨死街头。

象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第一章中不是有个叫少先生的人，因进妓院行云雨之事，又被染上鸦片瘾，最终，将自己父亲的积蓄花光，还把自己的衣服卖光，最后又把自己的妻子卖给妓院了吗？他最后倒在街头，被野狗吞噬了。

长此以往，民族素质不是就垮下来了吗？

其次，对于妓女来说，是直接的受害者。

无数良家女子被逼从妓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其身体健康严重受损。尤其是性病的危害最严重。

在伪满洲国时期，虽说官方对妓女在卫生方面制定了一套管理办法，但这并不能起到根治性病的效用。当时规定，妓女每周必须洗一次澡，但有的地方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在青冈，当时只有一个小浴池，每周六下午停止营业，专门让给妓女洗澡。其它时间，根本不接待妓女，怕妓女患有性病。对已染上性病的妓女，医生发给标签，贴在妓女房间的门上，禁止性交，只允许卖“开盘”。但是，有的妓院却为了多挣钱，不顾这些。有的嫖客患有性病，传染给妓女，妓女再传染给另一个嫖客，互相传染。有的嫖客回家又传染上自己的老婆。性病是性交时感染的疾病，也叫花柳病，共有两种，一种叫淋病，一种叫梅毒（俗称大疮），梅毒最厉害，感染后周身溃烂，有的烂掉鼻子，有的烂掉牙齿。这种病还有遗传性。当时虽有比较严格的管理，但还是有不少人染上了性病，遗憾终身，遗传子女。

妓院是性病的老窝，面光顾妓院的嫖客又相当多，更增加了性病泛滥的机会，我们真有点不堪设想性病给社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

再看一个例子，抚顺的欢乐园。日本人侵占后，妓院兴盛起来，可是却带给人民无穷的祸患。

欢乐园中妓院行业猖獗，导致了性病的滋生、蔓延。无数的妇女同胞遭受灾难，无数嫖客及无辜家人，甚至几代人惨遭毒害。“花柳淋病”、“鱼口便毒”、“杨梅大疮”等等性病

泛滥成灾。当时日伪抚顺市公署、抚顺炭矿病院，也曾专为妓女设立了“检疫官”，限令妓女在规定时间内去病院检查性病，发现有性病的妓女，勒令停止营业。据《抚顺要览》所载：1931年“九·一八”前后，是抚顺市妓女行业猖獗时期，中国妓女总数约三千余人，性病患者占百分之五，每天有二百余人被强制治疗。另据《满洲年鉴》（1933年——昭和8年版）所载：“抚顺医院六百张病床中，传染病一百零五张病床性病二十四张病床。”足以说明性病泛滥的程度。当时病院专设有花柳科。花柳科医生则采用“九一四”、“六〇六”、“新胆巴尔散”等德国进口特效针剂治疗。市内各个公私医院都设置“专治性病：‘六〇六’‘九一四’非常特效”的宣传招牌，全市各个公共厕所，几乎张贴满了“专治‘花柳病、鱼口便毒’”形形色色的广告传单。“欢乐园”聚乐舞台京剧院丑角张春山先生，在他登台演唱《劝嫖》快板小段里说：“……不让你嫖，你偏要嫖，杨梅大疮长上了，一走道，一哎哟，东扎针，西吃药，祖传秘方尽毒药，蝎子蜈蚣好几百条，吃了药不见效，杨梅升天把鼻子烂掉。越怕人瞧，人家越瞧，越怕人笑，人家越笑……”性病传染外加遗传，延续几代人受害，重者烂掉五官，轻者失去生育机能，性病危害之深，令人触目惊心。

性病的泛滥成灾，妓女院的被迫停业，给妓院老板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为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妓院老板便打通关系，请料理组合（妓院联合会）出面，用美女、金钱等手段贿赂“检疫官”，保证大多数妓女照常营业。这样一来，大多数患有性病的妓女并没有得到治疗，因而性病也不能得到

有效的控制。

其实，妓女所受到的迫害岂止上述性病呢？另外还有很多。从少女被逼进窑子，其身体就要遭受凌辱。缺乏人性的窑主采用各种威逼手段迫其下水。一般要经过以下几道生死关。

1. 逼令接客：买进的少女多在十四五岁，不解风情，拒绝接客，于是进门就得先挨窑主的“进门打”。把她们先监禁在暗室，窑主用鞭子、木棒打少女下身，或令其跪搓衣板，以及其他种种酷刑，打得死去活来，直到少女答应接客为止。

2. 对甩客的惩罚：少女被迫接客后，有的收入不多，窑主们便认为是“甩客”（即态度不好）。这时也要将少女关在暗室施以毒打。甚至把猫装在少女的裤裆里，用掸子把打猫，猫便狂叫用爪抓挠少女下身。像这样酷刑，花样翻新，无辜的少女被折磨致死者大有人在。妓女死了以后，便用四块薄板钉个棺材，送到大北边门外二台子妓女墓地。妓女坟地址在现在的日用陶磁厂附近数十米处。

3. 逼令饮毒避孕：窑主逼令少女饮用中药“青松”以避孕。“青松”有剧毒，是中医用的治疗花柳病的药品。妓女饮后，慢性中毒，健康大损，几年后便将死去。但窑主从不计较，因为她们即使不死，也已人老珠黄，不再是摇钱树了。

此外，妓女还经常遭到狎客中的恶棍和“窑主”的打骂。

4. 要命的“印子钱”：妓女中的红姑娘毕竟是少数，“扛刀姑娘”是多数。这些“扛刀”者属于“柜上孩子”的要挨打，属于“自混的”难免生活困难，只好向高利贷者借“印子钱”，要付出大加一的利息。例如借10元钱，过三个月后

滚到 20 元。妓女在高利贷的盘剥下致死者也不在少数。而放高利贷者却脑满肠肥成为富豪。现在人民旅社大楼（伪满沈阳泰东大楼）就是窑主孙源江、孙源和两弟兄放“印子钱”残酷剥削妓女所建的。这两个窑主在伪满时加入日本国籍，光复后与日侨一起遣送日本。

第三，对于我们的社会来讲，妓院的存在，使无数人家破人亡。

我们曾获悉，在长春农安有一个卖布的青年人叫济昆，他爹在到长春卖布时被日本鬼子抓去当了挖沟的壮丁，一去便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他妈为此哭瞎了眼睛。小济昆勤勤恳恳，忠厚孝敬着老娘，接起了父亲手中的买卖。由于济昆的细心、勤恳，生活逐渐有了好转，他也有了些积蓄。有一天傍晚，他在长春北市场卖完布后，正要赶路回家，从市场南侧一家小窑店里走过来一名涂口红的青年女子，这位女子走到济昆面前，拉着他的胳膊说：“大哥，天这么晚了，昨天又刚下过霜，快进屋喝杯热茶暖暖身子吧。”女人说得情真意切，见济昆正犹豫，一把拉住他，进了名叫“翠云阁”的小客店。进了店后，一位茶役马上吆喝着端上来一碗绿茶。济昆心想：干脆吃了这碗茶吧。他被那女子拉着坐到一个八仙桌前，那女的也坐在他的身边，端起茶后递给他。说：“大哥，你慢慢喝。小妹在这儿侍候你，你需要什么尽管说。”说完，将她身上的一件披风脱了下来，她丰满的身于呈现在济昆眼前。年轻女子火辣辣的媚情使济昆脸红了，心突突直跳。他喝完茶便要付款回去，年轻女子一把握住他的手，拿腔捏调，娇滴滴地说：“大哥，你跟我先到屋来吧。”济昆以为在屋里

给她钱，便跟她去了。

他们走到一间小屋子里，昏黄的灯光摇曳着，让人觉得这儿象一间病房。济昆正迟疑；女的关上了房门，迅速脱了上衣，抱住济昆。这个刚刚成熟的青年，开始吓坏了，这多半是没见过世面的缘故。不过，他毕竟也成熟了，生理的本能使他也禁不住搂起了她。女的趁势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济昆慌乱之中脱掉衣裤，紧紧搂住女子。那女的双手摩挲着济昆的背。济昆再也忍不住……济昆的头开始眩了一阵子，一阵风雨之事便过去了。他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正搂着一陌生女子，心里暗暗叫苦：糟了，这怎么……那女子正和她调情。手仍不停地抚摸着他的背，他的结实的胸膛。“快活吗？”那女的淫笑着问。“你真是个壮汉子，我要是嫁给你就好了。”

济昆头又晕了。他这一夜便没有回家。天明了，把辛苦多天挣回的钱掏给了这“一夜情人”。可怜的家伙，从此误入烟花柳巷，三天两头来一次，会一会他的“情人”，手里的积蓄渐渐花光了，生活也贫困起来，可他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勤奋了。他可怜的老娘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儿子只是偶尔破了财，还会再发财，并劝儿子不要灰心呢。她怎么能够知道儿子背着她，越滑越远，越陷越深呢？济昆后来也不做买卖了，可还欠他的“情人”一笔钱，他只好摇尾乞怜，他的老娘也没人管了，悲惨地死在家中。而他在一次兵匪混乱中被乱枪打死。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灭迹了。

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妓院，妓院，坑害了多少人啊！它使健康的中国人遭受腐化，使有抱负的青年人变成走兽，使无辜的人民惨遭剥夺、欺诈。济昆，是中国那时候青年人的

代表，他们本来是一个个勤勤恳恳的平民，可由于误入妓院，而毁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

然而，妓院的存在，更使沦为妓女的家庭离散逃亡。我们调查组调查过很多妓女，都说她们已回家无路了。妓女肖丽曾经给我们讲述了她自己的身世。在她17岁那年，从河北跟爹妈一起到关东找她舅舅，他舅舅是个木匠，在长白山脚下做零工。一家三口到了长春后，在候车室等车。后来，她爹对她母女俩说：“你们俩好好呆着别动，我去看看去长白山火车有几点，再把车票买回来。”她爹走后不久，有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走过来，问肖丽：“小姑娘，你是去长白山的吧。我也是。你爸刚才买票时给我说了，让我喊你过去帮他拿一下他买的梨。”肖丽年纪小，虽说已17岁了，并未出过远门，她母亲更没有离开家一次。便跟她妈说要去，她妈点点头嘱咐她：“快去快回，让你爹少买。买梨干什么！”

肖丽跟男的出了候车室，男人对她说：“你爸爸在前边那个小卖店，跟我走吧。”

年轻的女孩子将信将疑，到了小卖店，她忽然发现这不是“小卖店”而是一家叫“风雨堂”的“客店”，而且，没见到她爸。

她问：“我爹呢？”

“在屋里。”男人一边笑着对她说，一边拉她进了“风雨堂”的一间小屋子，关了门。

肖丽方知受骗了，哭着、骂着、打着那个男子，要冲出门去。“放我出去，骗子！”“放我出去”！

男子捂住她的嘴，用手巾塞上，把她抱起来摔在了床上。

“哈哈，小雏鸡，你放老实点吧。”

男子一边狞笑，一边脱肖丽的衣服，肖丽拼命挣扎，男人顺手拿起一根细绳，捆住了她的手，反背起来。顺利地脱光了肖丽的衣服。男子兽性大发，随即恶狼似地扑了上去……

肖丽刚被骗来就被奸污了，她羞辱难当，要自杀。男子坐在她身边，说：“女人家活一世，何不痛痛快快。反正你们早晚有一回。”肖丽想到了她的父母，也就打消了寻死的念头。后来，居然也屈从了。当她以后偶然才知道，父亲曾来这儿找过她，但被店里的人打昏了，抬出去后，又气又病，第二天半夜就死了。她母亲还不知下落。她彻底绝望了，只好一天天打发日子。

原来，肖丽跟她父母刚下火车便被盯梢了，那人在旁边听到了父亲的谈话，等她父亲走后骗了她，把她骗到名叫“风雨堂”的妓院，先玩弄了她，后又卖到了一家妓院。

肖丽哭红了眼，她说她多么想看看母亲是否还在啊。可是，何时才能出去这个人间地狱？如果不是东北解放，她不知要捱到何时！

“漫漫长夜，终会有个尽头。”肖丽出了魔坑，知道妈妈也已经过世了，便在人民政府的帮助下，找个山里的男子，跟他过上了新日子。

肖丽走出了魔坑，可妓院给她造成的伤害，却终生难忘。我们知道，在当亡国奴的日子里，在国民党统治的时期里，我们的人民哪里能过上一个安宁的日子？不是家破，就是人亡。今天，我们的军队正在南方作战，我们自己的政权快要建立了，那时，我们就会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

有的妓女误入“烟花巷”之前，还都结了婚，有了孩子。我们调查中也碰到了这样的女人，她们为了家，为了孩子，到妓院卖淫。结果，对她们的孩子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小薇便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她19岁时跟矿工史××结了婚。一年后生了个小女孩。孩子5岁时，她丈夫不幸被日本鬼子拉去了，在鬼子的刺刀下挖煤。由于条件艰苦，而日本鬼子又不顾工人死活，他和工友在一次挖煤中，不幸被砸断了一条腿。他也因此被工头踢出了矿井，他的腿终生残废了，他不能再下矿了，只能在家呆着，可家里还有急待哺育的孩子，这可怎么办呢？为了孩子，为了生存，小薇被迫到了妓院，靠卖身所得的钱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丈夫史××很是难受，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小薇由于受窑主残酷剥削，始终也没能赎出自己，她的想挣钱办个小货摊的计划胎死腹中。

女儿到13岁时，知道了母亲所从事的职业，觉得很难过，又觉得很神秘。这位已经发育了的女孩子，也开始懂了些人世艰辛和母亲的处境，但她又不知如何做才是正确的，小小年纪，便也学着偷情，最终被嫖客拉下水，当了妓女。

小薇知道后，悲痛欲绝；丈夫郁郁而死。

本来，小薇是为了孩子长大后能有出息，可是孩子受教育不够，却受到很大影响。以至于她也“女承母业”。

妓女的危害不但连累家人，祸国殃民，还波及后代。这怎能不让人痛心呢？如果我们不取缔妓院，我们还将受到多少祸害啊！

在调查中，我们也曾得知，妓院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在

日伪时期，官兵横行，土匪猖獗。常常因为争夺妓女而发生嫖客混战的情况。其结果是动用武器，惊动警察，使社会秩序严重受到干扰。

我们调查了一个守夜摊的老人，他告诉我们，在哈尔滨“祥云堂”有过这么一回事。这家妓院新请进了一位姑娘名叫九红。九红身姿卓约，楚楚动人，长得象一朵水仙女似的。她穿着橙黄色的衣裤，眉清目秀，腮凝新荔，宛若春日的阳光，夏日的荷花，使人想到了熟透的蜜桔的甜美和撩魂夺魄的溶溶暖意。九红的出现，震动了远近。大小官吏商人都想先霸占她，住她的局子。当地警察局局长也仗势来了，他是这一带的头，他要找谁的碴，让谁死，那谁没个活，一般官吏也都不敢惹他。

“祥云堂”老鸨见了他慌忙拿烟、倒茶，说着奉承的好话。可心里却暗暗叫倒霉。她知道，这位局长大人随时都可以找个理由封了她的妓馆。但他却不会给妓馆什么东西。老鸨子、窑主也只有任他在此随意吃喝嫖赌。

老鸨子奉命，无奈只好叫九红陪这位局长大人。九红很有心机和手腕，含笑献媚，秋波频传，老家伙皮肉也都酥了，很快上了九红的床。九红却故意拖延时间，并说：“九爷，反正今晚是您的，何不玩个痛快再行风雨之事？”局长倒也以为有道理，便跟她调情。

恰巧，那天夜里，从山里来了一伙土匪，土匪头子胡三也是闻名来住九红的局子的。

胡三进了“祥云堂”，让兄弟们在楼下等候，随意吃喝，自己不容老鸨子解释，径直上了九红的小楼，一脚踹开了屋

门。

局长正和九红玩在兴头上，淫笑之声不绝于耳。冷不丁闯进来一个人，冲了局长的兴。老家伙心里十分恼火，大骂：“你他妈的是哪路货色？敢打扰你老爷，还要不要狗命？”

胡三是个众人拥护的土匪头子，他平时就恨警察，这次更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在骂局长：我是你胡爷爷，你这个狗日的快滚开，要不我崩了你。说罢，一把拉下局长，把他的衣服扔了出去，连推带搡推出门外。

局长也有些怕了，他听说过胡三，便穿好衣服，狼狈出去了。

不久，一伙警察围了过来。胡三岂是等闲之辈？他的弟兄也不是吃素的，结果，两班人交上了火。几个警察被撂倒了，土匪也死了一个。

胡三不敢恋战，掳起九红，带着兄弟们冲出去，逃回山了。这个窑子被他们打得七零八落。夜市上的人吓得东奔西跑。这场狗咬狗的战争，由一个妓女引起，却严重干扰了社会秩序。

妓女，她所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往往超出我们所估计。谁会想到上述情况竟会是由一个妓女引起的呢？

回过来，我们总结一下，妓院的存在，使我们遭受了怎样的灾难？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庭、个人。有的还波及子孙。像我们所调查到的这些情况，还不能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吗？

国家要强盛，民族也要自我发展，我们还都希望能够过上幸福、安宁的日子，可是，如果不充分认识妓院的危害，我

们何谈实现这些理想呢？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我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够认识妓院的危害并采取它，我们就很难有好日子过。

我们相信，妓院的危害虽然严重，但我们的政府有能力解决。

我们建议，所有有觉悟的人民都要投入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

上面，我们主要谈了对妓女问题及其危害的认识，有了这些认识还是不够的，我们要让我们的想法付诸于实践，做出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来。我们不能扼腕慨叹，仅做口头上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妓女，人们一提到这个字眼就感觉浑身不舒服，认为这是一个龌龊肮脏的字眼，眼前也会出现街头那些卖弄风骚、打情卖俏、强作欢颜的“风尘女子”。

可是，这些灾难深重的女子，在旧社会又有谁同情她们呢？虽然她们有自愿卖淫的，但大部分是被逼无奈的。她们和正常的人一样，也是有感情、有自尊心、有灵魂的血肉之躯啊！可为什么却要受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

对这些历尽苦难沧桑的妓女来说，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使其获得新生呢？

妓女的出路何在

妓女有一条出路，即所谓“从良”，是由狎客出钱赎身。

一般贱价 1500——2000 元左右，比窑主买价要高三倍至四倍。窑主所以允许妓女“从良”，是因为可以又一次获取重利。但是，那些“红娘”，被窑主们视为摇钱树，是不允许他们“从良”的，及至半老徐娘，门前冷落，又被窑主一脚踢开，沦于沟壑。

我们曾采访过一位这样的妓女，刘×，她今年 31 岁，住在黑水一带，前年她接客时，认识了嫖客也就是现在的丈夫李××。

李××是个猎户，一家祖孙三代靠传下的一杆老猎枪过日子，生活很贫困。他今年已有 40 岁了，比刘×大 9 岁。年过四十而不惑的人，还因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而找不到老婆。前年秋天，他的运气意外的好，打死了一头大棕熊。他把熊剥了皮，拿着熊皮、熊掌到长春卖了，得了近 2000 元。熊肉腌渍后，也卖了一些钱。他心情很快意，认为自己也该找个老婆，给他传宗接代了，也给他操持家务，免得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啥都做。于是，他带了 1500 元来到长春。

那时，买个好女人不容易。他担心在市场上买了后逃跑掉，弄个人财两空。他想到了妓院的妓女，肯定有愿意从良的，而且有些年纪稍大的妓院也不想要了，价格或许会便宜。于是，他就到了这家妓院，在老鸭子的介绍下，住了刘×的屋子。

刘×告诉他，自己从 19 岁起因为家里老少八口人不能吃上饭而无法生活，她便被狠心的哥哥卖到这家妓院。身价 800 元。从此开始了她的妓女生活。开始她的待遇还行，逐渐，她过起了牛马不如的耻辱日子。在她被卖到妓院的第一个晚上，

被好色的窑主强奸了，接着又接了8个客人。这个纯洁的少女便被蹂躏了长达10年。她替老鸭子挣了数不清的钱。她知道自己的家庭苦，很艰难地将卖身所得的钱省下来，以养活她年迈的父母。她也渴望自己能有朝一日挣够钱，赎出自己。可是苦海无边，何处是岸？老鸭子怎能轻易让她逃出呢？

正当她已绝望后，突然碰到猎户李××，膀大腰圆的李××，见她忠厚老实，花800元将她买出来了。李××赎出了刘×，刘×从此开始了新生。今年她又喜得贵子。刘×这个妓女从良了，可千千万万的妓女并非都象她一样幸运啊！

妓女还有一条出路就是逃跑。本来妓女是无处可逃的。1894年前，清朝末年盛京（沈阳）驻军的总兵官左宝贵（回族），在沈阳小西关（今红十字医院），创办了同善堂，堂内设有济良所，专门收容逃难妓女，然后再由所方给妓女择偶嫁人。这个民众慈善组织的宗旨当时颇为社会所赞许，致使民国和伪满市政当局也不得不做出规定：凡是妓女逃进同善堂门内，窑主即无权抓人。

在沈阳调查的同事曾调查到这样一件事。1943年秋天，一个秋风萧萧的黄昏，从东马路仓皇逃过来一个红衣绿裤的青年女子，约摸有十八九岁，她一进同善堂的门便一头栽倒在院子里，不省人事。同善堂的老妈妈用红糖水灌醒她，一问，才知这个小姑娘是日本人开设的妓馆“千代子”的一名妓女。她五个月前正要从家乡到沈阳姨父家去，半路上迷了路，被人贩子卖进日本妓院。她不堪忍受非人的凌辱，多次想逃出都未成功。上一次跑到车站，被要饭的围住，后来窑主派人把她抓回去了。被打个半死。

后来，她听姐妹们说，小西关有家“同善堂”，专门收容逃出来的妓女，将来还可能给找个婆家。于是，她便伺机准备再次出逃。那天黄昏，妓院里进去两个喝醉了的日本浪人，他们在妓院里大闹一番，把老板龟田给惹恼了，打电话叫来了警察。日本警察要把他们抓起来问罪。可没曾想这两个日本浪人都会一两手拳脚，倒把警察给打倒了。警察气极败坏，掏出枪来，这两个日本浪人也掏出枪来，于是一场恶斗开始了。

这个小姑娘趁大家躲命之际，逃了出来。她跑了不多远，就听见老鸭子大喊：“抓住那个小婊子，别让她跑了。”她跑得更快了，一直跑到这儿。由于极度劳累，跑到这儿就支撑不住了，一下子便栽倒了。当老妈妈用红糖水灌醒她之后，才发现门口有两个看来看去的狗腿子。原来是来抓她的。但慑于政府有令，只好悻悻不乐地回去打报告去了。

这个姑娘名叫孟宪，她想到自己的身世、经历，又想到父母双亲不觉泪水涟涟，她还有什么脸回家呢？于是就呆在这儿，两个月后，许给了一户农民。

是的，孟宪和刘×都是比较幸运的了。她们能在当时逃出魔窟，可是，数不清的姐妹还在遭受折磨，更何况，那些身染疾病，命归黄泉的人呢？

东北解放了，大部分地区已取缔了妓院，收容了妓女，可还有不少地方由于各种原因仍然存在妓院。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不少地方尚未获得解放，那儿的姐妹还在火海里，她们还正苦苦企盼着。

我们应该让人们知道，“从良”和逃跑都不是妓女的出路。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妓女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就拿沈阳来说，沈阳解放后不久，即解散了所有妓馆，全部妓女经过教育都获得了新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摊子污泥浊水，从此荡然无存。

我们要告诉人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才能尽快彻底解决妓女问题，完成对妓女的改造，使她们脱离苦海，过上新生活。

下面是调查组在千金寨调查得来的一些情况，从这里，我们希望没有解散妓院的地方，当地政府能获得一些思路或启迪。

千金寨妓女的新生

据了解，日伪时期，千金寨的妓女多达千名，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逐渐凋零。那时，在东三路（人民剧院一带）的妓院属高级妓院，是日伪时日本人开的。但多数妓女都是中国人取个日本名字。在新梅街（现二轻局俱乐部一带）的妓院总称永安里，那里妓院密布，有南北“大红楼”之称，也属高级妓院。在十一道街（工农兵电影院南面和西面）有四条街；六道街（群众电影院后面）有两条街，统称六道街，属于低级妓院，即“半掩门”、“卖炕的”。低级妓院所接的客大都是单身流浪汉沦为扎吗啡的“银秀士”和抽白面的“白面书生”。总之在解放前夕，千金寨尚有妓院达四十多处，有明妓、暗娼五百人左右。

妓院主对妓女残酷压榨，特别毒辣，掌握全院生杀大权，

是最高统治者、剥削者、压迫者，靠妓女们出卖肉体过荒淫无耻的生活。掌柜的可以任意强奸妓女，更严重的是他们与老鸨子串通一气，有时打死打伤妓女，不等咽气就把她们活活装进棺材里。

掌班（即老鸨子）绝大多数以剥削压迫妓女为自己生活来源，对妓女非打即骂，妓女来月经也强迫接客，造成终生病残甚至死亡。

伙友（即大茶壶）大都是被生活所迫，在妓院里干些下等活儿，如扫地、烧水、打水、倒痰盂、倒马桶，或给老鸨子和掌柜的洗脚等，但也有与老鸨子伙同一气，虐待妓女，充当妓院打手的。

院主与老鸨子摧残妓女的罪行实在令人发指。妓女高金珠曾申诉过。

口供如下：

高金珠，18岁，16岁接客，不挣钱，掌柜的拿扫帚、棒子、火钩子打过我，因为卖青官不挣钱也打过我。掌柜的把品洁、玉岑、艳燕、翠仙都奸淫了。

问：玉岑怎么回事？

答：掌柜的上炕了（奸淫），就给个二掌班。他把玉岑带锦州去了，后来他自己回家了。他说把玉岑换粮了，换多少我不知道，前年的事。

问：品洁怎么回事？

答：掌柜的强奸了，后来患月经病，一年未来月经就死了。

问：艳燕怎么回事？

答：她前年秋天要走，掌柜的不叫走，就用脚踢她，并说：“×你妈的，就不叫你走！”后来打得够呛才叫走。

问：翠仙怎么回事？

答：翠仙年期过了，叫多干一年，临走还给她钱了。

问：你对掌班有啥意见？

答：她喝醉酒把我掐青了。

问：你年期几年？

答：我是一道黑，没时期。人家吃好的，我和高福树吃棒子面。

后来，人民政府对被告高献臣采取以下措施：

一、高献臣开设妓院，并压迫剥削奸淫妓女，判处徒刑二年六个月。

二、扣押被告金子五钱二分五厘及金壳手表一块皆予以没收。

三、所查封之财产一律没收。

另外，我们还了解到，被告高献臣，于1941年（37岁时）在本市新抚顺七工目与高李氏（其妻另案在办）开设淑宝班妓院，只营业8年。先后轮奸批帐妓女7名，赁房头妓女5名，年期妓女7名（一至二年），并于伪满时期花伪币只300元收买12岁幼女（金珠），年期10年。仍时常凌辱打骂，至16岁时，即逼迫其到沈阳福乐堂为妓，后又领于自己妓院中，并榨取艳燕伪币500元。被告又胁迫妓女玉岑与之奸淫十余次，后为高李氏发觉，遂将玉岑送至锦州李成凤处换粮而归（数目不详）。其施以残酷手段，迫使妓女逢迎客人，从中榨取妓女出卖肉体所得之金，尤对年期妓女剥削更甚，以

供奢侈之挥霍。嗣经人民代表会议通过，除封闭妓院，集中妓女改造外，由公安局将被告拘押，经审讯属实，公诉本院依法办。

前面的事实，被告已供认不讳，核与证人供述相符，足堪认定。查妓院乃旧统治者和剥削者摧残妇女精神与肉体及侮辱妇女人格野蛮制度的残余，传染梅毒、淋病，危害国民身心健康极大。故此制度早为人民所反对。而被告竟置妇女利益于不顾，只为图得己利，开设妓院，收买妓女，以封建压迫手段，迫使其卖淫，并以高利贷的剥削方法，攫收妓女赚得之金钱，复于从良之际，索取钱款，均被自己挥霍。此种行为堪称可恶，兹依据人民之意志，除将妓院封闭，集中妓女改造，并将其金子、金壳手表如数扣押外，特判处被告如上文。

我们走访了高金珠（现名×××），她说：“品洁没等咽气就给装进棺材了，弄走时，人还在棺材里扑腾呢。掌柜对妓女挨个奸污，他还是个小肠疝气，只因掌班的对我好，她每天夜里在门里面放个方凳子，这样掌柜的进来一推门，凳子便有了动静，就惊醒了掌班，掌班的问：‘谁？干什么？’掌柜的就说：‘我，看看她们都睡没睡？’所以我没被掌柜的奸污过。”

她说：“掌柜的都这样，对每个妓女都任意奸污。妓院掌柜和掌班只顾过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哪管妓女们的死活？”

下面，是妓女郭王氏跟我们所谈。

口供如下：

我们家五口人，就依靠妓馆生活。我九岁时，亲生父母因为生活困难，把我送给一个说大鼓书的做女儿，以后教我唱唱，因为嗓子不好，15岁就嫁给了郭祥林做老婆。郭给那家90块现大洋，两匹布。那时候，郭祥林拉洋车，他父亲开小铺。

我在19岁时，听人家说，下窑子吃的、喝的、穿的都好，又加上生活困难，就由一个叫王恒谦的工人，把我介绍上窑子。那时在千金寨西平康里雅茹堂。因为年轻，什么也不懂，每天也很高兴。在25岁时，我们自己就租间房子自己开业了。自己赚钱多了，又借些印子钱（高利贷），最后又租了两间房子，接了两个人，一点儿一点儿地扩充起来。这男人在柜上做管事了。

29岁搬到欢乐园玉盛班，以后我就当了掌班的，我男人就是我掌柜的。妓女分押帐的、年期的、自混的。

押帐的是下窑子时由柜上借钱，赚钱后再还，有有保的，也有无保的。

年期的，因生活困难就把女人押在窑子上，有一定年期，这期间不给姑娘钱，吃穿由柜上负担，期满后才能自由。若外出由柜上伙计在后面跟着，若是对客人不好，有的窑子还打姑娘。我没打过，也没看见过，只听说过，可妓女要到政府去告，也得判窑子的罪。衙门也是不允许打妓女的。

自混的，是自由随便的，赚钱与柜上平分。柜上买的，到几时也不能随便的，除非处得好还能好一些。

年期的要是不好好接客，打她骂她也不行，就得转押到外城的妓馆，因为在本市人们都知道了，那是不可能赚钱的

了。

押年期的，有的押主出字据及姑娘捺手押才行。可都得有个保人。多半办这事的人，都是围着窑子跑的，也都是穷小子一个，在官家都得登记，不登记不行，干这事儿的人叫“跑碴子”的。抚顺有杨傻子、刘山，可现在都不知哪去了。

有一天，一个丈夫姓康的押来一位叫红喜的，19岁，北窑地的，以后从良，听说又到鞍山下窑子，后来死在窑子里了。

从伪满到现在（12年）买了15个金镏子，3副镯子，1个金簪，1个金表链，1个金大钱，现款1800元。在那天被抓来的早晨，因为害怕就叫我放在暖气包里了，以后我看就没有了，再以外就没有别的财产了。

在八丁目有20多间低房，是开窑子赚的钱买的，不是6000元就是60000元。

对妓女打也打过，骂也骂过，人说话哪有筷子碰不到碗的？次数我忘了。

以上是郭王氏所做的口供，后来证人曹××作了证：

她欠我86元钱得还我，我来月经也叫我接客，挣钱少就骂街：“这些耍酸饭的，挣俩钱不够打更的，去了劈就没有了。”

后来，抚顺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了被告郭王氏。全文如下：

一、郭王氏压迫及剥削妓女判徒刑一年两个月。

二、其房屋22间（座落于一街十一组义长造纸厂）除给其6间充作生活费外，其余16间予以没收。

三、此被查封之财产，一律予以没收。

通过上述两人的口供我们认为，封闭妓院是不容置疑的，在封闭前，应有专人负责，成立专门指挥小组，让有所关联的市妇联主席以及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财政局、公安局、刑警队、法院等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专门研究封闭妓院的具体措施与步骤。

我们认为，应首先进行摸底工作，如哪些妓女是卖进去的，哪些妓女是自愿的，什么样的人该抓起来，什么样的人应该拘留，都要一一查清，然后进行封闭、教育、安置。

据我们所了解，在千金寨的千余名妓女，其中90%以上是生活所迫，自愿卖淫的仅有7%，被拐、骗、卖进去的有2%。

我们建议具体情况具体对待，该拘留的拘留，该劳教的劳教，该枪毙的枪毙。

我们获悉到，千金寨为了对妓女进行教育改造，成立了“劳动习艺所”，市妇联派妇女干部魏裕昆同志配合政府具体负责工作。

开始由于她们是受反动宣传影响较深，怕把她们送到外国换武器和粮食，思想上有抵触，表现很不老实，有的见看管教人员就躲躲闪闪，有的甚至故意出难题，抵制教育改造。

管教干部们便同她们在一起生活、学习，耐心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鼓励她们重新做人，获得新生。她们的思想觉悟渐渐提高，可又担心自己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无法生活。管教干部们便给她们讲解“劳动习艺所”的宗旨，并在生活上培养她们自理能力，手把手地教她们劳动：劈柴、刺绣、缝衣，还为她们建立了“公益合被服厂”，使她们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许多人主动地把埋藏的体己钱、金镯子的地方说出来。管教人员又亲手把她们藏在粪坑底下的金镯子摸出来交还给她们。她们感慨地说：“这一辈子真没想到，还有出头露面的日子，政府还能把我们当成人，给我们找出路，谋新生。我们可解放了！”

在教育妓女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紧紧抓住其中年龄小、进步快的妓女，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敏义是妓女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一位女同志和她睡在一起，她们相处如亲人，有什么心里话都能互相倾谈，从而了解到妓女们更多的真实思想情况，便于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工作。“劳动习艺所”真正成为她们学习、生活的大学校。

我们统计了八十一名被收容妓女的情况。

1. 当妓女的原因：生活困难的占 48 名，被卖的 17 名，受骗 5 名，生活腐化的 10 名，自愿的 1 名。

2. 家庭出身：农 20 名，工 10 名，商 16 名，城市贫民 35 名。

3. 妓龄：1 年以内的 17 名，1——2 年的 27 名，2——5 年的 15 名，6——10 年的 14 名，10 年以上的 9 名，其它 6 名。

4. 健康状况：健康的 22 名，梅毒患者 13 名，淋病患者 42 名，其它 2 名，孕妇 2 名。检查后立刻由卫生局负责送到市立医院，精心治疗，三个月内全部恢复健康。

5. 文化程度：文盲 64 名，1 至 2 年文化水平 7 名，3——4 年文化水平 9 名，6 年以上文化水平的 1 名。摸清情况后，由市教育局负责，在抓生产技术的同时，进行文化补习。经

过一年左右的学习，有文化的都能写信了，没文化的也能认500字左右。

我们了解到，这八十一名妓女经过一年左右的教育，根据她们的进步程度，介绍职业的1名（商店店员），送回家的12名，结婚的38名，其余30名到新设立的“公益合被服厂”学习缝纫技术。她们感动地说：“这回我们可得好好学习技术，打好基础。政府拿出那么多钱培养我们，要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呢？”

获得新生的妓女们，万分感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她们深深懂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这些从前被人任意蹂躏的妇女，才能恢复一个人应有的尊严，才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

下面，是调查组同事们在长春了解到的情况。

1948年10月1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长春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在创造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进程中，铲除罪恶的娼妓制度，改造妓女的工作，理所当然地作为涤荡旧社会污泥浊水的一项重要任务列入了日程。但长春并不是一解放就解散了妓院，而今依然存在。现在，政府采取了多种限制措施，待包括经济在内的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一举封闭残存的妓馆。

娼妓，这个当时整个世界存在的既普遍又特殊的社会问题，在我国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千百年来，娼妓制度犹如一张血盆大口，吞噬着无数青年妇女的生命。尽管从封建的开明君主到资产阶级的不少政治家都曾提出过“禁娼”，但却均无实效。其中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制度问题，但也可见改造妓女、摧毁娼妓制度是何等艰难和复杂。

长春的妓女堕入妓院多数是生活所迫。有的因饥饿逃荒被迫卖儿卖女；有的受拐骗入妓院；有的因丈夫不务正业抽大烟将妻子卖到妓院；也有的因受公婆虐待或不甘心当童养媳私奔而落入入贩子手中，被转卖到妓院；还有的是因从小被窑头买来作义女，长大后被迫做了妓女。妓院是统治阶级寻欢作乐的地方，妓院里的窑头，都是心毒手狠的地痞流氓。一旦进了妓院，妓女就是业主的商品和嫖客泄欲的工具。妓女出卖的是灵魂和肉体，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妓女每天接到客才给饭吃，接不着只给稀粥喝。一经怀孕就要采取野蛮的手段强行堕胎。窑头在妓女房间的门上抠个洞，以监视妓女，妓女对嫖客不好，一旦被窑主发现，第二天便要遭到一顿毒打。为了防止妓女之间串通逃跑，窑头规定妓女之间不准说话，只好各站门前，相视无言。窑头剥削妓女的手段极其残酷，有死期、活期、挂帐之分，与业主分成方式有三七、四六或对半三种。平时不管妓女是否赚钱，每月得照付高额的房费、电费、水费、采暖费和更夫钱，结果尽管妓女给业主赚了那么多的钱，但多数妓女却负债累累。最后，除了极少数能从良，年老色衰的成为“搭客姨娘”之类的帮凶外，大部分妓女总是染上性病，受尽折磨而悲惨地死去。

正是在妓女这种惨痛的生活上，堆起了长春妓馆剥削者的不义之财。

但长春解放后，为什么不立即封闭妓院，解救妓女跳出苦海呢？

我们访问了市公安局负责同志老李，他说：“这是由长春

现在的状况所决定的。”

刚解放长春后，摆在政府面前的是满目疮痍、百业待举的一片废墟。劳动人民的生活、就业都有许许多多的困难，尚不具备收容妓女的条件。若马上取缔妓馆，又没有足够的经费为收容的妓女医治性病，安置就业，结果只能把她们推向社会上，使其流离失所，明娼变暗妓，既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出现更悲惨的局面。

但现在，长春市正采取措施。其实，改造妓女的准备工作从长春解放后即起步了。

1948年，长春解放之年末，长春市公安局一分局即着手调查妓女和妓馆情况，掌握了60家妓馆和近280名妓女的情况，调查了妓馆业主的剥削压迫方式。今年年初，再次作了全面的整理和登记。在长春已解放及外地城市禁娼形势下，有4家妓馆自行停业，妓女总数减少到245人。登记后，分局着手管理，妓馆逐渐减少。

我们调查组同志认为，应该使全市妓女、妓业主懂得，在我们即将建成的新社会里，妓馆是不允许存在的。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妓馆的生意也日趋萧条。操此营生的业主试图以组织“职业工厂筹备委员会”的形势拖延妓馆存在的时间，同时只有顺从一些妓女渴望转业的想法，才可能继续拢住她们。当业主向政府提出这一打算时，政府因势利导，批准了他们的要求。这样一则便于政府加强对妓馆的管理，掌握情况；二则可以动员妓馆业主、鸨子、妓女将每人每天收入拿出一小部分储蓄，以补充政府解决妓女性病治疗和转业的需要。

我们在吉林等地了解到了她们的做法。我们认为，在职

业工厂中组织学习委员会，帮助妓女提高觉悟，学习文化是很必要的。学习可制定出一套制度。当时有一家“妇女习艺所”组织了两个班，每班选一名妓女当班长，每天上午8：30至10：30为学习时间。学习内容是工人识字课本、政治常识和学唱歌曲。开始时是业主上课，妓女出席人数不全，平均每日缺席10名左右；后来改为政府派去的干部亲自为妓女上课，并利用各种机会作妓女的思想教育工作，与她们交朋友、谈心，打消她们的顾虑。妓女学习的积极性逐渐提高。以前曾一字不识的妓女，也能认300余字，写简单的书信了。她们的生活由放荡向注意节俭转变，不买好的烟卷，不吃零食，还派代表要求政府转业，弃旧图新。吉林市妓院情况明显好转。越来越多的人从良。

从各地情况来看，我们认为设立“检诊所”，防止性病蔓延是远见卓识之举。

长春市政府责成市卫生局成立了“检诊所”，对业主、从业人员和妓女身体进行检查。制定了每周固定对妓女检查一次，星期四、五检查梅毒的规定。每次检查后，医生都在检查证上分别加盖“健康”、“半休”、“全休”的戳子，以便公安人员加强管理，取缔或限制“半休”、“全休”妓女接客，防止性病蔓延。

开始检查时，许多妓女十分恐慌。有的怕象伪满时期实行的所谓“检查”实为敲诈妓女的钱款；还有的怕检查出病不允许接客，影响赚钱。在医生的劝告治疗下，经过两次检查后，妓女的这些想法就完全打消了。她们得到了检所医生、护士的同情、爱护；得到了低价药费的有效治疗。妓女很快

感到该检所是自己的医院，并和检查所的医生相处得如自家人一样。经过两个月的检查和治疗，妓女中的梅毒患者减少了10%。

对于人民政府改造妓女的工作，妓馆业主趋于形势的压力，表面哼哼哈哈，满口奉承，背后却心怀鬼胎，各有主张。一些罪大恶极的业主，对政府将如何处理娼妓虽没有底，但听到北京等地大刀阔斧封闭妓馆的消息，心中不安，有的藏匿财产，准备逃跑；有的业主唯恐妓女翻身与己不利，暗下编造谣言，恐吓妓女；也有的笑里藏刀，笼络妓女，刺激她们为其赚钱；还有的听敌台广播，盼望国民党卷土重来。

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深入妓女中工作的政府干部应做好如下工作。我们认为一定要积极开展斗争，准确地掌握动向，在向妓女做解释工作的同时，与公安部门取得联系。公安部门也要时常派人来查讯业主，震慑他们的嚣张气焰。

要彻底解决娼妓问题，必须落实妓女转业的出路，并为其适应新生活做好各方面的准备。

哈尔滨市在1946年成立了“新生妓女习艺所”。到习艺所工作，是代表党和政府从事一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去的同志都是经过组织挑选出来的。她们具有一定的群众工作经验，有中学以上的文化程度，有的是党团员，多数是女同志。这些同志克服了个人的许多困难及怕传染上性病的顾虑，以参加解放妇女的事业作出贡献为光荣，毅然卷起行李住到习艺所，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

来到“习艺所”的妓女，不是劳改对象，但也决不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一般妇女。在旧社会，她们不仅象所有的妇

女那样受到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捆绑，而且曾忍受了作为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凌辱和摧残。同时，她们又是依附旧社会黑势力生存的寄生虫。“习艺所”里的妓女最低有当妓女2年的，最高有28年的。她们在妓院这一恶势力泛滥的场所，沾染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习性，虽然这是万恶的旧社会加给她们的罪过，但妓女毕竟集中了值得世人同情而又为世人所厌恶的双重身份。因此，改造妓女无疑是项十分复杂而又艰辛的劳动。改造中既要明确妓女是需要同情的对象，方法上又要借助强制改造的手段。

我们建议各“习艺所”改造教育工作采取“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基本方针。

首先是交待政策稳定学习情绪。

来所的妓女虽然大部分是自愿参加学习的，但在入所之初，对政府的政策还不够了解，对新的生活不习惯。所长应召开大会，反复对她们交待政策。在生活上，她们吃不惯两顿饭就改三顿饭，有的要买零食，开始亦应给她们一定方便。并允许她们周三下午可以会见家属。工作人员对她们也要象亲姐妹一样热心。白天，和她们一起学习、劳动，晚上和她们谈心。她们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两个月后，学习和生活上初步走上了正轨。

我们建议把妓女多的分成小组，每组配备一名女干部，负责教育生活管理。

其次，通过学习和劳动改造思想。

每天，固定1小时读报，1小时学习政治常识，其余时间学习文化。通过学习，让她们了解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艰

苦奋斗的历史，了解新社会的新人新事，并向她们介绍妇女解放的理论和婚姻法，组织她们看电影。我们觉得象《白毛女》、《日出》、《烟花女儿翻身记》这样的影片有助于她们提高自己的觉悟。

当然，并不是每个妓女都一样容易改造。有的妓女开始不爱干活，也不会干活，我们的干部就要带头干，言传身教，让她们跟着擦地板、刷痰桶、劈样子。根据她们的觉悟程度，逐步使她们参加更复杂的劳动。可给她们购置缝纫机，学习缝纫技术，纺麻技术、织麻袋、给教养院拆洗棉衣、棉被，使她们不仅适应劳动，学会做饭、纳鞋底、缝纫等基本生活技能，而且唤起她们劳动的热情。

我们建议在她们劳动中，按人计件，并派专人检查质量，开展劳动竞赛、评比。劳动改造能有力地促进妓女的思想转化，更新唤醒她们已经失去常态，毫无自尊的麻木之心。

我们认为，回忆对比、控诉业主、鴉子对妓女压迫残害的罪行，是改造工作中采取的又一教育形式。

我们曾获悉在长春市桃源路“欢乐地”有四大霸主。窑头孙笑影是其中一霸。他的窑子里，都是十七八岁的姑娘。谁要是不听摆布，就是一顿毒打。妓女小香子因其父将她卖到妓院，曾对客人讲过要打死其父。孙笑影听说了，将小香子裤子扒掉，用两尺长的电线拧成绳子毒打一顿。小香子遍体鳞伤，半个多月不能下地。孙笑影逼着妓女小金子来月经时也得去接客。可小金子的脚趾生疮溃烂不能接客时，窑头孙笑影不但不给医治还用鞋底子、笤帚疙瘩抽打她。小金子疼痛难忍，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狠心的孙笑影却置若罔闻，破

口大骂。最后小金子的大脚趾烂掉。孙笑影见小金子油水已炸干，又将她卖掉。

孙笑影经常威胁妓女说：我对出门的妓女说打就打，打死她们就象打死一个臭虫。妓女双喜因为要和客人从良而活活被孙打死了。十七八岁的妓女小青，也因为得了性病不能赚钱，被孙笑影送到一个小冷屋里活活折磨死了。

窑头赵香久是长春桃源路“欢乐地”的又一霸，流氓出身，吸毒、贩毒。1947年参加国民党，是长春市党部工作队密查。1946年赵香久在头道沟开“美香班”妓馆，有妓女40多人。其中还有日本、朝鲜的妓女。这些妓女虽然国籍不同，但所受的剥削和虐待却是一样的。如有一名朝鲜妓女，因不堪其虐待逃跑了。被赵香久捉回来，用棒子打了一顿后冻死在七马路。还有一名日本妓女，被赵香久逼做三掌班的，因沾染上了大烟瘾赚钱不多，赵香久用电线并做一股绳子，把她抽打昏死过去后，用手枪烧了她。

赵香久对漂亮妓女威逼强奸的则不计其数。

血泪斑斑的控诉，擦亮了妓女们迷惘的眼睛，振奋了麻木的灵魂。她们决心改造求新，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污垢。

在改造妓女的同时，要对其性病进行治疗。

从沈阳调查回来的同事讲了沈阳的情况。沈阳人民政府工作做得还是比较有力的。人民政府收容了大约180名妓女。除了对她们进行劳动、教育改造外，把她们的性病、烟毒品成瘾等病也治好。

沈阳“习艺所”发起了戒毒的高潮。责令吸毒的戒毒。在开始的一周内，这些戒毒者头不梳，脸不洗，吃不好，睡不

好，在床上翻滚，站立不安。一周之后，才精神起来。一名叫“满堂”的妓女，不仅有大烟瘾，肚子里还有虫子，人瘦得皮包骨头。戒烟时，她是很难的。从逐渐减量到全部停止，大约用了1个月时间。她戒了烟，工作人员又送她到医院打下虫子。“满堂”渐渐恢复了健康，前后判若两人。其它妓女也纷纷交出毒品和毒具，并检举揭发了70名烟毒贩，有力地配合了全市的禁烟戒毒工作。

经过教育改造，这些在旧社会饱受欺辱和压迫的姐妹深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她们的亲切关怀。她们痛恨过去黑暗的生活，要求政府另给自己安置职业。

沈阳市在安置妓女阶段，对有家的动员她们回家，愿找对象的，帮助她们找对象；提出就业要求的，经省民政厅介绍，与省里的矿山订立了劳动就业合同，安置她们工作。这时，工作人员首先为她们建立了档案，帮助每个人填写履历表。问起她们的原籍，出生年月日，许多人都掉下了眼泪，悲凄地告诉工作人员，她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家庭住址。原来她们的名字都是妓院给取的，什么小翠、阿妹、满堂、金艳等，应她们的要求，工作人员重新给她们起了名字，并按大约的年日推算，填写了每个人的自传。经过一周的努力，形成了每个人的档案。

对妓女进行改造，使她们获得新生，这是一项多么艰巨而又重大的事情啊。能不能把这件工作做好，关系到该地的社会秩序是否安定。

我们建议各地人民政府，都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尽快采取措施，把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毒瘤彻底割除，为人民

做好事，使无辜的女子出牢狱，该拘留的拘留，该判刑的判刑，该送回家的送回家，该收容的收容。

前文已提过，我们首先要做到妓女思想上的问题，让她们放下包袱，痛改前非，树立新生的信念，恢复曾经泯灭了尊严，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些工作，要辅之以强硬的手段，避免她们胡乱搅和，使事情一塌糊涂。

其次，我们要对有性病的妓女给予极大帮助，医治好她们身上的病毒。同时，我们要安慰她们饱受灾害的心灵。这样，减缓或解除她们肉体 and 心灵的痛苦。对于性病严重者，应严格限制她们，以免性病蔓延。

再者，妓女也是人，我们应树立男女平等观念，让她们参与力所能及的工作，愿择偶的给她们选择对偶，愿留下来的留下来。我们不可忽视她们的文化知识教育，我们建议设立一个文化补习班，让她们读书、学习，提高文化知识水平。

从我们了解的一些情况来看，大部分妓女乐于接受改造，而且，进步相当快，无论是从精神面貌还是身体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与改善，她们的文化与劳动技能也有了长足进步。有的妓女学会了某项手艺，象缝纫、纺线等等，还有的文化知识提高相当快，一个曾念过一年初中的妓女只用了三个月，就能写会算，给一家煤矿当了会计。这些女子是很聪明的，只是由于诸多磨难，才把她们的才智埋没、扼杀。

当然，有的妓女由于久恶成性，积习难改，常常不听管理员的劝告，有时还撒野。后来，把她强制关押了半个月，她才老实了。有的妓女思想觉悟不高，劳动时不劳动，睡觉时不睡觉，不得安生，还偷拿人家的东西。我们应理解这些人，

她们受到的危害太深了，我们应劝导、教育她们，使她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下决心改正。妓女小花开始很不听话，还常常跟管教人员作对。管教人员了解到，她从12岁就卖青官，16岁开始正式接客，一直到了24岁，8年的漫漫黑夜，使她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几乎变态。她嗜毒成性，顽固不化。管教人员耐心开导她，同她促膝谈心，并跟她一块吃、住、劳动，让她讲述家庭的不幸和自己的遭遇，使她受到感化，痛哭流涕，下决心重新开始做人。

我们相信，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全体人民的密切组织下，我们的工作会取得圆满成功！

我们期待着！

我们盼望着！

四、消灭妓院的意义

两千多年来，妓院一直象一个幽灵，残害着中国人民。自妓院建立那天起，无辜的良家女子便开始遭到身心的残害，然而，由于社会制度的腐朽，统治阶级的昏庸，妓院却没有得以禁止，相反却沿袭下来，直至今日。

在历史上，古代青楼女子所受到的是一些封建的官僚、贵族的蹂躏，而且，妓女也大多是贫家少女因为生活所迫而致。可后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他们为了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和妄想，对中国人民的物质、精神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他们开设了大量妓院，用以赚取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消磨中国人民的意志，使无数人家破人亡，他

们不但从中国掠夺妇女为妓，还从朝鲜以及本国抓来年轻女子做他们的“随军妇”，任其泄兽欲，最后又卖到妓院。他们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竟然将妓院收入作为税收的主要来源！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论述过，妓院的危害不仅仅是祸国殃民，而且对于妓女本身来说，都令人难以置信，更何况还波及后代。妓院严重的危害，也正说明了取消妓院的重大意义。

作为相沿两千多年的妓院，其历史之长令人惊叹，其社会毒害之深，令人愤慨。取缔妓院，便结束了对妇女非人的虐待，从而揭开妇女生活的新纪元。

为了让我们每一个人深刻认识消灭妓院的意义，我们提供了下述材料：

在旧社会，黑龙江省巴彦县城的关帝庙前后左右是一个繁华热闹的场所，那里商店、饭馆、旅馆栉次鳞比，家家高挑幌子，招揽生意。市场广阔处，行商贩客叫卖之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还有那打把式卖药的、拉洋片的、卖大力丸的等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人物汇聚于此，构成一幅百业繁忙图。就在这繁华热闹的庙头的东南边，有一条胡同，家家都钉着板障院，门口倚着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向过往行人卖弄风情，勾引男人，这些女人就是专以卖淫为生的妓女。因此，人们把她们住的这条胡同叫“窑子胡同”。

窑子胡同内有三十来户妓馆，最大的妓馆有三四个妓女，最少的仅有一个妓女。这些妓女，大多数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一小部分是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还有三四十岁的半老

徐娘。别看她们表面上浪声艳笑，忸怩作态，露出卖弄风骚的样子，但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本说不完、诉不尽的血泪帐啊！我们调查组一名成员访问了一位二十九岁的妇女，她八岁被卖到窑子，在那里混了二十一年，在那难熬的岁月里，她饱受了各种折磨，又看到同行姐妹的不幸遭遇。下面是她一字一泪的口述。

我家原住在县城兴让街，一家三口，父亲在旧社会染上了抽大烟（鸦片）的恶习，抽得家徒四壁，全靠母亲要饭度日。我八岁时，父亲抽不起大烟，也扎不起吗啡了，就吃大烟灰。天长日久，他大烟灰也吃不起了，就打我的主意，偷偷地与老鸨韩金坊讲要以二百五十元（伪国币）的身价卖给她作“义女”。一天，韩金坊和她男人到我家来领人，我抱住爹的大腿，哭喊着：“我不去，死也不去。”妈妈坐在床沿哭成了泪人。爹爹见我死缠着不去，抡起大巴掌狠狠地揍我，还威胁我说：“你不来，就卖你妈！”我一听这话呆了，妈妈被卖了，钱到爹手用上不多久花个净光，我还不是照样被卖吗？想到这里，我一横心，对爹爹说：“我去”！

我被推进火坑之后，失去了母爱，受尽了各种各样的折磨。我那时岁数小，不能接客，韩金坊哄骗我说：“我无儿无女，把你收养过来当亲姑娘看待，今后你管我叫妈妈了，等长大之后，给你寻个好人家，妈下一辈子也有指望啦。”我毕竟是个单纯的孩子，不懂得窑子里的规矩，凡是被老鸨娘买进的姑娘，都管她叫妈。我心眼实，满以为这下遇到了好人，急忙伏在地上磕了几个头，认韩金坊为干妈。可是，后来通过一桩桩的事，我看清楚韩金坊不是个好东西！

韩金坊和她男人领着两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一个叫小金花，另一个叫小来顺，在窑子胡同开设两间门面的妓馆，她们就把离馆七、八百米远的三间大瓦房，扔给我一个人看着，到了夜深人静时，觉得很瘆人，风一吹窗户纸发出呼哒、呼哒的响声，象有恶人或妖鬼迎面扑来，吓得我蜷成一团缩在被窝里，大气不敢出又不敢往外看。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妈妈，她若在女儿身边，哪能让自己的亲骨肉吓成这样。一想到这儿，我就哭，哭累了就昏昏睡去，醒来再哭，就这样伴着泪水熬过了一个个漫长的黑夜。

一天，韩金坊的男人（我们管他叫“大茶壶”）对我说：“咱们这样人家是以身当地种，不能养白吃饱的。”我一听话音不对，轻声回答：“干爹，我没有白吃饱呀，不是给你们看房子吗。”他恶狠狠地说：“看房子是嘛活计，养活一条狗也能行。从今天起给我们做饭！”这个天津人说完一甩袖子走了。从此，为一家五口做饭的活就落在我这个才八岁的小姑娘身上。

看房子、做饭这种活，虽然又累又苦，但比同行姐妹还算走运，她们比我更惨。一天，韩金坊回来，一面摇头叹气，一面叨咕说：“真作孽呀！”我好奇地问是怎么回事，不知她是出于什么心理，讲出一件令人痛心的事。原来，窑子胡同的东头，有一个姓张的开“三义茶社”，既卖茶水，又请艺人说大鼓书，还开妓馆。前一个月，有一个叫张中宾的庄稼人，还不起驴打滚的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挑着两个小姑娘来到窑子胡同卖。大的十三岁，小的十一岁，大的被张老板买去。张老板为新买来的小姑娘起个花名叫“小凤”，让

她给顾客斟茶倒水。没成想，一个姓黄的大财主看中了小凤，一定要这个“雏妓”接客，包一个月出价贰佰元。张老板一看姓黄的出了大价钱，连小凤的身价都回来了，就满口答应下来。之后，张老板硬逼着小凤接待这个五六十岁的老家伙。小凤说啥也不肯，他们就动手把小凤的衣服扒光，用皮带抽，香火头烧，折磨得半死不活时，将小凤抱进内屋，姓黄的畜生乘机大泄兽欲，糟踏了这个十三岁的幼女。韩金坊说完这段令人气愤的事情后，又对我慢声细语地说：“这也难怪张老板这么狠毒，谁家买个姑娘不图挣两个钱呀！我是过来人，知道姑娘家都愿意保持清白身子，可我们这个地方能答应吗？小凤现在哭哭闹闹，这回破了身子，以后就会顺顺溜溜接客了。”她说完就走了。我猛地关上门，想着小凤的遭遇，想着韩金坊刚才那番话的弦外之音，又想起“卖大炕”的小红。小红是个有夫之妇，还有了孩子，因丈夫无营生可干，她只好出卖自己的肉体，换取一家的生存。小红接来嫖客时，她丈夫就抱着孩子躲开，待事毕之后，他再回来，就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混日子。我想着这些人和事，心里一酸，嚎啕痛哭起来，哭她们的悲惨遭遇，也哭自己将来的命运。

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窑子的内幕。妓女接客有三种方式：开盘、拉铺、住局。开盘用天津话说叫“打茶围”，就是阔老阔少到妓馆来，噙着瓜籽，喝着香茶，点名叫哪个妓女来侍候，供他们耍笑嬉闹以开心。在侍候时，妓女要坐在嫖客的膝盖上，满脸堆笑地将瓜籽瓤用舌头尖送到嫖客嘴里，还不许有唾沫星。开盘是论钟点算钱，一个钟点收费一元，瓜籽和茶另算。拉铺是妓女白日陪嫖客睡觉，限

制一个钟点，收钱一元五角。拉铺得随来随接，有的妓女一天接四五个客。住局是待开盘、拉铺营生干完之后，妓女晚上十二点钟又开始接待住下的嫖客。在未住下之前，嫖客得请妓女吃夜宵，闹腾到半夜一点钟左右才开始睡觉。一宿收费二元五角。第二天八点多钟，妓女梳洗打扮后，又重操昨天的营生。老鸨为了多赚钱，是不管妓女死活的，过了月经期三天，没等生理恢复正常就被逼着接客。这样，妓女大都作了病不能生育。由于妓女无休止的夜生活和性生活，严重摧残了身心和肉体，所以个个积劳成疾，面黄肌瘦，活到五六十岁就算是长命的了。上面说的小凤只活到二十岁，还处于生命旺盛期，就被妓女生活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最为狠毒的是，这些没良心的老鸨娘，为了使妓女永远成为手中的摇钱树，设下重重圈套，其中惯用手法就是千方百计地使妓女负债累累，难逃火坑。我们这些从小被卖到窑子的姑娘，长大之后怎么替老鸨赚钱也不算数，倘若有人赎你从良，除身价外，还得加这些年来的吃穿费用，一般人是赎不起的。赎得起的人都是六七十岁的大财主，讨妓女去做小老婆，这也是活受罪，还不如死在这里。至于为生活所迫，半路到窑子的年轻女子，更为可怜。当时虽然先讲好对半分红，但到月终一结帐还是欠老鸨子钱。其中奥妙就是老鸨子千方百计勾引年轻女子抽大烟，一旦抽上瘾，就得问老鸨子借钱买大烟，天长日久，债务越积越多，到死也还不清，有的妓女不抽大烟，老鸨子就会设法让她在生活上挥霍无度，使你的经济入不抵出，结果还是同样要负债。妓女在债务重压下，不得不顺从地为老鸨子卖命，想逃出火坑真比登天还难

呀！

妓女在年轻能挣钱时，老鸨子视为“希罕宝”，可是，妓女一旦到了年老珠黄不能接客时，老鸨子就会一脚踢开，转手卖给人贩子。伪满洲国后期，实行统一价格和配给制后，弄得各行各业处于瘫痪状态，妓馆生意也日渐衰落，老鸨子韩金坊眼看生意做不下去了，她就将小金花以五百元钱卖给鹤岗人贩子了。看着小金花的下场，联系到自己，感到很凄惨。

我们不但要受老鸨子残酷剥削，而且还要受警察的敲诈勒索和污辱调戏。那时，我们这些妓女就是生活在人间地狱里，没有人身自由，受尽了侮辱，蹂躏，被“上等人”视为牛马不如的人。可是，我们也是人，也和其他人一样，盼望得到人身自由，过上几天好日子呀！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东北解放了，大地重见了光明。我们这些被压在地底层的妓女获得了人身自由，实行了“开门放”。当年，我嫁给一个翻身农民，过上了人的生活。这都是党给我的呀！

说到这里，在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可我们调查组成员的心情格外沉重，妓院，她给中国妇女带来多么大的灾难呀！我们怎能不渴望人民政府早日救这些妓女出火坑呢！

下面请大家再看一看我们提供的一份材料，从而认清取缔妓院是有多么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

妓院是旧社会达官贵客荡子游民玩弄妇女、寻欢作乐、发泄兽欲的地方。经营妓馆的业主俗名叫龟头。管教妓女的妇女，多半是凶悍的老妓女，人称为老鸨子，管理妓馆业的组

织叫花界会。妓女大部分是贫苦出身的良家女子，因生活困难被卖到这里的，也有被奸人拐骗来的，一旦被卖身妓馆就像沉入苦海、很难有出头之日。妓馆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残害妇女的万恶的地方，是旧社会剥削制度的产物。

妓馆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头等，二等妓馆属高级妓馆，是官绅、富商上层人物寻花问柳游乐的场所。

妓馆的陈规陋习很多。嫖客初入妓馆、因无相熟之妓女，老鸨子便打帘子高呼：“见客！”这时，妓女排队，鱼贯而入，依次和嫖客见面，嫣然一笑，返身而走，老鸨子则一一介绍喊名，如：红宝、绿珠、碧玉……等。然后问嫖客相中哪个姑娘，便领嫖客到其寝室喝茶、嗑瓜子，说说笑笑、摸摸索索，这就叫做“开盘子”或“打茶围”，有的高官富贾设筵招待贵客，常常把著名妓女叫到公馆捧场，老鸨子陪同，以防止妓女逃跑。至于三、四等妓馆的娼规则简单一些；妓女搽胭脂抹粉，倚门卖笑，勾引过往行人，嫖客进屋交钱就可上床睡觉，名曰“拉铺”。总之，不论几等妓馆，其残害妇女、危害社会的罪恶则是相同的。

“崔知府、白知县、任里堂、阎罗殿”。这是四平市在旧社会一首反映妓馆业主罪行的民谣。崔名叫崔延龄，是吉升院的龟头。白的名字叫白宝珍，是悦乐堂的龟头。任名任里堂，是宝顺书院、顺玉班龟头，都经常严刑拷打妓女。他们勾结官府、欺压百姓，而任里堂更属天字第一号。因此，有此民谣云云。据过去花界会副会长王义和熟悉四平花界旧事的老年人士讲任里堂的一生如下：

任里堂原是河北省新安县店头村的船夫。无赖成性，惹

出事来逃到东北，在铁路脚行里干活。后来在开原逛妓馆，领出一名妓女，携至四平，在道里北四马路开土窑子。逐渐发展，增加妓女，迁到道里电影院路北过去的平康里，开设“宝顺书馆”、“顺玉班”等，最后扩充到十余处。妓女多的一处就达 30 多人。平时雇用的管事人就有十几个。任里堂所经营的妓馆都是头、二等的。室内陈设俨若富人的客厅，坐钟、挂表、名人字画，应有尽有。他所收养的妓女都有几分姿色，强迫她们学习音乐歌曲和简单的诗词，并雇用师傅教唱戏剧。因此在同行业中生意兴隆，妓馆门前车水马龙，嫖客络绎不绝。任里堂手眼通天，摧残、蹂躏和奸污妇女无所不用其极。妓女一到任的妓馆，犹如坠入万丈深渊，实难摆脱。原因有二：即淫威镇压和债台重压。妇女刚进入妓馆时，业主假装殷勤，吃好的穿好的，在其它各方面一切优待；对于不愿做妓女的或有熟客而厌其他嫖客的，先劝后施威胁逼迫，吊打非刑，如脱光衣服用鞭子打，夹棍子或针刺阴户，用烧热的烙铁烫手，为妓女者几至体无完肤，酷刑之后，推进黑屋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准出人，象蹲监狱一样。曾有一妓女，坚持不从，竟被任里堂在阴处横砍一刀，妓女因不甘凌辱，任就给以种种酷刑严惩，其手段恶毒到了极点，他的残暴是无人不怕的。妓女们因不堪其苦而服毒自杀者大有人在。妓女金红，曾红极一时，就是被任活活打死了。1935 年 5 月，有一名叫红宝的，生前邮信给四平市道里五马路道德会，并附伪币 80 元。声称她是受刑不过，服药身死的，她恳求道德会代为登报伸冤。可是妓院不取缔，再申冤又有有什么用呢？更何况，能替她一个伸冤，能为所有惨死的妓女申冤吗？

任里堂不仅对妓女进行人身迫害，而且在经济上残酷地压榨剥削，妓女入妓馆时使押帐问他借钱，如果使用500元押身钱，每月就得打二十到三十元利钱，使妓女终生难以赎身，不能逃出苦海，在妓馆业的传统中有一种嫖客愿替妓女赎身“从良”的办法，但在任里堂身上是行不通的。

伪满时期四平市道东南大庙开光，唱野台子戏。任的妓馆中有两个青年妓女到场唱戏，唱红了，被一乡下秧子（即地主子弟）看中了，便成为两个妓女相好的热客，并提出愿为两人赎身从良，任初认为乡下秧子没有大钱，开口索价二千元，秧子慨然应允；任便改索三千元，秧子也认可；任又开到五千元，秧子咬咬牙也同意；最后任说非六千元不可，终于把秧子卡住了，从良的美梦化为泡影，结果，两个青年妓女双双自杀。另有伪满四平消防队朱国藩者，因欲娶任处妓女为妻，因任百般阻挠，于七月七日男女两人全穿着整齐的服装服毒自杀。类似这样的悲剧，层出不穷，究竟任里堂为什么坚持不放妓女从良，成全她们的美满姻缘呢？原因很简单：凡是被赎身的妓女，都是年轻美貌的红姑娘，任龟头嗜财如命，怎肯把摇钱树放走呢！所以，这里的妓女不到人老色衰的时候，是很难逃出他的牢笼的。有个叫大风秋的妓女，要跟商人赵希福从良，就是走不出来。凤秋原是掌班的妓女，比一般的熟悉世故，就用甩客的方法来反抗任里堂。任迫不得已答应准其从良，但又索取卖身钱1500元，以为这些钱赵某拿不出来。凤秋终于把钱凑足了。在出院时，钱也交足了，衣裳也扒光了，可是任意狠狠地打了凤秋几个耳光子，凤秋向他质问，原来耳朵上还戴两个小钳子，逼着凤秋把钳子摘

下来交给他，才准离去。任里堂依势压人，无法无天。“九一八”事变前，奉军骑兵团长于桐杆夜间来到四平蔽任的妓馆门，引起冲突，任喝令虾兵蟹将把于团长痛打一顿并贼使日警把于抓去扣押一日才放出。又有某营长的妻子，由沈阳搭去吉林火车，因初次出门，不辨方向，从梅河口换车被奸人拐来四平，卖与任的妓馆为娼。某营长访有确讯，来到四平警察署过公文去要人，此人也如石沉大海，音影无迹。当时凡经拐来的妇女，任里堂都收留，一旦落入他的妓馆，便永远不得脱身。

任里堂之所以敢于草菅人命，独霸一方，其基本原因就是财大通天。任依靠妓女卖淫和放印子钱发财致富。他除扩大妓馆业外又兼营其他营生。在四平开办有名的四平大旅社，金华池澡堂，置市房和农田无数。在北京有大旅馆，在天津有茶庄和大米庄。又被选为四平市花界会会长，在旧社会“有钱王八大三辈”。任里堂在“九一八”事变后，投靠日本，是日本衙门里的红人。伪满时期，任又结交了军、警、宪、特等权贵，成为四平市的“风云人物”。日本大衙门他说上话，大衙门里的日本人多数来自旅大，他们为了熟悉四平地方情况，到四平后先找任里堂，任的市房多，他特为日本巡捕预备个大院（在道里五马路），巡捕来了他供应吃、喝、住，因此任所作都是祸国殃民事，纯系汉奸，是民族的败类。

“多行不义必自毙”。任在晚年去天津充客人逛妓馆，妓女问他四平有个任里堂认识不？任说不认识，反问妓女打听任干什么？那个妓女说：“有个妹妹就是死在任里堂手里的。”说着拿出一张任里堂和死去妓女的合影，咬牙切齿地说：“有

朝一日，我必给我妹妹报仇，决不轻饶这个万恶的龟头。”任看了照片，遭到妓女的谩骂，心慌意乱，起身便走，下楼时竟失脚滚下楼，回家便一命呜呼了。也算他恶贯满盈，罪有应得。但他免遭人民的审判，算便宜了他。

霹雳一声震天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缔了妓馆，解放了受害的妓女，使她们劳动就业，重建家庭。蔓延几千年，流毒甚广的花柳病，从此绝迹，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旧社会，有数不清的任里堂。有更难以数计的良家妇女沦为娼妓，她们尝尽非人的欺凌，受尽了地狱般的苦难，更有甚者含冤于九泉。那桩桩件件，都是无数个任里堂给促成的，更是万恶旧社会给造成的。我们诅骂旧社会，我们痛恨旧社会。幸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像清除垃圾一样地清除了旧社会，自那天起，沦为娼妓的女性们，冲出牢笼，才获得真正的人生。让那万恶的旧社会永远地见鬼去吧！

妓院的消灭，是件重大的事。它使中国人民再也不遭受非人的待遇，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及文化素质，具有重大意义；它救广大妇女出火坑，从而恢复了她们的人格与尊严，减少了各种病毒的侵蚀，开辟了她们生活的新纪元。